

日  
報  
期  
刊  
史

淮爾著  
宗善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5095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G. Wall 著  
宋善良 譯

日 報 期 刊 史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 目錄

引.....一

第一部分 在舊制度下之日報.....五

第一章 日報之創始.....五

第一節 手書之新聞.....五

第二節 印刷之新聞.....二二

第三節 定期刊行品.....一七

第二章 在第十七世紀日報在法國.....二六

第一節 「報紙」.....二六

第二節 「博學者之日報」.....三四

第三節 「梅而居報」.....三八

第三章 第十七世紀在法國外之日報.....四三

第一節 在英國之革命及復辟.....四三

目錄

62027

62027

第二節 在德國及他處之報紙.....	五〇
第三節 在荷蘭之法國報紙.....	五六
第四章 英國印刷品在第十八世紀.....	六二
第一節 自由印刷品台福氏埃蒂松氏史維夫脫氏.....	六二
第二節 反對公家職權之爭論維而敏司氏及郁尼禹司氏.....	七〇
第三節 報紙在美洲之各殖民地.....	七九
第四節 廣告之開始.....	八二
第五章 第十八世紀報紙在歐洲大陸.....	八六
第一節 官報在法國.....	八六
第二節 法國報紙之新性質.....	九二
第三節 德國報紙.....	一〇二
第四節 普魯士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之時代.....	一〇七
第五節 文學報紙在歐洲.....	一一一
第二部分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八年之日報.....	一一七

第一章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三年法國及大陸之報紙	一七
第一節 在革命下事實上之自由	一七
第二節 自八月十日起之反動	二三
第三節 法王拿破來翁及法國之報紙	二九
第四節 法國外之日報業	三六
第二章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英國之報紙及反對拿破來翁之報紙	四七
第一節 英國報紙之爭鬪及進步	四七
第二節 反對法王拿破來翁之戰德國公法學家歌來可氏於德國保王黨於法國	五六
第三章 報紙在歐洲之西部	六一
第一節 英國報紙之發達	六一
第二節 法國之報紙及政府	六八
第三節 在比國及瑞士國報紙之開始	七六
第四章 在歐洲中部及東部之報紙（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	七九
第一節 在歐洲中部之反動	七九
第二節 檢查之統御	八四

第三節 在一八四〇年後自由之醒覺……………一八九

第三部分 日報在第十九世紀之第二半部分……………一九五

第一章 報紙之經濟變化……………一九五

第一節 技術之改良……………一九五

第二節 在英國及法國報紙賤價之開始……………二〇〇

第三節 新日報業於美國……………二〇九

第四節 廢除印花新聞之代理處……………二一四

第二章 歐洲之報紙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二一八

第一節 革命及反動於德國……………二一八

第二節 革命及反動於法國……………二二五

第三節 自一八五九年起在歐洲政治之醒覺……………二三〇

第四節 英國報紙之發展……………二三八

第三章 報紙之金時代（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二四五

第一節 英國報紙之最高點……………二四五

第二節	平民報紙之誕生	貴族瑞脫克里夫氏	二四八
第三節	法國報紙之進步		二五八
第四節	德國報紙之進步		二六八
第五節	歐洲之其他各國		二七六
第四章	在美國報紙之發展		二七九
第一節	意見之大報紙		二七九
第二節	感動之日報業		二八六
第三節	技術及商務之進步		二九二
第四節	移民及黑人之報紙		二九八
第四部分	日報在第二十世紀		三〇三
第一章	報紙在歐戰時		三〇三
第一節	報紙之制度在英國		三〇五
第二節	在法國		三〇九
第三節	在德國		三一四

第四節 宣傳	三二七
第五節 在美國	三二五
第二章 報紙在歐戰後	三二八
第一節 報紙在美國及在英國	三二八
第二節 報紙在法國及在德國	三三四
第三節 反動攻擊自由權——義國德國	三四四
第四節 俄國報紙在俄帝時代及在蘇維埃時代	三四七
第三章 第二世紀之新設施	三五五
第一節 委員會之活動	三五五
第二節 日報業之學校	三六二
第三節 國際之集團	三六六
第四章 日報獲得世界	三七二
第一節 日報在遠東及在印度	三七二
第二節 回教之報紙	三七八
第三節 專門之定期刊行品	三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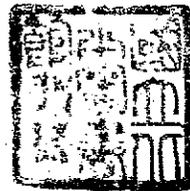
第五章 報紙之道德價值.....	三八六
第一節 文學家之批評.....	三八六
第二節 賄囑之控訴.....	三九三
第三節 美國之譏刺語.....	三九八
第四節 報紙之功績.....	四〇三
結論.....	四一一

# 日報期刊史

引

在上古時代，人已尋求日報之本原，教師郁塞夫維克明氏 (Joseph Victor) 自一八三八年起，曾刊行其書名「在羅馬人國內之日報」予不迴溯上古，技巧之接近，無可非議，此係發明印刷術後，始能刊行日報，但日報並非即隨印刷術而起。昔日人有手書之「新聞」，嗣後人有印刷之「新聞」，是項印刷新聞應否稱為日報，在德國 (Allemagne) 不久即名之為日報，此係察依通報 (Zeitung) 發表予等日報之數種性質，如現在之事，廣告、搜索感動之事件，其缺乏最重要者，為定期刊行品。此數報紙，止有一號，為將來日報之預備，此尚非日報。

是項報紙（據予等目前之見解）發現於第十七世紀開始之時，然尚應明切確定。「日報」對於現時之吾人，應作「每日」之報解，此在第十七世紀，係不認識之事。除二三次之嘗試，立即拋棄外，第一次日報之能生存者，於一七〇二年，開始於英國 (Angleterre)；在巴黎 (Paris) 於一七七年之前，尚未見日報；在美國 (Gats-This) 於一七八四年之前，尚未見日報；在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及荷蘭王基澤姆度浪虛 (Guillaume d'Orange) 時代之人，報紙每星期發刊一次已足。在法國 (France) 週刊「報紙」反對每月發刊之「日報」甚久。



在一七八九年後，在各處日報，俱成爲每日刊，不久日報完全與「雜誌」脫離，因雜誌出版較少，而敘述同樣事件，以較深切之態度。此在英國 (Angleterne) 於十九世紀之初，始誕生愛廷堡雜誌 (Edinburgh Review) 及每三月之雜誌，不久歐洲大陸之雜誌，亦隨之而起。在第十七世紀及第十八世紀時，定期刊行報紙，尙不十分豐富，十分變化，因人辨別甚爲嚴厲，日報歷史家，於是時不得記錄與彼往後無關係之編輯。〔對於雜誌之歷史，此處未會述及。善而哈孟士氏 (Gerhard Menz) 著：雜誌，史都那脫城 (Stuttgart)，一九二八年。〕

垂時甚久，人曾不信日報得供給研究歷史之材料，是項意在闕後即消滅之暫時刊行品，祇使文人通儒，感覺輕蔑，因彼等得以之操作也。人並不思搜集及保存是項脆弱極易破碎之報紙，因此甚多均已消滅。在第十九世紀，文牘之嗜好增加，於是文人之意嚮，亦隨之而轉移。法國有名之批評家，聖脫盤扶氏 (Sainte-Beuve)，係爲首者中之一，以其永久警覺之好奇心，於一八三九年，曾書稱：「日報之歷史應須作，但予在此時所提議之計畫，予揣想此日報之歷史，類如牛乳罐之夢，在予寫字桌前做成，在其不完備，及其不可避免之不準確，究竟是否應作，予略懷疑。」〔二世界之雜誌，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是項恐懼，並未證實，因哈丁氏 (Hatin) 在法國 (France)，及波羅同氏 (Pruze) 在德國 (Allemagne)，正對於報紙開始研究，惟尙須若干時間，方使歷史家知日報之重要。現在彼等在此數報紙中，尋覓或新穎之事實，或爲事實已認識之感覺，讓與同時之人。最近人已見誕生「科學日報」，在德國爲最，此報以收覓歷史材料爲目標。

日報歷史是複雜而困難，因不能離文明之普通歷史而孤立，所有政治、智識、經濟、專門技術等之重大新事業，

均對於定期刊行品，爲彼等之舉動，例如予等注視其發軔之始，再生之神智，振起人對於所有人類各事之興趣，海道之大發明，推廣此好奇心，至於遠地。第十六世紀之戰事，土耳其之戰爭爲最，引起注意及疑慮。若印刷術爲供給傳達新聞之必要工具，此乃郵局之組織，與每星期出發之郵差，使作每週之報紙。同是在第十九世紀，此係蒸汽印刷機器及鐵道，便利每日報紙之擴張。

政治變更，不少重大關係，民主政體之進步，其結果乃使初等教育免費，及普及選舉，而使日報大加擴充。俄蘇維埃國 (Russie des Soviets) 曾刊發『女工及鄉女』報紙，此爲傳播共產黨新信用之機械也。

在報紙歷史上，所有沉重之著作，大都採用之，如一國生命之圖案，予曾嘗試追隨此項歷史，垂三世紀。在德 (Allemagne) 美 (Etats-Unis) 法 (France) 英 (Angleterre) 四國，日報之進化，在此數國人民中，有不少不同之點，及不少相似之點，使人能加以若干普通之斷語。予又假借甚多他國之式樣及事實，予祝此集合之草案，有助於引起特別之研究、科學之研究及深切之研究以補予等之不足。



## 第一部分 在舊制度下之日報

### 第一章 日報之創始

印刷術之發明，爲嗣後供給日報之必要機械，但日報並未即行發現，垂一世紀餘之久。人用德人古登堡氏（Gutenberg）及其競爭者之技術，以印一頁之報紙，或小冊子，供給新聞，而於是載有日報必要之本質。彼等所缺乏者，爲定期刊行品。印刷之新聞之前，爲手書之新聞，而手書之新聞之前，爲口述之新聞，當時各國均係口述之新聞。

#### 第一節 手書之新聞

手書之新聞，誕生之日，難以確定，在英國（Angleterre）一二七五年之國王命令，攻擊虛偽新聞之宣傳者。上項命令，於一三七八年確認，於一六八二年尙爲參議院引證，攻擊已由裁判官釋放之新聞記者。在此國內，手書之新聞，早已成爲一實在工藝之目標，由善於此業者措施，擔任告知貴族之家長，人會保存彼等之名，一爲英王愛度 三世（Edouard III）時之陸浪司米諾脫氏（Laurence Minot），一爲法王亨利六世（Henri VI）時之李

韋加脫氏 (Lydgale) 另一人名爲范恩氏 (Fenn) 當英國貴族之命運博勝負之兩玫瑰花 (Doric Rose) 戰爭時，尤爲人所追求。

在第十五世紀，手書之新聞，在歐洲最不和最騷動之德、意 (Allemagne, Italie) 兩國內，最占重要。意國 (Italia) 當時爲智慧及社會生命之中心，彼各城中，有一教徒、一貴族、及一中等社會，彼等競爭名譽、文學、及美術之嗜好，對於外間事件之關切，注意世界上所有重大之事，意國高等社會均欲深知之。此項強烈之好奇心，得人使其滿意，營新聞業之商人，善於搜羅是項消息，因若干有財力或勢力之人，不惜出重價也。佛尼司城 (Venise) 爲此商業最佳之地，係商業之大共和國。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在彼，尙未取消其最上權，保持與各國之交際。彼等之貴族及執政者，搜覓精確及詳細之消息，新聞之商人，盡其力之所及，以手書之報告，「特來司雷 (D'Orléans) 氏著意大利之報紙，磨尼克城 (Munich) 一九三三年，一二頁。」供給是項消息。彼等之顧客，擴充至佛尼司城 (Venise) 之外，在意國 (Italia) 全部，及德國 (Allemagne)，因銀行家，及德國自由城之商人之行動及勇敢，不弱於西班牙國 (Espagne) 及葡萄牙國 (Portugal) 之銀行家及商人，彼等訂閱佛尼司城 (Venise) 之「報告」，嗣後彼等見在聖帝國 (Saint-Empire) 之新聞記者之才，能一如意大利人。以詢問商人，進香者，旅行人，德國傭兵之軍官，普魯族人 (Pruge)，爲德國渥克司堡城 (Augsbourg) 之有力銀行家，對於得上項新聞記者之新聞，甚爲重視。意爲德國佛郎克福城 (Frankfort) 有名財政家陸脫希而 (Rohschild) 之族人，在第十九世紀開始之時，將得美果恢復其企業。

書印刷之新聞，與手書之新聞，爭奪市場之時，並未將手書之新聞消滅；印刷之新聞與手書之新聞，彼此共存。在全第十六世紀之時，甚至更遲，一已成立之機關，對於新成立之機關，即使美備，止能徐徐讓步，因製造及加增印刷機械，均須假以時日。甚多城中，得之甚遲，他處則為官吏或宗教官吏所壟斷。手書之新聞之編輯人，操其職業，由來已久，均有彼等之訪員，及彼等之顧客，彼等保留其訪員及顧客，歷年甚久。印刷之新聞，定價不高，人人可購，視如下等之物，足與普通人民。嗣後，印刷品開始即須受當地官吏嚴格及懷疑之監視，各大人物，寧願得其專為彼等所作之手書之新聞。此項新聞，不受檢查，由會得彼等信用之新聞記者所供給，且在第十六世紀所經過之事實，以後又復發生多次。嘗過分之專制，止准印刷品發刊無色彩之新聞時，手書之報紙，重復發現，「秘密」出售，為人搜覓，因其所載之真情，彼等之敵人不敢置喙也。

人曾保存此類手書之報紙之彙編多冊，此為予等日報可敬之祖先，其最重要者，均來自德國渥克司堡城（Angsboung）之有力銀行家魯善族人（Fugger），有二十七冊。關於一五八八年至一六〇五年之事，保存在奧京維也納（Vienna）之圖書館中，不甚重要；但更古舊之新聞彙編，自一五五四年至一五七一年，寄與烏里克魯善氏（Ulrich Fugger）者，已移存於羅馬教王宮（Vatican）之圖書館中。彙編中之新聞，來自歐洲中部甚不同之處，如在意大利（Italia）之羅馬城（Rome）、米郎城（Milan）、拿波里城（Naples）、善納城（Genea）、在德奧兩國（Allemagne, Autriche）之谷陸納城（Cologne）、亨堡城（Hambourg）、史比而城（Spire）、拉低司薄納城（Ratisbonne）、維也納城（Vienna）、在西班牙（Espagne）、葡萄牙（Portugal）、馬德里城（Madrid）、佛拉度

里齊城 (Valladolid) 篤來齊城 (Folde) 里斯本城 (Lisbonne) 至於巴黎 (Paris) 里昂城 (Lyon) 倫敦 (Londres) 勃魯塞而城 (Bruxelles) 安范司城 (Anvers) 亦送新聞。有數種新聞。其日期記載發自李低埃尼國 (Lithuanie) 之維而拿城 (Vilna) 波蘭 (Pologne) 之華沙維城 (Vasovie) 及土耳其 (Turquie) 之貢司營低諾不而城 (Constantinople) 〔克拉維而氏 (Klarvill) 普平普氏 (Pugger) 報紙維也納城 (Vienné) 一九二三年〕及克來恩而氏 (Kleinpaul) 著「普平氏 (Pugger) 報紙來澹徐城 (Leipzig) 一九二一年。佛尼司城 (Venise) 之新聞經理處接收新聞後，以之抄錄全部，或刪減，以極乾燥之形式，送之於定閱之人。『此係當銀行家之奢侈品。』有另一彙編，亦保存於羅馬教王宮 (Vatican) 之圖書館中，內有自一五七二年至一六四二年之報告，曾送與烏而賓 (Urbain) 親王之掌璽處，有數城處於發生重大事件之左近，如此國 (Belgique) 之茲范司城 (Anvers) 普荷蘭 (Hollande) 革命攻擊法王斐利登二世 (Philippe II) 時，幾每星期供給新聞。尙有新聞摘要，保存於意國 (Italie) 米郎城 (Milan) 之盎勃洛西恩納 (Ambrosienne) 圖書館中。此係各種報告，自一五六五年至一五八五年，送與原籍意國 (Italie) 善納城 (Genes) 之富有獎勵文藝家及藏書人，其哇泛你比納里氏 (Giovanni Pinelli) 此如一博學者曾言：『在印刷之日報生存或普及之前，此係手書之日報，各項報告，有日報之各種佳處，及各種弱點。』〔房呼脫氏 (Van Honthe) 著：「有趣味之手書日報 (一五五七年至一六四八年) 比京 (Bruxelles) 一九二六年，三六〇頁〕杏養而氏 (Ansel) 著：對於數種報紙之集刊鑒評之研究，一九〇八年；及法篤來洛氏 (Fattorollo) 著：日報業之本原在意大利國 (Italie) 再提納城 (Udine) 一九一九年。』

人可表示在其他各國於第十六世紀時，亦有手書之新聞。〔在波亥姆國 (Bohemo) 人已見捷克文之新聞，載明一四九五年。薄脫氏 (Buter) 著雜誌之撮要 (日報之智慧) 專為報紙歷史而作。〕英國 (Anglotaro) 出產之手書新聞甚多，羅郎維脫氏 (Rowland White) 在英后愛利薩倍脫 (Elizabeth) 當政之時，頗為大人物所賞識，因其供給之消息可靠；在蘇格蘭王 (Ecosse) 雅克第一世 (Jacques I<sup>er</sup>) 當政之時，予等見有三著名之「新聞記者」一為地理學家都恩巴利氏 (John Pory) 一為篤瑪司洛克氏 (Thomas Locke) 及一為最著名之都恩香勃郎氏 (John Chamberlain) 其對於大使杜萊加而東氏 (Dudley Carleton) 供給報告甚佳。

人之擔任收集及道送是項消息之人，並非全係專執此業者，其中有重要人物，喜為身處高位之友人效勞。此或迴溯太過，迨至意國 (Italie) 詩人貝脫拉克氏 (Petrarque) 因其書翰，而視之如新聞記者之前輩。但在第十六世紀，在此為高僧路脫氏 (Luther) 所名為德國 (Allemagne) 耳目之努能盤城中 (Nuremberg) 有一貴族克利司登水鳥而氏 (Christian Schenck) 彼與帝國 (Empire) 之多數名士，素敦友誼，時將詳細書翰，寄與彼等。此種乃實在之手書報紙，人會保存之。自一五一二年至一五三七年，德國 (Allemagne) 神學通儒梅痕克東氏 (Melancthon) 因將維登盤城 (Wittenberg) 作為日耳曼新教之都城，乃自其寓處，不獨寄送神學之作品，且有為奉路脫教 (Luther) 親王甚重視之新聞。最有權力之君主，均知信賴「一種良善日報」之必要。西班牙 (Espagne) 王沙爾五世 (Charles-Quint) 及法 (France) 王弗郎索埃第一世 (François I<sup>er</sup>) 彼此會爭論意國 (Italie) 有名諷刺家埃累丁氏 (Aretin) 之贊頌，此人會與土耳其 (Turquie) 軍總長白勃魯司氏 (Barberous-

88) 通信，人對此有名著作家之榮譽，不甚欣羨，因其為敲詐之新聞業之前輩。

至於新聞記者之以其職業為生活者，為數甚多，有數人有組織甚完備之辦事處，如善來米克拉袁氏 (Tabelle Krasser) 曾管理一辦事處於陸司堡城 (Angsbourg)，迨其故後，由西弗而氏 (Sornillo) 管理，此二人均為孚善族 (Fugger) 人服務，及他主顧服務。薩克司國 (Saxe) 之選舉公爵，付款與甚多通信人，「許盤脫朗蓋氏 (Hubert Langneil) 為其中之一。」使將報紙寄與彼等。是項報紙之彙編，現在保存於特來司奪城 (Dresden) 有數新聞記者，思擴充彼等之顧客，在第十六世紀之一證人，見在亨堡城 (Hambourg) 有一此類之辦事處，在此辦事處中，外交官及甚多他人，均來購取手書或印刷之新聞，此在意大利國 (Italie) 為最，手書報紙之營業，尤為普及。在佛尼司城 (Venise) 在季埃而篤 (Rahko) 一店中，公開出售手書報紙，在此城中，甚多新聞記者，均係素執此業，翰流稱為手書新聞記者，新聞記者，報告記者，報紙記者，此末一句報紙記者，使予等憶及報紙一字，根據傳說，係來自佛尼司城 (Venise) 小銀幣，名為「報紙」，作購買報紙之用，字之來源是否確切，尙是問題，或為可能，然不能堅決確定。

印刷之或手書之新聞，即如日後之日報，甚速引起各國政府之恐懼及疑懼，彼等設法將其消滅，教王 等為最。彼等竭力抵抗宗教改革，欲迫令新聞記者不發言論。在培而那提尼氏 (Bernardin) 著意大利定期刊行品之指南一書中，蓬奇氏 (Bonci) 著第一報紙於意大利 (Talia) 教王比亥五世 (Pie V.) 反對宗教改革，於一五六九年之紅衣主教大會 議中，大為憤怒，攻擊各種編著手書新聞之敵對教王，紅衣主教 者，不數日之後，命將名

羅尼谷洛法郎谷(Niccolò Franco)之新聞記者統斃。嚴厲之新表示，不能阻止爲惡，於一五七二年發刊教王諭旨，反對作新聞記者之憲法。教王會謂，前此之刑罰，尙有不足，毀謗之書，日出不已，發生憤恨，爭鬪，謀殺，侮辱，公共尊嚴，危害靈魂，不良表示，大破廉恥，是項著作，以報告爲最，於是均被禁止。凡是項新聞之著作，及抄錄而發表是項新聞者，或不將是項新聞交給官吏之職員者，均冒受極重刑罰之險，甚至死罪，及財產充公。

教王比亥五世(Pie V.)之後任，教王克來谷埃爾十三世(Gregorio XIII.)對於新聞記者，亦甚嚴厲。自一五七二年九月起，教王諭旨，責罰不法之人，收集及編纂對於彼等本國或他國之真或假之新聞，是項新聞，來自羅馬，傳播各地後，又自外國回至羅馬(Rome)，禁止大衆聚集是項新聞，凡犯禁者，處以無期或有期徒刑，凡人之知情而不將彼等告發者，亦處同樣刑罰。

是項決定，雖實行不善，然未爲紙上空談，教王西司脫五世(Sixto-Quint)爲最，施展其習常之嚴酷，攻擊是項宣佈惡言之人。在一五八七年九月，一手書新聞記者團之領袖查你盤而加貝洛氏(Ambalo Capello)爲人所獲，而運至羅馬(Rome)，人將其一手割去，並將其舌拔出，將其吊斃，用一牌示，聲明其爲說謊之人，及誣謗之人。有人謂法國(France)王后瑪麗史帝埃脫(Marie Stuart)在其亡故之前，曾告教王，謂教庭之秘密，曾爲一新聞記者所洩漏，然是項情形，不能阻止報紙繼續在城中傳播，教王雖不取消其嚴厲之禁令，然終以採取寬容態度，對待「無辜之報紙」。半官報紙或他項報紙之不如秘密報紙之危險者，因聖城(Ville Sainte)耶路撒冷(Jerusalem)爲消息之中心點，甚爲重要，是以是項報紙，在意國(Italia)爲人搜集，一如在外國。因此在一五九

三年，呂克(Luques)共和國，不滿意羅馬(Rome)之通信員，欲覓人代之，司法部長乃致書與其同鄉之居在羅馬(Rome)者，此人答復，有一手書新聞記者名奇薩范荷巴里氏(Giovanni Poli)，優於他人，止爲親王服務，彼給西班牙(Espagne)大使之新聞，寄給西班牙(Espagne)王，索酬甚貴，每月須二金元。呂克(Luques)共和國政府，不對此費用而退縮，巴里氏(Poli)乃允寄其合式之報紙，共爲四頁，有時爲八頁，是項報紙，雖間有數點錯誤，然甚慎重整理。西班牙(Espagne)王斐里濟二世(Philippe II)之女，誦讀上項報紙與其父，而在報紙中，知其將與大公爵篤司加納(Toscano)結婚，心中甚悅，巴里氏(Poli)通訊與呂克(Luques)共和國政府，自一五九三年迄一六一九年，彼之報紙，甚多保存在此城中。呂克(Luques)共和國，亦雇用一居於米郎城(Milan)之新聞記者，另一居於佛尼司城(Venice)之新聞記者，而是項制度之數種事蹟，應存在至全第十八世紀。(培而那提尼氏(Bernardin)著：意大利定期刊行品之指南，來衰城(Lecce)，一八九〇年；及特來司雷氏(Dresler)著：意大利之報紙，磨尼克城(Munich)，一九三三年，一五頁。)

## 第二節 印刷之新聞

雖此長期之殘生，然手書之新聞，在其可懼敵人印刷新聞之前，不絕後退，人曾討論，對於自第十五世紀之末以來甚多孤立之單張報紙，應否稱爲日報，此不甚關緊要，此係定期刊行報紙之先進者，甚至人尙分爲階級，自第一級報紙至第二級報紙，因會有新聞之報紙，雖無規定之定期發刊，然已有編號之彙集。

是項新聞，日行增加，因萊因河 (Rhein) 邊，工場開設，以開拓發明之事，此係印刷員工，各處均有，爲日報之起原。開始之印刷所，時有難以生存之苦，因書籍由印刷所緩緩製成，出售太貴與一儉省之顧客，則彼等之收入，難保足敷。不久人知一新聞之報紙，簡述目前之事，可取悅於甚多顧客，是項記述之旨趣，甚爲不同，大衆往往喜聞特別事件，以破每日無味之生活。天然之事，如水災、火山爆發、地震、人類之事，如祕密之暗殺，及神奇之事，因在第十六世紀，甚少不信仰之人。印刷員工，在當時之政治事件、軍事事件中，發見不少之材料，其長者，爲攻擊土耳其人 (Turks) 之戰。亞洲 (Asia) 之波濤，自一四五三年起，永是前進，泛濫於歐洲之中部，每人合懼自詢，此項波濤止於何處，在同時間，航路大爲開發，佛尼可城 (Venice) 及哇司堡城 (Amboyn) 之商人，極爲關切。此時亦爲意國 (Italy) 之戰爭開始之時，在此戰爭之中，所有歐洲 (Europe) 諸國，均徐徐加入，嗣後德國 (Allemagne) 高僧路脫氏 (Luther) 出現，而附從或反對改革宗教之戰爭，造成在昔不相認識之各國間一種連帶責任。是項大車，多數爲公衆所願得知，自一印刷員，在向彼同事中之一探得消息後，即注意作一佈告，一報告在意國 (Italy) 一報紙在德國 (Allemagne) 因知此項商品，必得顧客。〔哈而氏 (Halle) 著：新報紙自一四七〇年至一八二〇年，摩尼克城 (Munich) 一九二九年，及陸生帶氏 (Rosenthal) 著：報紙及報告自十五至十八世紀，摩尼克城 (Munich) 一九二八年。〕

印刷員工，不久即遇郵政局長之競爭，此係在第十五世紀各國之君主，欲在其國內鞏固其勢力，乃組織一種合規則之郵政。法王路易十一世 (Louis XI)，在法國 (France)，英王愛度埃四世 (Edward IV)，在英國

(Anglaterra) 對此甚爲努力，德皇瑪克西米里杏 (Maximilien) 繼續其父德皇弗來台里克三世 (Frédéric III) 所起始之工作，而將此職任，委託於一貴族之認識佛尼司城 (Venise) 郵局者善盎台戴克西氏 (Jean de Taxis) 此係專利之起源，將甚久屬於羅馬聖帝國 (Saint-Empire Romain) 中之都恩氏 (Furn) 家族，及戴克西氏 (Taxis) 家族。意大利人善盎台來而白氏 (Jean de l'Herbe) 於一五六三年，鄂獨諾氏 (Odoardo) 於一六〇八年，發刊歐洲郵政路線表。各郵政局長，所處地位甚好，因便於接受外來之新聞，及彼此將新聞互相通知，而出售是項新聞，與各親王及私人，成爲彼等利益之泉源。印刷所及郵局，在日報之開始，集合二種必需之條件，於第十九世紀，一新之進步，又隨之而起，乃機器之印刷，及鐵路之發明。

起始之是類報紙，在第十五世紀末，及一部分在第十六世紀時，內容止載一項新聞，敘述詳細，報紙之形式，爲四張八頁，嗣後人喜報紙之形式，爲八張十六頁，在意大利 (Italia) 爲最，而出售之報紙，其形式如一手本，或如一小書，在第一頁詳載報紙之名稱，而報紙之本文，開始於第三頁，此項本文，時與圖書同載，而尤於名稱之傍，圍以裝飾。是項報紙，內有散文之敘事，但來自口述新聞之習慣，尙未完全遺忘，因有數種是類報紙，敘述之事，形如歌曲，或如長短二句交錯之詩詞。西孟氏 (Seaman) 著新報紙及舊報紙。

第十五世紀之新聞報紙，偶然爲予等保存者甚少，意大利 (Italia) 報紙，以詩文體，描寫一四七〇年之戰爭，但幾全述土耳其 (Turquie) 之戰事，意大利 (Italie) 之印刷品，大約於一四七五年，形如信函，敘述由土耳其人奪取在克利梅半島 (Orinée) 善納國 (Genes) 屬地之質法埠 (Caffa)。第二次國際書籍大市場，意大利

(Italie) 日報業陳列品之目錄，弗洛郎司城，一九二五年。此項戰事，亦曾供給材料於一四七四年在哇司堡城 (Augsbourg) 印刷之德國報紙，及於一四八〇年及一四八二年之二種他項報紙，標題為「土耳其 (Turque) 如何攻擊基督教堂之歷史。」此類報紙之數種，為各國政府之工作，奧國維也納 (Vienna) 之政府，曾使公佈印刷品，內載對於弗拉岡人 (Flandres) 之俘虜，與奧國 (Autriche) 親王瑪克西米里安 (Maximilien) 身體健康之好消息，法國 (France) 政府，工作尤妙，當法王沙而八世 (Charles VIII) 出征赴意大利 (Italie) 時，人曾印刷報紙，敘述法王之進入羅馬 (Rome) 與教王訂約，進入那波而 (Naples) 城，福努城 (Fornoue) 之交戰，此誠為意大利 (Italie) 軍隊之報告書，較之普通公文通告更長。〔拉比洛善利氏 (La Plorgerie) 著意大利 (Italie) 大軍之出征及報告書，巴黎 (Paris) 及那魯脫城 (Nantes) 一八六六年。〕

是項報紙，在第十六世紀，日增不止，有數報紙，犧牲其本文為畫像，如埃而培杜來氏 (Albert Dürer) 之報紙，使其妻售之於市場，有數報紙，敘述美洲 (Amérique) 各新國之事，一德國報紙，敘述巴西 (Bresie) 之事，印刷於一五〇八年或一五〇九年，另一報紙，在一五二二年，敘述墨西哥 (Mexique) 馬加魯國 (Yucatan) 之事。〔薄克維士氏 (Bookwitz) 著新報紙在馬加魯國 (Yucatan) 來渡徐城 (Leipzig) 一九二八年。〕但此皆因歐洲戰事，引起公眾之注意，如維也納城 (Vienna) 為是類最奮勇刊行品中心之一。因此城之印刷員，接收土耳其 (Turque) 戰事之甚新穎新聞，如匈牙利國 (Hongrie) 馬哈司城 (Mohacz) 甚篤教徒之失敗，如維也納城 (Vienna) 在一五二九年，抵抗之得勝，報紙敘述上項事件，自可保得美滿結果，是項情形，繼續甚久，予等曾見在一五六

六年，自匈牙利（Hungary）皇帝軍營，送出一第六、一第七、一第八之新報紙。史谷登洛海氏（Schottelohr）著印刷紙及報紙，柏林（Berlin）一九二二年，一六六頁。意大利印刷員工與德人競爭，一信自奧國拉居司（Ragusa）城於一五三一年，印刷於意國（Italy）佛尼司城（Venise）內載土耳其（Turquie）之新聞，據可信之商人，於十二日後，來自土京實斯當丁諾勃而（Constantinople）者，曾誓言其言之真實。

歐洲各國間之戰事，亦使公眾不少注意，如普魯士國（Prusse）史瑪耳加而奪城（Smaltau）之戰，西班牙（Espagne）王沙而五世（Charles-Quint）在彼得勝，然不持久，曾為多數敘述之目標。在一羅馬人印刷員善哇姆台加篤拉米氏（Jerôme de Cartolari）刊佈之新聞中，人曾保存十二報紙，發刊自德國不同之城中，內載一隨此戰事之報告書，此係目見事實證人之通信。（特來司雷氏（Dreher）著意大利（Italy）之報紙，慶尼克城（Munich），一九三三年，四〇頁。）

印刷員工，亦甚早開始從事於繙譯，或再版他處所出之報紙。在一五四八年，一法文報紙，印於比國（Belgique）登范司城（Anvers），係描寫一颶風者，為譯成意大利文，而刊行於羅馬（Rome）。在一五八七年，在德國谷洛納城（Cologne），出版一譯自法文之報紙，載有第三號，內中敘述中古新教徒，對於法王亨利三世（Henri III）作戰。

不堅持對於宣傳政治或宗教之報紙，在此時日益增加，人見是項多數之印刷品，預備公眾閱讀定期發刊之日報，在第十四世紀之人，談及新聞，一如彼等後人之談及報紙，人待彼等帶有輕蔑，但人不能免之。一呂克（Luc）

due) 共和國之公使，譏笑彼等之謠言。一著作家薩沙尼氏 (Lasson) 謂彼對於新聞記者，用以充實報紙之輕薄言詞，置之不閱。一意大利 (Italy) 弗洛郎司城 (Florence) 之詩家，痛責報紙，謂「此不良之幻術家，」然此不能阻止新聞記者，編纂手書或印刷之報紙，而得日益增加之顧客。

### 第三節 定期刊行品

迄今祇有印刷品之問題，而非定期刊行品之問題。每一年之定期發刊，似曾與初步之年曆開始，往往減小至一公告，以便貼於壁上。德國瑪依登司城 (Mayence) 自一四四八年至一四七〇年，印刷數種月份牌，滿載占星術之形式，在他處亦有相似之物，如在日耳曼 (Germany) 地方，「騎馬郵差之疾馳」及「跛足之遞信人」，在臘丁 (Latin) 地方，「牧羊人之混合肥料」，曾在一四九一年，印刷於巴黎 (Paris) 而不久即仿造於日內瓦城 (Geneve) 在「牧羊人之大月份牌」內 (一四九七年)。「瑞士日報刊行人之書」序里克城 (Nurem) 一九二五年，一二四九頁。」

新聞之彙集，此係每六個月之定期發刊，曾發現於德國谷洛納城 (Colone)。近第十六世紀之末，「史谷登洛海氏 (Schottenloher) 著：印刷紙及報紙，柏林 (Berlin) 一九二二年，二二五頁。」一與國 (Austria) 貴族米顯而達愛青氏 (Michel von Ainzing) 保博學者及大旅行家，娶一牛善族 (Eugger) 之女，居於德國萊因城 (Vilte rheine) 此城當時為一大衝突之場所，因選舉公爵才哈脫魯克司氏 (Gebhard Truchsess) 欲改革

漸教，而將基督教大主教之官舍充公，於是基督教徒決意將其驅逐，如其獲勝，聖帝國(Saint Empire)可得四新教選舉公爵，對於七選舉公爵，此事德國(Allemagne)全國爲之注意。愛齊氏(Aizing)自一四八三年起，發刊小冊子，其中彼曾述及此項事實，嗣後因弗郎克福城(Francofort)有一市場，每年春秋二季，開場各一次，而用爲印刷員及書局商人會合之地，引起彼一新意見。彼乃自一五八八年起，每年刊印二冊，用以出售於此二次集會之時，每冊內載六個月間，突然發生大事之報告，是項報告，對於政治及軍事之事爲最；至於各種雜事，則載於單獨之小冊子，效果極大。致著作者繼續此每六個月之出版品，至其亡故而止。

此項效果，引起仿造及競爭，酷烈之證明，爲愛依靜善氏(Eyinger)於一五九三年，謾刺一競敵，此人署名爲夏谷蒲司弗郎古司氏(Jacobus Francus)，實爲公拉洛登排克氏(Konrad Lantenbach)，爲德國弗郎克福城(Francofort)之新教徒。尙有類似之他項營業，是項營業，在有重大事件發生之時，利用手書之報紙，及印刷之招貼，亦以私信，由新聞記者詢問其友人，或通信人。在一六二七年，爲免除各種競爭起見，弗郎克福城(Francofort)拉篤寧司(Ladonus)書局商人之孀婦，得德皇弗而提浪二世(Ferdinand II)之准許，有特權刊行該城大市場之紀事，以服從預防之檢查爲條件。

每六個月之定期發刊品，實嫌不足，乃求改良。在一五九七年，德皇羅道而夫二世(Rodolphe II)因懼孤立之報紙太多，乃命選擇之數印刷所長，將三十天前所有突來重要事件之詳情，每月刊佈一次。此項嘗試，似無結果。隨後不久之開始者，爲每週之報紙，大都因此之故，懸差每星期由重大城市出發一次，此係極大之進步，應滿足公

衆之好奇心，因第一次持久之日報，在一七〇二年之前，尙未開始。

一 德國弗洛郎司城 (Florence) 之印刷所長徐克里氏 (Gheri)，自一五九七年起，得大公爵之特許，以刊行每週商務廣告書，但爲予等今日所有之初次真實報紙，曾在一六〇九年，刊行於德國渥司堡城 (Augsbourg) 及史太司堡城 (Strasbourg)，供給各項種類之新聞。

一 德國博學者渥潘而氏 (Opel)，曾於一八七六年在海依台而盤城 (Halle) 大學之圖書館中，發見由史太司堡城 (Strasbourg) 印刷所長郁亨加洛羅司氏 (Johann Carolus) 所售一六〇九年之五十二號報紙。〔渥潘而氏 (Opel) 著德國印刷報紙之關係，自一六〇九年至一六五〇年，來源徐城 (Leipzig)，一八七五年。〕當時報紙之名稱，大都甚長，內中供給『在德國 (Allemagne) 上部 (Haute) 下部 (Basse) 在法國 (France) 在德國 (Italie) 蘇格蘭國 (Ecosse) 英國 (Angleterre) 西班牙國 (Espagne) 匈牙利國 (Hongrie) 波蘭國 (Pologne) 奧國 (Autriche) 之脫郎西而沒你國城 (Transylvanie) 羅馬尼亞 (Roumanie) 之波拉希國 (Valachie) 木而大維國 (Moldavie) 及土耳其國 (Turquie) 等』突來之重要及可紀念之歷史。此種報紙，與同時在德國 (Allemagne) 荷蘭國 (Pays-Bas) 英國 (Angleterre) 開始所有之報紙，性質相同，每一號報紙，係一各項新聞之彙集，報告對外政治及戰事爲最。至於關於對內政治之新聞，則置之不錄。是項新聞，均由十七不同之城中寄來。十七城中，有薄亥國 (Bohème) 京拉濟克城 (Prague) 奧京維也納城 (Vienne) 及德之谷洛納城 (Cologne) 至於羅馬 (Rome) 及佛尼司城 (Vance) 亦均在其內。是項新聞，登載一節加以一節，無合理之秩序。

亦無反響或註解。

有一他種報紙，於一九〇三年，再見於德國哈諾佛城（Hanover）圖書館中者，似係印刷於德國哇司堡城（Angsbourg）（報紙上未註明）人，有是項報紙自一六〇九年者，五十號，自一六一〇年者，五十二號，報紙名稱之長一如史太司堡城（Strasbourg）之報紙名稱，內載來自二十二城之新聞，內有二事，常見登載，一為德皇羅道而夫二世（Rodolphe II）與薄亥姆國（Boheme）間之衝突，迄至承認陛下之字義，及承繼克來佛司（Clèves）公爵采邑，及盧季亥（Juliers）公爵采邑而止。報紙名為通知、報告、或日報，所載之新聞，似較史太司堡城（Strasbourg）之新聞，少載雜錄。

大多數之自由城或帝國城，在同時起，似已有每週報紙，人見其於一六一〇年在德國白而城（Bale）登錄，於一六一五年在奧國維也納城（Vienna）及在德國弗郎克福城（Frankfort）登錄，於一六一六年在德國亨堡城（Hambourg）登錄，於一六一七年在柏林（Berlin）登錄。三十年之戰事，開始之數年，並未延遲是業之發達。印刷所長或書局商人之願設立一報紙者，向當地官吏聲請，得一特許權，對於司法上之追究，及同業偶然之競爭，得受保護。人之允給彼之是項特許權，應納一欸，一次繳清，免費印刷市政府之判決文，及將報紙免費，送給市政府，或甚至送給市議會之議員。此間印刷所長尚有郵政局長為競敵，例如在一六二八年，德皇泛而蒂郎二世（Rudolph II）下一諭旨，於弗郎克福城（Frankfort）之上議院，宣告每週報紙之特許權，保留與戴克西（Taxis）公

在德國各城之報紙，或尚爲比國 范司城 (Anvers) 之報紙佔先足，此城曾爲西班牙 (Espagne) 復行侵得。印刷所長埃勃拉 佛哀扶氏 (Abraham Verhove) 在一六〇五年，得大公爵埃而盤氏 (Albert) 及依薩盤 而氏 (Isabelle) 之特許權，以發刊對於新近大事之消息，而此項特許權，曾於一六二〇年，復給一次，此係實情。因哇司堡城 (Angshourg) 與史太司堡城 (Strasbourg) 之報紙，完全不同，在其新聞紙中，不見一精確之定期刊品，但其號數，連續發刊，如在比京 保存之彙編，可以爲證。此彙編自一六一〇年至一六二九年，均係小形之小冊，有時用法文，有時用比國 法拉岡 (Flamand) 文，時有圖畫在內，然甚猥褻，有時亦有地圖，甚至（在一六二二年）樂譜。佛哀扶氏 (Verhove) 之經濟結果，似甚平常，以後不久比京 有一報紙，自更改數次之後，成爲自一六四九年起一甚循軌道之機關，名荷蘭 之實在郵傳報，存在迄至一七九二年。〔范才氏 (Warzee) 著：對於比國 日報歷史 及鑒評之嘗試，剛城 (Gand) 及比京 (Bruxelles)，一八四四年。〕

如西班牙 (Espagne) 保存荷蘭 (Pays-Bas) 之南部 (Sud) 卽失荷蘭 (Pays-Bas) 之北部 (Nord) 在聯省 (Provinces-Unies) 之新共和國中，埃姆司脫 大姆城 (Amsterdam) 使范司城 (Anvers) 失去超越之地位。印刷所以其富饒，營業日臻發達，大學 校市雷依魯城 (Leyde) 之印刷技師，及荷蘭 (Hollande) 全省之印刷技師，不久均負盛名。此國之商人，如華普佛尼司城 (Venise) 及哇司堡城 (Angshourg) 之商人，均需要豐富及正確之新聞，彼等先在小冊子內，得此項新聞，後在定期發刊之報內得之。在一六〇九年，勃洛強松氏 (Broer Janszoon) 曾在親王閣 下軍營中之新聞記者，在埃姆司脫 大姆城 (Amsterdam) 開始發刊其星期五之報紙。

他項報紙，在雷依奪城 (Leyde) 及他處，亦隨之而發刊。

荷蘭報紙甚速至英國 (Angleterre) 英國之印刷所長，人數甚多，早已明悉新聞營業之價值。人曾發見一五四九年之一報紙，關於脫郎脫城 (Trento) 宗教事務評議會之事，「史當來馬里松氏 (Stanley Morrison) 著：英國之新聞紙，剛勃里虛城 (Cambridge) 一九三二年第一章。」然監視甚嚴。衆星之議院 (Chambre Etotale) 在一五八六年之決議案中，作一檢查之第一法典，然大衆均承認發表新聞之權，屬於國王，須得彼之准許，方得利用。英國蒂陶 (Tudor) 大族之族人，曾刊行對於王族親王婚喪之新聞，彼等張貼佈告，意在感動輿論，如便利英王亨利八世 (Henri VIII) 離婚之類。有時彼等寬容對於國外大事之新聞報紙，對於國內之事，除動人聽聞之大事，如地震、暗殺、疫癘外，一概不應道及；但關於體育運動之新聞，亦爲登載。是項報紙，時用長短二句交錯之詩，有數報紙，係用插畫。如一五八七年之報紙，對英航海家弗郎西賽拉克氏 (Francis Drake) 之出外開拓，報中曾繪一舟。〔再版在馬松耶克松氏 (Macon Jackson) 著之圖畫報紙，一八八五年。〕

國外之新聞，英后愛利薩倍脫 (Elizabeth) 之人民，極爲關切，彼等極願注意宗教戰事之變動，對於法 (France) 及荷蘭 (Hollande) 兩隣國爲最。在印刷報紙之中，加入在外國紀述之譯文，是項印刷品，名爲新聞，因意大利 (Italie) 爲歐洲 (Europe) 最文明之國，是以人將是項印刷品，時用意大利報紙之名稱。嗣後自德國到有爲市場而備之每六個月卷帙新聞。梅而居氏 (Mercur) 爲衆神之傳信員，是以此歐洲 (Europe) 爲神鬼論所薰陶，其梅而居之名，爲各合格之定期刊行品所借用，或以法文，或以荷蘭文，或以德文，甚至成爲一普通之名詞。

但以後人即反對用梅而居名於各報紙，如予等反書用雜誌於日報。至於英國梅而居報，自稱在英后愛利薩培脫 (Elizabeth) 統治下發刊，以奮激英國輿論，攻擊不能克服之大軍隊，人已甚久表示此係一種欺弄。

第一報紙之入英國 (Angleterre) 者，似爲勃洛比國 (Vallo-Belgicus) 之梅而居報，爲臘丁文，在德國谷洛納城 (Cologne) 於一五九四年發刊，此係六二五頁之一冊，關於德國之事，迴溯至一五八八年。後有他種較短之書籍續出，自五十頁至一百頁，有時加以插畫，然終爲每六個月一次。此項臘丁文之文集，祇達於一少數之有學識者，但在一六一四年，洛倍薄脫氏 (Robert Bohn) 將是項文集之一集，發刊節略之譯文，嗣後人將是項「紀事」之卷帙用英文者，印成簡短之小冊，內中祇敘述在大書中所載最鉅人大事中之一事。英王夏克一世 (Jacques I<sup>a</sup>) 時代之人，非常歡迎是項紀事，例如法王亨利四世 (Henry IV) 之死，彼爲新教之英雄，人尚不知其違背新教，及聯省 (Provinces-Unies) 之紀事，在聯省中之大多數英人，在法國哇郎虛 (Orange) 親王旗幟之下從軍，攻擊羅馬舊教徒之專制。英王夏克一世 (Jacques I<sup>er</sup>) 之女，與萊因河 (Rhin) 選舉公爵之結婚，大有裨於德國新教徒之利益，而尤於此選舉公爵革命攻擊德帝，成爲薄亥姆國 (Bohème) 國王時爲最。沙培氏 (Shaaber) 著，在英國新聞紙之若干先進者 (自一四七六年至一六二二年) 斐拉台而非城及倫敦 (Philadelphia, London) 一九二二年。又維呂埃姆氏 (Wilhims) 著，英國日報業設立報紙之歷史，一九〇八年，及維呂埃姆氏 (Wilhims) 著，最早之英國書 (圖書館，一九一三年，十月)。

倫敦 (London) 之書局商人公會，自一五五七年起，正式組織成立，其中甚多會員，同時爲印刷所長，出版人

及書局商人彼等爲印刷新聞之營業，大獲其利，而印刷極迅速，以滿足公衆之好奇心。在一五八〇年地震之後，二首長短兩句交錯之詩，及二篇述事之散文，於四十八小時之內，即已出版發售。在是項爲新聞企業之人中，於第十七世紀開始之時，人見六書局商人之姓名，其爲首三人，爲那戴尼亥而步脫氏 (Nathanaël Butier)、尼谷拉司步納氏 (Nicholas Bourne)、托瑪司埃千氏 (Thomas Archer)。時常表示如新聞雜誌發行人，彼等有時孤立，有時集合。彼中之最活動者，尋覓通信人，詢問證人，而尤以詢問英國 (Angleterre) 在聯省 (Provinces-Unies) 服務軍隊中之軍官或兵士爲最。是輩極易接得新聞，或翻譯荷蘭報紙，於是預備極有趣味之「報告」。

此項報告，尙非定期刊行品，但爲連續之叢刊。荷蘭埃姆司脫大姆城 (Amsterdam) 之印刷所長，彼等訂成英文報紙，以售之於倫敦 (Londres)。是項報紙，人會保存數份，記年自一六二〇年至一六二一年。「是項報紙，會再版於范史篤克公氏 (Van Schoekum) 著之英國 (Angleterre) 之第一新聞紙印刷於荷蘭 (Hollande) 之書中，一六二〇年至一六二一年。」英國印刷所等，亦仿此辦法，自一六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起，至十月二十二日止，在一九二二年，竟得六份普通新聞，足以證明。翌年有一實在之定期刊行品發行，車站報之登記，註明在一六二二年五月十四日，名「普通之新聞紙」，「普通」一字，譯自荷蘭文之普通一字。此報紙之第一號已遺失，但會保存其次者，報名爲「五月二十三日，來自意大利國 (Italie)、日耳曼國 (Allemagne)、匈牙利國 (Hongrie)、波亥姆國 (Bohème)、萊因河選舉公爵地 (Palatinat)、法國 (France) 及荷蘭國 (Pays-Bas) 之每週新聞。」此爲篤瑪司傑圖氏 (Thomas Archer) 彼自一六〇三年起，曾作新聞之營業，及尼谷拉司步納氏 (Nicholas Bourne)。

所發刊。此二人姓名之第一字，曾刊印於數份最舊普通新聞之上，此英國報紙之祖先，尙無一每次復稱之同名。每一週刊，有其專名，而其名稱，往往甚長。每一週刊，係一小冊，爲八張二十頁，除數種不規則之外，此項刊行品，曾繼續自一六二二年至一六三二年。繼續之名稱，曾在篤瑪司埃顯氏（Thomas Archer）於一六二五年至一六二六年，發刊之梅而居漢文報中發見。雖此名稱用臘丁文，但一彙集，係用英文。至於那戴尼亥而步脫氏（Nathaniel Butler），人見其四十年在甚多煩悶之中，繼續其新聞雜誌發行者之職業。

各種維新改革，引起保護傳統習慣者之嘲笑及輕視。在一六二二年之始，朋強松氏（Ben Jonson）使演一雅典有名譏笑詩家埃利司篤法納氏（Aristophanes）之滑稽劇，名爲新聞之店。內有一幕，諷刺新聞記者，熱中企圖一危險之稱譽，著作者信爲暫時之一種方法。是項新聞記者，設一店舖，在內零售彼等之貨品，彼等不辭作任何謊言，據彼等之謊言，如西班牙（Espagne）王被選舉爲教王，嗣後成爲皇帝；西班牙軍隊之大領袖史比諾拉氏（Spinola）成爲新教徒之統將，而魯瑟之購者，完全信之。朋強松氏（Ben Jonson）係一不良之預言人，在其同國人方面，新聞之嗜好，日益擴張，此爲革命所激發。

## 第二章 在第十七世紀日報在法國

### 第一節 『報紙』

在第十七世紀之定期刊行品，已得有公民權，但政府強制其完全服從。法國王權，更遠過之。彼准設立定期刊行品之機關，但須受其意旨，幾於由其管理；於是定期刊行品，給一國家報紙之形式，如政治之印刷品爲報紙，科學之印刷品爲博學者之日報，文學及現代之印刷品爲梅而居報。

第十六世紀之法國印刷所長，發刊之報告及紀事，遠不如德國 (Allemagne) 及意國 (Italie) 所刊發之多。反之，彼等發刊公告及宣傳之小冊子甚多，而在宗教戰爭時代爲最。在法王路易十三世 (Louis XIII) 當國時，法首相李虛里安氏 (Richelieu) 之敵人與友人間，兩方之筆戰，繼續不絕，時甚激昂。同時法國第一定期刊行品誕生，但刊發似較德國弗郎克福城 (Frankfurt) 之『市場紀事』更少，此爲法國梅而居報。其第一冊，始於一六一一年，表示如柏而瑪加依氏 (Palme Cayre) 之考證年代學撮要之續篇，內中敘述自一六〇五年起，在法國及外國，突然發生之重要大事。嗣後，每年出一冊，有時將已過十二個月間，公佈宣式或半宣式原文之小冊，完全翻印。當法首相李虛里安氏 (Richelieu) 當政時，彼知利用報紙，以對付輿論。法國梅而居報，能盡此職，是以彼之親信

人牧師邵善夫氏 (Joseph) 卽掌理此報，而保守此位置，迄其亡故。但每年出版之作品，不能爲通知及宣傳之機械，如紅衣大主教所願，彼之所需者係「報紙」。

此法國之名字，發現於一六〇〇年，但有一意義，未善規定。埃拉司城 (Arras) 之詩謗小冊，刊發於一六〇〇年，談及「報紙之作僞者。」法國報紙，在一六〇四年，爲馬羅林埃拉氏 (Marcellin Allard) 刊發，著作者會稱，此係「一種可笑之謬妄或雜集，內有各種之學識，及可愛之演說。」一六〇九年之報紙，係一種戲謔小詩之編輯，時有放肆。註一 報紙之字，幸賴戴哇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eophraste Renaudot) 將有彼之決定意義。註二 此新教之醫士，在蒙脫貝利亥城 (Montpellier) 肄業之後，繼至外國旅行，旋來居住於羅同城 (Londun)。

(註一) 瑪克耶呂氏 (Mare Yerge) 昔日報在合成之雜誌，九三三年六月內載一六〇九年之報紙，由路易洛維氏 (Louis Loyet) 於一九一四年，復行印刷。埃克里百度皮阿氏 (Agripa d'Aubigné) 曾用此報紙之字，於其二種最初之意義：一爲「彼告退，身上止有一枚報紙，爲一綱領，價值法國 (Primes) 之三里埃 (譯者按：約合現值四生)。」二爲對於李賽脫 (Lisette) 女士之愛情。據報紙向予等所言，故自處於不利之地位。」(此爲拉居納台德脫百來氏 (Lauraine de Santes-Halage) 之字典，對於報紙一字之見解) 一六八四年，法國大學院之字典，對於報紙一字，解釋意義如下：「每星期給與公眾之小冊及印刷紙，內有各地之各種新聞。」

(註二) 對於雷諾獨脫氏 (Renaudot) 請閱拉都來脫氏 (La Tourette) 著之戴哇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eophraste Renaudot) 一書，又拉都來脫氏 (La Tourette) 著之戴哇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eophraste Renaudot) 之生活及作品一書，及在薩林氏 (Laurin) 著之定期刊行報紙之普通歷史與筆記錄之創記中，及在戴哇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eophraste Renaudot) 之生活一書中，由不同之著作者所作) 一九二九年。

在彼與郁善夫 (Joseph) 牧師相識，牧師即將其告知法宮相李虛呈安氏 (Rochelien) 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富於新思想，攻擊中古時代之舊醫術，尤以刺血爲最，此爲巴黎 (Paris) 內科大學，與如奇柏丁 (Guy Patin) 氏之固執保守黨員間，彼此極力爭論之機會。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有廣告之思想，由其組織之地址事務處，及典當舖，得以證明之。彼之旅行，在聯省 (Provinces-Unies) 爲最，使其得以證明首次報紙之效果，彼乃決意仿作報紙。以此機關，適合於一專制君主之可能性及需要，一六三一年五月三十日，一特許狀，給其本人及其子孫，有權「永久作此刊行品，如報紙、新聞，及在此王國內通用之他項印刷品，而不准他人作此。」於是在一六三一年，創立報紙者嘗言，「地球上各君主及列強之日報，」但普通之私人，大都對此均得利益。「因此商人決不再赴被圍困或已破產之城貿易，而兵士亦不赴無戰爭之國謀事，不談對於友人作書者之五中寬慰，因前此作書與友人，爲使友人之好奇心滿意，必須描寫新聞，往往捏造作戲，而根據於耳聞不確實之消息。」

此項週刊之報紙，印刷於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之地址事務處中，起始爲四頁，繼爲八頁。在此報紙中，不見有重要之節目，惟有新聞，以外國之新聞爲最。在新聞中，編輯者漸漸加入法國 (France) 之新聞，以使各處閱報者，均感興趣。(註一) 此項報紙，當然引起批評、譏刺，而人知其爲時行之報紙者，乃作假版。(註二) 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知保護其作品，寬恕實質上之錯誤。「彼謂如最富之檢查人，以爲一作品，應於一日之四小時內作

(註一) 自一六三三年起，每月作一條文，彼不滿公眾之要求，如「隊長欲在報上每日見有戰事或攻克城市之事，並訴者於是項情形之列，

信神之人在報上尋覓說教者者名雷諾獨脫氏，彼之一無聞見院中之秘密者，欲在報上見秘密於粗大之文字。」

成，而郵差之來，使予全星期收集、整理及印刷此數行記事，尚不值若干原諒，則予甚誤。」在他處，彼又證明如下：「歷史乃敘述偶然發生之事件，而報紙祇係流傳之風聞，第一務須出言真實，第二如不作謊語已足。」

在一六三一年開始之定期刊行品，在法國 (France) 收效甚速。自一六三三年一月份起，創立報紙者能盡釋「輿論之贊成，嗣後能免予答復反對予引入報紙於法國 (France) 尚係新聞之勞，因目前事已達到此點，但不滿足彼等之經驗尚不能承認報紙為有益，而人反感嚇彼等一如小房屋。」(在他處，彼報告嘗彼等之報紙出售時，人將報紙，「自售報人手中搶去，印刷尚全濕。」) 報紙不久即開始輸入他國，而有數國政府，似欲禁止報紙，雷諾獨脫氏 (Renault) 乃勸告彼等停止是項舉動，「因此係一種商品，其貿易萬不能禁止，而其堅持此說，謂急流之天性，因抵抗而更擴大。」

在週刊報紙之外，尚有附刊，每年出版一冊，內載所有號數，例如一六三五年之一冊，其完備之題名，為「各種報紙之彙集，平常或特別之新聞，及他種紀事。內有在此王國及外國可注意事件之敘述，上項新聞，於一六三五年全年，予等收到，尊敬君主，由陛下之參議及御醫，法國 (France) 地址事務處長及總經理，戴哇弗拉司脫雷諾獨

(註一) 雷諾獨脫氏 (Renault) 曾往往標示及追究是項偽版，至於諷刺之詩，完全缺乏意見。他世界之四部份一冊 (一六三二年)，於天堂、陷罪處、未受洗禮死後靈魂所往之處，及地獄之新聞。報紙及不同之新聞 (一六三二年)，有數種新聞，來自中國 (China)，屬司谷國 (Osico)，佛羅克島 (Ile des Yaugues)，真實郵海報 (一六三二年)，使新聞來自丹京 (Copenhague)，或埃譯司脫大姆俄 (Amsterdam)，但此全係虛構。

脫氏 (Theophraste Renardot) 編著。』在一號報紙內，予等見有新聞來自維也納城 (Vienna)、佛司脫法利 (Wesphalie)、艾哈姆城 (Ham)、明滕城 (Minden)、服姆司城 (Worms)、夏夫呼司城 (Sohlfhouse)、谷洛納城 (Cologne)、孟海姆城 (Mannheim)、埃姆司脫大姆城 (Amsterdam)、海牙城 (Haye)。所有是項新聞，載有出發之地名及日期，一種新聞置於他種新聞之後，無合理想之次序，亦無註解。在他號報紙內，有重要事件之詳述，尤以軍事爲最，如由法國軍隊，將德國哈依合而羅城 (Hoidelberg) 解放之類。因一六三五年，爲向西班牙國 (Espagne) 宣戰之年，一號報紙，內載國王諭旨之全文，聲明決裂之原因，而於六月十八日，登記於巴黎 (Paris) 之國會 (Parlement)。

是以是項報紙，幾等於公文之彙刊。有數種憑證，使予等知法王路易十三世 (Louis XIII) 有時在報紙上親自合作，法首相李虛里安氏 (Richelieu) 爲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之可靠保護人。但甚要求，一六三三年之一號報紙，業已排印就緒，應完全改作，以登刊紅衣大主教臨時送來之一文。然人許其二項專利：一爲由其報紙中，登載政治新聞，一爲由其地址事務處，登載廣告。〔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於一六三八年，獲得法國梅而居報，其四冊最後者，曾發刊至一六四四年。〕第二項專利，能成爲甚有利益，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乃思將其擴充。人曾發見一六三九年之一請求書，內中彼請法國呂翁城 (Lyon) 之領事，准其在此城中，設立一巴黎地址事務處之經理處。〔呂翁 (Lyon) 城之歷史及古物學之報告書，一九三〇年，九二頁。雷諾獨脫氏 (Renardot) 亦登載外國之競爭，一六四八年。彼之辯駁書證明其攻擊谷洛納城 (Cologne) 之編輯人，其報紙曾售於巴黎 (Pa-

三(街中,「價值較之巴黎之幣價小。」哈丁氏(Hatin)著:法國定期刊行報紙歷史及鑒評之典籍記錄,一八六六年,八一頁。]

在法首相馬柴林氏(Mazarin)當政時,因政府之軟弱,完全自由,免除反對多數毀謗小冊子之阻礙。雷諾獨脫氏(Renanot)於一六四四年,在反對醫科大學之爭論中失敗,然尚保存其報紙。在一六四九年,奉首相之命,隨王室至聖日耳曼城(Saint-Germain),在彼處,印刷所繼續發刊週刊號報紙,但同時有才能之人(或許得上级之准許),讓其子等在巴黎,發刊一他種報紙,名為法國郵傳報,對於國會,表示好感。因弗龍特(Fronde)法國內戰之名,自一六四八年至一六五三年)之長期危迫,致雷諾獨脫氏(Renanot)各項創設之業解體,因之彼於一六五三年亡故。「貧苦如一畫師」此為其反對派保守黨奇柏丁氏(Guy Patin)所樂書。

雷諾獨脫氏(Renanot),至少遺留一貴重之產業與其家族。自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之政府首數年起,組織竭力之壓制,攻擊不正當及秘密之報紙,以庇護公文彙刊之專利。編輯者將其購得之特許權,通知數大城中之印刷所長,彼等即將巴黎(Paris)之本文重印,如在都魯司城(Toulouse),於一六七五年,開始一省城之刊行品,其存在迄至第十八世紀之中部。「台沙柴台蒙加耶氏」(Desozars de Montgarillart)著:都魯士城(Toulouse)日報之開始二一九頁。於一六九七年至一六九八年,羅賽氏(Roussé)著:報紙於克來諾勃而城(Cranoble),克來諾勃而城,一九〇〇年。在克來諾勃而城(Cranoble),人亦嘗試為同樣之事,鄰近各城,均隨此式樣。一倍桑松城(Besangon)之印刷所長,自一六六四年起,刊發一報紙之節略副稿,此副稿約於一六七四年,

當法國 (France) 征得此城時消滅。〔茹徐亥氏 (Gazien) 著：培桑松城 (Besançon) 之報紙，一九二五年。〕在巴黎 (Paris) 戴哇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éophraste Renandot) 將不久得一適當之繼續人於其孫，教士安 衰勃雷諾獨脫氏 (Eusebe Renandot) 爲法王太子 醫士之子，係一有名之東方語學者，與巴黎 (Paris) 裁判長卜依洛氏 (Boileau) 連絡之文學士，爲信奉命運教徒所重視之神學家，而同時，又爲接近王室之間人，爲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重視之政治顧問，並受各部長之諮詢。因一六七九年之國王特許狀，讓與彼之「報紙及事務處之特許權」，彼即管理是項企業，垂四十年，迄其亡故而止。〔蒂福氏 (Duffo) 著：牧師安衰勃雷諾獨脫氏 (Eusebe Renandot) 一九二七年。〕

報紙會有大功，因其同時爲一自由及有能力之裁判官。白依而氏 (Bayle) 曾誇其消息之誠實，但有求全責備之閱者，自始卽不信任此公文彙刊，因其應藏匿不快之新聞。當彼等之財產准許此奢侈時，彼等卽尋覓各處通用之手書「報告」以補公文彙刊之不足。於是龍克維而 (Languetille) 公爵，係詩家沙百冷氏 (Chapelain) 之保護人，乃命其爲彼之「新聞記者」。沙百冷氏 (Chapelain) 組織一確實之事務處，招募通信員，直至西班牙 (Espagne) 於是收集詳細報告之大意，將其副本送其主人之友人。〔郭拉氏 (Collas) 著：善盎沙百冷氏 (Jean Chapelain) 一九一一年，八六頁。〕在一六五五年，二旅行者，遊歷西班牙 (Espagne) 在沙拉谷 司城 (Saragosse) 見一法國 籍富有之銀行家。〔彼曾訂閱巴黎 (Paris) 之報紙，及他種手書之報告，由彼通報其親密之友人。〕〔埃而培徐拉氏 (Albert Girard) 著：在哈勃司藩 (Habsbourg) 王族時代法國 (France) 在賽

維拉城 (Saville) 及加提司城 (Oadix) 之商務，一九三二年，八三頁。

人亦深知一無色彩及不屬於個人之報紙，因其自行禁止各種討論，各種註解，不能在外國用爲法國之宣傳品，此爲人之意見。人時見之於第十七世紀，當有一新穎及果敢之意見以設施之時，法國上將服朋氏 (Vanban) 於一六七四年，曾致書於法國 (France) 陸軍部長羅服埃氏 (Louveis)，內稱「予再不能忍受予等報紙記者之愚鈍，應須或請汝加以整飭，或汝以爲然。由予呈一請願書與國王，請陛下取銷報紙，及每日爲予等印刷之各種可笑報告，或將此位置，給與用筆勇敢而快樂者，予甚願報紙真誠，但不禁止在報紙之材料，裝飾一好新聞，亦不禁止緩和一不良之新聞。總之，予甚願一人，能敘述可笑之事，然須適可而止。荷蘭 (Hollande) 及比京 (Bruxelles) 之報紙，語及予等，非常言過其實。因此於予等，甚爲羞辱，使全歐洲 (Toute l'Europe) 見人在外國，操法語善於我國。予知汝對於報紙，作爲無足輕重，但彼等並不如此。而予信彼等有理，因無論如何，報紙在名譽上有權力，而人之不見在當地所經過者，止能由報紙判斷予等之舉動。」(服朋氏 (Vanban) 著：彼之餘暇及彼之通信，一九一〇年，第二冊，一一〇頁，彼不滿法國陸軍大將鄰林納氏 (Truemo) 在埃而薩司省 (Alsace) 之得勝，不以戰勝爲有價值，反與「最可憐之社會聯絡。」)

服朋氏 (Vanban) 之言，於時間未到時已先發，但因政府統御衰落，若干宮內侍從，深知報紙之不足。當時此報紙，名法國之報紙，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之宮內大臣聖西蒙氏 (Saint-Simon)，在一七〇九年，不滿意於此報，乃稱「人成爲一感覺罪之罪人，人有若干好意在說時，如速將法國報紙之無感覺，及宮內下等侍從之

無感覺，遂離少許。』〔杜維法氏 (Dorville) 著：報紙之知識，柏林 (Berlin) 一九三一年，一五二頁。〕蘇而盧 (Sourles) 侯爵之筆記，表示予等著作於一七一一年及一七一二二年，往往從事於外國報紙中探聽消息，此外國報紙，彼名之爲荷蘭報紙。有一次，非無輕蔑，彼書稱：『是日法國報紙之新聞，反其平常，充分富饒。』〔筆記〕發行人郭司那克氏 (Cornae) 第十三冊，二七七頁；對於荷蘭之 (Hollande) 報紙，一五八頁，一六四頁，一日彼用此奇異之語，『倫敦 (Londres) 之荷蘭 (Hollande) 之報紙。』〕

不應信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之政府不知宣傳政治之利益，但彼思按照自一世紀以來遺傳之舊習，宣傳應用孤立之小冊子，不用定期之刊行品。人會往往用安司戴虛來諾勃而氏 (Enschede Le Noble) 之筆，以答復荷蘭著作家，所作荷蘭王奇溙姆度郎虛 (Guillaume d'Orange) 之評語，或皇帝 (Empereur) 之評語。彼曾於一六九〇年及一七〇七年之間，書有各種會話或『敘談』之彙編，但此不成爲一日報。

## 第二節 「博學者之日報」

若法首相李虛里安氏 (Richelieu) 曾保護政治定期刊行品之開始，此乃其弟子及崇拜者戈而倍氏 (Colbert) 彼曾贊助文學定期刊行品之誕生，第一會優待報紙，第二引起博學者之日報，予等注意經過，予等『日報』之字，由此而來。法國大學院之字典，在其一六八四年之出版本中，起始以習慣之意義，給『日報』一字，如『報告每日之所經過』與國會，或於一相當之境遇。嗣後，彼繼續『人稱博學者之日報』，爲每星期，每十五天，或每月刊發。

之著作，內載新書刊發之撮要，及在文學社會中所經過最可紀念之事。人亦稱王家大學院之日報，英國之日報，荷蘭之日報等，以稱王家大學院之博學者之日報，英國之博學者之日報及荷蘭之博學者之日報等。『如此經過數年，人始停止反對以文學之或科學之「日報」為「報紙」』賈磨薩氏（Comusat），在其日報之危殆歷史中，曾書稱「一日報為一期刊行之作品，於規定之時日發刊，通告新書，或新印之書，給一新書內容之感想，而用於保存在科學中所作之發明事件。馬來脫提柏氏（Mallet du Pan），於一七八九年，曾書一不同之意義，內稱「在一報紙中，收得初步之記述，目前之傳聞，但日報則不然，日報編輯人，在敘述之前，有一星期之時間以思索。」』

此項日報，開始於相當之時，自英國哲學家拔公氏（Bacon），法國哲學家及物理學家笛卡兒氏（Descartes）及意大利物理學家及星學家賈里來氏（Galileo），給以鼓勵之後，人再不能以久准博學者個人通信以得知他處發明之事為滿足。一與各國文學家有交際之博學者潘來司克氏（Petrarca），曾欣賀報紙之誕生，彼覺報紙為「甚好及合式之發明品。」但於一六三三年，當意大利物理學家及星學家賈里來氏（Galileo）被判罪時，法國哲學家賈生蒂氏（Gassendi）及潘來司克氏（Petrarca），均覺戴漫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Theophraste Renaudot）之不善，因其知判決文，而作「甚多之輩語及惡評。」漢培脫氏（Humbert）著潘來司克氏（Petrarca）一三三三年，一九〇頁及二〇〇頁。』戈而倍氏（Colbert）知一種專門定期刊行品之需要，戈而倍氏（Colbert）為書籍及美術嗜好者，為科學之友，為保護正理人以反對官吏之尚熟中於幻術家。彼乃決定，設立一合格之彙刊，意在管理智慧之生活，一如人管理國家政治之生活。為編纂此彙刊，沙柏冷氏（Chapelain）建議一國會之參議台

尼司台沙洛氏 (Denis de Sallo) 沙洛氏 (Sallo) 之博學，包括一切，第一號彙刊，於一六六五年一月發行。沙洛氏 (Sallo) 得甚多同人之助，知聚集多種對於科學理論之報告，或對於實際發明之報告，如對於新舟，由貝低氏 (Pelly) 在倫敦 (Londres) 製造之類，因其悉心探訪人在外國所作之事。但此信慈惠教及法教宗教之官吏，為新教徒不喜。日報之文學部分，以率直之詆毀，激怒著作家，敵視各種新事之奇柏丁氏 (Guy Patin)，仇視沙洛氏 (Sallo) 一如仇視雷諾獨脫氏 (Renaudot)。沙洛氏 (Sallo) 為戈而倍氏 (Colbert) 所犧牲，或自願起程，彼讓其位置與其同事中之一人，教士賈洛埃氏 (Galois) [毛剛氏 (Morgan) 著：「博學者日報之歷史」自一六六五年至一七〇一年，一九二八年。]

此人為人所愛，博學而謹慎，立即停止詆毀日報所知之各書，「必須承認此為攻擊公眾之自由，及施行一種專制於文學之威權，而自賦權利以判別大眾之著作品，因此乃決定，以後置身事外，悉心誦讀各書，以代施行詆毀，俾得確切深知至今人所未作之事。」賈洛埃氏 (Galois) 對於宗教各問題，亦示同樣之謹慎。日報對於各種科學，當時人民歡迎之星學，及對於創造顯微鏡及望遠鏡後之發明品，極加注意。賈洛埃氏 (Galois) 之繼任者，不如其之有價值。嗣後 (一七〇一年)，司法部長邦脫夏脫冷氏 (Pontchartrain)，將日報付託於一記者集團，而由其姪博學教士皮儂氏 (Bigon) 管理。

在一六六五年成立之彙刊，適合於需要，是以其效果甚速。博學者之日報，不久能書云，「作日報之計劃，乃使博學者，得知在學者社會中，所經過之新事，除少數城市如巴黎 (Paris) 外，已為各國所稱許。在意國 (Tallo)，人

將其翻譯，在德國(Allemagne)亦同。』亦有一種臘丁(Latin)譯文賈洛埃氏(Gallot)在一六七八年，曾廣告彼嗣後將取用一更小之形式，其解釋如下：『在各外國，人欲得博學者之日報之熱誠，在王國內之最遠各省，亦同此熱誠，是以迫令著作者，尋覓一法，將其寄送，一如一信之方便。』

此或祇係一種巧遇，或竟係一種仿造，由倫敦(Londres)之王家會社，在一六六六年，開始刊行哲學之學術記錄。此項彙刊，法國日報，不久甚為稱道，有科學同樣之價值，而由其國際之性質，亦使人注意。一時時之人，告知予等，謂報館記者渥而鄧蒲氏(Oldenboure)，曾與居住在不同之國內七十餘有能之人，不斷通信。『李新克氏(Reasink)著英國(Angleterre)及英國文學在荷蘭(Hollande)之三最古法國定期刊行品中，自一六八四年至一七〇九年，聚脫芬城(Zutphen)，一九三一年，二〇頁。』自一六七五年起，人在德國萊滋齊城(Leipzig)刊行一臘丁文之彙刊。

至於博學者之日報，在一六八〇年後，權在荷蘭國(Hollande)發刊更自由彙刊之競爭。日報編輯者，牧師拉洛克氏(La Roque)，承認心中不快，得知在聯省(Provinces-Unies)中印刷之著作，『因來自一國，人自有由言談書寫之書籍，使其運入王國之困難。』『李新克氏(Reasink)著英國(Angleterre)及英國文學在荷蘭(Hollande)之三最古法國定期刊行品中，自一六八四年至一七〇九年，聚脫芬城(Zutphen)，一九三一年，六九頁。』

博學者之日報之專利(一如政治報紙之專利)，播及法國(France)全部，但有數種，圍繞他人所有地之報

紙，得避免法國法律之權力。此如同勃國 (Donbas) 之君主采邑，彼會移交於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之私生子梅納 (Maine) 公爵，爲法王長孫女 (Grande Mademoiselle) 之繼承人采邑之君主議會，由梅納 (Maine) 公爵設立於脫來服城 (Trevoux)，即同勃國 (Donbas) 君主采邑之京都，一重要之印刷所，隨之而起。新教徒爲親王所善視，因得創立一文學定期刊行品，「用於科學及美術歷史之記事。」此項彙刊，人稱之爲脫來服城 (Trevoux) 之日報，存在自一七二二年起，至一七六四年放逐新教徒時止。雖是項彙刊之大部分，爲對於宗教筆戰之作，然在文學及科學之印刷品中，因其表示之確切，得一可敬之位置。

### 第三節 「梅而居報」

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時代，亦會產生類似第十九世紀所稱之小印刷品，一戴渥弗拉司脫雷諾獨股氏 (Theophraste Renaudot) 同時之人陸萊氏 (Lore) 曾任前輩之職。在一六五〇年，此那孟蒂省 (Normand) 人，不甚修文學，但敏捷多才。於一六五〇年，創立一用詩詞之報紙，專爲龍克維而 (Longueville) 女士而作，嗣後爲奈摩司 (Nemours) 公爵夫人而作。彼繼續作此報紙，至一六六五年止。王妃准其將報紙之副本，寄與其他宮中侍臣，而貴族等極願訂閱一報紙，內述宮中宴會，及高尚社會之偶然發生各種事件。陸萊氏 (Lore) 曾作四十萬多首詩，此係俗調之詩爲多，然對於現代之敘述，甚爲精密。此全巴黎 (Tout Paris) 通信者之祖先，甚謹慎、謙遜而慎重，人請其赴各大宴會，國務總理瑪柴林氏 (Mazarin) 財政總裁孚歐氏 (Fouquet) 均酬勞之。彼報紙

之成績引起仿造，如史家薩氏 (Sarron) 對於一用詩詞之滑稽報紙，得一特許權。在發刊數號之後，突然被拘禁。拉顯佛而氏 (Lachetie) 著史家薩氏 (Sarron) 及其滑稽之報紙，一九二九年。

陸萊氏 (Loret) 之後，發現一小印刷品之實在創立人，名童諾台維才氏 (Domneau de Vize)，彼創設梅而居報。此虛誕之名詞，時為政治印刷品所用，嗣後用於不同之種類。諂媚之梅而居報，於一六七二年開始發刊，創立者應繼續此報，迄至其在一七一〇年亡故而止。因得國王之寵遇，法王路易第十四世 (Louis XIV) 會命其為彼編史者之一，而除養老金外，在魯佛而 (Louvres) 王宮，給其一居所。維才氏 (Vize) 得土瑪司高乃而氏 (Thomas Cornelle) 為重要之合作人，人會獲得一六八一年彼等合作之契約，內對分派盈餘，規定甚為詳細。予等將契約中，關於此節所載，述錄如下：『予等對於利益之來自或由售書，或由禮物之為金錢、家具、珠寶及年金者，彼此各分得其半數。』此二合作者，對於身居高位之，在此彙刊中，登錄其名，均先得酬報。『拉都來脫氏 (La Touraine) 著戴哇法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eophraste Renaudot) 之生活及作品，一八九二年，第六章。』

梅而居報，每月刊發一號，內有至少二百頁，報中載有現代記事、文學記事、演劇附刊、大學招待之會議、高級官吏之任命，以及婚事喪事、嗜好美術之人。在報中，亦得聞帶音樂之歌曲、小詩、猜謎，有時此報載一愛情之神學問題，『注視一愛裝飾之女士，為最榮譽，抑接近一無情之女子，為最榮譽。』或一奇異之新聞，如在一六八〇年全年，由其登載對於杉木塔之蛇，窗中含一最美之紅寶石各節，引起公眾之注意。第十九世紀之日報，捏造此為『海中大蛇』之祖母。

是項報紙記載之甚多見戲，對於新書贊美之平常，甚使當時大著作家對之不悅。童諾台維才氏（Donneau de Vize）且反對拉西納氏（Racine）及莫利亥氏（Moliere），亦不喜彼等之友人，在舊人新人之爭論中，彼左袒潘洛而脫氏（Perrault），因之後裔，曾保持法國著作道德學家拉勃羅依亥氏（La Bruyere）之簡單評判，謂「諂媚之梅而居報，不久即在一無所能之下。」但維才氏（Vize）無大文學家之才能，祇有新聞記者之才能，彼之彙刊，深合公衆之嗜好，而予等見其會延長其職業，在全第十八世紀。「諂媚之新梅而居報，係月刊之文集，在呂翁城（Lyon）發刊，自一六七七年至一六九五年，曾再版巴黎（Paris）之刊行品，而加入數種當地新聞，及呂翁人著作家之詩。范脫利尼亥氏（Vincentinier）著呂翁城日報之歷史，呂翁城（Lyon）一八五二年。」

報紙、博學者之日報、諂媚之梅而居報，此三項性質不同之定期刊行品，受王家之庇護，被外國之推重，於是甚為發達。彼等公同之性質，係供給消息、新聞，及避免爭論、詆責，此為同時之德人，稱之為「合理者」，政府會保彼等實質之效果，而禁止彼等之專利。在一六六五年，成立之一種形狀，使予等知在法國（France），止有十九種報紙，得有准許，各種報紙，幾均從事於專門之事，如為宮廷喪事之廣告。（風克勃倫帶諾氏（Truck Brentano）著新聞記者，一九〇五年，七頁。）當一甚為人重視之文學家谷來脫氏（Colletet），開始刊行巴黎城之日報時（一六七六年），在該報第一號之後，彼即應停止。當一勤勞及陰險之名士尼谷拉司台勃來尼氏（Nicolas de Bligny）自一六七九年，起，曾試刊每月之醫學刊行品，後改為每週之刊行品，雖得數大人物之表同情，然不能阻止政府不久將其禁止。（李盎（Lion）女士著醫學新聞業之本原。（中央之醫學報，一九二五年，再版在法國醫學歷史社）

會之報告書中。』

國王之各部長，對於隨時再出版之秘密報紙，印刷品或手書小冊，加以驅逐。巴黎（Paris）城外白司蒂而（Bastille）砲臺之總督，在一六六二年，曾得通知，人將遣送與彼，『所有未得准許，參與著作或出售報紙，及以手書新聞為貿易之人。』埃奪城（Agde）之主教，為軍事總監甫啟氏（Fouquet）之兄，自一六六五年起，曾被放逐至維而弗朗盧台羅亥克城（Villfranche-de-Rouergue），在彼處將其報紙給印刷員工，『而使其委託之人，分播於全省，及送至於全王國。』梅依朗氏（Maryran）著在羅亥克城（Rouergue）『日報業之開始，維而弗郎盧台羅亥克城（Villfranche de Rouergue）一九一六年。』但此係誹謗之小冊子，而非報紙，即『手書之新聞』亦同，大都不願廉恥，為國王或國會之各種裁決所禁止；但是項新聞，以出於意料之方法，仍再出現。在一七〇六年，人曾發見在暗室中工作之雇員，藉此機會，自作新聞記者。『風克勒倫帶諾氏（Fenek Brenano）著：斐加洛（Figaro）報及其先驅者，一九〇九年，一一八頁，觀馬克弗松（Mau Pherson）女士著在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統治下之檢査船，紐約（New York）一九二九年。』公衆之惡意，便利於誹謗者，『拉勃羅依亥氏（La Bruyere）曾言，一著作品秘密作為報紙，如係平常性質，可為意外之事，壓制乃係暗礁。』

對於各人之維持口述報紙之舊習者，較為寬容。『法國博學教習奇伯丁氏（Guy Patin）曾書稱：予等之城，充滿好奇及渴想新聞之人。』是項好奇之人，極願向操此業之得確切消息者，即『新聞記者』探詢。在是項新聞記者之中，有一著名之名士，台利翁納（de Lionne）伯爵，為部長之堂兄弟，彼喜聚集好奇之人，圍其四週，而招致

甚多通信人，因之迄其亡故（一七一六年），彼爲有名之收集新聞者，但其他新聞記者，均爲下等之人，生活甚儉，自以爲重要，嘗其敘述當日之新聞，有時人來向其諮詢之時，得賺若干銀錢。彼等有一習慣，彼此聚集，或於新橋（Pont-Neuf），或於王宮美術館（Galeries du Palais），或於對公眾開放之廟宇中，或當天晴，則在巴黎（Paris）各公園中，如王宮公園（Palais-Royal），呂克桑浦（Luxembourg）公園，而於蒂依而里（Tuilleries）公園爲最。彼等對於軍事之討論，使人想及第十九世紀及第二十世紀之「咖啡將帥」。〔風克勃倫帶諾氏（Funch Brun-tano）著：新聞記者，一九〇五年。〕人對彼等甚加嘲笑，拉勃羅依亥氏（La Bruyère）將台木非而氏（Démophilé）及白西里奪氏（Basileide）編成戲劇，童諾台維才氏（Donneau de Vize），以其新聞之新聞，使彼等確認，以及法國有名公法學家蒙德司久氏（Montesquieu），應重復擔任著作波斯人之信札。因此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之政府，平常雖甚懷疑，然斷彼等爲無害。

### 第三章 第十七世紀在法國外之日報

#### 第一節 在英國之革命及復辟

在蘇格蘭(Breasse)王耶克第一世(Jacques I<sup>er</sup>)執政之時，予等見英國(Angletarne)對於印刷之新聞紙，成爲定期刊行品，甚爲嗜好。法王夏爾第一世(Charles I<sup>er</sup>)，當其十一年當國無國會之時，竭力抑制此不謹慎之好奇心。星議院(Chambre Etroite)於一六三二年，因西班牙(Espagne)大使之控訴，禁止是項報紙；然於一六三八年，以年納稅金法舊幣十佛郎，復賦與那打尼亥而蒲脫氏(Nathaniel Buter)及尼谷拉司蒲納氏(Nickolas Bourne)特許權，發刊外國之新聞(祇自外國)在遠期逐次出版之書中。

但國會開會，而其爲首勝利之一，乃強迫國王於一六四一年，取銷星議院(Chambre Etroite)此乃檢查之消滅，因人在重立檢查之前，曾躊躇若干時。英國報紙，乃完全得有自由，垂二年之久。此係初次，自發明印刷術以來，人見類是之事，而其結果，小冊子非常繁盛，而以「新聞之書」爲最。冊子爲四頁或六頁，往往更長，是項冊子之數冊，尙名爲普通新聞，他種冊子，取每日之新名，是項著作品發起人之一，沙米亥而潘克氏(Samuel Peake)彼得被稱爲「英國第一大新聞記者」，史當來馬利松氏(Stanley Morison)著英國新聞紙，剛勃利盧城(Cam

bridge) 一九三二年，一五頁。彼會於一六四一年，會同下議院印刷所長，發刊是項報告書之一冊，自一六四二年至一六五五年，彼會發刊他種多冊。彼不乏競爭之人，因一六四二年之英人，對於長國會 (Long Parliament) 之討論，與一七八九年之法人，對於憲法會議之討論，有同樣熱中之好奇心。凡新聞記者之善於記錄每次會議之詳情者，均為刊行者所追求。彼中數人，將有名演說家由彼等檢閱後之演說，會發刊分離之小冊。

人開始嗜好於定期刊行品，是項刊行品，尚給每號以不同之名稱，但發刊之期，大都準確，第一號之供給國內新聞者，予等前經聲明，為沙米亥而潘克氏 (Samuel Pecke) 所發刊。此八頁之冊子，其名稱為在此現國會中各種設施之綱領，署名為強篤瑪司氏 (John Thomas)，為尋覓倫敦 (London) 以外之顧客，刊行者視郵局而定舉止。當時，每星期祇有一次郵車，是以人印刷一號報紙，將內中之最近新聞，至郵車起行時預備，在一六四八年，止有第二輛郵車。政府有一法，以便利友好之刊行者，乃准彼等利用公家運輸。當予對於英薩克松之報紙，用「發行人」之字，此係使發行人之字，按照情形，作「經理」或「總編輯人」解。

於新聞之報紙中，每日甚多加入筆戰之報紙，由圓頭 (Elias Rondes) 人譯者按圓頭人，為英國革命領袖克隆完而氏 (Cromwell) 部下兵士之綽號，因其截髮過短。所編纂為最，亦載有滑稽畫，攻擊教王，或英國主教世家子弟，知此項宣傳之危險，而有答辯之必要，乃於一六四三年一月，保王黨之城渥克司福 (Oxford) 刊發梅居里司哇里居司報，係一對於王國其餘部分，傳達親睦，及宮中事件之日報。此日報，繼續存在至一六四五年九月，皮而肯海奪氏 (John Birkenhead) 為是報之主要編輯人。

任令新聞記者工作垂二年之革命黨國會，對於報紙之自由，並不表示同情。人曾毀滅星議院（Chambre des Députés）以打擊主教，但人設法阻止誹謗小冊子之潮流。倫敦（London）之書商公司，曾請求整頓，以保護其會員之實際利益，而德謂偽造國會曾以一六四三年六月之命令答復，組織一新檢查局，各種定期刊行品發刊，接受此監視之規則；但爲英國有名詩人米而東氏（Milton）竭力攻擊。此與獨立派聯合之詩人，不願新教徒之專制。於一六四四年，彼曾上一呼籲與國會，爲未准許印刷品自由之演詞，此係第一次極有價值之辯論，在現時代發現，以庇護報紙之自由。（米而東氏（Milton）著：雅典法庭，剛勃利虛城（Cambridge），一九一八年。）

『米而東氏（Milton）曾言，殺斃一人，此乃消滅有理性之動物，但壓滅一好書，此乃消滅理性本身。』古時之共和國雅典（Athènes）及羅馬（Rome），並不虛待著作品，對於著作思想之現代壓迫，爲教王之統治。脫朗脫（Trent）之宗教評議會，及西班牙（Espagne）之舊教裁判所，人以爲由預先之檢查，以預防弊害，『善與惡在生命之肥田中並不分別又過，彼此相倚生長，及交組彼等之枝幹，於一不可辨別之形狀。』

檢查局爲分別善惡起見，應由不受賄賂及不貽誤之人管理，然在何處得之。即使成爲事實，檢查局將使著作者失望，而壓迫英才，此於國會，保證英共和國將來之強大，由於智力之自由。

此有名之著作品，嗣後由米拉卜氏（Mirabeau）譯成法文，爲其本國請求日報之自由。在實際上，米而東氏（Milton）並不談及日報，但談及書籍。彼思定期刊行品，其時尚無十分重要，最有力者，爲當時真民主黨之抗議。英國政治新教徒尼弗來黨（Nivolaus），於一六四九年一月，上一呈文於國會，請取銷檢查局。國會既不聽從彼等

之勸告，亦不聽從。米而東氏（Milton）之勸告，反之。國會增加嚴厲之裁決，在一爲內戰擾亂之國中，是項嚴厲之決定，多年難以實行。因之，英國（Angleterre）保存一自由之報紙，自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八年，保王黨將梅居里司哇里居司報，代以極激烈之秘密報紙，閱者甚爲歡迎，因其避免預防之檢查。是項秘密報紙，與先前之定期刊行品不同者，幾不載自外國來之新聞，因彼等無法羅致；但每號報紙，對於倫敦（London）及伯爵采地之生活，供給多少確切之報告。公民梅居里司報，爲插畫者，內載國王及王后相片，國會終於以新聞記者之首爲代價，在一六四九年，國王故後，國會決意消滅所有非官家之定期刊行品。後將此裁決取消，但使檢查更嚴厲於往昔。三種王家梅而居報，於一六五〇年告終。

報紙之筆戰，曾復興若干有價值之新聞記者，米而東氏（Milton）本人，合作一官家之定期刊行品，即政治梅居里司報。米而東氏（Milton）之一友人，法人提茄氏（Dugard），於一六五〇年，爲大陸之公衆，擔任編輯一用法文之半官報紙，名倫敦（London）之平常新聞，此報存在多年。垂二年，范而克氏（Walker），始爲一工人，後爲牧師，曾被拘禁多次，每每重復執筆，對於獨立黨之利益，熱心贊助，而爲英國革命領袖克陸維而氏（Cromwell）保護。馬沙蒙尼台亨姆氏（Marchmont Neadham），曾有一不一致之職業，在一六四三年，年二十三歲，開始在其英國梅居里司報中，攻擊陸克司福城（Oxford）之保王黨梅居里司報。在一六四七年，彼入保王黨，而熱力爲國王辯護，乃不久被禁於監獄；然長國會（Long Parliament）之領袖，知利用此勇敢筆戰者之筆之利益，內中數人，以勃拉沙氏（Bradshaw）爲最，與被禁者談判，彼力接受復與國會之政策聯合。自一六五〇年起，彼爲政治梅

居里司報之編輯者，彼保守此殆官家之新聞記者之位置，約垂十年。克隆維而氏（Owenell）終於一六五五年。禁止他項日報，以祇任尼台亨姆氏（Needham）在公衆聰慧報及政治梅居里司報中發言，保護人故後，尼台亨姆氏（Needham）見復發現競爭者，無政府制度之增長，保證彼等之強暴，不受罪罰。彼中之一，渥里弗維里埃姆氏（Oliver Williams）設立一廣告報紙之後，普及政治，而甚至於一六六〇年，嘗試創立一日報，使公衆每日得知國會之會議。此項嘗試，止存在三星期，至於尼台亨姆氏（Needham），被免職如官家之新聞記者。彼爲避免保王黨之復仇，遁至大陸。摩克氏（Mork）曾發見一良善之新聞記者磨提孟氏（Muddiman），彼預備復辟之輿論，而彼之二種報紙，國會之聰慧報及公衆梅居里司報，得有專利。請閱詳情在維里埃姆氏（Williams）著：英國日報業成立報紙之歷史，一九〇八年。對於尼台亨姆氏（Needham），請閱賈提納氏（Gardner）著：公共富庶之歷史，第一冊，二五二頁。」

革命未介意於米而東氏（Milton）之勸告，蘇格蘭（Ecosse）及英國（Angleterre）之王族史蒂埃脫（Stuart）族人，欲組織一有條理壓迫制度，與他種君主專制之制度相同，一詳細整理之法律，於一六六二年投票通過。准許之決議書，除數短期之中止外，實行至一六九五年。此係預防之檢查，非常嚴酷，法學堅固法律，裁判官宣言，按照舊習，發刊政治新聞之權利，屬於國王個人。同時史蒂埃脫（Stuart）族人，一如法國（France）王族蒲而蓬（Bourbons）族人，決意設立一官報，以指揮輿論。人即徵召對於君主政治之事表示忠誠之新聞記者皮而肯海摩氏（Birkenhead），爲哇克司福大學（Oxford）之老練者，接受管理二種保守黨報紙，一爲國會聰慧報，成爲

士國聰慧報，一爲復刊其舊名之公衆梅居里司報。二年之末，皮而肯海奪氏 (Birkenhead) 離其職務，而成爲王國國會之報告官，彼之遺缺，由陸善來司脫郎虛氏 (Roger I. Estrange) 繼任。〔紀清氏 (Kitchin) 著陸善來司脫郎虛 (Roger I. Estrange) 先生，一九二一年。〕

此人係一熱中世家子弟 (Cavalier)，由其攻擊新教徒之誹謗小冊成名，而彼嚴厲施行其職務，以擷取叛亂之書籍，由特許狀任命之爲『報紙監察官』。彼壓迫二種止受准許之日報，名新聞記者報及新聞報，而禁止彼等較昔更多之主題，八小頁已足，以代十六頁。來司脫郎虛氏 (I. Estrange) 在新聞記者報之第一號報中，對於利用一類是出版品，表示疑惑，『此使公衆，對於彼等長官之舉動及計畫，太形親密。』彼請閱者告其印刷秘密出版品之人名，及秘密書籍之名目，許以酬勞。因此彼得拘獲叛逆之印刷人脫維恩氏 (I. Wynn)，而被判爲死罪。對於定期刊行品之壓迫監視，使復誕生新聞書翰之貿易，或爲手書，或爲印刷，止爲訂閱者而備，訂閱者以貴族及英國教之牧師爲最。此如台母克司氏 (Dawkes) 之書翰之類，在英之蘇格蘭國 (Highland) 亦然。操此業者，編寫書翰，致各大貴族之生活於彼等國土者。〔此亦係招貼之時代，貝比氏 (Bebb) 將是項招貼，作一彙集，今日甚有盛名。〕

輿論之醒覺，使國會於一六七九年，不再延長一六六二年檢查之法律。來司脫郎虛氏 (I. Estrange) 應進至外國，各自由日報發刊，如海拉克里都司里鄧司報，甚激烈攻擊專制，但不久卽生反動。當國王解散渥克司福城 (Oxford) 國會之後，決不使一代之彼發一嚴厲公告，攻擊報紙，而請積極保王黨員助之。來司脫郎虛氏 (I. Estrange) 卽應此請求，開始發刊一視察報 (一六八一年)，此係交戰之報，用會話之形式，習慣之會談者，爲一保

守黨，及一自由黨。此自由黨，每每終至自認錯誤，或虛說。來司脫郎虛氏（J. Barthelemy）繼續此報，至國王沙而二世（Charles II）統御終了而止。國王耶克二世（Jaques II），在其戰勝叛亂之後，將准許之決議書，再使實行七年。在是項主持異論之報紙之側，國王是時有其官報，其性質保持平均、平和，與法國報紙相同，此似一偶然之事。使誕生此報。國王沙而二世（Charles II）及其親近者，於一六六五年，當一霍亂症侵犯倫敦（London）之時，居於渥克司福城（Oxford）。京都之報紙，在渥克司福城（Oxford）被禁止，因能帶傳染病至該處，但准渥克司福（Oxford）大學之印刷員，發刊一新報紙，名渥克司福報紙，以代京都之報紙。第二年，當王室返至倫敦（London）之時，此報即成爲倫敦報紙，此係官家機關報，尙行存在。當法國報紙消滅之後，此爲一歐洲（Europe）最古之報紙。至於在前發行之報紙，係屬手簿及小冊，而此倫敦報紙，乃取大書籍形式，而以之作爲日報。

來司脫郎虛氏（J. Barthelemy），見其專利威受脅迫，而更見任命一有名之保王黨磨提孟氏（Muddiman）爲報紙之編輯者，甚爲不悅。此英國將軍蒙克氏（Monk）之妻保護人，係一富有資財之人，爲政府所重視。能對一部長抵抗，如彼與部長郁善甫維亮松氏（Joseph Williamson）之爭論，足以證之。既爲甚好之新聞記者，不能不知一官家報紙，係甚少趣味。彼欲於報紙中，添加手書之新聞書翰，措詞不甚慎重，而止留備訂閱者之用。此種意見，人見在他國亦會發現，不能付之實行；另一意見，較爲有幸，爲大陸之閱者起見，乃於其報紙上，添加一亦特許之法國刊行品，倫敦報紙磨提孟氏（Muddiman）保存官家機關報之經理，迄至其於一六九二年亡故爲止。

其間會發生一六八八年之革命，是年之十二月十二日，英王耶克二世（Jaques II）出亡後之三天，在倫敦

(Londres) 發現三種贊成變更政體之新報紙。繼有他種報紙隨之而起，但指揮革命者過於謹慎，過於保守，使得發展一可懼之勢力。准許之決議書，由國會之連續要法，得以暫時維持數年，但反對此法律之敵人，日益增多。而於一六九三年，下議院幾無異論，決定對此法律，不再延期。上議院因拒絕批准是項決定，會命一混合委員會，以了結衝突。此係在此委員會之前，一信奉報紙者，於一六九四年，將英國有名哲學家窮洛克氏 (John Locke) 供給彼之理論宣佈。予等保有此有名理論家所著成之記事錄，內中並無熱烈之辯論，以及米而東氏 (Milton) 之哲學之重視，此係一事務律師之精確而詳細之辯論。窮洛克氏 (John Locke) 將准許之決議書，逐條研究，證明預防之檢查，有害於英國之印刷局，而有利於荷蘭人。預防之檢查，壓服博學者於紙商公司之專利，准許搜查大貴族之家中，以達到搜取私運之書籍。是項有經驗之辯論，感動上議院各議員，即接受下議院之決議。〔白司低特氏 (Bosside) 著：窮洛克氏 (John Locke)，一九〇六年，一二五頁。〕窮洛克氏 (John Locke) 祇談及書籍，但因取消檢查，亦有益於定期刊行品。一六九五年，在新聞業歷史中，為一重大之日。

### 第二節 在德國及他處之報紙

德國 (Allemagne) 在一六一八年，曾有甚多印刷局，當三十年戰爭之時，交戰者甚利用印刷局，以彼等之方法，告知極關切軍事新聞之公眾。丹麥 (Danemark) 及挪威 (Norvège) 王弗來台利克五世 (Frederic V) 在伯拉克城 (Prague) 之革命政府，因須得輿論，以攻擊德皇，乃增加宣傳之報紙，用捷克文或用德文。有數報紙，今日

尙爲保存。瑞典 (Suede) 王古司戴夫埃道而夫 (Gustave-Adolphe) 在其所攻得之各城中，利用報紙。在萊薩徐城 (Leipzig)，彼於 (一六三一年) 設立一郵局，郵局發刊一用德文之報紙，德國統將茲倫司打氏 (W. Henstein) 之軍官，將詳細之報告，寄與姆尼克城 (Munich) 之各報紙。瑞典王古司戴夫埃道而夫 (Gustav-Adolphe) 故後，瑞典人亦以彼等之國文，設立報紙，彼中之一，名平常之郵差報，於一六四五年誕生，曾用各種不同之名稱，存在迄至予等生存之時。〔瑞典萬國報紙博覽會，瑞典京，一九二八年。〕

印刷局長及郵政局長方面，嘗試開展普通之好奇心，乃聚集來自戰場之通信，登載於彼等報紙中。是項登載，對於各報紙編輯人，難免不無危險。彼中之一，在哇司堡城 (Augsbourg)，因對於排維亥國 (Bavaria) 一騎兵隊，登載一不利之語，被隊長拘捕，而在付罰款德幣一千一百元後，始得回復自由。〔沙洛蒙氏 (Salomon) 著德國報紙業之職務，萊薩徐城 (Leipzig)，一九〇〇年，第一冊，四一頁。〕

一六四八年之後，昇平重臻，而報紙在貧困之帝國 (Empire) 中，服從於舊教或非舊教之壓制者及各帝城之檢查。報紙爲數甚多，因每一自由城，至少須有報紙一份。印刷局長及郵政局長，繼續爭論彼等之特許權；特許權之於一六三七年，在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賦與一印刷局長者，留存在此印刷局長之家族中，垂百餘年之久。在萊薩徐城 (Leipzig)，精選之印刷局長，曾有勇敢，創立一每日之報紙，於一六六〇年。同年哇里弗維利埃姆氏 (Oliver Williams)，在倫敦 (London) 爲同樣之嘗試，而效果成爲事實。但郵政局長，因會與彼涉訟，在特許權期滿後，得繼承彼之特許權。德國 (Allemagne) 亦有對於雜誌之公衆，在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書籍商人史脫

林氏 (Schäfer) 之歐洲報紙，每六個月刊，或每月刊，消息甚為豐富。在附刊內，再版數種重要小冊，亦在弗郎克福城 (Frankfurt) 中，梅里痕氏 (Merian) 之店，發刊歐洲之戲院報紙。此係一種有次序之年刊，有一千五百頁。同時登載各種事件，犯罪或災害，及政治事件，而以戰事為最。此項書籍，發刊自一六八一年至一七一八年。〔並才而氏 (Binger) 著：歐洲之戲院，柏林 (Berlin)，一九〇九年。〕

勃雷司洛城 (Breslau) 之報紙編輯人，郁你盧氏 (Jonisch)，於一六六八年得有特許權。彼之通信，告知于等，德國新聞記者，在是時之憂慮，彼發刊二種報紙，其最重要者，須印刷九十至一百號，給與全屬於高等階級之訂閱者。對於更有名之人物，彼加送手書之報紙，預告在下次號碼中將印之新聞。訂閱者每星期派一傳達人至勃雷司洛城 (Breslau)，命其取回報紙。其他訂閱者，由郵局接收報紙，但不免時有不照規則之事，使訂閱者不滿。發行人尚有他種不幸之事，郵局錯誤報紙號碼，或遺失寄彼之銀錢，有數顧客，不能付款，雖發行報紙人，對於無銀錢者，接受米麥家禽魚類，尚有他人願停止訂閱，而應贈一禮物，以使彼等決定繼續訂閱。是種憂悶，並不阻止郁你盧氏 (Jonisch)，對其事業，仍甚關切。〔顯而司氏 (Schiene) 著：勃來司洛城 (Breslau) 之報紙業，勃來司洛城 (Breslau)，一九〇二年。〕

有數聖帝國 (Saint-Empire) 之親王，較之他親王更勤謹，願意注意報紙。宮中之選舉親王沙而魯意司氏 (Charles-Louis)，有其官報，在勃郎齊蒲城 (Brandenburg)，法國第一帝政時代之高等官，關切報紙之能轉移輿論，彼得使一谷洛納城 (Cologne) 報紙為其所用。雖此報為基篤教之報，而忠於德國哈勃司藩 (Habsbourg) 王

族。另一方面，彼使告發一不快之條文，對於亨堡城（Hambourg）之鼠報，此報答以許以追究，及祝所有報紙之消滅。〔谷洛脫氏（Groth）著報紙，孟海姆城（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二冊，六頁。〕照普通規則，是項報紙，悉心避免爭論及批評，自願成爲無色彩之報紙。德國愛國黨之日益奮激攻擊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不在定期刊行品中，而在小冊中，及諷刺之小冊中。〔奇洛脫氏（Gillot）著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之當國及在德國之輿論，巴黎（Paris），一九一四年。〕

對於報紙歷史之價值，及道德之價值，意見不一。由競爭而發生彼此互計，一弗郎克福城（Frankfort）之郵政局長史脫利才而氏（Striegel），將其競敵梅來氏（Meurer）及弗郎生氏（Frauen），作爲作虛言者控訴；一通儒證稱，是項報紙，太多彼此抄襲，而自稱員司當低語勃而城（Constantinople）之通信，實製造於維也納城（Vienna）；但另一同時代之人，對於報紙，刊行一迂腐之頌詞，彼謂幸賴是項報紙，一正直之人，當人詢其皇帝（Empereur）何名，彼詒答以此爲歐洲大國（Grand Etat europeen）中之君主。至於掌國政者，倘彼等不知教皇之名爲埃來克桑德而（Alexandre）依諾森（Innocent）巴爾（Paul）或賽來司打（Calosian），而不能言何人爲在維也納城（Vienna）之教庭公使，何等羞辱。彼又加稱，淺學者，止知已往已足，但今日之人，應生活在其時代，而因此「彼應認識報紙，閱看報紙，批評報紙，而知領略報紙。」〔報紙之光明及黑暗（一六九七年）〕記述於沙洛蒙氏（Salomon）著之德國報紙業之職務一書中。來澂徐城（Leipzig）一九〇〇年，第一冊，八二頁。〕

文學報紙，在德國（Allemagne）亦發達，自一六八二年起，在來澂徐城（Leipzig）發刊之博學報紙，照法國

博學者之日報之式樣，係一確實而有益之文集；但因用臘丁文，是以祇備唯一博學者閱看。閱報公衆之較廣者，爲篤瑪西馬司氏 (Tomasius) 之報紙，彼爲帝國 (Empire) 所有之第一實在新聞記者。在其於一六八八年設立之文集『滑稽及莊嚴之思想』中，彼欲以生動之批評，及個人之批評，以代替博學。彼之友人波風陶夫氏 (Puffendorf) 賀其如是宣播好意，攻擊傲慢之態度，而鞭撻不良之書籍。但彼作一諷刺之詩，攻擊丹京 (Copenhagen) 宮中之一說教者，此講神學者，甚爲不悅。因其控訴丹麥國 (Denemark) 王對於薩克司國 (Saxe) 之選舉公爵，提出抗議，於是篤瑪西馬司氏 (Tomasius) 不得不停止發刊。波風陶夫氏 (Puffendorf) 贊成之，謂一私人而引起敵視真實著作者之恨，甚爲危險。『波風道夫氏 (Puffendorf) 著：給奧克利司 (低) 香篤瑪西馬司氏 (Christian Tomasius) 之信，摩尼克城 (Munich) 一八九七年。』篤瑪西馬司氏 (Tomasius) 暫時之成績，發生甚多仿效者，幾盡係甚平常之人。

第十七世紀之意大利國 (Italia) 並未放棄手書之報紙，或印刷之報紙。在報紙內，附入每週之報紙。予等見是項報紙，於一六三六年誕生於弗洛郎司城 (Florence)，於一六四〇年於羅馬 (Rome)，於一六四二年於善納城 (Genoa)，尙有他處。薩服埃 (Savoie) 公爵夫人，於一六四五年，將一每週報紙之特許權，讓給與教士沙西尼氏 (Sorini) 五年，尙給其津貼。反之，政府往往令人付款購買特許權，但有時其力尙不足以保證之，抵抗各種競爭。一企業家，有時爲人名爲『意國第一新聞記者』之階階埃薩里諾氏 (Luca Assarino)，於一六四六年在善納城 (Genoa)，開辦一報紙，冠以永久之名稱，爲誠實報。彼同時以此機關，辦一手書之報紙，寄與居高位之訂閱者。彼深

知探聽消息，如由一要人之秘書，取得要人於每次郵車，寄給弗洛郎司城（Florence）大公爵之信稿，彼亦知維持有益之交際，與薩服埃（Savoie）之宮廷，如與呂克（Luques）之共和國，與法國國務總理瑪柴林氏（Mazarin），如與米郎城（Milan）之西班牙（Espagne）政府。〔培而那提尼氏（Bernardini）著：意大利定期刊行品之指南，來裏城（Lecce），一八九〇年；及特來司來氏（Dresler）著：意大利報紙之職務，摩尼克城（Munich），一九三三年。〕

其時有甚多他國，創辦一官式或半官式之定期刊行品，在西班牙（Espagne）之荷蘭國（Pays-Bas）內，於一六四九年，人准發刊一每週報紙，此報紙存在一世紀餘之久。在西班牙國（Espagne），王室曾設立瑪德里報紙（一六六一年）〔貝來台古士孟依茄洛氏（Perez de Guzman y Gallo）著：馬德里城（Madrid）報紙之文牘歷史，馬德里城（Madrid），一九〇二年。〕西班牙美洲（Amérique）之智蘇首都里瑪（Lima），在第十七世紀，有甚多新聞報紙，幾等於定期刊行品，由一印刷員家族，貢脫而拉氏族（Contreras）人發刊為最。人見其作品，自一六二二年至一七二〇年。見於梅提那氏（Medina）著之在里瑪之印刷品，一九〇四年。〕奧國維也納城（Vienna）之哈勃斯堡（Habsbourg）王族，較遲，於一七〇三年，始准城中之一商人，開始刊行一梅而居報，而准宮中之印刷所長，給官式之新聞於維也納日報。此報嗣後成為維也納報紙，同年，類是之建設，在一幾非歐洲之國內成立。俄皇比亥而克郎（Pierre le Grand），欲知歐洲（Europe）情形，曾先資助小冊子，一來際徐城（Leipzig）之日報，在一七〇三年，一俄國報紙，在莫斯科（Moscou）開始。〔瓦爾可才母司基氏（Walzewski）著：俄帝大貝德（Pierre le Grand），一九〇九年，四八〇頁。〕

### 第三節 在荷蘭之法國報紙

自由印刷品，在荷蘭（Hollande）得一託庇所。此民主國，因其商務及實業之努力，居於首位，且亦為甚多好印刷所長之國。自一六〇九年，起多數印刷所長，發刊用荷蘭文之政治報紙。此項報紙，閱者甚多，如法國外交官邦卜納氏（Pomponne），於一六七〇年，致書與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內稱：『在此經過各種事件，以報紙為最，彼作四輪車及舟船之談話。』（記述於勃呂諾氏（Brunot）著之法國語言歷史，一九一七年，第五冊，二六八頁。）但其能給荷蘭聯省（Hollande, Provinces-Unies）印刷品以一國際上之重要者，此乃創立用法文之報紙。荷蘭印刷所長，以彼等之商業思想，知在全歐（Toute l'Europe），應有閱看自由報紙之顧客，乃給已由檢査報紙遺忘之新聞，或捏造之新聞。是項顧客，對於報紙之用荷蘭文，或臘丁文者，為數不多，然則最妙用一在各國高等社會開始習用之文言。有數書籍商人，亦曾試以報紙書成意文或德文，無大效果。出口之惟一有利者，為法文定期刊行品。聯邦政府，對於印刷品之自由，較諸專制君主國之政府，亦無更多同情，但甚軟弱，而每城有相當鉅大之自治，是以由三民會議（Etats Generaux）所取之壓迫方法，甚少效力。至於市區議會，無一願以太嚴厲之方法，冒險在其城中發刊之報紙破產，而有利於競爭之報紙。荷蘭之執政者，不准印刷品干涉民主國之內政，但彼等無須恐懼報紙，因人民毫不了解也。如法國著作家白依而氏（Bayle），對於法文報紙一節，曾書稱：『是種報紙，幾祇寄往外國，因此在荷蘭國（Hollande）內，苟非法國（France）大使有時不滿，鮮有影響。』

此法國(France)大使時抱不滿，法首相李虛里安氏(Richelieu)與瑪柴林氏(Mazarin)雖與荷蘭聯省(Hollande Provinces-Unies)聯盟，仍提出抗議多次。荷蘭大使於一六五六年通知荷蘭(Hollande)國務總理強台維脫氏(Jean de Witt)埃姆司脫大姆城(Amsterdam)之報紙載有含惡意之條文，並加稱「宮中注意是項事件，埃姆司脫大姆城(Amsterdam)之報紙時時供給此類以充滿路佛而城(Louvre)之報紙。」勃呂諾氏(Brunot)著法國語言歷史二七〇頁。在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個人政府之下，控訴更多。有來自歐洲(Europe)之他國，自瑞士(Suisse)克里松民主國(Grisons)起，迄至俄羅斯帝國(Empire de Russie)聯邦政府自行道歌，歸咎於市區之官吏。有時聯邦政府宣佈嚴厲之法規，因此在一六七九年，三民議會(Etats Généraux)禁止在荷蘭(Hollande)之省內，刊發用法文之報紙。禁令會於一六八〇年、一六八一年、一六八三年、一六八六年，展期延長，但效力終亦甚少。

法國政府雖有其權力，然不能永遠阻止被禁之報紙，進入王國。此係實在情形，在一逃避之新教徒所發挑釁詞中，內稱在統御將了之時「給與陛下，查驗禁書之官吏諸位先生，」彼稱「汝等愈固執以阻止好書進入法國(France)，汝等愈表示對於此點之嚴厲，汝等愈給法人以閱看是類書籍之興趣。使其來此，即使有危險，即使出何代價，仍抱熱望以閱之，因此係人之天性，彼輕視人之准彼者，而對於人之禁彼者，趨之若鶩。」善台翁弗路諾埃氏(Gedeon Florinois)著比亥提瑪露氏(Pierre du Marteau)之歷史印刷員於谷洛納城(Cologne)，一八八八年，一七頁。加之，法王路易十四世(Louis XIV)亦感覺需要在此類自由之報紙中，得以尋覓其檢查報紙

不給彼之消息。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宮中大臣聖西蒙氏 (Saint-Simon) 曾向予等言：「彼甚悉心使人將所有荷蘭之報紙，誦與彼聽，」而歷史記事家，曾敘述彼之私生子梅納 (Maine) 公爵，有一軍事過失，為宮內所有侍臣所隱瞞，後由外國報紙之嘲笑，使其得知底細。〔筆記：薄依司里司而氏 (L'oisele) 發行，〕第二冊，三一九至三二〇頁。〕

荷蘭書商，極易覺得作是項報紙之編輯人。法人在此國者甚多，自一基篤教之哲學家如台司加脫氏 (Descartes) 起，以至於新教徒之學生，來此就學於來依奪城 (Leyde) 之大學者。嗣後，在廢止自由信奉新教之後，逃避來此者，有如潮湧。自一六三九年，埃姆司脫大姆城 (Amsterdam)，有『各市區之新聞。』一荷蘭報紙，以之用法文發刊再版，實在之進步，起始在該世紀之第二半部。各報紙近一六六三年，設立於埃姆司脫大姆城 (Amsterdam)，近一六八〇年，設立於路脫大姆城 (Rotterdam)，及在其他城中。最有名之來依奪城 (Leyde) 之報紙，開始於一六七八年，能繼續其職業，幾無中止。迄至一八一四年，此報為法國書商拉風氏 (La Font) 所設立，彼曾發起同類之多種企業，人曾徒然稱是項報紙，為赤貧者於彼等陋屋中所製造，然為各處所搜覓。一同時之人，無疑稍有過分，曾書稱：「在買司當低諾勃而城 (Constantinople)，在史米納城 (Smyrne)，在埃及之堪羅 (Cairo)，在東方 (Lerant)，在二印度 (Dank Indes) 人閱荷蘭報紙，如在海牙 (Haye) 城中，如在埃姆司脫大姆城 (Amsterdam) 之咖啡館中。」〔勃呂諾氏 (Brunot) 著：法國語言歷史，第五冊，二七〇頁。〕

對於是項政治報紙，不久即增加一他種定期刊行品，亦用法文。此係文學報紙，得法國著作家白依而氏 (Ba-

rio)之助，開始即臻完備。(拉谷司脫氏 (Laoste) 著白依而氏新聞記者 (Bayle) 及文學批評家，一九二九年及李新克氏 (Reesink) 著英國 (Angleterre) 及英國文學在荷蘭 (Hollande) 之三最古法國定期刊行品，自一六八四年至一七〇九年。) 一擾亂之人尼谷拉司台勃來尼氏 (Nicolas de Bligny) 即予等見其在法國 (France) 發刊第一醫學報紙者，彼繼在荷蘭 (Hollande) 嘗試發刊一文學之集刊，不久即行放棄；而發刊者，乃求助於法國著作家白依而氏 (Bayle)。白依而氏 (Bayle) 得其友人之鼓勵，於一六八四年，開始發刊『文學民主國之新聞』，彼致書與其弟云：『應從事於使人明瞭人所言之書籍，加以密接，而言之如歷史家。』又致書與其友雷克來克氏 (Le Clerc) 云：『對於事件，應稍愉快，加入小之奇異，若干小之嘲弄。』嘗博學者之日報，應停止批評書籍之時，白依而氏 (Bayle) 乃以批評為其文集之主要點。彼對於批評，用微妙及節制之語調，尋覓適中之點，按照其本式，在『抑制諂說，及放膽督責』之間。

此種嚴肅及快樂之混合，使文集大收效果，彭賽拉奪氏 (Benserade) 以法國大學院之名義，霍司京氏 (Hollins) 以王家社會之名義，致慶賀之書與白依而氏 (Bayle)。在忠誠之閱者中，為大公台 (Grand Condé) 親王蒙篤臣家 (Montausier) 公爵，官吏如法京國會會長拉木埃濃氏 (Lamoignon) 或律師哇梅帶隆 (Omer Talon) 將軍。當原理學家瑪而勃朗虛氏，對於著作者表友愛之時，文學家拉風戴納氏 (La Fontaine) 及才智家拉沙勃里亥 (La Sablière) 夫人，均贊美其新聞。至於馬而勃郎虛氏 (Malebranche) 與著作者聯友誼，童諾台維才氏 (Donneau de Vize) 彼之文集，在於水平線之下，在梅而居報中，發刊一條文，對於白依而氏 (Bayle) 極表

尊敬，而保留發刊由其毀謗之著作家之復文之權。法國政府有一時禁止此定期刊行品進入王國，然此項禁令並未嚴厲執行，而每人均得購取是項十二頁之小冊，是項小冊，旋為保存於甚多圖書館中。然在三年工作之後，白依而氏 (Bayle) 感覺疲勞患病，雖成效加增，雖閱者抱憾，不得不停止營業。

白依而氏 (Bayle) 之數友人，為其模範所鼓勵，嘗試為同樣之發刊品。雷克來克氏 (Le Clerc) 於一六八六年，開始發刊普通及歷史之圖書館文集，彼言彼之意旨，非為與新聞作競爭，但欲充實缺點。因知英文，「為白依而氏 (Bayle) 所不知」，彼能將大新教國之文學，報告閱者。是項文學，在基督教各國中，極不通曉。白依而氏 (Bayle) 曾委任白司那才氏 (Bansage) 以繼其後，為新聞之編輯人。因不能與刊行新聞之書商融洽，白司那才氏 (Bansage) 不久即創立博學者作品之歷史文集，此三項文集，為是時最有名之著作品，然不祇此三種，甚多仿造者。有人甚為莊嚴，其他止為得利之熱情所驅使，彼此即在白依而氏 (Bayle) 所開之大道中角逐。一逃避之法人雷范氏 (Charvin)，為白依而氏 (Bayle) 及白司那才氏 (Bansage) 之友，創立一日報於柏林 (Berlin)。另一人大蒂司氏 (d'Arts) 編纂一文學文集於亨堡城 (Hambourg)，然亦發刊用英文之定期刊行品。有數工作莊嚴之人，不滿此項刊行品之過多。彼中之一，一荷蘭人與博學者之日報之編輯人皮儂氏 (Bignon) 聯誼，曾於一七〇八年致書與彼，內云：「甚多工作之人，而有刊行品數目如許之多，實不相宜，人可稱此世紀，為日報之世紀，甚多之人，滿意日報，而鮮詢其來源，此無他，祇視圖書之外表。」李新克氏 (Reesink) 著英國 (Angletorro) 及英國文學在荷蘭 (Hollande) 之三最古法國定期刊行品中自一六八四年至一七〇九年，八六頁。此係實情，當

時曾發生一現象，使予等再見多次。當政治印刷品，因各政府之權威，而減為無權力之時，文學印刷品，嘗試挽救若于自由於才智。

## 第四章 英國印刷品在第十八世紀

## 第一節 自由印刷品 台福氏 (Defoe) 埃蒂松氏 (Addison) 史維夫脫氏 (Swift)

取消檢查，對於英國 (Angleterre) 印刷品，開一新遠景。適於是時，最嚴重之政治問題，置於國家之前，當英王奇瀧姆三世 (Guillaume III) 之末數年，及王后陟納 (Anne) 之時，曾表示有大政黨之組織。如英國自由黨及英國保守黨，彼此爭權甚烈，加之繼承王室問題，在史都茄脫 (Sturges) 王族，與哈諾佛 (Hanover) 選舉公爵間之選擇問題尚未解決。在此爭論之中，新聞記者，時受打擊，彼等深恐罰款，繫於刑架示衆，鞭撻，監獄；但政黨之領袖，深知與較優之發刊新聞者連絡，與彼等有益。彼等乃指教發刊新聞者，而報以酬勞。有數政黨領袖，對於彼等表示敬重，但終保存相當之距離。數人之有才具者，悉心於日報，以擡高職業之聲價，此係於是時，生存台福氏 (Defoe)、埃蒂松氏 (Addison) 及史維夫脫氏 (Swift)。

大尼亥而台福氏 (Daniel Defoe)，由其誹謗小冊子，諷刺之詩詞，及其有利於英王奇瀧姆三世 (Guillaume III) 之筆戰，是以早得盛名。英王對之，表示一真實之同情。杜丁氏 (Dotin) 著：大尼亥而台福氏 (Daniel Defoe) 及其小說，一九二四年。英王亡故之後，其敵人得使其受罰，但被繫於刑架示衆，及被拘禁於倫敦之尼茄脫



一書之成績，發刊在定期刊行品下欄中，將使人遺忘雜誌之編輯人，乃英國之第一大新聞記者。

彼之競爭者數人，對於彼等之意見，及彼等之黨派，表示忠誠。英國自由黨信任史蒂而氏（Steele），因哈來依氏（Hanley）尚與英國自由黨和睦，乃命史蒂而氏（Steele）編纂官報，名倫敦報紙。當國務大臣哈來依氏（Hanley）重與英國保守黨聯合之時，史蒂而氏（Steele）拒絕隨之，乃被辭退。彼之真實新聞記者職業，於是開始。彼與埃蒂松氏（Addison）合作之後，如人將見之於帶脫而報及史貝克帶洵報。彼設立一英國自由黨之政治日報，名守衛報（一七一三年）繼設立一他報，較為攻擊，名英人報。此報揭佈執政者之陰謀，預備一信奉基督教之史都埃脫（Straut）王族回國，是項執政者，曾得王后埃納（Anne）之秘密援助，對此計畫，堅持保守藏默良久。但史蒂而氏（Steele）新近被舉為下議院議員，執政者乃向下議院控告其為誹謗者，在一甚長辯論之後（一七一四年三月），新聞記者之議員，雖有英國務大臣乏而巴爾氏（Walpole）之竭力干涉，終被議院除名。

印刷品之成績，使誕生甚多新日報。在取銷准許之決議書之後，人即嘗試發刊非每週一次之報紙，而為每週三次之報紙，此因在自倫敦（London）起程之大道上，已有三郵車通行。更勇敢者，嘗試創立一每日發刊之報紙，名每日流通報，成立於一七〇二年，曾生存至一七三五年。此項有榮譽之職業，得視之為第一之每日報。此報供給一種新聞，取材於他種報紙，以外國報紙為最，然不加以註解。報紙之總經理，印刷局長蒲克氏（Buckle），證明是項方法，而確認閱者能由彼等自行推考。甚多報紙，亦在外省開始，服賽司脫郵傳報（Worcester Postman）一六九〇年，及史當福梅居利報（Stanford Mercury）一六九五年，能繼續彼等之職業。至第二十世紀，隨之

而起之報紙，在一七〇六年及一七一二二年間，創立於瑞維區城 (Norwich)、服袁司脫城 (Worcester)、紐加司脫而城 (Newcastle) 及利物浦城 (Liverpool)。在蘇格蘭國 (Glasgow) 人從事於解決聯合問題，台福氏 (Dalrymple) 爲新政體之黨人，在雜誌上，從事鎮靜英人攻擊北部人民之期望，嗣後彼得政府之同意，至愛廷堡城 (Edinburgh) 以勸導辯護同樣事件新聞記者之條文，但定期刊行品，在此蘇格蘭國 (Glasgow) 地方，當時尙甚少，嗣後，由彼處出新式印刷品之大首創者。

在倫敦 (London)，各日報爲各種階級之人所愛，人已習慣聚集於咖啡館中閱報，及加以批評。法國有名發刊新聞雜誌家蒙戴司居氏 (Montesquieu)，甚奇異見一蓋屋之工人，帶有報紙。然各報紙以侮辱之手段，競爭甚烈。當王后埃納 (Anne) 亡故時，在二競爭王統之黨人間，一種內戰之景象，更使筆戰加劇；因此當時在是項交戰報紙之側，誕生一平和之印刷品，專備渡於爭論及凌辱者之用。在政治報紙之側，發刊道德之報紙，此係二英國自由黨文學家史蒂而氏 (Steele) 及陸蒂松氏 (Addison) 之作品。

彼等曾有先驅者數人，對於式樣之引起公眾注意，尙行躊躇。自一六九〇年起，書店商人童東氏 (Dunton) 設立雅典報紙，係價賤之報紙，止售英幣一本尼。允許『對於最多才藝之人，提出之所有最微妙及最新奇之問題，』從事於詢問及答復。有數問題，誠然甚爲奇特，如『馬之身而類中生一角之獸有否？』『上帝在世界末日，宣判人生命運之日，黑人醒否？』台福氏 (Dalrymple) 彼知包含各種有益之新事於印刷品，有時乃將文學及道德之一部分，附在其政治雜誌內。小雜誌有極大之效果，使人忘却童東氏 (Dunton) 之日報；但小雜誌內載太多新教徒

黨之海說，以達到彼二繼續人給彼完備之形式。繼續人中之史蒂而氏 (Steele)，有新聞記者之天才；另一人埃蒂松氏 (Addison)，爲其在大學中之舊同學，由彼思想之精細，及筆法之高雅，乃超過於台福氏 (DeFoe)。

史蒂而氏 (Steele) 係自由黨，非新教徒黨，認識高等社會，甚久分身於文學及政治之間，彼甚注意最不同之目的。於一七〇九年，彼託依薩克皮克司帶夫 (Isaac Bickerstaff) 之假名，開始發刊每星期三之太脫而報 (多言者)，此定期刊行品之成績，當埃蒂松氏 (Addison) 來與之合作時，加增甚多。彼決定以史貝克帶洵報 爲第一位，以代替太脫而報。於一七一一年，此報成爲每日之報 (每星期發刊六次)，由一集團及一俱樂部，鑑評編纂。在俱樂部中，人見有一富騎士會會員，一法律家，一大商人，一告退之軍官，尙有他人，均集合於史貝克帶洵報 四周，此人爲有思想洗默之人物，彼知考察諸人。

埃蒂松氏 (Addison) 決定不問爭鬥之政治，如彼於此作隱語，乃爲攻讐極端派，及兩黨之強暴、曖昧及不能寬恕之聖新教徒。彼視之一如爲最粗暴敗俗所愚騎士之可笑。彼照一法國批評家之語，嘗試以「責備瑣屑，而純清道德。」培而善姆氏 (Bolingbroke) 著第十八世紀在英國 (Angleterre) 之公衆及文人，一八八一年。在其報紙之條文中，並未覺有信異教者之說教，此係道德社會人之願意談話。有氣概之圖畫，歷史之說明書，客廳中之嘲笑，假稱定報之信札，對於真信之復函，所有各種形式，各種圖案，彼均用之以更新其主題。彼嘗稱「此將爲予之熱望，使人言子將哲學由書房中，由圖書館中，由學校中，及由中學校中取出，以陳設於各俱樂部中，及各客廳中，於茶桌上，及於咖啡館中。」

公衆欣然滿意，史貝克帶淘報，會開始印刷三千份，此可表示一極大之印刷品。有數號報紙，印刷至二萬份，甚至三萬份，於是引起甚多仿造者。在外國，如在英國，人能收集百餘『嘗試日報』之名稱，刊行於英國迄至一七五〇年，無一報紙，能達史貝克帶淘報之程度，其大成績，存在迄至一七一二年。

此一七一二，在英國印刷品之歷史中，表示一不幸之日，此係開始徵收印花稅。自一七九五年取銷准許之決議書起，印刷品之發達及放逸，使所有政黨恐怖，雖使執行斬罪人將新聞記者杜青氏（Trotter）鞭撻，迫令三報館總經理認過求恕，屈膝於下議院，然無濟於事，並未阻止新聞雜誌發行者。但最使政治家憂慮者，爲印刷品之價賤。甚短之日報，往往印刷於一單頁（其餘留爲空白）。設立報紙者，費銀甚少，而報紙深入於民衆。當時之人，會行記錄，謂在節儉之家族中，人用英幣一本尼之日報，以教孩童誦讀。如應信一當時之統計，謂倫敦（London）之十張日報，在一七一二年之前，統共之印刷，達四萬四千份，在此時爲數非常之鉅。會同意保留政權獨占之高等階級，深知危險，保守黨及自由黨，贊成使羣衆遠離政治生活。自一六九七年起，下議院爲財政之理由，接受對於紙張以暫時之名義徵稅（一暫時，後成爲確定）。自一七〇一年起，提議多次之印花稅，於一七一二年，因政治理由，爲下議院票決通過，每一號日報，對於半張印刷品，應付英幣半本尼，一全張，英幣一本尼。印刷品曾用各種之手段，以逃避一不完備編纂之法律，但此法律，不久即明切確定，加增稅率，破壞大半每週發刊三次之報紙。有數同時之人，甚至在最自由黨中者，對此並不表示不滿。彼等意爲印刷品之尊嚴，終將勝利，使消滅克羅勃街（Cribb Street）之人所編纂之卑劣報紙。在此奇異之街中，充滿飢餓之筆耕者，準備各種謊言及嚇詐之事業。但偉大之新聞雜誌

發行者，一自由黨員如埃蒂松氏 (Addison)，一保守黨員如史維夫脫氏 (Swift)，竭力攻擊是項『對於知識之徵稅』。稅率日益加重，垂一世紀，大損害於人民階級。

主要之各日報，免除競爭者之束縛，得擡高售價以納稅。在各城之公衆，對於政治之嗜好加增，使新創報紙爲可能。如於一七一五年，於薩里司蒲利城 (Salisbury) 於一七二〇年，於約克城 (York) 及於瑞亨潑東城 (Northampton)，於一七三〇年，於孟顯司脫城 (Manchester)。英王喬巨一世 (George I<sup>st</sup>) 未遇抵抗，於一七一四年就王位。在蘇格蘭國 (Ecosse) 耶谷皮脫黨 (Jacobite) 之反亂，失敗甚速。當時有不同之問題，爲報紙所注意。當報紙生存二十年時，政府爲乏而巴爾氏 (Walpole) 指揮，此大抱懷疑者，對於報紙，不若其前任之嚴厲。彼愛受賄，甚於責罰，對於文學，並不關切。彼不若哈來依氏 (Hartley)，或甚至史當化潑氏 (Stanhope) 之思，與有價值之著作家連絡。一大多數文學家，失去國家之津貼，對之毫不寬恕，因其爲國務大臣，而放棄獎勵文學藝術之舊習。史蒂而氏 (Steele)，爲乏而巴爾氏 (Walpole) 辯護，因其昔曾在下議院對於彼之被逐出議院，曾提出抗議。埃蒂松氏 (Addison) 決定對史蒂而氏 (Steele) 攻擊，與其史貝克帶洵報舊同事 交乏而巴爾氏 (Walpole) 覺大著作家太不可駕馭，最佳用一隊無自利心之正權筆耕者，當服從其命令。彼給彼等報紙條文之計畫，內有敵人之異論，及反對敵人之答復，彼之中央機關，爲每日報紙。有數打之日報，爲此報所感化。另一方面，國務大臣並不遲疑，如彼以爲必要，以津貼收買某種獨立之日報，或敵對之日報。因此在彼失敗之後，調查所得，在一七三一年及一七四一年間，對於報紙，曾被費用約舊法幣五萬佛郎。

嘗之而巴爾氏 (Walpole) 降低自由黨報紙之水平線時，保守黨之報紙大為發達。在上下兩議院中已無能力抵抗，乃在報紙中，設法辯護彼等之意見，及損害政府之賄賂。在英王喬治一世 (George I.) 就王位之前，保守黨人業已於一七一〇年，設立一新性質之日報，名察報。彼之編輯人金氏 (King) 為發行人，第一可注意之奇人，彼自不書寫，而感化及檢查所有報紙編輯人。嗣後，一人之會與台福氏 (Dafoe) 工作甚久者，名埃潑而培氏 (Applbee)，將彼之新聞業實際經驗，給與保守黨人。終之，英國國務大臣薄林勃洛克氏 (Bolingbroke) 於此時給一希有之模範。此大紳士，此前國務大臣，自審執筆並無不當於彼，乃操新聞記者之事業，著作人報之效果，由是而來。此報發刊於一七二六年，有厄谷拉司森呼可脫氏 (Nicolas Amhurst) 為發行人，「託名為賈來勃唐范司氏 (Calab Danvers)」係一充分無恆性之人物，彼似不常拒絕之而巴爾氏 (Walpole) 之銀錢，但係有能方之新聞雜誌發行者。彼接受一著名國務大臣波而堆乃氏 (Pakeney) 之保護，此人不屬於保守黨，但願與保守黨聯合，以攻擊之而巴爾氏 (Walpole)。因此薄林勃洛克氏 (Bolingbroke) 在一七二八年及一七三一年之間，發刊有名之條文，而署名洪弗來哇而奪加脫而氏 (Humphrey Oldcastle)，彼在條文中，辯護老英國 (Anglo-fare) 之舊習，而保證維持一充分強大土地貴族之必要，以抵制利用戰爭家組織之新富豪政治。彼條文之雄壯語調，使予等今日驚異，但當時足以協助使人誦讀之也。

然而此非蒲林勃洛克氏 (Bolingbroke) 但係史維夫脫氏 (Swift)，彼在報紙中，為大保護保守黨主義之人。維呂埃姆營發而氏 (William Temple) 之前祕書，為國務大臣哈來依氏 (Harley) 所注意。彼有認識有價

值新聞雜誌發行者之才能，國務大臣知利用史維夫脫氏 (Swift) 之猜疑性質，誇贊彼之私心，而自一七一〇年至一七一三年，或在考察報中，或在不同之小冊子中，利用其筆戰者之才能。史維夫脫氏 (Swift) 被任為聖柏脫利克 (Saint-Patrick) 教務會會長於杜勃林城 (Dublin)。在一七一四年，當其黨被壓倒時，彼即決意自杜勃林城 (Dublin) 退出，但此不足以阻彼不繼續執筆。此憤懣及嘲笑之著作家，以至苦之悲觀，為已成立之教堂辯護，攻擊自然教者，或新教徒，同時辯護王室之特權，以攻擊自由黨，為貴族攻擊商人，及為舊習攻擊科學，繼又為依而郎特城 (Ireland) 之事業及利益，彼將「一被單商人之信札」寄與著作人報。此係一激烈攻擊，反對乏而巴爾 氏之財政詐術。彼曾使製造一假銅幣之貨幣，對於依而郎特城 (Ireland) 之鄉人，其重量，完全不合貨幣契約上之價值。

在乏而巴爾氏 (Walpole) 之敵人中，尚有一另有名之文學家斐愛而庭氏 (Fielding)，此係為謀其生活起見，而成為香比翁報之編輯人領袖，繼為英國梅而居報之編輯人領袖。在此報上，自一七三九年至一七四一年，受賄之國務大臣，被攻擊一無餘地。嗣後，斐愛而庭氏 (Fielding) 曾發展同樣之激烈，攻擊前英王耶克二世 (Jacques II) 之黨人，耶谷皮脫黨 (Jacobites)，當謀奪王位人沙而愛度埃氏 (Charles-Edouard) 出兵於蘇格蘭國 (Hoose) 之時。〔克洛司氏 (Cross) 著：斐亥而庭氏 (Fielding)，一九一八年。〕

### 第二節 反對公家職權之爭論 維而敢司氏 (Wilkes) 及郁尼禹司氏 (Junius)

嘗之而巴爾氏 (Walpole) 長期執政之時，雖彼往往輕視追究新聞記者，然新聞記者，應更恐懼國會之憤怒及恫嚇。國會之反對新聞記者，因欲保護其寶貴之一種特權，即會議之秘密。上下兩議院之會議，並不公開，人止可得簡單之報告書。當然各政黨之領袖，將應使公衆得知及批評之演說，通知其友好之日報，但彼等深知自行規定其能委託於報紙者，但報紙則相反，決定破壞人對報紙之秘密，以副公衆之好奇心，及招徠閱者。此項敵對，垂半世紀之久，而倫敦 (London) 之報紙，須一卓絕之堅忍，始得出以勝利。茲將關於是項之數節，錄下已足。

在一七二〇年，由米司脫氏 (Miles) (彼有數時以台福氏 (Deane) 爲合作人) 編纂之日報，發刊一條文，反對下議院。下議院全體票決，通過一決議案，反對此「虛偽、惡意、無恥、污辱及背叛之毀謗。」米司脫氏 (Miles) 被判繫於木架示衆，罰鍰及監獄。李特氏 (Read) 之自由黨日報，並不爲自由黨人組織之議院優待，議院懲罰其冒犯一貴族。在一七二二年，議院隆重延長其通知會議之禁令，所有議員，均確信爲議院之尊嚴起見，必須保證不記名投票，而彼中數人，接受乏而巴爾氏 (Walpole) 之美麗贈品者，深恐不謹慎證人之干涉。但一有才能及勇敢之新聞記者愛度埃加母氏 (Edouard Cave)，並不懼發刊會議之充分詳細報告書。在一七二七年，人料其一公開之懲戒。此失敗並不使其更易，而彼設法繼續其工作，不被控爲支持一政黨。彼機敏之才智，使其猜想一定期刊行品，不從事於每日之爭論，而以世界突生之各種有趣味之事實，告知閱者，當可收一效果，此爲一各種出產品之「雜誌」。於是雜誌誕生，爲消遣之雜誌，用以補日報之不足。第一號上等社會人之雜誌，係每月刊，發刊於一七三一年，計四十二頁，每頁二行。在此雜誌中，載有議院之報告書，議院收於此項執拗，雖加恐嚇，祇有讓其發刊。加母氏 (Cave)

爲效果所鼓勵，不久卽作更長之報告書，而在報告書中，附以議院之反響。一競爭之雜誌，亦隨此式樣，在一七三八年，下議院院長在下議院控訴此侵犯彼等之特權，一議員確認如發表演說，將使輕視議院。議院由全體投票表決，採用一恐嚇不謹慎新聞記者之決議案。

加母氏 (Cave) 究得一巧妙之方法，以避免此暴風雨，迄至彼時。彼對於議院中之政黨，用字母中之二字，以指定彼等之姓名，如乏而巴爾氏 (Walpole) 用 W. P. 二字，而史維夫脫氏 (Swift) 適會發刊古里佛氏 (Gulliver) 冒險旅行小說，嗣後雜誌內，卽敘述呂里蒲脫國 (Lilliput) 上議院之討論，呂里蒲脫國 (Lilliput) 乃古里佛氏 (Gulliver) 小說中，推想之國。而乏而巴爾氏 (Walpole) 成爲乏而羅潑氏 (Walepole) 下議院因恐遺笑，對於加母氏 (Cave) 不敢苛待。加母氏 (Cave) 乃用此方法，迄至一七五二年，於此時，人再不懼用真實姓名之第一字，但原則之問題，未曾解決，而無一日報，尙應忍受議院回復其憤怒。

政治新聞記者業之努力，曾使道德新聞記者業，退避於黑暗之中，迄至一日，史蒂而氏 (Steele) 及埃蒂松氏 (Addison) 究得一適當之繼續人郁恩松氏 (Johnson) 爲止。此人雖曾以憂苦之詞，談及日報，然係一大新聞記者，能在最不同之作法中收效，彼本人曾稱，英國人民幸賴報紙，得有一較諸他國更高等之教育。加母氏 (Cave) 自一七四〇年至一七四三年，託其擔任敘述呂里蒲脫國 (Lilliput) 上議院之會議。郁恩松氏 (Johnson) 非常克盡此職，當其不甚了解一著名演說之實在本文時，並不遲疑，以之再作一文甚佳。若此，彼曾一日作一維里埃姆比脫氏 (William Pitt) 之演說，加之，彼向不在會議時傍聽，但郁恩松氏 (Johnson) 之實在爲其本人，祇當其在

彼一友人在一七五八年所設立之一普及雜刊夜報中，表示其精巧及深奧文學家之才能。

在報紙及公衆職權間構成之爭論中，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統御之第一部分時代，爲決定之時期。一人之名，掌此爭論之權，乃維而敢司氏（Wilkes）之名，及祕密之都尼禹司氏（Junius）之名。

維而敢司氏（Wilkes）之盛名，應全賴於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個人政府之嘗試。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在其登極之第一次演說中，曾堅決表示，彼之與彼二前任者之區別。因二前任者，口中德人心中德人，而彼宣稱彼可自雄爲一英人。由新君因此所得之民望，鼓勵其蘇格蘭之寵臣，貴族蒲脫氏（Bute），以預備推倒維呂埃姆比脫氏（William Pitt）。寵臣之友人，於一七六二年，設立一保守黨之日報，名英人報，而委託另一蘇格蘭人史馬來脫氏（Smollett），辦理此報。彼係一卓絕之著作家，但中等之新聞記者，第一號報紙發刊之日，爲蒲脫氏（Bute）執政之日。一星期後，開始一敵對之報紙，名北英人報，由維而敢司氏（Wilkes）所編纂。維而敢司氏（Wilkes）爲一富家之子，在數年僱服生活之後，進入政界，自第一日起，彼即支持維呂埃姆比脫氏（William Pitt）；因此脫氏（Pitt）於一七五七年，由一賄賂之村莊，使維而敢司氏（Wilkes）得被選爲下議院議員。彼甚熱中，愛光輝及名譽。彼不厭惡破廉恥之事，爲一頑固之意願所支持。反對虐待，以其十分英人派之侮慢，輕視蒲脫氏（Bute）周圍之蘇格蘭人。以京都公民之熱望，反對回復個人政府之嘗試。彼之優點，一如彼之弱點，使其爲此職業垂二十年。北英人報，開始一激烈之筆戰，攻擊推翻比脫氏（Pitt）之國務總理，而維而敢司氏（Wilkes）不懼對於傳播寵臣與太后有關係之謠言，作爲隱語。一年輕之詩人盧而希爾氏（Chubbill），在日報上登載刺毀之詩詞，

人對於蒲脫氏 (Bute) 之友人，無一寬待。如郁恩松氏 (Johnson)，因曾受一年金被控訴。畫家花茄脫氏 (Hogarth)，爲維而敢司氏 (Wilkes) 昔日親近之人，亦未被優待。寵臣離開政府，但其政策存在，此可以與法國 (France) 在一七六三年訂立之條約證明之。於是維而敢司氏 (Wilkes) 或受比脫氏 (Pitt) 之獎勵，發刊北英人報 之四十五號，較前更激烈。政府立即出一命令，一「拘捕狀」以追究此號日報之著作者及印刷者。維而敢司氏 (Wilkes) 雖爲下議院議員，終被拘捕，送至都爾 (Tour) 國事犯監獄。後在一星期之末，暫行釋放。於是彼又攻擊違背法律之行爲，而在此新交戰中，發揮一有才能及狡猾法律家之各種手段；加之著名之自由黨員，均在彼助之。

十一月十五日，議院重開之時，貴族瑞司氏 (North)，雖經比脫氏 (Pitt) 之反對，獲得下議院痛責四十五號報紙，而承認司法有權追究著作者，雖係下議院議員，此號被判投之於火。但在執行之日，羣衆阻止執行罪犯者行使其職務，而將北英人報 以凱旋之式樣，遊行於倫敦 (London) 之各街，其敵人熱烈攻擊煽動之人，下議院終至將其議員之位置除去。上議院對於彼數年前所製成之放蕩小冊子，非常憤怒，由王宮法院 缺席判決之。

維而敢司氏 (Wilkes) 果然遁至巴黎 (Paris)，法國文學家 對之優待，因時至男爵哇而排克氏 (Holbach) 之客廳。彼在彼處，與沙司脫羅克司氏 (Ostallux) 及蘇埃氏 (Suard)，組成誠實及持久之友誼。「卜諾氏 (Bonno) 著蘇埃氏 (Suard) 致維而敢司氏 (Wilkes) 未刊行之書翰，培而克來城 (Belkley)，一九三二年，沙司脫羅克司氏 (Chastellux) 之書翰，在比較文學 之雜誌中，一九三二年，嗣後，尙未成名之瑪拉氏 (March) 給維

而敢司氏 (Wilkes) 一信，充滿贊美之詞。(在法國革命報中發刊，一九三二年。) 高等社會對之非常關切，而女士等，均購手帕與維而敢司氏 (Wilkes) 〔勃呂沙脫氏 (Brisot) 言及此事。勃呂沙脫氏 (Brisot) 著筆記第一冊七六頁。〕在離國四年之後，當其再發現於倫敦 (London) 時 (一七六八年)，彼之人望，立即復醒，而伯爵米奪來莫克司氏 (Middlesex) 舉之為下議員，再被受判收監。在其拘留之時，彼發刊秘密之文牘，有害於政府，於是此為下議院及倫敦市 (City of London) 之戰爭。下議院將彼逐出之後，繼續兩次取銷其選舉，而倫敦市 (City of London) 任之為參議，繼為裁判官，繼為市長。終之於一七八二年，彼獲得票決將攻擊彼之決議案，在下議院之日記上抹去。此係報紙之訟案，為維而敢司氏 (Wilkes) 以過激民政論之方法所辯護。此係報紙之自由，與彼同得勝利。

英人對於政治之注意，日益廣大，而商業豐富之發達，均便利新日報之誕生。一倫敦印刷所長之家族，蕪特法而 (Woodfall) 族人，曾創立廣告報紙，二昆仲亨利桑撥松氏 (Henry Sampson) 及維呂埃姆蕪特法而氏 (William Woodfall)，忠於自由黨，欲將現事之條文，附入於廣告。因之第一昆仲亨利桑撥松氏 (Henry Sampson) 會給一大勢力與公眾廣告報。此報之習慣，將著名政治家所寄之信，以自由黨為最。有時亦保守黨，登載於報中。在是項信件之中，不久人即注意一集，開始於一七六七年，而簽署不同之姓名，如巴柏利谷拉氏 (Poplicola) 皇帝蒙樂奴司氏 (Anti-Seyanne)，及他種臆丁姓名。有數留意之閱者，思此全集止係一著作家之作品。此文集繼續自一七六九年至一七七二年，有盧尼馬司氏 (Junius) 署名之信三十八封。

今日人尙討論對於虛尼禹司氏 (Junius) 之本人。(註一) 此著作家係一自由黨員，攻擊蒲脫氏 (Bute) 甚烈，而攻擊貴族瑞司氏 (North) 及公爵克拉夫冬氏 (Graton) 更烈。彼青備貴族沙脫亨姆氏 (Chatham) 因與蘇格蘭 (Ecosse) 寵臣接近，而使維呂埃姆比脫氏 (William Pitt) 之榮譽減色。虛尼禹司氏 (Junius) 雖爲保王黨，但於一七六九年，致書與英王喬治三世 (George III) 謂再取史帝埃脫 (Stuart) 王族舊習慣之危險。因凡由一革命而得者，亦能由另一革命而喪失。維而敢司氏 (Wilkes) 厭惡之，如過激民政黨員，但由國務大臣及議院所取攻擊此可厭人之不正當方法，均爲彼責以嚴厲之詞句。虛尼禹司氏 (Junius) 之書信，由其本人之意願，於一七七二年停止。書信中辯士之語調，不無誇張，有時回憶蒲林勃洛克氏 (Bolingbroke) 在著作人報中之條文。虛尼禹司氏 (Junius) 之嚴肅，彼關於彼之閱者而發之呼籲，有助於提高英國新聞紙業之水平線。

蘇特法而 (Woodfall) 昆仲之季者，維呂埃姆比脫氏 (William) 曾於一七六九年，設立清晨日報及倫敦廣告

(註一) 許多鑿證家均證明虛尼禹司氏 (Junius) 爲斐利波弗那西氏 (Philip Francis) 馮那字兵 (Montgomerie) 在現代歷史之日報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 曾刊發在巴黎 (Paris) 外交部檔案中發見之一文牘。此秘密報告由履跡隊之一上校於一七七四年發與莫依 (Moy) 伯爵，而確認虛尼禹司氏 (Junius) 爲維呂埃姆比脫氏 (Thomas Mordaunt) 第一秘密代理人。同時得法國 (France) 及英國 (Angleterre) 之傳稿。『彼遂稱於一七六九年，予被雇用於蒂柏城 (Dieppe)。在此城中，予見彼書此有名之信，與英國 (Angleterre) 君主曾引起甚多議論。此或爲歐洲 (Europe) 最大之奇才。彼有最廣之見識，於歷史中，及於政治中，稀有之人，及才能之奇異，但無智術，亦無榮祿，彼爲十餘金佛郎，即可出售法國 (France) 及英國 (Angleterre) 之君主與土耳其皇 (Grand Turc) 』

報。此倫敦廣告報，在其管理下，垂二十年，因其亦知執筆，彼由其對於下議院會議之報告書，得有效果。一非常之記憶力，使其在旁聽一完全會議，不錄一字之後，即得編纂一確實及完全之說明書，而出版於其競爭者之說明書之前，此係實情。英王喬叅三世 (George III) 會於一七七一年，致書與貴族職司氏 (North)，內稱：『必須禁止是項奇異及背法之方法，在日報中刊行會議之討論。』因此情形，上下兩院又試一次壓制，而一新聞記者，因此被拘捕，且被送至倫敦 (London) 市府，奇而特哈爾 (Guthrie) 而為市府參議釋放，此參議非別，即維而敢司氏 (Wilkes) 另一人，由倫敦 (London) 市長之調停而免責，此人會由下議院傳訊，在一大衆追隨喝采聲中至議院，被判拘留監獄數日 (因虛尼馬司氏 (Junius) 之大怒) 但議院深知欲保持討論之祕密，為不可能之意願，因之報紙獲得勝利。

報紙之敵人，乃用他種方法，以抵抗報紙。最適宜者，為財政之方法。印花稅乃增加於一七二四年，繼於一七五六年，終之於一七七五年。但如因此，能使創立新日報更形困難，反使已經生存之報紙，得避免競爭。而是項報紙，為抵抗英王喬叅三世 (George III) 之國務大臣，乃倚賴陪審官之保護，人會嘗試取回彼等之保護。第一法官貴族孟司非而氏 (Mansfield)，確認在誹謗之訟案中，陪審官止應言被告者是否，會發刊犯罪之書品，至於決定書品之是否含有誹謗損害名譽之性質，此係平常法官之事。此新理論，徒然由虛尼馬司氏 (Junius) 在其信函中之攻擊，及在國會各演說家之攻擊。自一七七〇年起，付諸實行，陪審官有數次反抗。當一七七一年，在一控訴亨利桑撥松維特法而氏 (Henry Sampson Woodfall) 之訟案中，陪審官宣布無罪釋放，法律家等視為可恥。但彼等利

用孟司非而氏 (Manfield) 之理論，在美洲戰爭之時，得將多數判罪。嗣後第二比脫氏 (Pitt) 在困難之環境中，執掌政權，表示預備為政府保持極適宜之各項措置。

如此數項措置之能持久者，此因日報尙有不少競敵。在一七八五年，一詩家克拉勃氏 (Cobb) 發表一激烈之諷詩，攻擊是項報紙。『是項報紙，曾擾亂甚多安靜之頭腦，而將生為正直商人之人，或慈悲之教士，變為擾亂之徒。』在所有政黨中，一大多數之政治家，輕視報紙。英國國務大臣福克司氏 (Fox) 本人，為自由主義之宣傳人，有數時辯護孟司非而氏 (Manfield) 之制度，攻擊蒲而克氏 (Burke) 之批評，而宣告壓制各日報之妄想及狂妄之必要。然相反之意見，為一先為律師，繼為下議員之亥而司基納氏 (Hale) 增長之權力所支持。福克司氏 (Fox) 由彼改變宗旨，起草一法律，以解決由孟司非而氏 (Manfield) 發生之問題。比脫氏 (Pitt) 任其行事，而人投票表決一七九二年之誹謗決議書。此係一種調和文件，法律維持，甚至加緊，追究著作誹謗者之權利，但其默示拋棄孟司非而氏 (Manfield) 之制度，而對於印刷所長，一如對於著作者，保證誠實之擔保。

在此時，報紙開始在蘇格蘭國 (Icosse) 發展，在一七五〇年之前，各大學院之城，如愛廷堡城 (Edinburgh) 及克拉司高城 (Glasgow)，祇有定期刊行品。其餘之城，有此定期刊行品，在一七七〇年之後，祇各高地 (Highland Tones) 缺乏定期刊行品。克來氏 (Craig) 著蘇格蘭之定期刊行報紙，自一七五〇年至一七八九年，愛廷堡城 (Edinburgh) 一九三一年。但地方尙係貧窮，訂閱者甚少，報紙缺少興趣，是以數勇敢之新聞記者，離開北部，而至倫敦 (London) 尋覓幸福。

### 第三節 報紙在美洲之各殖民地

美洲 (Amérique) 之英國殖民地，距離倫敦 (London) 甚遠，曾開始創立日報。此項日報，甚久為本國報紙之中等副本。在五月之花 (Fleur-de-Mai) 航輪之乘客中，曾有一印刷所長，但此祇於一六八六年，一倫敦 (London) 之印刷所長朋耶孟哈呂司氏 (Benjamin Harris) 因係自由黨之新聞雜誌發刊者，在歐洲 (Europe) 受虐待，乃起美洲 (Amérique)。在彼，其於一六九〇年，發刊暴司東城 (Boston) 之第一日報，名公眾之事件報。在此月刊中，哈呂司氏 (Harris) 曾許竭其所能，以供給確實之新聞，不久彼成為瑪薩虛賽脫國 (Massachusetts) 政府之官家印刷所長，檢查之取銷，應使其決定回至英國 (Angleterre)。在英國 (Angleterre) 彼尚有一新聞雜誌發行者勤謹之職業，數年之後，暴司東城 (Boston) 之郵政局長，一如彼之甚多歐洲 (Europe) 同僚，創立一定期刊行品 (一七〇四年)，以嘗試增加其收入。此係一極儉約之報紙，而成績亦甚儉約。如可憐之請求書所表示，在此書中，報紙編輯人告知閱者，印刷三百冊，彼不足以付開支。

一暴司東城 (Boston) 之印刷所長，健姆弗郎克林氏 (James Franklin) 復有設立報紙之意。彼曾學習其職業於倫敦 (London)。彼之獨立意旨，觸怒統制英新殖民地之全權牧師瑪推族人 (Mather)，終至於禁彼繼續其日報。為挽救此日報起見，彼乃給其弟朋耶孟氏 (Benjamin)，一十六歲之少年，掌管其日報。此之將成為大弗郎克林氏 (Franklin) 者，嘗試仿效史貝克帶 拘報之條文，但不久以謀其生活，非為印刷技師不可，彼乃離開

日報。此祇自一七二八年起，彼以正當之形式，復取新聞雜誌發行者之職業，發刊潘西而泛尼埃報紙，於斐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另一報紙，在紐約城 (New-York) 出版，為一德國籍之印刷所長陳善氏 (Zenger) 所設立。彼激烈攻擊省長谷司皮氏 (Crosby)。省長於一七三四年，使人將其拘獲，而竭力鎮壓其辯護。但斐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 之主要律師，年約八十歲，為其辯護，而由陪審官將其釋放。此係在美洲 (America) 報紙自由之第一次勝利。

此報紙處於可憐之境，為時甚久。收入之款，極難敷出，如墨水紙張價值甚貴，以及鉛字來自歐洲 (Europe)，訂閱者為數不多。因日報祇給彼等稀少及遲緩之新聞。航渡大西洋 (Atlantic) 在最順利之境遇，須航行五至八星期之久，在十三殖民地之間，郵船往返，航行甚緩，在冬間，常停止航行。然在一七七五年，人會計數約有三十四種正當之報紙。在此時之前，人尚不能標明著名新聞記者，祇弗郎克林氏 (Franklin) 曾表示一精細之智慧，及一深意之與綴，彼亦曾覓得動人及簡略之形式。在一七五五年，彼之日報，載一圖畫，為一蛇分為八段（載有八殖民地之名），用此題詞（聯合或死），在日報之側。自一七四一年起，有雜誌出版，此乃抄襲本國之雜誌。全體消滅甚速，因訂閱者無須預先付款，往往屆期，無款可付。

在引導美洲 (America) 至獨立之大衝突中，定期刊行之報紙，無重大之職務，小冊子較為重要。在各殖民地中，尚無一每日刊之報紙，惟週刊之報紙，加入於自一七七三年起之爭論，此係實情。省埃達姆氏 (Sam Adams) 曾書「革命之父」於暴司東報紙上。在此由其於一七五五年設立之報中，彼曾發刊無數託名簽署之條文，垂二

十年。『一保守黨，一自由之子，』而以羅丁文之託名爲最。如『剛提杜司氏 (Candidus)，台戴米那都司氏 (Determinatus)，北波羅司氏 (Populus)，賽唐埃瑪篤善氏 (Cedant Arma Togae)，潘林西比哇勃司帶氏 (Pincipis Obsta)』。在此日報之四周，聚集不少誠實之合作者，如健姆司渥帝司氏 (James Otis)，郁善夫范郎氏 (Joseph Warren)，及將來之美國 (Brutus Unis) 總統郁恩埃達姆司氏 (John Adams)，省埃達姆氏 (Sam Adams) 亦曾組織通信委員會於八十餘邑中，而將其報紙，送至各通信委員會，若此傳播其抵抗之意見。

當戰爭開始之時，嘗英國軍隊佔據海濱各城之時，愛國者之日報，運至內地各城之中。各處均有印刷所長。暴司東報紙，曾於沃堆東城 (Waltham) 發刊一年餘。在英人起程之後，乃回至暴司東城 (Boston)。有一時此報會刊印達二千份，對此弱小之人口，當係鉅大之數。瑪薩虛賽脫國 (Massachusetts) 之另一日報，由有毅力之依裏埃篤稱司氏 (Isiah Thomas) 所編纂。彼爲國家利益起見，努力收買工人，而轉運彼之印刷機械。至服袁司脫城 (Worcester)，紐約 (New-York) 之愛國日報，亦應逃避敵人。此報之印刷所長霍而脫氏 (Holt)，備一手攜之印刷機械，追隨殖民地之政府，在英人進步強迫其之各種寓所中。

英人審度必須反對此愛國印刷品，若干保守黨日報，勸告服從及和解。在暴司東城 (Boston)，彼等用一老機關報，名新信報，繼用瑪薩虛賽脫國報，省長許晉松氏 (Hutchinson)，悉心支持此報（有時彼會自書此報），以辯駁省埃達姆氏 (Sam Adams) 之日報。在紐約城 (New-York)，霍姆 (Howe) 將軍准許保王黨，用逃遁之自由黨所遺棄之印刷所，發刊彼等之日報。

此係來自歐洲 (Europe) 最有力之新聞雜誌發行者篤瑪司潘納氏 (Thomas Paine) 曾辯護美洲 (Amérique) 之利益。彼於一七七四年渡過大西洋 (Atlantique) 備有弗郎克林氏 (Franklin) 之介紹信。彼編纂潘西而泛尼埃雜誌 或美洲博物院報 垂十八閱月。此係一著作家先鋒之作品。彼確認民主國優於君主國。彼要求釋放黑人。給婦人之權利。及對於禽獸之慈善。共同思想報之顯著成績。使革命之各領袖。深知得一若此決鬪者之利益。美國 (Etats-Unis) 第一任大總統華盛頓氏 (Washington) 任之於其參謀部。而令其在衛隊中。高聲朗誦第一號危急報。篤瑪司潘納氏 (Thomas Paine) 尙發刊此報七份。

戰事於一七八二年告竣。實質上有利於美洲之報紙。如創立造紙廠。墨水廠。鉛字廠。以免用英國之出產品。而道義上。亦有利於美洲 (Amérique) 以發達美洲人對於日報之嗜好。是項報紙。在和局告成之時。爲數四十八種。一最重要者。爲潘西而泛尼埃郵船報。自一七八四年起。係每日刊。因若此給一標準。不久即被追隨。

#### 第四節 廣告之開始

英國報紙首先深知利用商人所付廣告費得來之利益。因之對於廣告。在其與日報之關係中。應略述數語。

在第十六世紀。當時甚多新意見發動。人思設立辦事處。以接近供給及請求。神父蒙堆歐氏 (Montaigne) 按照愛蒙書 (Lettres) (一好意之書) 之證明。願「在各城中。設一指定之會所。在此會所。凡人之需要若干事件者。得以前往。而請爲此事而設立之職員。登記彼等之事件。例如予尋售去珍珠。予尋珍珠出售。某人欲陪往巴黎

(Paris) 某人欲得一某種資格之僕從，某人欲一管事者，某人欲一工人，何人欲此，何人欲彼，每人隨其所欲。」(論略，第一册三十四章。) 新之藝術印刷，得用於使各人均知商業之消息，印刷所長之作首次報紙者，審度在報紙上，廣告彼等工廠中新印之書籍爲善。是項報紙，如在一六〇九年史脫拉司堡城 (Strasbourg) 之報紙，有時標示埃姆司脫大姆城 (Amsterdam) 船隻起碇或到埠之日期，但廣告會與廣告之機關開始，完全與新聞之報紙有別。

在英國 (Angleterre) 英王耶克第一世 (Jacques I<sup>er</sup>) 之二侍臣，於一六一一年得特許狀，准彼等協助商務，創立借款入與貸款人及購貨人與售貨人間之關係，每年須納合法國舊幣四十佛郎於國庫。彼等能在彼等選擇之各城中，設立一消息事務所二十二年。羅利埃姆氏 (Williams) 著：英國日報業成立報紙之歷史，一九〇八年，第九章。企業不似有何茂盛，因英王沙而第一世 (Charles I<sup>er</sup>) 於一六三七年，曾允許上尉羅培依納司氏 (Robert Jones) 一同樣之專利四十二年，不久因內戰，卽爲烏有。

此係當革命之時，在定期刊行品中，政治與廣告開始接近，新報之新聞記者范而克氏 (Walker) 標示數種新書，而言於一六四九年創立一「廣告事務所」。數種新書報，將關於書籍、藥劑、遺失或被竊物件 (馬匹爲最) 均加入廣告中，此係一種新法，爲人所竊笑。但當英國民主國保護人，克隆宛而氏 (Cromwell) 取銷所有新書報。人會對於新書報供給之商務消息抱憾，此可以一六五七年之廣告解釋之。因此廣告，宣告不久將發刊一專爲廣告之每星期刊行品。每廣告將刷印六星期，六星期後，應再付款，價值將按比例定之，非如嗣後之按字數計算。但按

廣告事件之重要計算，照此廣告（內載八廣告事務所之清單一紙）公衆廣告報，開始於一六五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計十六頁，售價英幣一本尼，不久即遇一競爭之報。由于等所見於一六六〇年，嘗試一政治日報之滙呂完維利埃姆氏（Oliver Williams）所設立。

王黨洛善來司脫郎虛氏（Roger L'Estrange），一如新教黨之范而克氏（Walker），願將廣告載在政治日報中，自此即成習慣。但定期刊行品，均祇小心翼翼從事於此新方法。多言報會嘲笑此商業之方法。廣告在第十八世紀中，方占重要地位。當商業之茂盛開展，而日報視之，爲一必要之財源，以對付由印花稅所加之重負。此亦係廣告，確保每日報紙之生命。在一七〇二年之每日流通報之後，此類報紙之第一垂久者，爲每日廣告報（一七三〇年）。此報會生存迄至第十九世紀之初，彼曾發表是項廣告之類集。蕪特法而（Woodfall）昆仲，對於是項廣告，會視爲於商務及政治有非常之重要。郁恩松氏（Johnson）於一七五九年，曾書此數語，使予等微笑。「廣告之實業，現甚近於完備，是以不易建議改良。」

在美洲（Americas）之英國各殖民地中，初起之日報，訂閱者甚多，乃即尋覓廣告。但廣告亦鮮有，至多人會遇見若干商業之廣告（有時配以畫像），亦有遺失物件之廣告，奴隸脫逃，或出售奴隸之廣告。殖民地之人民，較之歐洲人民之推想，較爲自由，彼等學廣告廝足於日報中，爲天然之事。但迄至一七八三年，日報甚儉約，而地方甚少進步，以使廣告能供給鉅大之收入。

總之，英薩克松（Anglo-Saxonne）之報紙，早知保證廣告之利益，在歐洲大陸則相反廣告之生命，與報紙分

離。戴渥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Dieophraste Renaudot) 會同時創設報紙及廣告事務所，但報紙雖在廣告工廠內印刷，然二種建築各異，在歐洲之他國，人將見有同樣之事。

## 第五章 第十八世紀報紙在歐洲大陸

法國著作家白依而氏 (Bayle) 於一七〇〇年會書「梅而居報之數目或著作品之數目之克當此名詞者，日益加增，人給其一歷史，此其時矣。因全歐洲 (Europe) 發刊報紙之數目甚鉅。」(答復一居省人之詢問，第四章) 此項證言，在第十八世紀，更成爲事實；但在自一六九五年起，免除預防檢查之英國報紙，與歐洲大陸之報紙間，曾有一深淵。當英國報紙，以權力達到獲得其獨立時，歐洲大陸之報紙，除荷蘭報紙外，仍服從於檢查之好奇心，及各君主之意願，此對於文學報紙亦然。按照法國著作家及詩人復而堆氏 (Voltaire) 所給之數，對於一七三〇種「日報」之每月發刊於歐洲 (Europe) 者，「服而堆氏 (Voltaire) 給此數目，在蘇格蘭婦人 (L'Écossaise) 之滑稽劇前之告白中，「善洛姆加來氏 (Jerôme Carre) 署名」或爲偶然所說。除若干例外，大都日報由予等名之爲雜誌，彼之勸告與「日報記者，係爲一悉心研究條文之著作者而作。蒙堆司居安氏 (Montesquieu) 責備「日報」即所謂文學定期刊行品，而頌揚新之書籍。(波斯之信，一〇八信。)

## 第一節 官報在法國

法國報紙，不獨忍受王家政府政治之束縛，但亦忍受專利商業之束縛。法國之報紙對於政治新聞之專利，法

國梅而居報對於文學及時式欄之專利，博學者之日報對於科學新聞之專利，但規則存在，而風俗更易，法國公衆巴黎人爲最。解脫法王路易十四世當國時所設立之監視，彼同時欲得更完備之消息，及一更勇敢之批評。官家之慎重編輯，彼再不視爲滿足。人乃開始避免專利，得政權之默認，或明白之准許而設立之新報紙，對於受特許之定期行品，付以一次款項。其他報紙之所在地在法國之外者，如納一稅額於外交部之金庫中，可得進入王國之權利。有數明敏之發刊者，作法更妙，彼等得政府寬容之助，在巴黎（Paris）編纂彼等之報紙，而加以一外國發刊之地名。

特許權於是屈服，惟檢查尙存在，較前更可懼。然在第十八世紀，人與時俱進，當著作者勇敢之時，政府軟弱，缺乏一堅定之指揮，在國王之會議中，已無一致。每一國務大臣，有其意見，有其心腹之人。在是類威權匹敵之間，一有才能之新聞雜誌刊行者，能發動登載一勇敢之條文，但須取悅於某要人之能庇護彼者。此係危險，而有時且冒暫時或決定禁止之險，但尙能避免是項危險，日報得生存甚久。政治報紙，爲時甚久不敢爲是項危險之事。此係文學報紙，習於微觸政治。

但此項報紙，當此王權之軟弱，有使其能奪第一威權之可能，而尙未掌之者，此係當時之著名立新法人，哲學家等，不願給以彼等之努力。在第十六世紀之德國（Allemagne），此係小冊子，誹謗之小冊子及書籍，曾用以爲改革宗教之利益。此係同樣之著作品，於第十八世紀之法國（France），預備舊制度之銷滅。法國有名新聞雜誌刊行者蒙推司居氏（Montesquieu）之波斯學說，或法國詩人復而堆氏（Voltaire）之英國學說，較之一定期刊行

之報紙，尤覺重要。嘗哲學家自行組織集團，此爲作百科叢書。彼等中之最著名者，談及報紙編輯人，一如彼等同時之英國人，加之以輕蔑。人誦由復而堆氏（Voltaire）在百科叢書中所著之報紙文件，內云人將見彼不請求何項之新自由與此類之發刊品。法國之官報，「向未被惡言之污漬，而向係正確編著，然外國報紙，並不若此。倫敦之官報，除王宮之官報外，往往濫載此猥褻之詞，爲國家之自由所准許。」荷蘭（Hollande）之法文報紙，因其措詞之不善，爲其所不喜。自一七二三年起誕生之文學報紙，「此係法國批評家代司風堆納氏（Destotainne）之文學報紙。」墜落於輕蔑及遺忘之中。」

哲學家主張保護深思熟慮之工作，而反對著作定期刊行品者之表面輕薄。法國哲學家提台洛氏（Diderot），曾書於百科叢書，內云：「所有是項報紙，爲無識者之食料，爲彼之欲談話及鑑評而不誦讀者之方法，爲彼之工作者之禍患及厭惡。是項報紙，向未作一行良善之記事於良善之意義，亦未阻止一不良之著作家，作一不良之作品。」是項意見之屢次發現於對於日報之評判中者，亦引起法國哲學家羅沙氏（Rousseau），於一七五五年，書給其日內瓦（Geneve）友人之信，內云：「諸位先生，試觀君等已成爲定期刊行品之著作家，予向君等承認君等之計劃，使予不悅一如君等，予甚抱憾。見人爲升高牌坊者，乃自甘以擔負材料，及建築家之自作泥匠助手，何爲一定期刊行書，一暫時之著作品，無功績亦無利益。其誦讀爲文學家所忽略及輕蔑，祇用以給有虛榮心無教育之婦人及愚人，而其命運，係在清晨燦爛於梳粧臺上之後，晚間死於衣櫥之中。」（普通通信，第二冊，一九二四年，一六九頁。）

是類爲哲學家輕蔑之日報，此係彼等之仇敵得，以使其生存。在談及此事之前，對於官家編輯之平穩開拓，拓彼等專利，應述數語，此乃甚有益餘之企業。安衰勃雷諾獨脫氏 (Eusèbe Renaudin) 曾言，報紙在二十年間，曾給其法國舊幣一萬二千佛郎之利息，繼承彼業人中之，售去特許權，得十萬佛郎。此係一種無色彩，非個人，然可貴重之編輯。在此編輯中，有確切再版之官家文牘，但人日漸責其缺乏近時之新聞及各種之新聞。國務大臣蓄埃裏而氏 (Choiseul)，不懼僥倖之創，意嘗試還此編輯之生命。此編輯之特許狀（一七六一年），均聚集於外交部中，而自一七六二年一月一日起，此編輯正式名爲法國之報紙，在其各號報紙之上，刻印王徽。蓄埃裏而氏 (Choiseul) 同時努力，確保有興趣及各色之條文，於官家之日報。如嗣後法王拿破侖三世 (Napoléon III) 之政府，亦爲此嘗試。一通函會寄與內地之各監察官，國王之駐外公使，以請彼等寄送新聞。朗克獨克 (Languedoc) 省之監察官，遵此通函，請都魯司城 (Toulouse) 之代理人，告知其「所有一切關於物理學、博物學、商務計劃、設立工廠、軍事計劃及軍事新聞、奇異及特別之事件。」[台沙柴台蒙加依埃氏 (Deszars de Montgaillard) 著，都魯司城 (Toulouse) 日報之開始。] 蓄埃裏而氏 (Choiseul) 同時將該報編輯之任，付託於二有價值之著作家，蘇埃氏 (Suard) 及牧師埃諾氏 (Arnaud)，但當時之智識，不利於一官報。如於一七六二年，關於改革之秘密報告書會書及此，內云：「人有使外國報紙失敗之目的，不幸公衆之大部分，任爲民主之語調眩惑，較爲官報編輯之誠實眩惑更甚。」加之，二編輯人，於一七七四年，失寵於蓄埃裏而氏 (Choiseul)，而代理人又不善，對於事件之失望，政府接受一投機書商之請求，如國約議會議員勃利沙脫氏 (Brisot) 稱之爲「暴發戶低加萊氏 (Turcaret) 文學之一類。」

「勃利沙脫氏 (Briand) 著筆記，第一冊，八四頁。」彼首有意於實行「日報之」投機。邦克古敦氏 (Pandozouke) 於一七八七年，訂一租約，行使特許權。

最大之成績，爲梅而居報之成績，彼自一七二四年起，取其確定之名稱，爲法國之梅而居報，連續享有特許權權利之人，由此報而致富。相近一七五四年，人會估定淨利二萬一千或二萬二千佛郎，政府在上載款項中，徵收若干年金，與文學家、梅而居報之管理人。於一七六三年報告，彼會有一千六百「預約者」或訂閱者。在是項訂閱者之首，爲國王，及所有王族之親王，在巴黎 (Paris) 之居民六百六十人，在外省之居民九百人，而四十人在外國。在每號報中，人見有信札、小說、小詩、學士會之會議、戲院批評、文學生命之反響，所有一切之能取悅於富有社會及知識社會，而使巴黎 (Paris) 之客廳極感興趣；但嗣後因一不良之管理，以致失敗，一無餘利以付年金。於是邦克古敦氏 (Pandozouke) 出面，而使給彼以特許權。彼託拉哈撥氏 (La Harpe) 管理。拉哈撥氏 (La Harpe) 於此睡眠之編輯中，加入彼活潑及刺戟之批評。由其敵人等之控訴，迫令邦克古敦氏 (Pandozouke) 不久將其辭退。但梅而居報，因之又得人望，迨至一七八九年。此時，拉哈撥氏 (La Harpe) 受寬恕而回，與瑪蒙堆而氏 (Marronnet) 分擔文學之編輯。當時日內瓦人瑪萊提邦氏 (Mallet du Pan) 擔任新近加入梅而居報之政治部分。

第三之官家編輯，爲博學者之日報，彼之生命，較爲平靜，較諸前世紀，較少爲人注意，較少爲人仿效，但往往載由各專家聚集之有益報告。此報無聲無嗅，存在至一七九二年。

## 第二節 法國報紙之新性質

各種未得特許權之文學定期刊物，自一七一五年起，嘗試其命運。彼中之多種報紙，證明賈依呂司氏（Ortuzius）對於傍觀者報之諳諳。彼稱傍觀者報「湮沒戲臺。」（加依呂司氏（Caylus）著完備戲謔之作品，第六冊（一七八七年），九四至九五頁。）彼等努力仿效埃蒂松氏（Addison），例如瑪呂服氏（Mariyean）於一七二二年，創設法國傍觀者報，此報通告為週刊，而發刊極不守規則垂二載。嗣後，彼又嘗試於赤貧之哲學家報，於哲學家之書室報，在此無聯絡之條文中，人見有幸之意見，但著作者，終不能從事於一定期刊物所必須之有次序及合規則之工作。（拉羅梅氏（Laroumet）著法國文學家馬里服氏（Mariyean）（一八八二年），三〇頁，七八頁，四五五頁。）此係埃蒂松氏（Addison），亦如牧師潑來服司脫氏（Prevost），取之為模範。贊成及反對報，出版於倫敦（London），應印刷於巴黎（Paris）。潑來服司脫氏（Prevost）曾言：「因欲避免一切之能感覺恩惠、仇恨、輕蔑，甚至嘲笑，一言以蔽之，所有偏袒及慾望之黑影，因欲考察各種合宜，克盡各種義務，而永不越出法國自由之界限，我自擬以同樣之細心，注意每一事件之好惡，對此予將自行解釋。」自一七三三年起，存在至一七四〇年之贊成及反對報，首為協助使在法國（France），得知外國之風俗及意見。（史克來台氏（Schreder）著牧師潑來服司脫氏（Prevost）（一八九八年），六八頁。）博學匈牙利人亨基司氏（Hankis），在與道德及政治科學大學院之一通告中（一九三三年二月），曾表示潑來服司脫氏（Prevost），如何探聽對於匈牙利（Hon-

Brio) 之事件。當時此項一視同仁之傾向，使誕生各種文學定期刊行品，滾來服司脫氏 (Prévost) 本人，一時曾管理由克利姆氏 (Grimm) 於一七五四年設立之外國日報，「谷來脫氏 (Collat) 著對於知識徵稅之歷史，一八九九年。」深知英國 (Angleterre) 事件之埃諾氏 (Arnaud) 及蘇埃氏 (Suard) 管理再生報數年，甚為得手。嗣後在編纂法國之報紙時，合作於歐洲之文學報紙。

目前予等述及二人之在文學報紙中，開始批評，爭戰，攻擊之新聞業者，此為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及弗來隆氏 (Feron)。牧師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引以為樂而言新聞記者之職業，『被認為文學之最賤者。』彼允實行為苛刻之筆戰者，幸賴於彼。此新語詞，曾一時載入於平和博學者之日報中，甚為閱者驚異。嗣後，彼自由從事於詩學之新聞記者報，更後自一七三五年起，從事於觀察新式著作品報。此二報紙，曾與哲學家宣戰，而詩家服而堆氏 (Voltaire) 為之憤怒，而確認此係彼本人，曾使此惡人出於瘋人院 (Folie)。然而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不乏功績，如增加文學部分，減少神學及敬神書籍部分，彼注意『正直之人』於一文學日報。但彼不慎，公開攻擊法國大學院，大學院訴之於國王，王乃取銷此報 (一七四三年)。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乃倚賴於機巧，彼出一在巴黎 (Paris) 編纂之日報，如發刊於外國，彼之新編輯方開始，當其於一七四五年亡故截止。『毛納氏 (Monod) 於第十八世紀，檢查私立圖書館之目錄，曾遇見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之文集一一〇次，優於為人見一〇一次之白依而氏 (Bayle)。』法國 (France) 文學歷史之雜誌，一九一〇年。』

弗來隆氏 (Féron) 係一更有才能及更完備之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此勃來東城 (Beeton) 人曾爲耶穌教之教徒，繼爲耶穌教學校之教習。在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管理之下，開始其新聞雜誌發行者嗣後在各種變化之後，彼於一七五四年，設立一文學年報，此報存在迄至一七七六年。彼之敵人，均係哲學家。彼等有友人在王宮，而成爲在法國大學院之最有力者，詩家復而堆氏 (Voltaire) 爲最。在數年中，往往尋新之侮辱，加之於彼，將其置於戲園之戲臺上，而在其少女 (Pucelle) 之詩詞中。弗來隆氏 (Féron) 爲彼有哲學家之敵人，係查習之黨人，軟弱而不堅定之政府，忍受反對之勢力。波蘭國 (Pologne) 王史帶尼司拉司氏 (Stanislas) 自朝西城 (Nanoy) 爲保護新聞記者，干涉數次，均得奏效。書店之經理瑪來司哀勃氏 (Malsherbes) 爲哲學家之友人，但彼寬待其大路意司 (Louis-Le-Grand) 學校之舊同學，亦應注意意外不幸之事。大米杏氏 (Damians) 之謀刺，激怒王宮，反對新立法人，而使王宮優待新立法人之敵人。國務大臣蓄埃衰而氏 (Choiseul) 則不然，對之表示敵視。文學年報給弗來隆氏 (Féron) 甚好之收入，每年二萬餘佛郎，爲拉哈撥氏 (La Harpe) 所不信。但此報之生命，常受迫害。

是項危險，未阻止弗來隆氏 (Féron) 保存其爭戰之態度，爲反對新立法人。彼辯護「由久之習慣聯合於甚多瑣屑事之過度，與事件進行混合之過度，一言以蔽之，過度已根深蒂固，苟無一大顛覆，不能捉摸之。」(高努氏 (Cornou) 著：愛里弗來隆氏 (Elie Féron) 一九二二年，一二九頁。) 彼感覺其勢力，一日曾致書與瑪來司哀勃氏 (Malsherbes) 內稱：「我敢言我爲全法國 (France) 之公衆所愛，甚至於全歐洲 (Europe) 之公衆所愛，

在予之報紙散播之處。』當司法部長取銷文學年報之裁決宣佈之時，此新聞記者，死於大戰之中。

文學年報，雖其名稱若此，然接近政治，因彼曾討論由哲學家所提議之宗教改革，但實在之政治新聞，拒絕其登載。人之不滿意在官家報紙中，尋覓政治新聞者，得閱在外國刊發用法文之報紙。荷蘭報紙，特別保存一無愧之名譽。郵局之有田產人，知報紙爲有利之貿易，與一巴黎書商大維特氏(David)接洽，彼乃設立售賣是項報紙之事務所。法國官家報紙之經理，騎士爵士梅司來氏(Moislé)，在一七五九年之一報告書中，對此極表不滿（此在國家圖書館中）。『彼言法國之報紙，在昔甚有趣味，此報係外國報紙之真實撮要，但自諸位郵局之有田產先生等，將所有報紙，輸入王國，此報即不能再滿足好奇之心，所有新聞，在法國之報紙發刊之前，均在外國報紙中已閱過。』在第二半部分之世紀中，此確切報告之需要，普遍於巴黎(Paris)，一富有精巧意見之著作家，柏利沙氏(Palissot)，爲雷埃裏而氏(Choisain)之保護人，因用書商大維特氏(David)爲合作人，彼使確認其發售外國報紙之專利，爲招致多數顧客起見，此二合作人，減低訂閱荷蘭報紙之價值，自一百二十佛郎，降至三十六佛郎。柏利沙氏(Palissot)嘗此共同工作之十年中，收獲重大之利益。『台拉法盧氏(Delafange)著柏利沙氏(Palissot)之生活及作品，一九一二年，一一六頁至一一九頁。』加之，在巴黎(Paris)人見在咖啡館之傍，開設閱報室。彼中之一，設立於一七六二年，得在閱報室閱讀所有之新聞，每次付價法幣三分，合十五生丁。在另一處，有一大廳，開設於一七七九年，可閱所有定期刊行品。

深思之人，自問何以法國(France)不許法國人民，創立新政治報紙，以代鼓勵外國報紙。在法王路易十四

世 (Louis XIV) 執政之時，已有一爲國王重視之人，克洛特傑堂氏 (Claude Jordan) 曾於一七〇四年開始設立歐洲親王辦公室之鎖匙報，不久此報設立於芝而同城 (Verdun) 而自此即名爲芝而同城報，此政治報告之編輯，大都確切，存在至一七七六年。是年一專制之裁決，使其消滅。然此係一例外之事，因法國之報紙，更優於梅而居報，能使人尊敬其特許權，但邦克古克氏 (Pantolonet) 感覺新時代之需要，而乘掌權者之寬厚，以發刊巴黎本地之日報，而用外國日報之標記。歷史及政治日報，自一七七二年起，以日內瓦城 (Geneve) 之標記，而印刷於巴黎 (Paris)，對於公衆，爲日內瓦之日報，二年之後，開始比京之日報。

若于國務大臣，較之往昔，更知由報紙作宣傳之利益，薩埃衰而氏 (Choiseul) 曾嘗試傳播官家之布告，國務大臣范而善納氏 (Vergennes) 所作更多。當其欲預備輿論，對於美洲 (Amerique) 交戰之時，自一七七五年起，法國之報紙，及梅而居報，曾誇讚「徵募之兵」，此字似由法國之報紙，用以爲榮譽。嗣後范而善納氏 (Vergennes) 迫令法國日報，一如准許進入王國之外國日報，辯護彼之政策，彼之部下屬官之一，善納氏 (Genet) 通譯事務所之主任，保證報紙與外交部之聯合。自一七七六年起，彼秘密管理一由弗郎克林氏 (Franklin) 同樣秘密編纂之日報，名英國及美洲之事件報。此報，其全集爲十六冊，對於法國 (France) 非常謹慎，一如其攻擊英國 (Angleterre) 時之非常勇敢。都瑪司貝納氏 (Thomas Paine) 之民主黨小冊子，曾載稱，不將迄至頌揚宣告獨立之主義乎，及迄至公佈常識之要旨乎。范依氏 (Fay) 著革命之智識在法國 (France) 及美國 (Etats-Unis) 於第十八世紀之末，巴黎 (Paris)，一九二四年，六一頁。

邦克古克氏 (Panikouke)，不懼雇用有時因彼等之不謹慎而犯嫌疑之新聞編輯者，彼知是輩能使人閱讀，而獲得一日報之訂閱者。予等曾見彼召好戰之拉哈撥氏 (La Harpe)，以復興梅而居報，對於彼之政治報紙，彼覺得一世代之新聞記者林敢氏 (Lingnet)。此強暴之人物，由其喧嚷之筆戰，曾各處標示其經過，為哲學家之仇敵，無一能助彼等攻擊專制政體之戰爭更優者。及使白使低而 (Bastille) 囚獄更可嫌惡者，彼為法王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法王后瑪麗亞東乃脫 (Marie-Antoinette) 所重視。彼為速使舊制度終止人中之一，復而堆林敢氏 (Lingnet) 宣言，意欲仿效前世紀之大批評家白依而氏 (Bayle) 雷克來克氏 (Le Clerc) 及白司那虛氏 (Barange) 彼稱：『在政治，須精確及光明，在文學，須無私及謹慎，此為一真實日報之性質，一日報能使其著作者得榮譽之性質。』是項華麗之約言，毫末遵守，因其爭鬪者之體質，不讓其節制也。拉哈撥氏 (La Harpe) 收一攻擊法國大學院之條文，此條文使邦克古克氏 (Panikouke) 不得不將林敢氏 (Lingnet) 辭退，而禍不單行，拉哈撥氏 (La Harpe) 接林敢氏 (Lingnet) 之任。林敢氏 (Lingnet) 不得不受此侮辱，然仍寄一激烈之信，與國務大臣范而善納氏 (Vergennes) 彼起程赴英國 (Angleterre) 在英國 (Angleterre) 彼設立政治歷史報 (一七七七年)，而人寬容此報進入法國 (France)。但在此報中，攻擊英國政府，英國政府將其逐出倫敦 (Londres)。瑞士國 (Suisses) 亦不接待此著作家，因其要求不受檢查員之檢查。在比京 (Bruxelles)，則相反。與國籍省長沙而台洛來納 (Charles de Lorraine) 親王，彼係由其混入狐疑之寬大著名，而准其於一七七八年，

重行發刊政治歷史報，是項報紙，又得進入法國（France），而大學院又爲不平之鳴。國務大臣乃答稱：「國王、王后及全王族，祇閱林啟氏（Lingnet）之日報，而閱之有不可言語形容之樂。」因之，林啟氏（Lingnet）又作光輝之事業。勃利沙氏（Brissot）曾言：「此報之如是品格，給與著作者之利，必較愛米而報給與強耶克羅沙氏（Jean-Jacques Rousseau）者爲多。」（勃利沙脫氏（Brissot）著：筆記，第一冊，一〇〇頁。）

但林啟氏（Lingnet）有觸怒之技術，甚至對於哲學家之敵人，故上下兩院集合之巴黎國會（Parlement de Paris）接受國會參事，許可撥米梅尼而氏（d'Espéremont）提出對彼之一長控告。人以密計，使其來至巴黎（Paris），監禁於白司低而（Bastille）監獄中二年之後，於一七八二年釋出，幽禁於雷堆而城（Bethel），彼適至比京（Bruxelles），繼至倫敦（Londres）。在彼，書其對於有名監獄之報告書，彼在倫敦（Londres）復發刊歷史報，是項報紙，有時在法國（France）被接受，有時被禁止，法國國會將一一六號報定罪，投之於火。林啟氏（Lingnet）永是活動及喧嚷，終至在暴制（Pareur）之下，因言麵包不良，而被斬首。（哈丁氏（Martin）著：法國報紙之政治及文學歷史，一八六一年，第三冊，三三七頁至三九二頁。）

此憤激諷謗小冊子之作者，曾與一嚴重及自由主義黨之新聞記者，日內瓦人瑪來提派氏（Mallet du Pan）時有關係。瑪來提派氏（Mallet du Pan）在復而堆氏（Voltaire）之庇護下，開始其職業，當林啟氏（Lingnet）被關禁於白司低而（Bastille）監獄時，爲歷史報之合作者。瑪來提派氏（Mallet du Pan）於彼不在時，曾擔任繼續編纂歷史報，因此會發刊三十六號，但林啟氏（Lingnet）出獄時，以偽造人待之，不久邦克古克氏（Panco-

Koucke) 任其編纂日內瓦之日報，嗣後又召之至法國之梅而居報。在此報中，日內瓦人在成爲聯邦 (Helvetia conf. Helv.) 之受俸給辦事員攻擊法國 (France) 之前，曾攻擊革命，迄至一七九二年。

自由報紙之願望，日益加增，因林啟氏 (Lingsch) 前曾管理一半法文一半英文之編輯，得有成績，亦曾助於歐洲之郵傳報之成績。此報於一七七六年，由二人止思有利之事業者所發行，一爲英人史文東氏 (Swinson)，一爲法人台表而台拉都氏 (de Serre de Latour)，對於英國事件之關切，自三十年來，因法國之模擬英人，已甚發展；而在美國革命，使人預料發生一新戰爭之時，更爲加增。因此歐洲之郵傳報，甚速達至五千訂閱者之鉅數，但其不免受習俗上之禍患。在巴黎 (Paris)，有一時被禁止發行，嗣後數次沒收。在倫敦 (London)，此係英國政府之忿怒，對於一報紙在歐洲 (Europe)，洩露各國務大臣間之不睦及反對黨之激烈攻擊，爲使終止此「公眾之間諜」起見，乃阻止遞送大細報紙。但英國之虐待，使法國國務大臣范而善納氏 (Vergennes) 和緩，彼准許歐洲之郵傳報，印刷於蒲洛納城 (Boulogne)，爲分派此有利企業之贏餘，使拉都氏 (Latour) 與史文東氏 (Swinson) 二人絕交。

在彼等之合作人中，有二人極不相同，勃利沙氏 (Brisot)，給彼政治之信用於日報，戴弗諾台馬郎特氏 (Thévénau de Morande)，用其拙劣新聞記者之放蕩以嚇詐。此係一奇事，因此受賄囑之人，而使范而沙依爾王儲 (Versailles) 恐怖，因懼其毀謗。〔陸皮啟氏 (Robiquet) 著：法國誹謗小冊子著作家戴佛諾台馬郎特氏 (Thévénau de Morande)，一八八二年。〕簡而言之，歐洲之郵傳報，在二政府之慾望及威嚇之間，得以生存，甚

至於使此政府及彼政府付之以金錢。此數政府之內部不和，利用歐洲之郵傳報。一日廣告一不滿意於外交部長之條文，該報之經理處，能證明彼之登載此廣告，係違國務總理馬而柏氏 (Maurepas) 之意願。

法國人在此時對於日報之感情，甚為複雜。彼等對於報紙編輯人，往昔之輕視，及對於機關能運用一接續有力舉動之新利益，二者之間，躊躇不決。法國大學院不屑選擇著名之人，為新聞記者，如牧師埃諾氏 (Arnaud) 於一七七一年，及蘇埃氏 (Sauré) 於一七七五年，當公爵台尼弗奈氏 (de Nivernais) 於一七八八年，接受律師太善氏 (Targem) 時，曾高聲言：『新聞記者之職務，須由最優之才智執行。』至於勃利沙氏 (Brisson) 在進入此不甚為人尊重之職業前，彼曾描寫彼之躊躇，內云：『白依而氏 (Bayle) 曾為兒童教習，卜可堆而氏 (Pogel) 為學校內卑鄙之人，羅沙氏 (Rousseau) 為一侯爵夫人之僕從，予甚能為報紙編輯者。』不久，彼感覺歐洲之郵傳報給彼之重要，彼稱『予甚喜悅，有一報紙受予之命令，此報紙可傳播我為一熱中快樂家之原則。』

久已在英國 (Angleterre) 習用之報紙，在法王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執政時，尚係一新設置之嘗試。於一七七七年，發刊第一日報，巴黎之日報，以供給新聞為最，而其開始於一月份刊行之數號報紙，不久即有不同之節目，如文學之報告，戲院之報告，各種事實，裁判上之條文，又加失物之廣告，金融行市，時新裝飾，藝術之批評，衛生上之報告，以上各項，極使王宮及城中之大眾，感覺興趣。喜有一每日之報紙，但如是之奇異企業，使檢查局為之不安。三星期之末，停止發刊，一月二十二日，日報復行發刊，有一篇詩詞，有傷於一命婦，引起陸軍少將蒲弗來司氏 (Boufflers) 之控訴，而又一停止發刊。特羅蒙氏 (Dumont) 著『書畫像，蒼鏡架。』雖有數次他項失敗，此日報

因悉心避免政治，能存在迄至革命。在當時，此係政治給其各種重要與定期刊行之報紙，予等並不誇張。在一七八九年之前，是項定期刊行報紙之職任，當瑪來司哀而勃氏 (Mallesherbes)，在革命之前一日，由國王之諮詢，編纂一報告書，對於檢查之必須改良，彼因公眾對於新書籍之熱望未曾提及日報。

在同時存在之秘密報紙，如舊教新聞報之有名表樣足以證明之。此信神學教之日報，誕生於一七二八年，在由盎勃隆 (Embrun) 地方宗教評議會 (盎勃隆 (Embrun) 之強盜犯) 之嚴酷反對沙埃能 (Saanen) 主教，所引起之感動中，此係一都而斯城 (Tours) 之牧師風堆納台拉洛虛氏 (Fontaine de la Roche) 編纂此報，垂三十年。報紙之能生存，全賴秘密之巧於組織。編纂者，止有三通信員認識，此三通信員，分別與五副通信員工作，在此五副通信員，與七印刷員之關係中，及此七印刷員，與九售報人之關係中，亦同樣謹慎。彼等之約會，它於一正確之時間，所候之人，如遲到半小時，此可作為可能之危險，必須藏匿可疑之物件。國會於一七三一年，責罰舊教新聞報，巴黎 (Paris) 之大主教，於一七三二年，發出一告示，反對此『無恥之小冊子』。警察常往檢索，但合作者之才，能，助以信神學教黨之協力同謀，及或由行政官之隱密同謀，此報得度殘生於舊君主國，且彼蔑視搜索，贈給一正當之訂閱，與警察局長。〔賈徐亥氏 (Gralen) 著：奉慈惠教人騷動之普通歷史 (一九二二年) 第一冊，三一〇頁至三一五頁。〕

至於手書之報紙，彼等生存於全第十八世紀，在攝政時代，紅衣大主教弗雷利氏 (Henry)，寬容是項報紙，以每一冊報紙，交與警察局為條件。嗣後人欲恢復壓制，一七四四年之訟案，發見生存一真實新聞記者之總理，賈

薄台郎蒲氏 (Olivand de Rambaud) 彼自二十歲起，營此職業。彼雇用五十抄寫人，而供給二百三十訂閱者，均屬於高等社會。杜勃來台貝桑 (Doulet de Persan) 夫人 (卒於一七七一年，年九十四歲) 之客廳，雖有執權者不時之威嚇，然終至成爲宣傳手書廣告書之中心。手書廣告書之副本，由其友人白蓄蒙氏 (Bohannon) 保存。〔風克勃倫帶諾氏 (Frunck Breukno) 著非茹洛 (Tigano) 報及其先進者，一九〇九年。〕在一七七七年，因官吏之寬厚，准許開始將其發刊，如嗣後梅脫拉氏 (Méta) 之手書報紙，自由之權增長，使手書之報紙消滅，凡事往往如此。

至於廣告，當時在政治或文學之報紙中，止占一不重要之地位，因廣告須保留於分立之機關，且應計及戴渥弗拉司脫雷諾獨脫氏 (Théophraste Renaudot) 所保證與其後裔之專利。報紙之管理人等，不滿意於維持此特許權以反對各種之嘗試，乃決意經營其報紙，優於往昔。在巴黎 (Paris) 亦在各省，巴黎之廣告報，會委任於敎師渥培氏 (Aubert)，彼爲當時最努力新聞記者中之一。此報不久即爲公衆名之爲小廣告報，此報茂盛甚速，此使彼等得安渡革命之各種暴風雨。渥培氏 (Aubert) 知在法庭前，辯護其特許權，攻擊巴黎之日報競爭之嘗試，且由此競敵之表樣而了解，彼亦將小廣告報，作爲每日刊 (一七七八年)，在此報上，加一附刊，頗受重視。在省之廣告報中，尙更表示，文學之性質。在此報中，人愛閣蓋隆氏 (Querlon) 對於新書籍之報告書。

所有法國省城，計有若干訂閱巴黎日報者，或外國日報者，在大城中，各閱書室，贈給報紙與彼等之顧客。是項城中，實在廣告報紙之設立，祇在付敎師渥培氏 (Aubert) 必要之准許代價之後，有數敢斷之印刷所長，努力週

避專利，亦有當地數日報之嘗試。一呂爾城 (Lille) 之書商邦克古克氏 (Pancroncke) 之父，於一七四六年，設立弗郎特城 (Flandre) 之蜜蜂報，曾有十號報紙。嗣後，一冒險之人物都善夫柏利氏 (Joseph Paris) 係萊比那 (Leipzig) 伯爵，於一七八一年，得呂爾城 (Lille) 監察官之准許，設立一每週之報紙，以不同之報名，會存在十二年。〔唐青氏 (Danochin) 著呂而城之印刷品，呂而城，一九三一年，第二冊，二二三頁。〕在勃桑松城 (Besançon) 監察官於一七六六年，贊成誕生一廣告之報紙，不載政治，甚少當地新聞，但載有一研究經濟、文學，及尤為科學之雜誌。〔賈徐亥氏 (Guzior) 著培桑松城之報紙 (Besançon)，一九二五年。〕在克來諾勃而城 (Grenoble) 自一七七四年起，在蒙帶希司城 (Montargis) 自一七八〇年起，亦均發刊廣告之報紙。在報紙中，新聞及條文，祇列於附刊。〔史登氏 (Stein) 著第十八世紀在蒙帶希司城 (Montargis) 之當地報紙，哇來盎城 (Orléans)，一八八七年。〕更勇敢之定期刊行品甚少。『法國著作家蒙脫洛西亥氏 (Montlosier) 曾書稱：予記憶當時，在予等之省中，開始接收一種報紙之較有意義者，名埃維濃城之 (Avignon) 郵傳報，此如「幸福」。』〔請閱省城日報之一清單，在毛奈氏 (Mornet) 著法國革命之智慧 原書中，四四九頁，對於呂翁城之日報，克洛司克洛特氏 (Gros Olande) 著在十八世紀之第二半部呂翁城 (Lyon) 之智慧生活，一九三三年。〕

### 第三節 德國報紙

如法國 (France) 對於所有關於定期刊行之報紙，不若英國 (Angleterre)。然歐洲 (Europe) 之其他國

家，尚不若法國 (France) 各處所行之預防檢查較之范而薩依爾王宮 (Versailles) 之檢查，更為嚴厲。在屬於聖帝國 (Saint-Empire) 之各國中，人能覺之。高等社會人物，對於報紙之進步，不加善視，然是項報紙，均甚謹慎。在第十七世紀將終了時，一次印刷二百份，似甚合宜。德國報紙之最傳播者，為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日報，於一六八〇年，曾達一千五百份；然當三十年戰爭之災害修整之時，閱報者之數增加，此使德國之小專制君主等不悅。彼等甚怪吝於彼等之政權，若彼等之人民為『不平之鳴』，彼等又將如何。薩克司之依瑪 (Saxe-Weimar) 之公爵，於一七二六年，拒絕准許一日報，聲稱彼不欲抗議者為其人民。薩克司城 (Saxe) 之選舉公爵及波蘭 (Poland) 之國王，渥巨司脫二世 (Augusto II) 亦如是不滿意於是項報紙之謠言，及空泛之贅言。〔克洛脫氏 (Groen)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 一九二八年，第二冊，七頁。〕

有數著作家，為解除執權者之疑懼，乃從事於『道德之』新聞紙，加之，彼等為埃蒂松氏 (Addison) 之成績所鼓勵，因其在德國 (Allemagne) 之活動，較之在法國 (France) 更甚。人之不知英文者，自一七一四年起，在一法文譯本中，能閱此報。以待一七三九年，由郭脫司海特 (Gottsched) 夫人所作之德文譯本，此係一英人於一七二三年，在亨堡城 (Hambourg) 設立此類之第一編報，不久即有是類道德報紙之最引人者，如畫家之演說報 (一七二一年至一七二二年)，合理之投石黨報 (一七二五年至一七二六年)，及愛國者報 (一七二四年至一七二六年)，此報較他報為優。數百之暫時編輯，在德國各部落，仿效是類報紙。若干意見，各處再行發現，人歷舉及詳說天主 (Dion) 生存之憑證，而譏笑各種迷信，小學之問題，會詳細考察，膽大者控訴諂諛，對於諸親王之不

幸或貴族之驕傲，而贊美簡單之生活。但是項意見之表示，甚為謹慎、恭敬、沉重，應須甚多誠意，始見在是項平和之報紙記者中。有革命意見之前驅者，彼等勸誘道德之文學，及貴族之文學，而顯萊氏（Gallert）將成爲是二項文學之主要代表。道德之報紙，會度一不活潑之生活，迄至第十八世紀之末。德國（Allemagne）文學之醒覺，會判道德之報紙以死罪。翁白克氏（Umbsel）著德國道德週刊報紙及史貝克蒂報，史太司堡城，一九一一年。

甚至在彼等最有盛名之時，是項無害之報紙，對於甚多之閱者，似尚不敷。是項報紙，在自第十六世紀起，創設報紙及新聞報紙之自由城中爲最。弗郎克福城（Frankfort）會保存彼之二舊報，當時每星期發刊四次。在一七二二年，城中之議院，對於付最高價之人，給特許權，與廣告之報紙，指明遺失物件，及尋獲物件，贖買及出售。當此報紙在報中，加載人民之身分、生產、結婚、死亡等表格之再版時，閱者起始對此不謹慎侵犯家族祕密之佈告，引爲恥辱，嗣後彼等即習慣之。一勇敢之書商范郎脫拉讓氏（Vandrupp），獲得准許，在弗郎克福城（Frankfort），創立一新日報，一用德文，一用法文，二報均得成效。但於一七五二年，此二報之一，曾發刊一信札，對於俄國政府，不甚稱頌。俄國司法部長培司都才氏（Bastoujev），適在維也納城（Vienne），乃得德皇，將此二報禁止。

弗郎克福城（Frankfort），被亨堡城（Hambourg）超越，因亨堡城（Hambourg）不絕與英國（Angleterre）聯絡，極易獲得外國之新聞。加之，彼接近化而司登城（Holstein），該處各公爵，對於德國（Allemagne）之事件，預備任人自由談論。發刊人霍而氏（Holle），被放逐出亨堡城（Hambourg），欲對於商業聯盟城之報紙競爭，乃在化而司登城（Holstein），發刊一報紙，除政治新聞外，內載文學、科學及藝術之報告。德人以前祇在仿效博

學者之日報之臘丁文編輯中見之，此項新設施，收效尙好，然未免引起一被該報編輯人批評之博學者之怒，彼稱之爲『無識之人』、『惡鬼之辯護人』，而甚至稱之爲新聞記者。『梅尼亥氏 (Meunier) 及顯森氏 (Essen) 著：德國報紙附刊，柏林 (Berlin)，一九三一年，二四頁。』霍爾氏 (Holle) 之表樣，於一七三一年，會爲一在自由城創立之日報所追隨，名爲亨堡城之通信人報，此報甚速，成爲德國 (Allemagne) 最重要之定期刊行品。每星期發刊四次，消息甚確，富於多數之廣告，而其訂閱者之數，增加不止。訂閱者中，甚多教師及文學家，均爲『博學之條文』所引誘。報紙下欄之文學條文，廣告新版之書籍，對於批評，並不躊躇，此係德國之第一報紙，能與荷蘭 (Hollande) 之報紙競爭。

在第十八世紀，聖帝國 (Saint-Empire) 之政治生命，爲一重大事件所統制。普魯士國 (Prusse) 之昇高，將成爲奧國 (Autriche) 之勝利競敵，在此二國中，國王均不信任報紙，而允維持報紙如奴隸之地位。但彼等之敵人，甚至不止一次，迫令彼等利用一彼等不能否認爲重要之兵器。

在一七〇一年，被承認之普魯士 (Prusse) 新王國，無政治之報紙。一騎兵隊之軍官渥而文氏 (Oelven) 曾試於一七〇八年，在埃蒂松氏 (Addison) 之史貝克蒂淘澤之前，在柏林 (Berlin) 設立一『道德之』定期刊行品。此每月刊之雜誌，攻擊不良之習慣，可笑之時式，奇異之風俗，嘆惜數種新出產品之弊害，如咖啡或茶，以及售藥人之矯僞。此報紙編輯者，得國王之敬重，滿載頌詞，及宗教，彼以宗教，似爲白依爾氏 (Bayle) 之膽大批評所侮辱。『顯善氏 (Geiger) 著：柏林 (Berlin)，一六八八年至一八四〇年，柏林 (Berlin)，一八九二年，第一冊，一四一

頁。]

普魯士國王弗來台利克奇渥姆第一世 (Frédéric-Guillaume I<sup>er</sup>) 不欲日報在其國中，彼開始禁止各種報紙；嗣後，止准一官家報紙，以通告王家之法令。手書之報紙，亦不准許。嘗時有二柏林人，寄送一精密之報告書，與一在弗里司省 (Friso) 東部之德國親王。此二新聞記者之一，於一七三五年，被人發覺，被拘禁於監中五月，嗣後被放逐。〔弗呂特朗台氏 (Friedlander) 著：柏林報紙 (Berlin) 頁一七一三年至一七一七年及一七三五年，柏林，一九〇二年。〕但國王對於在德國 (Allemagne) 或荷蘭國 (Hollande) 發刊最傳播之日報，極為注意。彼付款與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之廣告報紙，登載彼之廣告，為普魯士軍隊，徵求自願兵。彼之公使在聯合省中 (Provinces-Unies) 有時交涉登載一條文，有時使更正一不實之新聞。〔克洛脫氏 (Gros)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 一九二八年，第二冊，一五頁。〕

甚至在其國中，此實行之國王，被人告知亨堡城 (Hambourg) 之鼓勵表樣，彼欲設立廣告之報紙，俾國庫得有收入。因之，此項制度，開始於一七二八年，保證王國，對於各重要城市設立之日報，有廣告之專利。此項制度，存在至一八四八年。惟是項報紙，專載商務，是以無訂閱者，乃由哈爾城大學 (Université de Halle) 之掌璽官羅特維氏 (Ludovig) 尋覓挽救之法。甚久彼從事於報紙，以一疑懼及關切混合之態度，於一七〇〇年，彼請求紙印刷新聞之出於若干消息確切之中心者，以避免錯誤。彼指示其學生，謂對於科學之工作，人能利用報紙，因在報紙中，得取各種文牘，及各種統計；但閱讀政治日報，彼以為對於普通人民及商人不善。彼等應滿足於廣告之報紙，為

使增多閱哈而城 (Halle) 之報紙者起見，彼於報紙中，加入幼童教育之新聞，關於新出書籍之報告，及由其大學中之同事，所作對於新近科學發明之條文，此企業之成績，甚使國王弗來台利克奇渥姆第一世 (Friedrich-Guilelmus I<sup>er</sup>) 喜悅，彼命令其他普魯士各城市之教師，在聰慧報紙中，作『照哈而城 (Halle) 模範』之條文。〔梅尼亥氏 (Mentzer) 及顏森氏 (Jessen) 著：德國報紙附刊，柏林 (Berlin)，一九二二年，四五至四七頁。〕

#### 第四節 普魯士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之時代

普魯士 (Prussia) 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rich II) 之登極，似對於報紙，開一新紀元。彼國務大臣中之一，正式宣佈，檢查已作廢，及日報得享一『無限制之自由。』人一再復述國王之語云：『欲使報紙為有興趣，不應使其被束縛。』對於當時已有之二日報，國王又加一第三日報，此特許權之讓與，以獎給一會為其效勞之發刊者。但經驗不久表示，應如何思及是項美麗之許諾，自一七四三年起，甚至在法律規定之前，檢查於實際上已實行。各種國王之命令，於一七五〇年、一七五五年、一七七二年、一七七四年，不絕加重此項制度。其為新奇者，此係對於報紙職業之指示，如所有聰敏專制君主之所為。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rich II) 不自滿足以克服報紙，彼知報紙能用以證明其舉動，及攻擊其敵人。當西來西省 (Silesia) 之二次戰事，彼曾自行書稿，給與報紙，如載在一柏林報紙中之『一實地目見之證人之書信，』係彼所作。同樣當七年 (Sept Ans) 之戰事時，各種軍事之報告，有數種他項條文，均由其想及，及修改。是以在一七五六年，絕交之前一日，有二書信，一信自稱來自萊依特城 (Lejedo)，

及另一信來自努倫培城 (Nuremberg)，均告發奧國 (Austria) 之準備，如實在無疑之新聞編纂者，及為激起德國之輿論，及新政黨之輿論以攻擊敵人。彼使在各處，散播（一七五九年）一自稱羅馬教王之宸翰，給與奧國將軍杜恩氏 (Dunn)，及法國大將蘇皮司氏 (Souvise) 之假祝賀信。有數次，彼以不甚莊嚴之方法，利用彼京都之日報，如於一七六七年，傳聞一新戰事擾亂柏林 (Berlin)，二報乃努力供給一可懼冰雹之風風，曾襲擊巴脫司大姆城 (Potsdam) 左近之詳情。柏林人立即忘却戰事，以尋覓對此意想災害之詳情，國王為之大悅。〔克洛脫氏 (Grosch)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二冊，一六頁。〕

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ederic II)，在其王國之其他城市中，亦作同樣之舉動。勃來司洛城 (Breslau) 之表樣，表示彼之政治，如何有異於哈勃司蒂 (Habsbourg) 王族之政治。西來西 (Silésie) 都城之二日報，在一七〇三年及一七四二年之間，係基督篤教之報紙，完全無色彩，不加任何判斷，甚至不頌揚維也納 (Vienna) 之君主。彼等供給軍事之新聞，對於高貴人禮儀之條文，及各種之事件，實際上甚為茂盛，因廣告佔其位置。彼等並不協助奧國之政治，自弗來台利克二世 (Frederic II) 取得勃來司洛城 (Breslau) 起，一切更易。西來西城之報紙，設立於一七四二年，係一攻擊及宣傳之報紙，彼誇贊普魯士之勝利，彼攻擊奧國 (Austria)，他表示新制度之利益。一次西來西城 (Silésie) 完全被征服，此報受同樣之束縛，如柏林 (Berlin) 之報紙，應不載對於內部太詳細之新聞；但人會准其對於外國之事，充量報告其閱者，如對於倫敦 (Londres) 國會之會議，或波蘭 (Pologne) 國會之會議。〔希亥而司氏 (Schiese) 著：自一七四二年起勃來司洛城 (Breslau) 報紙業，勃來司洛城 (Breslau) 〕

一九〇二年及梅雷氏 (Miller) 著自一七四二年至一八七一年勃來司洛城 (Breslau) 之報紙勃來司洛城 (Breslau) 一九〇七年。』

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eric II) 一如其父，亦監視德國其他地方之報紙。彼之注意，不獨對於德文之日報，但亦對於全歐高等社會所用語言之日報。彼曾嘗試使一法文日報，生存於柏林 (Berlin)，但無效果。彼對於萊茵河 (Bas-Rhin) 下部之郵傳報，於一七六七年，設立於克來扶城 (Clèves)，而由一舊新教徒編纂者，較爲有利。攻擊敵視日報各編輯人之一切方法，均係甚好。一泛隆台瑪而梅提城 (Wallon de Malmédy) 人，羅台里克氏 (Roderique)，先爲新教徒，及谷洛納城大學 (Université de Cologne) 之教師，曾得德皇之特許權，爲一法文之日報，名谷洛納城之報紙，甚傳播於德國 (Allemagne) 西部基督教之中心。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eric II) 委任其職員之一，將其杖責，委任命令，營即實行。在聯合省中 (Provinces-Unies) 一克洛尼恩克城 (Groningue) 之日報，攻擊國王，駐海牙 (La Haye) 之普魯士國使館之一秘書，通知此報，如其繼續，「人將取一決定，將使汝後悔此事於汝生殘餘之日。」

哈勃司蒂王族 (Habsbourg)，如人已見之於勃來司洛城 (Breslau)，彼等不甚信宣傳之利益。德國 (Allemagne) 皇后瑪利堆來司 (Marie-Thérèse)，命令嚴厲檢查旅客進入維也納城 (Vienna) 所攜帶之行李，以擷取禁止之書籍。彼亦養成定期刊行品之檢查，但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eric II) 之攻擊，迫其倚賴於廣告之同樣方法。同時維也納城 (Vienna)，發出實在誹謗之小冊子，由都恩 (Thurn) 及蒂克西 (Taxis) 之親王之郵

差傳播，攻擊普魯士（Prusse）之國王。人鼓勵各大城之日報，如弗郎克福城（Frankfort）、谷洛納城（Cologne）、亨堡城（Hambourg）之日報，對於擾亂皇帝國（Saint-Empire）者，加以恥辱。〔克洛脫氏（Groth）著：報紙，海姆城（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二冊，二二頁。〕

總之，在奧國（Autriche）一如在普魯士國（Prusse），各日報均為平常，無色彩，及空泛。柏林（Berlin）之報，以彼等發刊者之名，稱為史貝納氏（Spener）之報紙及服司氏（Voss）之報紙，而准許於一長久之生命。彼等往往與瑣屑之監視衝突。第二報紙，曾嘗試一遊戲之雜刊，檢查局不准此事，因一日報，不應自使為人輕視。將近一七七六年，服司氏（Voss）之報紙，印刷二千份，另一報，印刷一千七百八十份。維也納城（Vienna）之報紙，曾有一同樣艱難之生命。新聞編纂者之如松能勿而司氏（Sommerfelds），為法國哲學家羅沙氏（Rousseau）之曠貴者，彼等在一如是監視之下，甚苦於寫作。

匈牙利國（Autriche）在第十八世紀之開始數年中，曾在維也納（Vienna）城之報紙，與有利於拉谷徐氏（Ragoczi）之匈牙利（Autriche）梅而居報間，有數次報紙之筆戰，但對此之紀念，業已遺忘。在此國中，曾有數種臘丁文或德文之日報，與維也納城（Vienna）之日報，同是無甚意義。惟一有趣味之新事件，為在一七八〇年，一用匈牙利文編纂之報紙之第一嘗試；另一方面，檢查在自由城中，雖係外表，然與在維也納（Vienna）或在柏林（Berlin），同是可厭。德國（Allemagne）南部最有名新聞雜誌發行者之一，魏克而林氏（Weikhrin），曾被逐出羅司堡城（Augsbourg），繼又被逐出羅林羅城（Nordlingen），而由是數城之官家控訴，在彼逃匿之其他數小

國中均被追索。博姆氏 (Bohm) 著羅維佛克林氏 (Ludvig Wokring) (一七三九年至一七九二年) 摩尼克城 (Munich) 一八九三年。

在奧國 (Austria) 因德皇郁善夫二世 (Joseph II) 而事件更易，在其登極 (一七八一年) 不久之後，彼曾取銷檢查。不久新週刊報紙，即大茂盛，以代一半打之數。諸世襲之國家，有一時計算是項報紙，近五十種。因人議彼等之新自由而恐懼者，干時之新聞編纂者，即行膽壯。皇帝努力給以方法，一條文之發刊於維也納報紙中者，據一國務大臣言，為皇帝親自之作品，但不久因彼政策之失敗及革命，使德皇郁善夫二世 (Joseph II) 仍回至舊習慣。在一七八九年，設立印花之重稅，使新報紙破產，而不久，檢查復行設立。

## 第五節 文學報紙在歐洲

當時在德國 (Allemagne) 表示之智慧大醒覺，應使在政治日報之側，誕生一文學報紙。普魯士 (Prusse) 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eric II) 有一太專之法國教育，以注意此醒覺。然此醒覺，曾給一新生命與一柏林 (Berlin) 之日報。發刊人服司氏 (Voss) 將在其報紙中之文學批評，委託於其友人雷新氏 (Lessing)；而此人自一七五一年至一七七五年，發刊明切及刺毀之條文，是項條文，曾成立其令名。此亦於柏林 (Berlin) 為尼谷拉依氏 (Niola) 所居住。此人被希來氏 (Schiller) 及葛堆氏 (Goethe) 嘲笑為非利司丁 (Philistin) 之後裔，嗣後又為亨利海納氏 (Henri Heine) 嘲笑。但此雷新氏 (Lessing) 之友人，為渥夫克拉克隆報之熱力辯護人。

有才能以聚集合作者，於其設立之「圖書館」雜誌之四週。是項編輯，在聖帝國 (Saint-Empire) 修文學之公衆方面，存在垂三十年。最有名之德國圖書館雜誌，開始於一七六五年，經過各種之變動，存在至一八〇六年。幸賴於一百五十四著作家之才能，以給此雜誌之條文。

尙更有名者，爲維亥郎氏 (Vieland) 所創設之定期刊行品，彼已自若干時，曾思及此定期刊行品，當一友人勸其取法國之梅而居報爲模範，同樣將新聞及報告書，批評及詩詞，謎辭，及時式之雜刊，加入報中。維亥郎氏 (Vieland) 甚喜此意，彼即設立德國梅而居報 (一七七三年)。渥夫克拉隆報之詩家，一如尼谷拉依氏 (Niola)，爲是報之散文記者，係有名之著作家。維亥郎氏 (Vieland) 覺公衆不喜「道德之報紙」而熱愛於文學及藝術。梅而居報垂若干時，曾得一極大之成績，繼後，因此勝利，彼得於衰敗及重振之交錯中，保持殘生垂三十年。魏才而哇司善恩司白克氏 (Wetzel Aus Gensbach) 著德國 (Allemagne) 甚篤教報紙於第十八世紀，海依台而城 (Heidelberg)，一九一二年。】

自一七七五年起，曾有一可怕之競爭者，於德國博物院報。此報編輯更爲慎重，更爲嚴格。在此報中，第一位置保留與歷史，此二種雜誌，引起無數之仿造者。雷新氏 (Lesing) 之語，可以證明之，彼云：「青年之略知德文者，而彼曾閱此與彼者，現在發刊一週刊報紙。」克洛勝氏 (Grosch)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一冊，六一八頁。】有數人曾得成效，德國 (Allemagne) 之文學報紙，至少與歐洲他國之文學報紙同樣，迄至近一七八九年。此智慧之醒覺，曾經表示在平常之報紙中，及甚至在廣告之報紙中。在廣告之報紙中，善來脫同條文

(*Gelehrtes Aritkel*) 之驕傲態度，曾有數次招致一熱烈之批評。虛司都司滿蒙氏 (*Justus Möser*) 彼會得德國著名詩家葛堆氏 (*Goethe*) 之贊賞。在一七六六年至一七八二年之間，梅尼亥氏 (*Mennier*) 及顏森氏 (*Jessen*) 著德國報紙附刊，柏林 (*Berlin*)，一九三一年，五一頁。〔彼會給模範於其在渥司那勃羅克城 (*Onabruck*) 之智慧報紙中。此青春少年，亦利用政治雜誌，其最可注意者，為史來才 (*Schleser*) 之雜誌，曾為教師於葛丁敦城 (*Göttingen*)。因會研究斯拉夫族 (*Slavo*) 之社會，及日耳曼族 (*Germanie*) 之社會，彼編纂其通信報 (一七七六年至一七八二年) 而自一七八三年起之史篤桑善勤報 (*Staatsanzeigen*) 為最。德國 (*Allemagne*) 皇后瑪利堆來司 (*Maria Thérèse*)，在其末數年中，曾甚尊重是項報紙。

不幸各君主，在第十八世紀將了時，為批評知識之進步所恐嚇，恢復舊時之嚴厲。在普魯士 (*Prusse*) 國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édéric II*)，在其末數年中，人甚平和。嗣後，普魯士 (*Prusse*) 王弗來台利克奇渥姆二世 (*Frédéric-Guillaume II*)，曾讓發刊數種意志薄弱之自由報紙，但不久彼贊成一七八八年之嚴酷，令復組織檢查局。此勅令數種結果之一，為給一新活動於手書之報紙於柏林 (*Berlin*)，是項報紙，在此帝國服從於甚多可疑之專制中，向未完全消滅。德國 (*Allemagne*) 皇后瑪利堆來司 (*Maria Thérèse*)，於一七五一年，曾許一獎賞與類是報紙之告發人，但是項報紙仍繼續發刊，彼應忍受之。然由向公眾宣告人誦讀之一命令，曾威脅彼之傳播虛誕新聞者以鞭撻及放逐。在谷洛納城 (*Cologne*)，陸台利克氏 (*Roderique*)，在手書之廣告書中，曾言彼之所不能印刷者，德國 (*Allemagne*) 皇后瑪利堆來司 (*Maria Thérèse*) 之敵人弗來台利克二世 (*Frédéric II*)

由一郵政局長居間，訂閱此手書之廣告書，亨堡城（Hambourg）之廣告書，因內載甚多確實新聞，是以甚爲人採購。

如人於第十八世紀作歐洲（Europe）大陸之周遊，人將見各處之預防檢查局，施行同樣之監視。例如在意大利（Italia），一如在德國（Allemagne），政治報紙，應不載各種討論，而祇給外來之新聞，以軍事新聞爲最。但在意大利（Italia），一如在德國（Allemagne）及在法國（France），組成一更活動更有趣味之文學報紙，此時日報亦優於報紙。是項報紙，尤取法國之模範，加之以若干批評，以顯性質之卓絕，如拉米氏（Lami）於弗洛郎司城（Florence），在文學之新聞報中，及白來低氏（Bayle）於佛尼司城（Vouiso），在文學之結果報中。有數種他報，仿效英國（Angleterre）。一法國籍之報紙編輯人白依賽而氏（Bayssol），設立普通之雜誌，仿賈扶氏（Cuvèr）（一七七五年）之『雜誌』之式樣。一有價值之著作家，伯爵郭徐氏（Gozzi），步埃蒂松氏（Addison）之後塵，在其佛內篇（Vouneio）天文臺報之道德條文中。此文學之報紙，祇給與受教育之社會。〔特來司雷氏（Drester）著意大利之報紙，摩尼克城（Munich），一九三三年，七八頁。〕

在全歐洲（Europe），此係同樣之社會，彼等開用法文編纂之日報，因此文字，爲中等階級及人民所不識。各國政府，對待是項報紙，較之他項報紙，較少嚴厲。在法國（France）外之法國報紙，保存其在第十七世紀時獲得之重要。彼之管理此報者均從事於謹慎，爲得與他國接近，而以確切及率直之態度，以使彼等之報紙收效。有數人不鄙棄君主等之補助金，荷蘭報紙，保存彼等之最上權，因人寄役等貴重之報告。烏脫來虎脫城（Utrecht）之報

紙，曾收到弗來台利克二世 (Frederic II) 與英國 (Anglaterra) 提議條約草案之全文。薩克司國 (Saxe) 之選舉公爵，曾寄此報一條文，反對一勃隆司維克國 (Brunswick) 人爲古而郎特國 (Comté de) 王位之候補人。數外國之內閣，往往向三民議會 (Estate Generale) 控訴報紙編輯人之無恥或失言，因之海牙 (La Haye) 之政府，即寄與彼等威嚇之文牘，然甚少隨之以實行。例如烏脫來克脫城 (Utrecht) 之報紙，並不拋棄議論之言論，因此可得甚多之閱者。來依特城 (Leyde) 之報紙，彼給與一沉重之公衆，自一迷遞之新教徒之子呂柴克氏 (Luzac) 於一七三八年管理此報紙起，營業非常茂盛，爲向所未有。在一七七四年，波蘭之國會，因受是報對於第一次分割各條文之激刺，正式禁止此危險之日報入境。但呂柴克氏 (Luzac) 有其職務太高之主見，以同意藏匿真相。彼於一七七二年，在對法國代辦責備之毅力復詞中，曾稱：「請恕一人之感情，彼在其職業而辨白，彼信由其半世紀之經驗，已深知其責任，而自見處於可悲之必要，以證明其向未經人向其否認之權利。」哈丁氏 (Hardin) 著：荷蘭之報紙及秘密之報紙，在第十七及第十八世紀，一八六五年，一五一頁。」

彼在他國中，創設法文日報，盼望奪取荷蘭報紙之專利。予等曾見作是項嘗試之數人於德國 (Allemagne)，在呂亥虛城 (Liege) 之土地上，發刊歐洲之普通日報，以其印刷場所之名，人稱之爲海而弗 (Hayve) 之日報。此報得一大權力，因報紙編輯人雷勃隆氏 (Rebrun) 並不躊躇指示彼之懷疑，對於由彼所得之某項新聞，亦不躊躇改正錯誤。同在呂亥虛城 (Liege) 一文學之編輯，名日報之智識，彼給在各重要定期刊行品中所刊布各條文之撮要及節略。法國著名批評家聖脫勃扶氏 (Sainte-Beuve) 曾翻閱此編輯數冊，而表示其重大之價值。

數小國，力弱而不甚確信彼等自己，深恐敵視之報紙太廣播，予等於此事，見一奇異之表樣於善納國（Genes）。老共和國甚懼見歐洲（Europe）關切高司島（Corse）之繼續革命，而尤於「高司島（Corse）之王」戴渥獨而古奈好夫（Theodore de Neuhoff）之冒險事業。因熊城（Bern）之報紙，述及此事甚多，一善納國（Genes）之外交官，侯爵馬利氏（Mari），勸其政府與此報紙談判，仿照法國（France），給此日報，每年一千三百佛郎（另一次彼言三千佛郎）。共和國政府（塞加奈尼亞）贊成此意，雖前此會爲是類之嘗試，未曾奏效。馬利氏（Mari）由第三人居間，與熊城（Bern）之報紙編輯人晤面，後以日內瓦城（Geneve）之三百佛郎了結，而指定日內瓦城之銀行，日後付款，在彼數信中之，馬利氏（Mari）確認所有政府，均付款與熊城（Bern）之報紙。（柏司低納氏（Rastine）著：善納共和國及報紙，善納城（Genes），一九二三年。予等於此事，敘述埃藏松（Arsonson）侯爵之語，彼於一七四九年一月六日，書稱：『予等向未若今日之多費，以買囑報紙記者。』）此信表示予等，在舊制度將了之時，數項報紙機關之權力，同時廉恥心之缺乏。

## 第二部分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四八年之日報

### 第一章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三年法國及大陸之報紙

#### 第一節 在革命下事實上之自由

法國王權，雖在小冊子及誹謗小冊子，甚至極放肆之誹謗小冊子之前，甚為軟弱；然對於定期刊行品，仍得維持其政權。但是項定期刊行品，利用輿論之騷動，要求自由之權。一七八八年七月五日議會之決定，請有學識之人，對於三民議會，供給內閣報告，此乃鼓勵所有定期刊行品。同年在沙維來城（Chateaubriand）之王國初審裁判所之檢事，於一集會之演說中，請求「此報紙極願之自由權。」巴黎（Paris）之國會，於一七八八年十二月，亦宣告報紙之自由權之必要，因人往往取法於英國（Anglo-Saxons）。法國有名演說家米拉卜氏（Mirabeau），曾將英國詩人米而東氏（Milton）所經理之攻擊檢查小冊子，作一譯本，雅典刑事裁判所之裁判官，用以表示預防制度之弊害。同時，米拉卜氏（Mirabeau）對將來之選舉人，語以三種紀律，為「汝等法律之第一法律，應賦與報紙永久之自由權，最不可侵犯之自由權，及最無限制之自由權。如無自由權，他項法律將永無所獲。」在革命時，對於報紙之

歷史，請閱巴而氏 (Poila) 著：定期刊行文學之目錄，桑司東城 (Boskron)，一八八二年；及埃佛乃而氏 (A Venal) 著：法國報紙之歷史，自一七八九年迄至今日，一九〇〇年。

一七八九年選舉人之名冊，大都贊成此項請求。教徒選舉人之名冊，曾作多數之保留，但貴族及平民選舉人之名冊，均譴責預防之檢查，不確定壓制制度之組織。加之，此時之人，當彼等談及自由權時，尤思及孤立之小冊子，此係勃利沙氏 (Brisson) 及米拉卜氏 (Mirabeau) 爲首，猜想定期刊行日報將施行之職任。彼等不待無效力之法律消滅，即開始創立定期刊行日報。

在一七八九年，由勃利沙氏 刊布之法國愛國報之廣告，表示報紙之有益，此係在此時間。報紙及日報二字，開始於同樣之意義，爲大眾所取用。彼書稱：「對於一和諧之國家，被囚於其能力，不甚習慣於閱讀，而思出此愚昧及奴隸之境遇，止有教育之惟一方法。美洲 (Amérique) 之革命法國 (France) 曾加入甚有榮譽，苟無報紙，革命將永無所成。此係報紙，描寫依而郎特國 (Irland) 之衰弱及卑鄙，英國國會，乃將其處置。此係報紙，保存在英國 (Angleterre) 留存之少數政治自由權。」此未得預先准許而散發之廣告，報告一新機關報，不請求檢查之簽准，不日將發刊，因之是報，先被禁止。

米拉卜氏 (Mirabeau) 亦未得准許而發刊一對於政治日報之廣告，內稱：「幽雅之詩文學，久已得國家之尊敬，充分之日報，充分之報紙，均爲幽雅之詩文學，而將留用於幽雅之詩文學。予等之敬禮，保留與更嚴厲之詩文學，如憲法、祖國、自由權、真實，此爲予等之神聖。」第一號之三民議會報，發刊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九日，曾得極大之

成績，但國王之會議，作一最後之努力，以挽救舊習慣，乃取銷廣告，繼又取銷日報。米拉卜氏 (Millaud)，不久開始發刊給其委託人之書翰報，此報係每日刊發，不久即名為潑洛忘司省城 (Provence) 之郵傳報。五月十九日，書局總經理之一信，內稱國王覺甚好，定期刊行品，「得知在三民議會所經過之事，但止限於事實之爲彼等能得確切之認識者，不准有何反響，亦不准有何註解。」雖有是項限制，雖無勅令取銷檢查，嗣後日報，即有事實上之自由權。除若干短期之壓制外，自由權曾存在迄至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

於是會創立各種式樣之報紙，報紙中之數種，如一六四一年及一六四二年英國之初次日報，幾專從事於閱報者最關切之事，如國會之會議及投票。邦克古克氏 (Panekouke)，永是善於知曉當時之需要，因之彼創立普及忠告人報，因彼曾注意瑪來氏 (Marat) 「將來之白薩諾 (Bassano) 公爵」在一官家文告中所作之報告書，乃即邀彼合作。此報在國會之會場中，有一專廂與其編輯人同時。邦克古克氏 (Panekouke)，因見法國梅而居之特許權將消滅，彼乃與瑪蒙堆而氏 (Marmontel) 拉哈潑氏 (La Harpe) 及香福氏 (Chamfort) 將該報改組爲週刊之雜誌，但據一證人表示，「此三人之名，於此雜誌，無足輕重，因在此時，人給所有文學，所有文學院，爲一稍鞏固之提議。」許啟氏 (Chiquet) 著：一七八九年巴黎 (Paris) 之日報，二二〇頁。在同時代，哇范納城 (Auvergne) 之下議院議員，在開始寄給彼等之選舉人信札之後，爲告知彼等對於國會之消息起見，乃設立討論及勸令之日報，此爲有名定期刊行品之祖先，彼生存迄至今日。「討論之日報」之百年紀念書，一八八九年，又魯阿氏 (Ronchon) 著：善盎白低司脫克來尼亥氏 (Jean-Baptiste Grenier) 一九二五年。

甚多爲數較多者，及爲時較暫者，爲輿論報紙之代表，彼等在昔日之小冊子及將得勝之每日刊報紙間，表示過渡之態度。此係短小之報紙，形式爲八頁，或爲四頁，內載材料不多，大半係每週刊。是項報紙，印刷價值不貴，刊行亦不貴，勇敢之印刷員，甚能於此得一金錢之利益。如編輯人精巧及勇敢，因此人不覓他項之收入。若干日報，有商人對之供給廣告者，聲稱彼等將是項廣告，發刊於一專設附刊之內。巴黎之雜錄報，於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四日，公佈下列之通告：「每日人寄予等廣告及預告，苟非損害報紙之利益，予等不能登載於予等之報紙，因報紙專爲政治及文學之新聞而設。是以予等通知大眾之於將來欲寄予等廣告、預告、失物之告白、出租房屋之告白、出售房屋之告白等者，所有此項事件，將載於雜錄報之附刊內，而俟有四頁，方爲刊佈。」政治統制一切。

若干日報，從事於嚴重及決斷之態度，對待政治。勃利沙氏 (Brisot) 給一表樣，於法國愛國報中，日報已甚爲人閱看，更因其爲每日刊，報紙編輯人證明其作文之態度，乃稱「人向予言，予太嚴肅，人願見予愉快，譏笑及作醜態，此項職業，與予不合宜，應當守予之本性，甚至當法國之人民，再墜入於滑稽政治及滑稽文學之嗜好時，一自尊之著作家，祇願爲有用之人，永不應對此協助。」人見少年愛里袁羅司帶洛氏 (Elysée Loustalot)，有同樣之沈重及嚴肅。彼編纂巴黎之革命報，一過度之工作，不久使其早喪生命。彼傳教師之信用，曾博得多數公眾之同情。雖其友人賈米而台司模林氏 (Camille Desmoulins) 誇張過甚，聲稱二十萬閱報者，以其報上之條文爲生活。讓道衰氏 (Condorcet) 才具雖不甚大，但其措施相同，接受各報之請其協助。彼使巴黎之日報之訂閱者恐怖，因其報紙對於法王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之嚴厲，彼乃離開此報，而在巴黎之雜錄報中，繼續其共和之戰。

爭。〔請閱海來納台而紗氏 (Hélène Delsaux) 著日報記者與道衰氏 (Condorcet) 一九三一年。〕

對於愛國之日報，保王黨之日報，彼等亦有有價值之人，知以嚴肅之態度討論。最可注意者，爲李伐洛而氏 (Lafayette)，起始他表示一維新保王黨之感情。彼書於國民政治日報中，內云：「當人欲阻止一革命之恐嚇，應當欲革命，而自行作革命，革命於法國 (France) 太需要，爲不可避免之事。」彼覺宮中之侍從，均已爲「在巴黎 (Paris) 之可厭好閒人，或在范而薩依而 (Versailles) 王宮之紅鞋跟乞丐。」但彼之強暴，日漸增加，攻擊國會，攻擊哲學家，攻擊君主之人民，「奇異之君主，彼祇向吃食。」〔雷勃來東氏 (Lo Breton) 著李伐洛而氏 (Lafayette)，一八九五年。〕不久彼在剛毅之須洛氏 (St. Louis) 之側，合作於一攻擊之報紙，名傳教師之行爲報。在此報中，人接受個人之襲擊，處死之恐嚇，以攻擊革命之友人。在另一保王黨蒂洛依氏 (Du Requier) 之報紙中，語氣尙較惡劣，彼不絕請求執行斬罪之人。

是項好戰之人，曾遇有能力之人，對彼等抵抗，稍緩予等將談及瑪拉氏 (Marras)。但文學年報編輯人之於弗來隆氏 (Fragonard)，在人民之演說家報中，曾從事於仿效瑪拉氏 (Marras)，而尤以革命之原因，遇一卓絕之決鬪者，賈米而台司模林氏 (Camille Desmoulins) 爲最。彼以甚有力之學業，備有非常之記憶力，有日報記者之性質，嘲笑及熱中週而復始，向不爲平常之兇暴，置其靈魂於著作之中。甚多他種報紙，每日發刊，由甚多售報人叫售於各街道中，或王宮花園 (Palais-Royal) 內，或黏貼於牆上。如羅佛城 (Louvain) 之步哨，甚多報紙，消滅亦同樣之速。

報紙之放肆，日益增加，因已無官吏能加以控制，因缺乏王家政府。巴黎（Paris）之市政府，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之後，嘗試建立秩序，以監視叫售之人，但無效果。此祇於一七九一年七月十四日，三月之田（Champ de Mars）操場，慶祝國慶節之後，若干極左派之日報記者，應藏匿若干時，而停止著作。至於憲法議會，曾討論報紙之合法制度多次，但一憲法議會議員西亥依愛司氏（Stéyès）或一憲法議會議員瑪羅亥氏（Malouet）之努力，不能達到使議會接受一壓制之法律。立法議會，表示同樣之厭惡以反抗，攻擊人對議會指示之過分。但於一七九二年之宣戰時，深恐無限制自由權之危險，各種極不同之政黨，甚至若干公民集團，陳請更嚴厲之方法。公眾智識之若是措施，便利八月十日得勝者之工作。

在談及此新時代之前，予等迴述日報記者，曾漸漸獲得巴黎（Paris）人民之同情。『郭脫司夏而克氏（Goussier）著瑪拉氏（Marat），一九二九年。』在一七八九年九月，瑪拉氏（Marat）開始發刊巴黎新聞雜誌發行入報，此報繼即成爲人民之友報。初爲一種討論之報紙，但二月之後，彼承認對於簡單之檢查，應放棄節制，而代以諷諷之語及嘲笑。當時瑪拉氏（Marat）尚不思推翻王國，亦不思攻擊法王路易十六世（Louis XVI），彼開始攻擊親英之人，貴族之男女僕從，及所有平和黨員。夏維來（Chavelat）裁判所，二次欲將其緝捕，彼二次藏匿。嗣後由高特里亥（Gordeliers）教會會員之保護，准其前往英國（Angleterre），但彼以誹謗之小冊子，代彼之日報，如一七九〇年七月份之一冊，堅稱『五六百失敗之人，』當可救國。以避免一再之緝捕，彼又逃遁；而於七月十四日，三月之田（Champ de Mars）操場慶祝國慶節後爲最。憲法議會不久代以一新議會，而新議會對彼更不悅；彼乃

起程至倫敦 (London)，而祇於一七九二年四月，人民之友報始復行發刊。彼將尙被緝捕，但不久係八月十日，此日乃保證其勝利，執革命權之市政府，將在羅佛 (Louvre) 王宮之四種王家報紙，交其處置。彼被選舉於革命黨憲法議會，得一勢力，較之奇隆庭 (Girondins) 革命政黨更大。彼一愚拙之攻擊，幸奇隆庭 (Girondins) 革命政黨爲其預備一勝利之免罪。六月二日，爲其工作之一部分。此新聞雜誌發行人，甚久曾要求一人之獨斷權，而其對於革命憲法議會之獨斷權不滿意。數星期後，彼在沙洛脫高台氏 (Charlotte Corday) 之刺刀下倒斃。

## 第二節 自八月十日起之反動

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表示一新時代之開始。往昔報紙之自由權，往往限於原則，而事實上存在。嗣後人曾正式承認此項自由權，而加以贊賞。但日報記者，往往冒坐監獄及喪命之危險，此係一特別之事。須洛氏 (Srelean) 之悲慘下場，八月十日，爲羣衆所擊斃。但革命之官吏，再不忍受抵抗。自八月十二日起，執革命權之巴黎 (Paris) 市政府，在佈告上，載入下列之決定：「市議會決定，凡爲輿論之種毒品，如各種反對革命黨之日報編輯人，須行逮捕，而彼等之印刷機、鉛字及機械，將分給與愛國之印刷員。」立法議會，在其將結束之時，任使市政府爲所欲爲，而自行設立一特別罪之法庭，而將判決蒂洛執依氏 (Du Rozoy) 以死刑。但此法庭，得一突然之忿怒，當其知市政府將在勃利沙氏 (Brisot) 管理下，編纂法國愛國報之熱中青年日報記者，送至其法庭審判。奇來杜薩來氏 (Girey-Dupré) 向議會起訴，議會判之爲有理。

九月二十一日，革命憲法議會之會議開幕，似使市政府之各種大權告終，而各日報復取得其信用。保王黨報紙，回復其職務，及在機關報中之晨報或告知報，嘗試爲法王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辯護。嗣後引起各方之忿怒，反對一月二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六世之被處死刑，但其勢力，成爲無足輕重。在奇隆庭 (Gironde) 革命政黨員與居山黨員 (Montagnards) 之間，開始大爭鬪，而在開始之時，奇隆庭革命政黨之報紙，由內政部長羅郎氏 (Roland) 協助，政府決定資助對其政策贊成之日報。奇來杜潑來氏 (Grey-Dupre) 於法國愛國報，高薩氏 (Gossas) 於各省之郵傳報，均有甚多之閱者。

但彼等在彼等之前，遇有可懼之仇敵，瑪拉氏 (Marat) 在表面上，停止其人民之友報，而託名爲法國革命日報，以便之復活，後復加以他種之名稱。彼使張貼之各種廣告，尙不計在內。彼對於內政部長羅郎氏 (Roland) 甚怒，因其對彼拒絕資助「才智事務所」之基金。羅勃司比亥氏 (Robespierre) 繼續與其委託人之書翰報。賈米而台司模林氏 (Camille Desmoulins) 在發刊其可懼之誹謗小冊子攻擊勃利沙氏 (Brissot) 時，復行發刊法國 (France) 及勃拉旁 (Brabant) 省之革命報。在彼等之側，海盤而脫氏 (Hobert) 成爲有名者，此人在開始之時，服裝精緻，舉止謙恭，會頌揚國王，而誇贊憲法，但目前彼在每號報紙中，以巨量之宣誓式，表示杜顯納 (Ducheno) 神父之「大喜」或「大怒」，並與瑪拉氏 (Marat) 爭論兇暴之勝利，及村市之同情。

在此熱烈之爭論中，各黨均欲使其敵人緘口。激烈革命黨員之總會，在此總會中，羅勃司比亥氏 (Robespierre) 曾主張無限制自由權之原則。但此總會，祇爲彼之友人，請求無限制之自由權。居山黨員 (Montagnards) 曾

使革命憲法議會決定一人民之代表不得同時爲日報記者奇隆庭 (Thionville) 革命黨員使廢止此命令。二居山黨員之代表，因公在洛埃來城 (Lyon)，欲禁止奇隆庭革命黨員之日報。革命憲法議會將決定作爲無效，被緝捕之瑪拉氏 (Marat) 於四月十四日被釋放。五月二十一日，革命憲法議會十二委員會之命令，將海盤而脫氏 (Hébert) 拘禁，未能實行。六月二日，表示奇隆庭革命黨之報紙破壞，但執政者之取用此項交戰方法者，宣告彼等對於原則之忠誠。一七九三年憲法之一二二條，由五月二十九日票決通過之權利之宣告，確認日報之自由權。但在等候和平之將來時，政府爲革命黨，並未設立預防之檢查，但懷疑之法律，對於人之發刊敵對著作品者，仍舊實行。在暴制中之犧牲者，如勃利沙氏 (Brisot)、高薩氏 (Goussier) 及賈拉氏 (Carré)，與其他奇隆庭 (Chouans) 革命黨員同受打擊。繼爲奇來杜潑來氏 (Girey Dupré) 死於二十四歲，而在大暴制之末數日，爲林敢氏 (Linguet)、瑪剛提亥氏 (Marandier)，終爲盎特來鮮尼亥氏 (André Chénier)。

在此熱烈之爭論中，會誕生一新日報，能對於輿論爲有力之舉動，此係老高特里亥黨員報。賈米而台司模林氏 (Ornille Desmoulins) 富有才具，要求暴制之終止。海盤而脫氏 (Hébert) 因爲此事，向彼攻擊，得一雷靈之反駁，內云：「海盤而脫氏 (Hébert)，汝是否不知歐洲 (Europe) 之殘暴者，欲輕賤共和國，彼等欲使彼等之奴隸，信法國 (France) 爲野蠻之黑暗所遮蔽。而此爲其雅致及其美麗爲人稱道之巴黎 (Paris) 城，充滿破壞美術之人，汝是否不知。此爲汝報紙之殘篇，爲彼等載入彼等之報紙，一如汝之污穢，卽爲國家之污穢，一如巴黎 (Paris) 之一陰溝，卽如賽納 (Seine) 湖。」羅勃司比亥氏 (Robespierre) 之政府，在利用此可貴之協助，以損害神

父杜顯納報 (Du Orléans) 編輯人之名譽後，即從事於結束老高特里 亥黨員報。公安委員會，不獨從事於取消或攻擊反對之日報，彼有其半官式之報紙，由公安委員會指使之主要機關報，為羅司林氏 (Rousset) 之機關報，名公安之報紙，繼稱為共和國之日報。委員會對於軍隊，創立一報，嗣後人名之為「前列之日報」，其用意在於養成兵士對於祖國及革命之熱誠。

共和曆十一月九日，(譯者按：此月係自陽曆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八日) 開始一新時代，此時代將名之為立憲之時代。政府仍為革命黨，而居山黨憲法之命令，亦未廢止；但是項命令，甚少實行，或不實行。日報記者，起始對於政府不敢深信，而自處於甚謹慎之地位，以致法國批評家杜沙而氏 (Dussault)，於共和曆十二月二日 (譯者按：此月係自陽曆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六日) 詢問彼等，「予可愛之同業，請告知予，為何汝等之報紙，仍是一無意義，如往日之法國之報紙，對於報紙自由權之法律，是否對於汝等為一無用之贈品。」

杜沙而氏 (Dussault)，不久即行滿意，右派之共和曆十一月九日之主動者，因見彼等能言所欲言，開始一反對劇烈民主黨之攻擊。是項攻擊，將成為正式反對共和國及革命之攻擊，彼等之為首者，為昔日之暴制黨員，如堆里杏氏 (Julien)，彼會編纂公民之友報。其尤者為弗來隆氏 (Féron)，係瑪拉氏 (Mara) 之舊弟子，彼尙誇贊其第一君主，彼仿效其師之兇暴，激烈攻擊劇烈民主黨員。大多數他項報紙，為彼等響應，劇烈民主黨，於是失敗失望，祇以平常之定期刊行品，反對彼等。祇自由人之日報，知用強力，於其答辯之中，人之最有能力為彼等之事辯護者，為法國激烈民主黨白塔夫氏 (Bataille)。當時彼處於彼等敵人之側，在保護人民報中，彼責備居山黨員，在

共和曆十一月之前，迫令報紙緘默。甚多閱者，疲於是項兇暴之筆戰，寧願一中立及消息正確之日報，如普及之忠告人報。〔請閱馬低亥司氏（Mathiez）著：共和曆十一月九日之反動，一九二九年。〕

共和曆十一月之憲法，一如立憲議會，預備及討論對於報紙之一種網紀，但不底於成。瑪利郁衰夫（Marie Joseph Chénier）之報告，曾使採用共和曆八月之命令。（譯者按：此月係自陽曆四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九日。）但命令中所載之各項嚴酷處置，引起熱烈之攻擊，使人不敢嘗試以之實行。共和曆第三年之憲法，准許報紙之自由權，及禁止預防之檢查，而加以下列之保留，謂：「此類禁止之法律，當環境使其為必要時，根本上為暫時性質，如非正式修改，祇有至多一年之效力。」但當共和曆十一月十三日（譯者按：此月係自陽曆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一日）之時，人將數種日報之材料，黏貼封條，而保王黨米蓄氏（Michaud）被缺席判處死刑。革命政府之時代，繼續共和曆十一月之憲法之時代，此係事實上之自由，為兇暴及突然之虐待所恫嚇。而是項虐待，有時由法庭之反對，使其失去效力。自共和曆十一月十三日起，迄至共和曆十二月十八日止，在巴黎（Paris）設立之九十種日報，幾全係保王黨之日報。而彼等發展攻擊劇烈民主黨、共和黨及各種不同之侮辱。在此項誹謗小冊子之著作中，有一最不憚煩勞者，為李顯水里西氏（Richter Serisy），人曾緝捕此「聖經之諷刺詩人」。〔請閱此報紙之卓絕圖畫，於貢古而脫氏（Goncourt）著：當革命政府時法國社會之歷史，一八五五年。〕但第一次為控訴之陪審官所釋放。嗣後雖有大理院之判決，然由賽納（Saint）之刑庭宣判無罪釋放。攻擊是類保王黨敵人，政府未得左派著作之協助。法國激烈民主黨白培夫氏（Palout），曾與左派之著作絕交。

在保護人民報中，對於革命政府，攻擊一無餘地，迄至其悲慘之亡故而止。

革命政府爲甚多敵人所窘，思以其買囑之日報，抵抗彼等，甚至思一根本之計劃，創立一政府之報紙，以弱巴黎 (Paris) 之勢力。但此報紙，甚無勢力，又甚可憐。在巴黎 (Paris)，人會資助忠告人報，或沈重及儉約之日報。是項日報之合作人中，有法國政治家加拉氏 (Garaud)，法國憲法議會之議員及歷史家繆勞氏 (Maurou)，凡此一切，代價甚貴，而無碩大效果。

至於合法實罰反對之報紙，行政權祇有會同議會之協助，以達到此目的。議會於開始之時，票決之法律甚嚴 (一七九六年四月)，對於任何人之提議破壞公權，復建王國，均分土地法，均處以死刑。爲避免實施是項嚴厲之刑罰，陪審官將各政黨之被告釋放。一新法律以英國之式樣成立，乃對於日報，徵一高稅，每張印刷之紙，應納稅法幣五生丁。公衆之忿怒，使稅額減低。於一個月之末，一充分平和之壓制法律，爲五百議員之政治議會接受，但不爲老人議會接受而失敗。白拉司氏 (Barras)，欲責罰一危險之日報記者邦史林氏 (Porelain)，別無他法，祇有將其杖責。

此乃一政變，使此自由權之制度終結。共和曆第十二月十八日，逮捕三十日報記者，多數被放逐至南美奇耶納 (Guyenne) 地方作苦工。十九日票決之一法律，按照憲法之三百五十五條，將日報受警察之監視一年，此法律即行實施，一無保留，繼復延期數月，以待一決定之法律。然此法律，迄未制定，當一七九九年之災患，減少政府之權力時，報紙又成爲威脅者。政府乃用一司法上之手段，將日報記者作謀反人對待，而點名指定彼等之應受幽禁

於陸深隆島 (Oleron) 者，此項專制之方法，繼續實行，迄至共和曆第二月十八日。（譯者按：此月係自陽曆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

### 第三節 法王拿破來翁及法國之報紙

人會欲將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作一大日報記者，此或未免言之過分。對於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時代，請閱埃佛乃而氏 (Avenel) 著自一七八九年起至等今日之法國報紙歷史，一九〇〇年雷卜埃堆文氏 (Le Polkevin) 著自革命起報紙之自由，一九〇一年貝里維亥氏 (Berrier) 著拿破來翁 (Napoleon) 日報記者，一九一八年。但一事係確實，此乃彼常信報紙之權力，而彼常從事於此，因之予等覺其如普魯士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rich II) 亦如其他之善於專制者，有一雙重之意願，一為加各日報以一鐵之桎梏，以毀損各種反對，二為管理一半官式報或官報，以使輿論如其所欲。當意大利 (Italia) 之第一次戰爭時，薄那柏脫 (Bonaparte) 將軍，已責備革命政府，對於新聞雜誌發行者，太放任自由，「彼書稱，使人毀損售與英國 (Angleterre) 日報之印刷機器，因是項日報，較之瑪拉氏 (Marras) 所為者更賤薄。」（一七九七年七月十五日。）彼之秘書蒲里恩納氏 (Bourrienne) 在其口述之下，書寫記略，與巴黎 (Paris) 之各日報，在同時，彼親信人之一雷諾而脫 (Renoir) 聖才魯唐才呂氏 (Rognault de Saint-Jean-d'Angely) 於米郎城 (Milan) 編纂意大利軍隊之郵傳報，繼為意大利軍隊之觀法國報，嗣後彼在埃及 (Egypte) 京開羅 (Cairo) 發刊埃及之郵傳報。

在共和曆第二月十八日後之開始數星期，人能疑惑對於新政府之意旨，此因新政府願意表示若何溫和態度，反映革命政府最後數日之兇暴，三十日報記者，未受審判而被判流刑者，均被召回，受警察之監視，對於其他三十六日報記者，警察部長孚顯氏 (Fouché)，亦思全體釋放，後取個人寬恕之方法。

但商務裁判官制度之真實意旨，不久即發現，革命八年之憲法，與一七九三年及革命三年之憲法有別，未確認報紙自由權之原則，一八〇〇年一月十七日之命令，『當戰爭存在之時間，』在賽納 (Seine) 市區內，對於已有之七十二種日報，祇讓十三種日報生存，而禁止創設新日報。被保存日報之東人及編輯人，應簽一對於憲法忠誠之契約。此數種日報，在帝國下，一如在總督政府下，並不正式服從預防之檢查。因之忠告人報，於一八〇六年一月，曾書稱『在法國毫無檢查報紙之自由權，為世紀之第一勝利品，皇帝欲報紙之自由權保存。』

此種美言，自六年起，已為事實所更正，嚴厲之執行，日益增加，迄至一八一四年，各種著作品之監視，輪流委託於警察部，大法官及其他官吏，而均祇知懲罰。孚顯氏 (Fouché) 不喜日報，亦不喜日報記者。嗣後，彼政權墜落之後，彼告其友人，彼對於是項人之『狎昵』及『饒舌』之厭惡，『彼等以一語，攻擊一國務大臣，而國務大臣須十頁紙，以自行辯護。法庭所發之一語，彼等均置其頭腦於騷動，而須甚多時間，以恢復頭腦之原狀，嘗人為國務大臣，人有他事須作。』(馬特林氏 (Madelin) 著孚顯氏 (Fouché)，四五八至四五九頁。)

孚顯氏 (Fouché)、薩之里氏 (Savary)，以及他人，均繼續為元首所獎勵，第一總督或皇帝，彼時有餘暇，以注意法國日報，人保存一百餘信札，由彼所書，以鼓勵工作，或壓迫及責罰日報編輯人，因彼視日報編輯人，如擔任

國家之職務，同時彼如前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之欲知荷蘭報紙，彼乃使蒲里恩納氏 (Bourlonne) 或梅乃芝而氏 (Menaval) 翻譯英國日報。但與前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不同者，彼自行指示對於上項日報，應如何答復，自開始時，一如前法王路易十四世 (Louis XIV) 之國務大臣李虛呂安氏 (Richelieu) 之曾有報紙。彼欲有其官報，普及忠告人報屬於邦克古克氏 (Panckoucke) 之塔，由一七九九年與彼訂立之契約，此日報成爲私人產業，但受特許權以刊佈公文。此契約，會由所有政府一再展期，延長迄至一八七〇年。忠告人報，不止爲一法律之廣告書，內載討論之條文，表示及證明君主之政策。『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會書與法外交部長戴來朗氏 (Talleyrand)，內稱予之意見，乃忠告人報之政治條文，乃因對外之交際而作，而當予見條文之如何著作垂一閱月，予力禁止他報談政治，否則抄寫忠告人報之條文。』瑪來氏 (Marec)，爲邦克古克氏 (Panckoucke) 之昔日合作人，及剛白表來氏 (Ombaergh) 大呂氏 (Darn) 均被召集，以鞏固對於官報之監視。『請閱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之信札，及由雷裏司脫氏 (Leostre) (一八九七年) 刊布之未刊行之信札，第一冊，四八頁，五二頁，五八頁，八〇頁，九二頁，一〇〇頁，一〇二頁，一六二頁，一九四頁，二四八頁，二六〇頁，二九六頁，三〇一頁，三三三頁。第二冊，六頁，一四頁，一八頁，七三頁，七九頁，八九頁，一〇六頁，一二三頁，一三六頁，二七四頁，三五三頁。』

如忠告人報，規定一方式，其他各日報，均會同作彼等之方式。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往往在彼矯正彼等之不睦，最奇異者，爲彼之詳細批評，最不幸者，爲其屬下官吏，彼等不了解彼之批評。『此新聞雜誌發行者該低

恩納 (Ennè) 先生，嘗係一大愚笨之人。」(一八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此係實情，人言在警察局中，人不知閱報。」(一八〇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此係各日報，收彼各種不同之命令，往往關於某項或某項問題，彼迫令守緘默。但在他次，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指示對待之目的，而應照目的之意旨書寫，嘲笑應使某敵人爲可笑。法國之報紙，(一八〇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彼以爲以最優意旨編輯之日報，但兩月之後，(七月十五日)彼覺此報登載愚笨之新聞，乃「囑編輯人須較爲合理。」九月一日，此報未奉准許登載一外交文牘，被令停刊數日。新聞雜誌發行者報，述及神聖之問題，(一八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但有數種問題，日報對之不應道及，嗣後，同此日報，刊一有利於西班牙僧尼之條文，(一八一〇年一月二十五日)乃以取消恐嚇之，而迫令其刊一相反之條文。

當然人應言英國 (Angleterre) 之不善，而人表示英國處於可羞之地位 (一八〇五年五月三十日)。「應作甚多不平之鳴。」而尤以勃來帶納城 (Bretagne) 之日報，房台城 (Vandée) 之日報，比國 (Belgique) 之日報，比亥蒙城 (Piemont) 之日報爲最。攻擊依而朗國 (Irland) 甚篤教之虐待，(一八〇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人言虐待爲英吉利教堂所指揮，(而非耶穌教徒)對於英人之逃遁，放棄西班牙國 (Espagne)。(一八〇九年一月一日)使人作諷刺畫，歌曲及民衆之狂呼，而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處於最大憂慮之間，繼續作其總理及總編輯人之職務。

機關報之使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最不信任者，爲討論之日報，此報甚久祇爲一簡單之新聞報紙，此

報在共和曆第二月十八日之翌日爲培丁氏 (Bertin) 昆仲購去。此二昆仲爲年長之培丁氏 (Bertin) 及培丁台服氏 (Bertin de Vaux)。自共和曆十一月九日起，人知彼等爲反對激烈民主黨之日報記者，但不久卽使第一總督不悅，此因彼等獨立之意旨。年長之培丁氏 (Bertin) 於一八〇一年被拘獲，而被遣送至亥而勒島 (Elbe) 在三年之後，始回至日報，彼在報上，亦如昔日之不甚服從，而彼之報紙，乃受其害。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以一檢查員亥司梅那氏 (Esmenard) 壓迫之，非亥章氏 (Fraye) 曾言及此事，謂亥司梅那氏 (Esmenard) 並非日報之檢查員，但爲攻擊日報。嗣後，非亥章氏 (Fraye) 被任爲討論之日報總理之一，而討論之日報成爲帝國日報。在一八〇七年，非亥章氏讓其位置與愛低恩納氏 (Etienné)，彼爲君主之忠臣，彼掌理編輯，幾將培丁氏 (Bertin) 昆仲之編輯佔去。此二昆仲，常收領日報之收入，而是項收入，甚爲可觀。因自一八〇三年起，已有八千一百五十訂閱者。當時忠告人報，爲二千四百五十訂閱者。一八一一年之諺言，沒收兩報之所有權，而將日報讓給由君主任命之股東會社。帝國日報，亦未免被監視，因於一八一一年，該報登載一未得准許之條文，於是檢查員亥司梅那氏 (Esmenard) 被辭退，而愛低恩納氏 (Etienné) 亦被禁止工作十五天。此外尙應注意，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並不信任是項由其清理之日報，乃使非亥章氏 (Fraye) 寄彼秘密之報告，一如曩昔大君主尋覓之手書報紙。

予等已見多次，自由之意旨，爲政治報紙所驅逐，而逃避於文學報紙中，此在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統治下，所經過之事實。法王拿破波來翁 (Napoleon) 在開始數年中，寬待著作家之工作，於使接受與教王訂立之條

約 (Concordat)，及重立秩序之方法，及傳統習慣之方法。是以一充分討論之自由權，關於文學部份，讓與梅而居報及討論之日報。梅而居報，由風帶納氏 (Fontane) 而復活。風帶納氏 (Fontane) 成爲帝國有大爵位者之一。在彼之編輯員中，有非亥草氏 (Frische) 及薩那而氏 (Bonal) 薄那而氏 (Bonal) 爲大學之帝國議會會員。風帶納氏 (Fontane) 在梅而居報中，招致法國有名著作家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基篤教之美德一文之成績，使與教王訂立條約之著作人，甚爲喜悅。梅而居報以宗教之名義，及社會秩序之名義，得與旬日報抵抗多年。旬日報當時名爲『哲學文學及政治之雜誌』。此項『意象學家』之機關報，常爲國王責備，寬待有時得不良之酬報。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引用一條文，外表雖無害，而內容係一嚴厲之形式，攻擊專制政治，得以證明之。在紅衣大主教弗虛氏 (Fesch) 控訴之前，人尙未察及此文，於是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被放逐，敏捷之檢查員，壓迫文學報紙，兩匹敵，梅而居報及旬日報之被強迫合組，使已成厭惡之筆戰終止。(賈沙納氏 (Casagne) 著：弗耶東埃台沙篤勃里盎氏 (François de Chateaubriand) 之政治生活，一九一一年。)

至於討論之日報，開始設一附刊，以一黑線，隔離政治部分，而專保留於智慧之生活。此附刊之工作，委託於哇弗洛依氏 (Geoffroy)，請閱埃脫金松氏 (Atkinson)，著安善納露氏 (Eugène Sue) 及報紙附刊小說，奈磨城 (Nemours) 一九二九年。此耶穌教之老僧，爲修辭學之教習，繼爲文學年報之合作人，爲弗來隆氏 (Fleuron) 之真實繼任者。善哇弗洛依氏 (Geoffroy)，將文學之舊習，聯合於政治之舊習，對於政權之熱情，敬重模範著作品。彼確認在文學及社會之間，有密切之關係。如彼同時人台同帶亥而夫人 (de Staël)，彼報紙之附刊，對於電

籍或當日劇院之戲文方面，爲一攻擊革命之誹謗小冊子，彼以爲革命與暴制相同。一彼書稱哲學家曾欲預備及鼓舞革命之舉動，何爲彼等熱心努力之結果，爲無政府、殘殺、恐怖，予等方出此可怖之危機，而此項哲學家之數人，又欲再試其經驗，此爲公衆之敵人。」

此項爭論，在巴黎 (Paris) 最傳播之日報中，有同樣之成績及熱心，然引起第十八世信奉哲學者之怒。彼中之「忠於服而堆氏 (Voltaire) 主義之人，台里司而台沙來氏 (De la Harpe de Sales)」刊布一對於日報業之嘗試報，保證此新作法，係由台司風堆納氏 (Desfontaines) 及弗來隆氏 (Feron) 開始。另一方面，第一總督最聽信之參議之一，雷台來氏 (Roderer)，控訴一報上之爭論，會攻擊新制度之官吏，均富於第十八世紀之意旨，但非亥章氏 (Fievet) 在國王前辯護日報記者，而善哇弗洛依氏 (Geoffroy) 知取悅國王，而將其離開哲學家。「可憐之騙詐者，汝等會否見彼之最大榮耀，曾消滅此汝等覺爲有利之革命，而曾摧殘此可厭惡之理論，爲汝等常視之如合理，及人道之典型。」「台司克郎虛氏 (Des Granges) 善哇弗洛依氏 (Geoffroy) 在革命政府及帝國統治下感動之批評。一八九七年，二〇九頁。」法王拿破來翁 (Napoléon) 任此戲劇式之批評生存，此給閱者一自由報紙之幻想，人抱同樣之思想。當薩乏里氏 (Savary) 被任爲警察部長時，彼聽一文學家之勸告，而在各日報中，組織一筆戰，於意大利音樂黨人，及法國音樂黨人之間。

在外省，革命會使誕生甚多日報，彼等之生活，亦如巴黎 (Paris) 各日報之騷動。爲止述一表樣起見，在培桑松城 (Bosangon) 之牧師陶木依氏 (Dornoy) 起始爲立憲之教士，繼乃結婚，於一七九一年之末，設立一報，名

騎士斥候報，而繼續此報迄至一七九五年，運動政府，而取神父杜顯納氏 (Du Orléans) 報之筆法。甚至當其維持意見儉約之時，在共和曆十二月十八日後，彼復在城中發現，而設立一喇叭報，每旬三次。此報維持儉約共和國之利益，雖杜勒城 (Doubs) 之府尹，於共和曆二月十八日，准其設立，不久即將其報紙取締，賈徐亥氏 (Garnier) 著培桑松城 (Besançon) 之報紙，一九二六年，「甚多其他日報，於同時間消滅。第一總督，命令憲兵隊，將斷定爲有害之條文送呈與彼，因之一日報之停版或取締，並未經府尹之請求。不久是項外省報紙，接收命令如彼等欲刊布政治新聞，在政府官報及忠告人報內抄錄。嗣後，一八一〇年八月三日之諭旨，命令每府止有一日報在府尹直接檢查下刊發。但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供給外省報紙生存之方法，民事訴訟法典，曾要求公開裁判上之決議書，及出售不動產之決議書。若干印刷員，深知一張定期刊行通告之報紙，刊布此數項消息，出售必佳。法官將法庭判決之訟案，付款與印刷員等，命彼等將判決之訟案，再版刊布於此數日報。若干創意之人，取在忠告人報內之新聞，加於此數廣告之上，雖日報之開始平凡，然一日報之設立於此時代者，得生存甚久。有數日報，尙能慶祝彼等之百年紀念。」請閱馬丁氏 (Martin) 著：『瑪納城 (Marne) 日報之第一百年，』一九〇七年，略意同 (Lotté) 杜瓦而氏 (Duvall) 著：『哇納城之日報 (Orne) 』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五二年，埃上當城 (Argentan) 』一九一二年，瑪低安氏 (Mathieu) 著：『都而奈城 (Tournai) 之日報，都而奈城 (Tournai) 』一九〇八年。』

## 第四節 法國外之日報業

在歐洲大陸上，報紙應受法國革命之反動。在意大利國 (Italia)，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ón) 之到達彼處，破壞舊制度之文學報紙，而使誕生熱烈政治報紙，此報紙聯合人之權利，與意大利之獨立，處於同樣快樂之境。柏堆諾貝恩納共和國 (Parthenopéenne) 發刊十種日報，一慷慨之女士，愛來哇諾而台風衰加比忙堆而氏 (Biancone de Fonseca-Pimental)，在被得勝之反對黨絞斃之前，曾在拿破利帶諾 (Napoli) 忠告人報中，慶祝新之時代。〔特來思來氏 (Dresler) 著，意大利之報紙，慕尼黑 (Munich)，一九三三年，柴歐氏 (Zazo) 著，第十九世紀之第一半部分日報，在那潑而城，那潑而城 (Naples)，一九二四年。〕嗣後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施行與在法國 (France) 同樣之壓制制度，予等祇注視在瑞士 (Suisse) 及德國 (Allemagne) 二國內之經過。

在瑞士之各村市中，在第十八世紀之檢查，甚為嚴厲，且追求微細；如彼應允若干自由之討論與各雜誌，各處報紙，除排而城 (Basle) 外，均受嚴密之監視。〔瑞士日報發行人之書，楚呂克城 (Zurich)，一九二五年。〕在沙來而城 (Solothurn)，一青年於一七八五年，因諷刺之文字，被監禁一年，及流謫八年。在熊城 (Bern)，曾使焚毀服而唯氏 (Voltaire) 之哲學字典，及禁止所有羅沙氏 (Rousseau) 之書籍。各村市之政府，自一七八九年起，倍加細密之監視。熊城 (Bern) 之政府，於同時購買在堪而城 (Kehl) 刊印之誹謗小冊子以消毀之，而禁止八種法國日報之運入。其中一報甚儉約，如忠告人報，瑞士人民，任令政府施行，彼等尚不思及報紙之自由，祇有若干為先鋒之深思遠慮者，如拉乏雅氏 (Lavuar) 及貝司帶洛徐氏 (Pestalozzi)，曾經要求報紙之自由。

但當一七九八年，法國 (France) 之侵入瑞士國 (Suisse)，推翻貴族之政府，而創立瑞士共和國 (Republique helvétique) 之時，立新法人等均醒覺，而亦發刊日報。馬居司氏 (Marius) 著瑞士日報在瑞士之共和國，一七九八年至一八〇三年，楚呂克城 (Zurich)，一九〇九年。自一七九八年至一八〇三年，計有一百二十種新定期刊行品，定期刊行品中，計二十一種雜誌，十五種廣告報紙，及八十四種報紙。三十三種報紙誕生於熊城 (Berno)，二十四種報紙於楚呂克城 (Zurich)。對於不多之人口，報紙似覺太多，閱報者之數，漸行增加，每日之報尚係例外，大半之日報，每星期發刊二次至四次。彼等之定期發刊品，時有更易。是項報紙，大都祇為政治，而讓廣告於報告之報紙，材料不多，印刷不良，報紙處於不安定之地位。甚至在政治生活突然更易之時，並不責令彼等緘默。然若干可注意之日報記者，於此時振興。巴而於司推里氏 (Paul Voser)，由其孤獨之研究，會得一普及之教育。彼於楚呂克城 (Zurich)，作共和國人報，一有力之機關報，對於一七八九年之原則，對於瑞士國 (Suisse) 之更易形式，甚為熱中。彼在各種專制之下，繼續保護其新意見，而終至在其亡故之前，得參加彼等黨人首次確定之成績。人見同樣堅強之確信力於其友人，哲學家及博學者巽拉亥司顯氏 (Konrad Haeber)，或德國詩家士司谷克氏 (Zschokke)。彼為瑞士共和國之官報記者若干時，貝司蒂洛徐氏 (Pestalozzi) 雖為中等之日報記者，然以其鋼筆辯護同樣之原則。

舊制度亦曾有勇敢之決鬪者，哈來氏 (Haller)，年輕之激烈民主黨，彼曾贊成法王路易十六世 (Louis XVI) 之判罪。不久彼更易政黨，而在瑞士共和國年報中，以其諷刺之熱誠，辯護貴族之利益。蒲而克里氏 (Bür-

區)之活動更大,彼甚機智及勇敢,因其仁慈,為人民所愛,係有經驗之人物,亦為甚有才能之管理人。彼作星期五之日報於楚呂克城(Zurich),此係一反對民主政體及聯邦主義之大日報。在用法國語言之數國,新聞雜誌發行亦甚多,最可注意者之一,為米亥維而氏(Mévillie),彼於一七九八年,為伏特城(Vaud)之人民辯護,攻擊熊城(Bern)之專利。在日報中,用各種名姓,而誕生陸桑納城(Lausanne)報紙。彼執筆迄至其亡故於一八五二年。

於一七九八年宣告之自由權,並未垂久,埃弗呂城(Aarau)之地主,於一八〇三年,請各村市政府,對於日所書對外政策,密加監視。不久,檢查即推廣至他種條文,法王拿破來翁(Napoléon)之制度之勢力,不獨使當時為法國城之日內瓦城(Genève)感覺,即在全聯邦共和國,亦服從於仲裁人之權力。

在德國(Allemagne)法國革命之開始,引起上等智慧階級之熱切好奇心,但亦引起各政府之疑懼,檢查於各處,均更加嚴厲。請閱克洛脫氏(Grotz)著報紙孟海姆城(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二册,三二頁;對於德國報紙,在法國革命及法王拿破來翁(Napoléon)時代,請閱沙洛蒙氏(Salomon)著德國報紙業之歷史,來撥徐城(Leipzig),一九〇〇年;及史谷登洛海氏(Schockenloher)著報紙及日報,柏林(Berlin),一九二二年。德帝一信,(一七九一年十二月三日)請德國各親王,壓制不良之意旨。普魯士(Prusse)國王,在一七九二年二月內閣之命令中,贊成此舉。在哈諾佛城(Hanovre),在郵政局長控訴後,不久即禁止史克洛才氏(Schloeger)之有名雜誌。但政治日報,自一七八九年起,日益增加。開始之時,各政治日報對法國(France)均表同情。

〔如在勃隆司維克城(Brunswick)之政黨報。〕嗣後當舉制更形殘忍，即日漸反對法國(France)。在亨堡城(Hamourg)為消息最優之中心點之一。史希拉克城(Schwaan)之政治日報，開始一勇敢之攻擊，反對新之意見，友人或敵人，均欲得法國之新聞及戰爭之新聞，因法國(France)有與各德國君主戰爭之危險。文學日報，已為人遺忘，史希來氏(Schlagel)於化倫報，毫無成績，一如史來才而氏之於埃堆奈哇姆報(Schlaunum)及善德氏(Goethe)之於潑洛比拉登報(Droylath)亦無成績。〔沙洛蒙氏(Salomon)著德國報紙業之歷史，來潑徐城(Laipzig)一九〇〇年，第一冊，二四一頁。〕反之，政治日報於各處誕生，然亦有困難，因甚多德國小親王，輕視政治日報，維士堡城(Wetzbourg)之親王主教，不欲准許一日報刊發，因懼其迄今未閱日報之人民，發生一不健全之好奇心。但其人民購閱瑪依登司城(Mayence)之報紙，親王主教乃請郵政局之總經理，命其各分局，拒絕訂閱報紙至維士堡城(Wetzbourg)之請託。

在新定期刊行品之發起人中，一特別位置，曾保留與郭堆氏(Otte)〔海依克氏(Heyck)著，普及日報，摩尼克城(Munich)一八九八年。〕此大發行人，同時為一有才能之外交官，第一級之辦事員，而彼知發見有價值之人，於一七九五年，由其設立之月刊雜誌，名歐洲之年代紀，不久即收效果。一七九五年一月一日，彼開始一每日刊報，對於此報，燕登培(Wurttemberg)公爵曾許彼一年之完全自由權，此報達至最高之數，有一千四百訂閱者，因編輯人卜裘而脫氏(Poesels)之才，能引人訂閱。此人贊成一七八九年之原則，但與國(Autriche)及俄國(Russie)，覺其太形放肆，乃向公爵作不平之鳴。郭堆氏(Otte)為使公爵滿意，不得不犧牲卜裘而脫氏(Poesels)。

而忍受預防之檢查，彼開始一新報紙，名普及日報。此報自一七九八年起，在史都脫茄脫城（Strasbourg）發刊。數年之後，公爵與發行人郭堆氏（Gotta）不洽，突然禁止其日報。此人久已爲人聞名，因之德國（Allemagne）之數國，均給彼一託庇所，彼接受白維亥而國（Bavière）之提議，而在烏而姆城（Ulm）（一八〇三年）發刊其日報。自彼處，彼又至哇克司堡城（Augsbourg）（一八一〇年）。此係有名之哇克司堡城（Augsbourg）報紙，在第十九世紀德國（Allemagne）之歷史中，佔有地位。

德國（Allemagne）之大部分，當時會忍受法國（France）之統治，在萊因河（Rhin）之左岸，成爲法國之各省，承認與法國（France）各省之同一制度，起始在革命政府統治之下，嚴厲與自由交錯。革命政府會讓鄂亥來司氏（Goerres）於高勃郎司城（Coblenz）發刊強有力之日報，有時激烈，嗣後將是項報紙禁止。瑪依盎司城（Mayence）之日報，亥克司拉夏貝而城（Aix-la-Chapelle）之日報，及其他城中之日報，均受同樣之不幸，在總督政府統治之下，開始一不絕之嚴厲檢查。實在之專制，發現於攻克哇司堆而里司城（Anstertitz）之翌日，而當法王拿破來翁（Napoleon）對於德國之侵略擴大之時，在德國語言之法國各省中，柔順不足以預防各日報之死亡。在谷洛納城（Cologne）刊佈之三德文報紙，於一八〇九年被取銷。一有價值之日報記者杜蒙氏（Du Mont），爲谷洛納城報紙之業主，彼直接寄一聲請書與法王拿破來翁（Napoleon），法王拿破來翁（Napoleon）對於銀錢之事，甚爲寬宏大量，而對於自由權利否，乃賠償彼每一年之年金四千佛郎。瑪依盎司城（Mayence）之德文報紙，爲府尹善盎蓬聖盎特來氏（Jean Bon Saint-André）用作宣傳品，被迫用兩國文字，嗣後於一八一一年

被取銷。

在德國 (Allemagne) 之北部，亨堡城 (Hambourg) 爲歐洲報紙都城之一。亨堡通信報，自誇印刷三萬六千份，數目或係強定。克洛脫氏 (Grosch)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 一九二八年第一冊，二四四頁。在一八〇三年，第一總督不滿意自由城各日報之偏見，而要求在一有名報紙中，登載敵對英人之條文，城中之上議院，迫令報館經理，接受登載。嗣後，營亨堡城 (Hambourg) 爲武力佔據，繼被歸併時，對於在此城中印刷之十五種日報及雜誌，九種即行消滅，其他二種，於一八一一年被取銷。在德國 (Allemagne) 之其他部分，甚至妬忌之監視，因歐洲 (Europe) 之主人翁，常懼日報。在一八一一年，於其權力之最高度，彼是否不命令瑪拉氏 (Mara) 控訴在梅克倫堡城 (Mecklenbourg) 發刊之報紙有不良之意旨。雷表司脫氏 (Reuss) 著：未出版之書翰，第二冊，一七七頁。萊因河 (Rhin) 邊之聯邦各國，被請對於報紙方面，施展與法國 (France) 同樣之嚴厲。當一八一〇年之諭旨，減少法國 (France) 之各省日報，爲每省一份時，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之大公爵，柔順之達而培氏 (Dalberg) 取銷其都城之各日報，而用一兩國文字之官報以代之。在白維亥城 (Baviere) 郭維氏 (Cotta) 之日報，被迫令頌揚法國 (France) 之政策。然人對待此報尚好，因白維亥城 (Baviere) 爲法國 (France) 之聯盟。在培而克城 (Berg) 之大公爵采地，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要求「有才能及可靠之人」以創立官報。史米脫氏 (Schmitz) 著培而克城 (Berg) 之大公爵采地巴黎 (Paris) 一九〇五年，四五八頁。反對者，往往能恐懼責罰，無庸談及柏而姆氏 (Palm) 彼非日報記者。但培開氏 (Becker) 彼曾於郭戴城 (Gotha) 編纂

德國之國民報紙，於一八一一年，被法國鐵甲騎兵拘獲，而被監禁二年，因其妻之請願，皇帝於一八一三年，將彼恩赦。

對於各日報方面，施展最大之嚴厲，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視之甚為重要。否則彼不必如是專心欲得一半官報，以證明彼之舉動，而攻擊彼之敵人。反之，在維也納城 (Vienna)，一如在柏林 (Berlin)，人鮮思利用日報，人注意於日報，祇為追令彼等守緘默，而禁止彼等為不平之鳴，此完全消極之政策，不久在普魯士王弗來台利克奇哇姆三世 (Friedrich Guillaume III) 之相知中，遇見敵人。此君主本人，在一八〇四年之法令中，確認一「合宜印刷品」之利益。〔克洛脫氏 (Grosch)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二冊，六一頁。〕人言在柏林 (Berlin) 二無色彩報紙之側，創立二半官日報，以談政治，一用德文，一用法文，此項計劃，並未實行。在一八〇六年，普魯士國之政府，用史貝納報及服司報，發刊挑戰之條文，但不解釋與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不和之原因。在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於依亥那城 (Tena) 得勝之後，首都之總督，用二種報紙，以命令大眾安靜及服從，但軍事之失敗，於法人入境後，方始通告。

新立法人預備重振敗北之普魯士國 (Prusse)，知運用輿論，實為必要。但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監視，阻止彼等為其所欲為，由史堆恩氏 (Stein) 及奇哇姆台烘下而脫氏 (Guillaume de Humboldt) 預備之計畫，未能實行。哈鄧培 (Hardenberg) 親王，用柏林之報紙，以辯護彼之維新，而攻擊鄉間紳士之政黨，反之，彼不准觸怒為柏林 (Berlin) 主人翁之法人。二日報，於一八〇九年，對於少校史希而氏 (Schill) 擬煽動德國 (Alle-

Magne) 攻擊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未提隻字。當克來依司脫氏 (Kleist) 擬用一較自由之語調於柏林晚報時，國務大臣阻止其進行，此項結果，乃使復誕生手書之報紙，而由秘密之派報人，擲之於道上，或置之於旅館。哈爾培 (Hardenberg) 親王之謹慎，當俄國 (Russia) 戰爭時，及在俄國戰爭後，均守同樣之態度。當呂茹城 (Riga) 及其他俄國之城市，成爲一德國報紙攻擊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中心點時，史堆恩氏 (Stein) 埃恩台脫氏 (Arndt) 郭士蒲亥氏 (Kotzebue) 梅而敦爾氏 (Mortke) 均工作於此報紙中。史貝納之報紙，刊佈國王寄與鄒克 (York) 將軍之正式責言，因其與敵人和洽，此祇於法人起程之後。二日報於三月十七日，登載國王愛國之宣言書，名與予之人民，此宣言書前曾刊登於勃來司洛城 (Breslau) 之史來西司克報紙中。一次俄人進入柏林 (Berlin) 郭士蒲亥氏 (Kotzebue) 開始一攻擊之報紙，而不久服司城報紙，登載蒂克化而司氏 (Tschakow) 之勇敢條文。此人昔爲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贊賞人，現成爲普魯士王國之半官式新聞雜誌發行人。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於一八一三年，復行進攻，復加壓力於大多數德國日報，一時會利用史來西司克報紙，但不久即爲來潑徐城 (Leipzig) 之災難。

在奧國 (Austria) 攻擊德皇郁斐夫二世 (Joseph II) 之工作之反動，使檢查較歷來更嚴厲。政府甚爲疑懼，見一富於毅力及才能之日報記者克拉梅呂萬司氏 (Kramers) 在薄亥姆國 (Bohemia) 使一用捷克文之報紙發達，此報名愛國王國及帝國日報 (維也納報紙，於一八〇五年，成爲官報，悉心避免政治之爭論。但因攻擊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必要，乃取若干新之創作。人贊成誕生一雜誌，較之報紙少危險，名對於奧帝

國之週國報紙。』在此文集中，對於哥瑪依而氏 (Gomayr) 之職任，請閱孟時來洛塔氏 (André Robert) 著：奧國之國民意見及法王拿破來翁之戰爭，一九三三年，二六〇頁。』在一八〇九年戰事之前一日，奧國外交家史帶蒂翁 (Stadion) 伯爵，擬喚醒國民之意旨，乃鼓勵各舊日報，並創設新日報，而結果甚屬平常。一如奧國親王沙而氏 (Charles) 之嘗試，令其參謀編纂奧國日報。但有一人久已注意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措施，此係奧國有名政治家梅維尼克 (Metternich) 親王，彼於一八〇五年十二月，曾自柏林 (Berlin) 寄一報告書並附一信，與國務大臣郭彭脫才而氏 (Gobenzel)。彼稱應向國家發言，仿效大軍隊之是項廣告書，如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以此與大眾聯絡，仿效忠告人報，其文學一欄，使公眾咸感興趣。嗣後彼又致書與史帶蒂翁 (Stadion) 伯爵，內云「報紙對於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有一隊三十萬人之價值。」嘗其在法國 (France) 為大使時，在彼研究用於報紙之制度，彼致書與維也納 (Vienna) 京城，內云「蔑視公眾輿論，有蔑視道德原則之同樣危險。」嗣後彼成為掌璽大臣，彼覺善恩脫士氏 (Gentz) 為不可少之合作人，以實行是項意見，因之於一八一三年，誕生奧國之觀察人報。此報一時曾委託於弗來古利克 (Friedric) 史克來才而氏 (Schlegel) 繼又委託於梅維尼克 (Metternich) 親王之私人秘書比拉氏 (Pilar) 此討論政治之日報，表面一無官報之形式，不久即成為每日刊，即星期日亦出版。當戰爭之時，德國報紙，曾收德國將軍史克泛成培 (Schwarzenberg) 親王之通告，乃使閱者知聯軍之進步。『史而皮克氏 (Srbik) 著梅維尼克 (Metternich) 親王隱尼克城 (Munich)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第一冊，五一六頁。』

一、梅羅尼克 (Mathematic) 親王，對於利用良善管理之半官式報紙，與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有同樣之  
聲望，此二人有充分政治之機敏，以小心觀察歐洲 (Europe) 之惟一自由報紙，即英國 (Angletemo) 之報紙。

唯願

紙錄

一三

同聲

大

日

名

名

## 第二章 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五年英國之報紙及反對拿破來翁之報紙

### 第一節 英國報紙之爭鬪及進步

英國報紙，在郁尼萬司氏（Junius）及維而敢司氏（Wiles）之後，似已由一七九一年之請求書，而爭得彼之自由權。數年之前，英國演說家蒲而敢氏（Biles），曾向坐在下議院旁聽席之議院日報記者言：『汝等爲第四之權力。』但此項戰勝品，爲自一七九三年起攻擊法國（France）之戰事，而受貽害。不久，人信國家又回至英王喬巨三世（George III）首數年之時代。掌璽大臣，貴族亥而同氏（Edon），完全抱保守黨主義，彼於一七九五年，向上議院宣稱，二年以來，對於誹謗之緝捕，較多於過去之二十年，時勢之法律，益使加重壓迫。例如一七九八年之法律，攻擊『日報之由不認識之人印刷及發刊者』。一七九九年之法律，各閱報室，受官吏之監視，但預防之檢查，並未復行成立，而訟案仍委託於陪審官，此在英國海島之制度與大陸之制度間，完全成一反對。加之，由保守黨日益增加之控訴，使自由黨員關切著作品之自由，較往昔更爲激烈。此於一八一〇年，英國演說家及戲劇著作家，顯呂唐氏（Sheridan）曾書稱『給予報紙之自由權，予給內閣一可賄囑之上議院，一腐敗及奴隸之下議院，予讓內閣任命官家各職位，及所有政權，使彼勢力得保證其購買服從，而抵制反抗，以報紙之自由權爲武備，予將對

## 內閣挑戰。

執政者，自覺日報不若反對黨會社，英國 (Angletone) 立憲會社，或依而郎島 (Italande) 秘密集團之危險。英國政治家維呂埃姆比脫氏 (William Pitt) 對於一自由報紙之存在，不見有何不便，祇須保留報紙與有錢階級。當對於日報增加抽稅時，迫令報紙高擡其價格，此乃國庫之一財源，同時亦一預防破壞之意見。進入工人階級之方法。在一七八九年，當進攻法國 (France) 之戰爭已無問題時，印花稅對於每張報紙，貼英幣二本士，對於廣告之稅，為英幣半古洛納，(譯者按，半洛古納，合二先令半。) 復舊已用過之報紙，成為犯罪之事實，稅率之復行增加，於一七九七年及一八〇四年，票決通過。

因此日報成為甚貴，泰晤士報開始每份售價英幣二本士半，漸漸提高其價，至英幣七本士，後將達至禁止之稅則。苟非有才能之日報經理，知以貿易之方法，解此困難，即富庶之閱者，亦感不便。廣告一類，由來已久，但往往載於專門之廣告報紙內，現決定載於政治報紙內，各大日報，因之成為一永久之市場。此數多才之經理之一，達尼亥而史都埃脫氏 (Daniel Sturart) 會印刷廣告迄至第一頁之上，一日報向不超過四頁，此所謂一張，因印花照張數納稅，人保留報紙之一半與廣告，其餘二頁，正用於新聞及條文。如何使此二頁有與趣，以吸引大多數閱者，此係在日報間與各發行人間，熱切競爭之目標。當英國務大臣乏而巴而氏 (Walpole) 施行賄囑舉動之時，發行人之職業，似曾視為可輕蔑，於是，當時關於一文學士，人會書稱：「被降落甚低，成為一日報之發行人。」「彼述於勃來依亥氏 (Blyer) 著：日報業之職業，暴河東城 (Boston)，一九一八年，第二頁。」但於第十八世紀之末，於各

日報之領袖，發現富於新思想之人物，克當同時大發明家之任，爲工藝革命，彼中之三人，尤值詳加敘述。此三人均來自蘇格蘭國 (Edesse)，證明彼等之嘲笑，照此嘲笑，倫敦 (London) 之報紙，係一蘇格蘭之發明品。勃利沙脫氏 (Brisot)，於此時會書稱，「勇於進取者，富於手段者，機敏者，無誠信亦無法律，說謊者，蘇格蘭人爲英國 (Angleterre) 之嘲弄之人」，「勃利沙脫氏 (Brisot) 著筆記，第一冊，一五五頁。」此不正當之嚴厲，由彼與蘇格蘭人史羅恩東氏 (Swinton) 之不幸關係，得以解釋之。」

三人中之年最長者，爲郁恩乏而堆氏 (John Walker)，彼甚久曾爲印刷所長及書商於倫敦 (London)，對於煤炭之投機，對於保險之投機，使其致富。於一七八五年，彼宣告有意設立一每日刊之日報，此報並不限於一定之社會階級，亦不附屬於一政黨服務，但給與大眾，開始名爲每日普及日記報。此報於一七八八年一月一日，取一名稱，不久成爲令名，卽爲泰晤士報。此報誠然爲獨立，但贊成保守黨之原則，因此當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戰爭時，準備支持政府。此報開始之時，甚爲儉約，但設立此報者祇爲有才能之事務家。彼於一八〇三年，讓其位置與其子郁恩乏而堆氏第二 (John Walker II)，此人有大經理之才具。此非一編輯領袖，彼能自行書寫，或每日指導其合作人，但彼有無敵之管理能力，及選擇有價值人之才具。彼之管理，有四十餘年之久，而使泰晤士報，爲英國報紙之第一級。彼倚賴各種不同之方法，以羅致新聞，因英國孤立在其攻擊大陸主人翁之戰爭中，甚難收集新聞。其父業已有意派一小舟至衣袖海 (Manche)，向敵方漁人購買法國日報。其子並不較少機敏，亦不較少幸福。在一八〇九年，泰晤士報宣告弗來星克港 (Flessingue) 之投降，在倫敦 (London) 政府能正式證明事實二十

四小時之前，郁恩之而堆氏 (John Walter) 亦開始設立常駐之通信員於外國。亨利 克拉羅賓 松氏 (Henry Crabb Robinson) 曾敘述於一八〇七年，彼如何被派至埃而東那 (Alton) 中立城，幸與亨堡城 (Hambourg) 隣近，彼得德國 (Allemagne) 之新聞，及歐洲 (Europe) 他國之新聞，雖然大都與內閣接洽，然郁恩之而堆氏 (John Walter) 知表示其獨立，在一八〇四年，泰晤士報激烈之攻擊，反對水師提督府之第一貴族梅而維爾氏 (Melville) 使其印刷所中，失去若干官家機關之主顧，但登刊廣告甚多，得以償此損失。

善姆貝里氏 (James Perry) 與之而堆氏 (Walter) 不同，係一著作家，彼深奧之條文，與彼之通信，使人已知其在倫敦 (London) 在其嘗試設立日報之前，英國政治家及自由黨之領袖，福克司氏 (Fox) 以及自由黨中之大人物，均推重之。當蕪特法而氏 (Woodfall) 家族之末一代表，決意售出其每日刊清晨雜誌報時，貝里氏 (Perry) 於一七八九年，購買此報，幸賴數友人之金錢贊助，而得以將此報，作為自由黨之主要機關報。此機敏及慈善之人，在大人物家中及小人物家中，所遇見之同情，助其日報之效果，高雅之人，將高等社會之反響，傳達於彼。關於議院之詳細新聞，彼能信託一酒商，因此酒商為下議院之門房。各文學士，自顯呂唐氏 (Sheridan) 及篤瑪司剛漢培氏 (Thomas Campbell) 起迄至篤瑪司而氏 (Thomas Moore) 及郭而里特才氏 (Coleridge) 均願助以彼等之合作。貝里氏 (Perry) 喜於著作，是以守其編輯領袖之各項職務甚久，而於一八一七年離開是項職務。彼保存其日報最高經理位置，迄至於一八二一年，彼亡故而止。清晨雜誌報，彼購得時，止付一千餘金鎊，由其執行遺囑人，售得四萬二千金鎊，此為英國日報經濟之第一大成績。

三 蘇格蘭 (Froosaria) 人之最幼者，大尼亥而史都埃脫氏 (Daniel Sturart) 來至倫敦 (London) 完成其印刷員之學業，此係以此頭銜，彼開始為清晨郵報工作。嗣後於一七九五年，此日報為其所購得，(當時會印刷三百五十份。) 此報擴充甚速，而於一八〇三年，印刷已達四千五百份，實一例外。因當時所有為人最注目之日報，未超越三千份。清晨郵報成為保守黨之機關報，大尼亥而史都埃脫氏 (Daniel Sturart) 以六百元購得此報，而於一七九三年，售出此報，得二萬五千金鎊。彼之放棄此清晨之日報者，因其專心致志於一由其創設之晚報，名郵傳報。此報達一萬份之數，在伐得洛城 (Waterloo) 得勝仗之前數日，此報成為內閣之半官機關報。但經理此報人，要求在政諸人，加以敬重。一不認識之人，會向彼告知攝政王與國務大臣貝袁之而氏 (Perceval) 之信札，大尼亥而史都埃脫氏 (Daniel Sturart) 同意不將此項信札發表，惟以內閣不獨給其銀錢，尚須給與閱者有興趣之新聞為條件。彼不若貝里氏有編輯領袖之才能，然其內兄健姆司瑪克金篤司氏 (James Macintosh) 任此位置數年，甚為稱職。此係瑪克金篤司氏 (Macintosh) 將其介紹於英國詩人郭而里才氏 (Coleridge) 詩人甚喜新聞事業，但不能屈服於每日刊所必需之精密工作。此為一卓絕之合作人，但不甚可靠，終至於與大尼亥而史都埃脫氏 (Daniel Sturart) 絕交，但彼羅致不少有價值之著作家與清晨郵報。

倫敦 (London) 之每日刊，每星期發刊六次。在每日刊之側，開始星期日之日報。曩昔之週刊，在每日刊之前，已告失敗，於一七七七年，止存週刊一種。新星期日之日報，努力取悅於公衆之欲消遣英國星期日之無聊者。此項星期日刊之成績，全賴於創設之人，人稱之為三位培而氏 (Bell) 郝恩培而氏 (John Bell) 為一大印刷家，富

於活版術之發明，而同時爲一不甚受教育之發售定期刊行品人，但善於揣摩公衆之嗜好。洛培培而氏 (Robert Bell) 爲依而郎島人，知詳述惡事及喪廉恥之奇遇，以答閱者之嗜好。郁恩勃洛納培而氏 (John Browne Bell) 爲郁恩培而氏 (John Bell) 之子，爲完備其父之工作，注意於平民之事件。每週之郵傳報，設立於一七九六年，繼爲每週之快遞報，最後爲世界之新聞報，供給各種模範，爲甚多之「星期日報紙」所仿效。請閱史當來馬里松氏 (Stanley Morison) 著英國之新聞報，剛勃里虛城 (Cambridge) 一九三三年第十三章，及史當來馬里松氏 (Stanley Morison) 著郁恩培而氏 (John Bell) 之傳記。

是項報紙，嗣後供給一重大之助力於急進黨。但於一八〇〇年，保守黨之學說，招致一大部份之青年，因彼爲維呂埃姆比脫氏 (William Pitt) 沈着之毅力所鼓勵，及甚懼革命之法國 (France)，或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法國 (France)。比脫氏 (Pitt) 最愛之門徒賈寧氏 (Canning) 得一羣同其年齡之卓絕政客協助，編纂一諷刺之週刊，名反對激烈民政黨報，或每週之檢察者報，垂一年。(一七九八年至一七九九年) 是項編輯人中之數人，嗣後 (一八〇九年) 曾贊助設立一雜誌，名每三月之雜誌。在此雜誌中，英國小說家泛而堆史谷脫氏 (Walker Scott) 得賈寧氏 (Canning) 之協助，爲保守黨政策辯護。人再不能蔑視日報記者，因著作家如郭而里才氏 (Oleridge) 政治家如賈雷氏 (Canning) 均自願側足於日報記者之中。一有名之發行人亨利白脫氏 (Henry Bale) 於一八一三年爲英國騎士會會員，似爲第一英人，因其日報之工作，而得一貴族之頭銜。但泛而堆史谷脫氏 (Walker Scott) 致書與其婿，謂除在省城之小日報外，每一日刊之發行人，不能有所成就，苟非爲一能勝任一

切之怪人。

保守黨之勢力，對於省城報紙，亦得勝利。將近一七八四年時，省城報紙尙甚平常，而無勢力，在鄉間祇有每週之報紙，由當地之印刷員所作，成好惡參半。比脫氏（Pitt）從事於協助省城之報紙，彼合作人中之，一受任免費寄送倫敦（London）之二三種大日報與是項印刷員之領利。在倫敦（London）之二三種大日報中，對可以再版之條文，盡以紅線作記，因英吉利教之教堂，聯合於保守黨，教士等均爲此宣傳之事務員。內閣之敵人，以「劇烈民政黨」之日報相答，此項日報，振醒省城報紙之麻木。

加之，自由黨爲福克司氏（Fox）之有力辯論法所鼓勵，有卓絕之決鬪者，以辯護彼等之意見。彼中有哄脫氏（Hunt），昆仲二人，一爲郁恩哄脫氏（John Hunt），一爲來依克哄脫氏，彼等自一八〇八年起，發刊一週刊文集，名檢察者報。彼等在此報中，於自由黨及急進黨間，取中立之地位。來依克哄脫氏（Leigh Hunt），在血脈中，有依而郎烏人之血統，彼愛閱法國詩人服而堆氏（Voltaire）之作品，在筆戰中，創一新紀錄。所有文學家，賞識其嘗試攻擊反動保守黨主義，彼之諷刺，攻擊守法教徒成爲維持保守黨之信徒。此係蘇格蘭國（Edoossie）供給彼等之主要決鬪者與自由黨人，較英國（Anglore）爲甚。蘇格蘭之雅典城（Athens），愛庭堡城（Edinburgh），是時由其哲學家及通儒，博得令名。在大學校之四週，聚集其年輕之自由理論家，彼中之著名者，爲英國文學家歷史家及政治家勃羅哈姆氏（Brongham）。彼等設立一鄭重討論之文集，名愛庭堡雜誌，不久會享盛名。此係因此雜誌之成績，迫令保守黨以每三月之雜誌抵抗之。英國定期刊行報紙之發展，會使日報與雜誌間，有分離之必要。

當時之大事件，使甚多著作家變更其意見。英國詩人郭而里才氏 (Coleridge) 及服奪司服司氏 (Wordsworth) 在彼等年輕之時代，係革命黨，乃成爲維持保守黨之信徒，此係相反之進化發生於是時勇敢之日報記者中。自大尼亥而台福氏 (Daniel Defoe) 以來，第一人<sup>之</sup>知對於民衆發言者，爲維里埃姆郭培脫氏 (William Cobbett)。彼爲鄉間產業家之子，曾充兵士若干時。彼應於一七九二年逃離英國 (Angleterre)，因會公開批評其昔日軍事領袖。彼在美國 (Amérique) 寄居八載，在此八載時間，彼熱烈辯護英國 (Grande-Bretagne) 之保守黨，而攻擊自由黨，熱烈辯護美國 (Etats-unis) 之聯邦主義黨，而攻擊共和政黨。『箭豬』(此其假託之名) 由其兇暴之誹謗，攻擊辯護法國革命人，潑呂亥司脫來 (Priestley) 族人，或篤瑪司貝納 (Thomas Paine) 族人，而得令名。因之營其回至英國 (Angleterre) 時，由保守黨集合資本，使其於一八〇二年設立一每週之誹謗小冊子，名政治之日記，完全由其編輯。但此平民之子，不久招恨於管理之人，對於報紙犯法之責罰，使其離開此每週之誹謗小冊子。彼乃離開保守黨，但不爲自由黨，而成爲急進黨。在其本人，並無來依克哄脫氏 (Leigh Hunt) 可愛之意旨，此係煽動民衆者之兇暴及勇敢之書法，決意獲得平民階級之心，因平民階級，曾爲人極力使之遠離政治。各日報自信各種兇暴，許可於筆戰之中，個人之攻擊，如攻擊一國務員，或一著作家，成爲通貨，政府方面，對於彼等，不少緝捕。第一爲郁恩范而堆氏 (John Valier)，彼於一七八九年，會讓泰晤士報發表數點，攻擊英王喬治三世 (George III) 之子，彼得免被繫於木架示衆，然被監禁十六月。健姆貝里氏 (James Perry) 於一七九五年，因一條文，對於法國 (France) 表同情，被拘拘禁三月。郭培脫氏 (Cobbett) 受二年之刑罰，自一八〇八年至

一八一一年，有四十二人因誹謗而被緝捕，其中二十六人，曾由陪審官傳訊陪審官由保守黨紳士組成大都傾向於嚴厲，但有時彼等自以為取樂以宣告一人無罪。哄脫氏 (Hunt) 昆仲，在檢察者報中，誹謗對於兵士所施之身體刑罰。英國文學家歷史家及政治家，勃羅哈姆氏 (Brougham)，為彼等竭力辯護，於一八一一年被判無罪，反之，於一八一三年，彼等因攻擊攝政王，被判拘禁二年，如曩昔之維里埃姆郭培脫氏 (William Cobbett)，彼等能於監中，繼續編輯彼等之日報，而所有倫敦之文學家，均往監中，探訪彼等。

是以雖有賈司脫來埃虛氏 (Oasteregh) 族人，及亥而侗氏 (Edon) 族人之嚴厲，英國報紙，成爲一實在之權力。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向未停止憂慮報紙，及恐懼報紙，當埃米杏城 (Amiens) 之條約短期休戰之時，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曾嘗試得倫敦 (London) 政府之協助，攻擊報紙。英國梅而居報之經理，瑪來提派氏 (Mallet du Pan) 去世，但由法國移民所作之法國二日報，在英京發刊。二日報中之一名暖昧報，由貝而低亥氏 (Polher) 經理，人曾記載一鼓勵謀害法國共和政府第一總督之事，在倫敦 (London) 之法國 (France) 大使館，從事控訴，而訟案於一八〇三年，在王椅之法庭前開審，貝而低亥氏 (Polher) 由英國哲學家歷史家及政治家瑪克金篤司氏 (Macintosh) 竭力辯護，仍被判罪，但一從輕之刑罰，後因埃米杏城 (Amiens) 之議和決裂，使其得邀赦免，甚至受英國政府之資助。加之英國國會，於一八〇三年五月十八日之宣言，曾證明復取敵對態度，責備法國政府，在他種損害之中，曾欲侵犯英國報紙之自由權。予等曾見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不絕對其待從抱怨法國日報與英國報紙筆戰之懦弱，彼向不了解由彼所加之桎梏，實爲此懦弱之主要原因。

## 第二節 反對法王拿破波來翁之戰 德國公法學家歌來司氏於德國 保王黨於法國

在歐洲大陸上，數國之反對法王拿破波來翁（Napoleon）者，在報紙中，尋一軍器以攻擊之。西班牙國（Españe）爲時甚久，祇知班京馬德里城（Madrid）之官報。但當人民反亂，攻擊僭越之國王，思替代法國蒲而薩（Bonaparte）王族時，日報發刊甚多。加提司城（Cadix）爲國民抵抗之首都，忽成爲報紙之中心點，誕生報紙甚多，由不同的著作家編輯，激烈表示相反之意見，止對於攻擊法國（France）之仇恨，則集合一致。嗣後當法人於一八一三年，放棄班京馬德里城（Madrid）之時，此係加司低而（Castille）大城，發刊甚多暫時之報紙。在此項報紙中，熱烈討論當國家完全免除外國掠奪時之合宜制度。請閱谷梅士依瑪士氏（Gomez Inaz）著：在獨立戰爭時代之報紙，馬德里城（Madrid），一九一〇年；又善陸弗洛埃台克郎梅松氏（Geoffroy de Grandmaison）著：西班牙國（Espagne）及法王拿破波來翁（Napoleon）第三冊，（一九三一年）一七五頁，及一九一頁；又馬尼亥而沙母氏（Manuel Chaves）著：賽維而城日報之歷史及傳記，賽維而城（Seville），一八九六年。

在德國（Allemagne）法國之統制，由來潑徐城（Leipzig）之交戰，始行完全破敗。在此城中，來潑徐城報紙（Leipzig）因薩克司國（Saxe）政府保留與彼之專利，甚爲重要。對於法王拿破波來翁（Napoleon）之忠誠，一如薩克司國（Saxe）政府，於一八一三年之開始，應受俄國官吏之檢查。當路脫仁城（Lutzen）交戰之時，此報應停刊數日，繼又發刊。此次發刊之後，此報幾爲法王拿破波來翁（Napoleon）在德國（Allemagne）之正式機

開報。當諸國交戰之時，此報停刊第二次，十月二十二日，此報新出之號碼，對於三日之戰事，及外國之敗北，給簡略之報告書。德國 (Allemagne) 之其他日報，認識同樣意外之事，在法王拿破來翁 (Napoléon) 之檢查後，忍受聯盟國之檢查。

在此報紙被判爲奴隸之時，發現德國第一大新聞記者，郁善夫谷亥來司氏 (Joseph Goerres)，彼在十六年之前，係一富於革命思想之青年，而對於在谷勃朗司城 (Coblentz) 之移民，加以蔑視。在彼設立之二定期刊行品中，谷亥來司氏 (Goerres)，會同時攻擊舊制政黨之愚笨，及法國邑令之專制政治。人曾禁彼發言二次，於一八一四年，彼得聯盟國各將軍之允許復行執筆，但彼等不能阻止一八之如彼者發表其個人之意見。加之，普魯士國將軍勃魯顯氏 (Blücher)，及克乃司諾氏 (Gneisenau)，深知一若是之協助有價值，而使萊因河梅而居報，得完全自由權。

第一號報紙，指示報紙編輯人之目的，德國人民，久經分散，復經歷迫，「奮起如一被鎖練之偉人。」彼此均表示「一快樂克己之意旨，及勇敢之運帶責任。」萊因河 (Rhin) 側之人民，自二十年以來，已與德國 (Allemagne) 分離，而委身於外國。萊因河 城梅而居報，欲將新近之大事，使彼等了解，使彼等決定與彼等之救濟人一同進行，而以彼等之日耳曼性質爲本。自此以後，谷來司氏 (Goerres)，施用各種宣傳方法，教皇 與德皇 間長久決鬪之詳細歷史，終於對於教皇比亥七世 (Pie VII) 歡呼。此甚感動萊因河 (Rhin) 側之基篤教徒，一八一四年普魯士國之軍隊，與於一七九三年見於萊因河 (Rhin) 側之普魯士國 軍隊比較，表示突然之更易。一七九二年之軍隊，以

奴隸之兵士，及諂諛之軍官組織而成。一八一四年之軍隊，完全奮發國民之熱誠，在他處，此為巴黎 (Paris) 之一黑暗描寫，須於破產，全城恐慌以待神聖之決定。

日報記者，請年輕之萊因河人，應徵於救濟之軍隊，彼等肯向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所宣之誓言，已等於零，因統一及每大種族之團結，為天然之法律。萊因河人，在昔為勢力所迫，與彼等本國分離，現在此項勢力，業已銷滅，徵募全體入伍，為一有利之事，因足以振醒在人民中睡眠之勢力。雖數悲觀者，談將革命，然徵募全體入伍，並未發生革命，德國之愛國心，適與巴黎 (Paris) 歡迎聯盟國之可鄙嗚聲成反映。當時谷來司氏 (Goerres) 發明之數種主義，使聯盟國之數君主，審度對於輿論，有垂詢之必要。奧國有名政治家梅堆尼克 (Metternich) 親王，使人於弗呂堡壘勃里司谷城 (Fribourg-en-Brisgau) 編纂一日報，名德國之軍事日報，為奧國之軍隊而作。

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失敗，使在反對彼之各國內之報紙得慶更生，亦使在法國 (France) 之報紙，改易形式。巴黎 (Paris) 於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日降伏，若干法國保王黨，獲得俄國將軍薩根氏之命令，將各日報歸彼中之一，名米蘭氏 (Mikhaud) 者檢查。而自四月一日起，報紙之若此管理者，開始加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以侮辱，稱贊聯盟國解放法國 (France) 之大度。同時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培而打氏 (Berthelin) 族人，偕同數友，以手杖為軍械，進入為人奪取彼等之日報事務室，毫無抵抗，讓與彼等。不久此報復取名為討論之日報。定期刊行品，將得自由權乎？人能信之於若干時，甚久服從於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各項命令之帝國

上議院宣告其政權失敗，乃請求專制壓迫日報。聖實城 (Saint Ouen) 之宣告，給一准許，由沙脫 (Charles) 憲法之第八條確認。但各國務大臣，不久確定由上條所指示「禁制」放肆之權利，包含「預防」之權利，即所謂預行檢查。

一八一四年七月，在下議院提出之法律草案，引起極大之討論。內政部長蒙堆司基烏氏 (Mortara) 係舊制度之人物，表示檢查祇為拙劣之新聞記者而維持。彼謂「卑賤之日報，報紙之雜亂，如西蒲而 (Silylle) 女星相家之紙，因此之故，代表人民之議院，自相分裂，如一切均將失敗。」但討論之日報，雖培而打氏 (Bertin) 族人之傾向保王黨，仍攻擊法律草案，人取一和解之方法。一八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之法律，制定檢查為暫時之名義，至一八一六年國會期了時為止。

檢查在第一次復辟之時，甚為寬容，對於保王黨為最。法國之報紙，及每日報紙，隨其所欲，攻擊革命及帝國。討論之日報，不久喪失其大附刊著作人。善哇勿洛依氏 (Geoffroy) 彼卒於一八一四年。年長之培而打氏 (Bertin) 得法國有名著作家沙篤勃呂盎氏 (Chateaubriand) 之合作，彼自是時起，加入於熱烈之攻擊，反對帝國，而辯護若干自由之意見，但傾向於法國薄那伯脫 (Bonaparte) 王族之各著作家，得自由發刊黃矮人報。在此報中，彼等諷刺庇護舊制度之人，稱之為「壓滅智慧之騎士。」以此旨趣，取悅於法王路易十八世 (Louis XVIII) 因檢查不達於二十餘張之著作，二自由黨著作家，沙而公脫氏 (Charles Comte) 及杜諾依亥氏 (Dunoyer) 乃發刊檢查員報多冊，甚得忠誠之公眾歡迎。

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由亥而培島 (Elbe) 回法時，振起巴黎之報紙，攻擊篡奪之人，朋耶孟公斯當脫氏 (Benjamin Constant) 威嚇於巴黎之日報，繼於三月十九日之討論之日報。二十日，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回至蒂依來里 (Tuileries) 王宮，而二十一日，討論之日報復成爲帝國之日報。不久，人甚驚愕，得知皇帝垂詢意見於朋耶孟公斯當脫氏 (Benjamin Constant) 而彼賦與報紙討論其舉動之權利。迨至是時，檢查尙存在，但較之一八一四年以前，大爲寬容，例如檢查員報，能對於新政權，表示彼之懷疑，事實上之自由。當一百日時，〔譯者按，此自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回至巴黎 (Paris) 起，至六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復辟日止，〕較之第一次復辟時更大。加之，立意文中之一條，宣告自由之權利，保王黨之報紙，名里司河之日報 (L'Es) 不權印刷激烈之條文，攻擊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及普及之日報。由前法王路易十八世 (Louis XVIII) 之官吏，發刊於比國之賴城 (Gand)，並無困難將尊崇聯盟國預備戰爭之數號報紙，運入法國 (France)。

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起程赴非洲 (Afrique) 英國之聖海來納島 (Sainte-Hélène) 〔譯者按，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至該島，係作俘虜，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二一年。〕在是處，彼於會談中，爲法國 (France) 及其後裔起見，預備其本人及其行爲之辯解書。昔日日報之敵人，宣稱日報之自由動作，爲現時代所必要。其日記中，載有下列數語：「予日後必須以報紙之自由，統御國家，此係今日之一種必要。報紙之自由，在政府之手中，應成爲一有力之協助，以使用有益之理論，及良善之原則，得達到帝國之各隅。」此項奇異之言語，顯示彼視報紙，應爲政府之一種機械。「自由權」對於彼，如對於一九三四年歐洲之各獨裁政府，有同樣之意義。

## 第三章 報紙在歐洲之西部

### 第一節 英國報紙之發達

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失敗，迫使各國注意對於報紙將來之命運。各日報記者，請求為歐洲 (Europe) 之壓制者所拒絕彼等之自由權，各國政府，在若干躊躇後，拒絕上項請求，或欲將自由權包含於狹隘之界限中。報紙乃從事爭鬪，而將爭鬪移至西部 (Oudens) 之二大國中，進入英國 (Grande-Bretagne)，並不費力；然在法國 (France)，須熱烈之奮鬪，當復辟時，甚至在一八三〇年之後，尙一再爭鬪不止。

英國之保守黨政府，驕傲得勝其國外之大仇敵於一八一五年，乃欲消滅其國內之仇敵，即急進主義。「急進黨」一字，當時之解釋，為在他時代所解釋之「社會黨、共產黨、無政府黨。」人甚憂慮見是時最可懼之新聞雜誌發行人，維里埃姆郭培脫氏 (William Cobbet)，忽將政治之日記報之價值，自一先令降至二本士 (一八一六年) 以便使此定期刊行之誹謗小冊子，為所有不滿意之人購閱，而在工人中，是項不滿意之人甚多，此係停止解釋法律之時代，公衆名之為「絨口之法律。」各日報應繳一保證金，一定期刊行品，即使甚短，如郭培脫氏 (Cobbet) 之定期刊行品，亦不能少於六本士出售，此誹謗小冊子之大著作家，不得不逃避於美國 (Etats-Unis) 若干

時。自其由美國 (States, Uris) 回英時，攜回其舊敵瑪司貝納氏 (Thomas Paine) 之遺骸，下議院給管理治安之法官，即保守黨之紳士，逮捕之權利，得以拘禁誘惑著作人之著作人及宣傳人若干時，無庸審判。但因訟案，仍委託於陪審官，報紙得保有其固有之保障，而不任人恐嚇。英國貴族李佛波而氏 (Liverpool) 有數次亦倚賴於賄賂，但無大效果。

不久，因英王喬巨四世 (George IV) 與王后間，有破廉恥之衝突，乃引起政變，幾所有各大日報，聯合攻讐國王，國王得其侍從之助，津貼一新日報，名郁恩蒲而氏報 (John Bull)，由范而堆司谷脫氏 (Walter Scott) 舉薦其友堆哇獨化克氏 (Theodore Hook) 擔任編輯，彼無情之攻擊，反對王后可憾之近侍。有數號報紙，印刷至一萬份之多，國王亦鼓勵一極端保守黨之會社。此會社之組織，專為與反對之日報涉訟，但此方法，引起一般之怨聲，以致社會消滅。此最後之努力，欲禁止報紙談論，但因反對黨之政策，為英國務員賈司脫來里虛 (Castlereagh) 子爵表同情而終止。維克伐氏 (Wickwar) 著為報紙自由之爭鬪，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三二年，倫敦 (London) 一九二八年。加之日報之嗜好加增，予等由對於印花稅之統計知之。統計指示，於一七六〇年，售出九、四六四、七九〇號報紙；於一八一一年，售出二、四、四、四、七、一三號報紙；及於一八二〇年，售出二、九、三、八、七、八、四三號報紙。德人於此一八二〇年遊歷英國 (Angleterre)，嘆賞日報之茂盛，彼等熱烈之競爭，利益為彼等所興奮。谷脫里亥勒敢特氏 (Gottlieb Gade)，述於福克司浦納氏 (Fox Bourne) 著英國新聞紙，在日報業歷史中之篇章，一八八七年，第一冊，二七一頁。

此係在此時代，於一八一五年及一八四〇年之間，泰晤士報在倫敦（London）之各日報中，佔居首位。此報之得佔居首位，全賴於技術之改良，亦賴於彼之政策。郁恩范而堆氏（John Walker）不久即知應讓日報經理之位置與一發行人之有極大之自治力者，俾得對其合作者及公眾方面，享有一實在之權力。在第一次試驗之後，不甚滿意，嗣後彼先後發見二有價值之人，彼等以全力用於彼等之職務。一為白奈司氏（Barrow），彼發刊泰晤士報自一八一七年起，迄至一八四一年彼亡故而止。一為台拉納氏（Dolan），彼管理泰晤士報自一八四一年至一八七七年。白奈司氏（Barrow）自一八〇七年起，已為此日報之職員，自一八一七年起，繼續自作甚多條文。彼止於飲酒之後，及將近清晨四時之時，寫作最佳。彼為英國詩家來依虛賦脫氏（Leigh Hunt），及顯來依氏（John Alley）之至友，彼有一甚確切之文學知識，但彼主要之職務，乃檢閱他人之條文。郁恩范而堆氏（John Walker）思想如彼，欲得良善之編輯人，須優給彼等之俸薪，嘗各日報之業主，欲相約給與一通信員每星期至多之俸薪為五金幣，彼拒絕受此約定。主要之政治編輯人，為卓絕之依而郎島人史堆林氏（Sterling），彼之友賈里來氏（Carlyle），曾對彼作一熱誠之傳記。彼工作於泰晤士報，自一八一七年至一八四三年，而終至接受每年二〇〇〇金鎊之俸薪，當時乃係例外，因此為一大使之俸薪。

此自由之意志，使白奈司氏（Barrow）得尋覓合作者於所有政黨。泰晤士報按照其開始時所宣告之原則，對於組織之各政黨，保守其獨立，而對於各項重大問題，勉力取高級社會之適中意見為標準。人曾證明第十九世紀各種重大政治之改良，並非此報之力，但此報繼即聯合於上項之政治改良，當一八一五年之反動，此報實為政

府之報，此報黨於王后於一八二〇年，反對英國務員賈甯氏 (Ganning) 自一八二八年起，此報轉向於新立法人，不久服從於選舉之改良。雖有保守黨與彼之約定，然彼前維持貴族克雷氏 (Crey) 之政府於一八三二年，而克雷氏 (Crey) 直接送彼各項消息。不久此報又成爲自由黨之敵人，或因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ker) 出席於國會，如保守黨候選人之故。彼先攻擊克雷氏 (Crey)，繼又攻擊英國務員梅而蒲納氏 (Melbourne)，但此並不阻止曾爲此報合作人之英國文學家勃羅哈姆氏 (Brougham) 給此報一驚人之新聞，即自由黨內閣辭職，由此報於一八三五年給保守黨政府之協助，可以英國務員陸培貝而氏 (Robert Peel) 寄給白奈司氏 (Barnes) 之道謝信證明之。白奈司氏 (Barnes) 對於梅而蒲納氏 (Melbourne) 新內閣攻擊不止。嗣後當貴族杜而漢姆氏 (Durham) 自加拿大國 (Canada) 回英，對於由內戰而分裂之殖民地，作一有名之報告。政府在發表此報告時，欲刪去若干有害之引證，爲杜而漢姆氏 (Durham) 所喜之大殖民地人，伐克非亥而氏 (Wakefield) 將報告全文給與泰晤士報，將此報告全文發刊，(一八三九年) 此亦貴族杜而漢姆氏 (Durham) 以比王之名義，來與白奈司氏 (Barnes) 談話，因比王爲報中有一敵視之條文而不安。白奈司氏 (Barnes) 最後之爭鬪，乃攻擊柏而梅司氏 (Palmerston) 於一八四〇年，對於法國 (France) 及埃拉比 (Arabie) 半島之馬哈梅埃里國 (Mohamed Ali) 所用之好戰政策。

日報成爲強暴，而時有個人之攻擊，因之迄至一八三〇年，二人之決鬪甚多，而甚多日報記者，於此項決鬪中喪命。倫敦雜誌之設立人，於一八二一年，爲黑樹林雜誌之經理蒙斃，此項方法，開始消滅，但筆戰仍甚苛酷。白奈司

氏 (Barnes) 讓史堆林氏 (Sterling) 發雷靈者) 熱烈攻擊敵對之日報，彼發見之諸卓絕著作家，如提司拉亥 (Dissell) 均得自由發言，此係提司拉亥里氏 (Dissell) 敘述一自由黨日報之經理，如「一可憐之卑怯人，一懦弱之愚鈍人，一文學之恐嚇者。」一八三五年，泰晤士報宣告清晨雜刊「每日作說」而清晨雜刊，歎息「貧老之泰晤士報以其愚昧之妄言。」政治家並未受日報之優待，即如英國國務員郁恩羅表而氏 (John Russell) 或柏而梅司東氏 (Palmerston) 亦同，而哇麗奈而氏 (O'Connell) 爲最，彼爲最惡侮辱之目標，此係彼爲提司拉亥里氏 (Dissell) 於泰晤士報中稱之爲「一固執之說謊者，一可憐之欺詐者，一騙錢者及一卑怯者。」但哇麗奈而氏 (O'Connell) 能以同樣之語調作答。[博孟氏 (Bowman) 著泰晤士報之戲言，一九三一年，一三八頁至一四二頁，予等現以英文敘述一八四一年在泰晤士報中，給與哇麗奈而氏 (O'Connell) 之祝詞，如下：「吐沫糞合依而郎島 (Ireland) 之書，大罪人，懦弱人，欺騙人，無底之說謊人，下等之誹謗者，殺人之餵養者，背叛之經理人。」載於上書一三九頁。]

白奈司氏 (Barnes) 卒於職務，於一八四一年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ker) 出於意料之外，乃決定以一友人之子台拉納氏 (DeLano) 代之，因見其有智慧，果然，此二十四歲之青年，表示克當人對彼之信任。彼大異於其前任，因其前任，爲一粗魯及好飲之人，往往困守於辦事室中，現代以一年輕舉止卓絕之人，不久即爲上等社會所歡迎，每晚均在各上等社會之客廳中，而夜深夜始至泰晤士報館。彼不若白奈司氏 (Barnes) 之自行奮寫，但檢閱及修改所有應在日報發刊之件，彼之交際及彼之嗜好，使其與保守黨接近，但不害其自主。當陸培具而氏

(Robert Peel)自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掌理內閣時，台拉納氏(Dalme)常覺內閣總理對之冷淡，但彼與一內閣大臣貴族陸培騰氏(Aberdeen)之友誼，使彼得知所有經過之事。迄至郁恩范而堆氏(John Walter)亡故，台拉納氏(Dalme)均聽選擇彼之大經理指導。但在一八四七年之後，彼更自由，以使其所經理之事得利，而能保證泰晤士報一無上之地位。法國小說家克來維而氏(Greville)，甚知佛司脫明司脫(Westminster)王宮，及倫敦市社會之消息。彼之筆記，示知予等，最高社會之人物，均注意於泰晤士報所已說或將說之事。

由貝里氏(Penny)作爲自由黨大日報之清晨雜刊，由彼於一八一七年，讓與另一蘇格蘭發行人勃拉克氏(Black)。英國哲學家朋脫亨姆氏(Bentham)，於此時成爲哲學之急進制度領袖，勃拉克氏(Black)爲朋脫亨姆氏(Bentham)之門徒，爲健姆司氏(James)及英經濟學家新聞雜誌發行人史都埃脫米而氏(Stuart Mill)之至友。彼係一中等之著作家，常形不快。彼奇異之性質，彼個人之放肆，有時與自由黨員衝突。例如彼附從英王喬治四世(George IV)攻擊郭培脫氏(Cobbett)，但其信實之真誠，人皆對之原諒。所有著名之自由黨員，自瑪克金篤司氏(Macintosh)起，迄至勃羅亨姆氏(Brougham)止，均合作於其日報。而彼發見一著作家如提克金氏(Dickins)，一新開雜誌發行人如埃而白尼風勃朗克氏(Albany Fonblanque)亦賴於彼，使英文學家及批評家哈士呂脫氏(Hazlitt)之劇院批評，成爲文人喜愛之品。但一粗暴之舉，表示各日報發行人，均爲日報之業主所欺，一兌換商人之購買清晨雜刊者，於一八四三年，將勃拉克氏(Black)辭退，以致所有日報記者均大怒。至於彼之舊合作者埃而白尼風勃朗克氏(Albany Fonblanque)，能使在洪脫氏(Hunt)

昆仲編輯時甚爲茂盛後乃墜落之監察報，復行振興。報紙之自由，選舉之改良，於彼爲一有才能及使人信服之辯護者。

保守黨之報紙，有數時不若其敵人自由黨之報紙。清晨報爲極端右派保守黨之機關報，彼稱英國將軍魏林登 (Wellington) 公爵爲一叛逆，因其允許基督教徒之自由，在一動人聽聞之訴訟後，公爵得一責罰，而爲其至親密之友人責備。至於清晨郵傳報，雖名爲保守黨，彼開始一新之方法，犧牲政治，而爲公眾登載有趣味之消息，瑪司佛拉脫氏 (Thomas Wright) 之機敏及活潑鑒定之雜刊，使此報得一成績，於若干時爲泰晤士報之勁敵，對於美國報紙，亦未失去此項模範。一有名之日報，名清晨郵報，成爲一時式之報紙，高等社會甚喜此報。

若是，英國報紙近一八四〇年，完全獲得其獨立，但此並不謂報紙抑制其意見對於公眾。英國國務員及演說家喬巨買寧氏 (George Canning) 雖幾爲倫敦 (London) 所有各大日報所敵視，然爲人民所歡迎。各大日報亦不能阻止英國國務員柏而梅司東氏 (Palmerston) 成爲中等階級英人之敬愛之人。英國經濟學家高勃騰氏 (Cobden) 及英國政治家勃拉亥脫氏 (Bright) 之攻擊，反對麥之法律，由公眾之會社及集會而得勝利。泰晤士報雖有一時動搖，復回至保護貿易者之黨，但閱讀日報，成爲知識階級之必要，各國務員再不嘗試控訴日報，而法庭陪審官亦鮮責罰之，最卓絕之文學家，均能在日報上寫作。提克金氏 (Dickens) 設立每日新聞報，而夢想成爲此報之發行人，但屬徒然。倫敦 (London) 之高等社會，向甚驕傲，向甚閉關自守，開始在其客廳中，接見若干新聞業之紳士，勝利之紀元，將成大報紙之紀元。

自一八一五年起，政治生命甚強，致省中之各日報，亦自取一新勢力。急進黨在倫敦（London），人數不甚多，以使生存。每一日刊之報紙，乃資助在各大城中創立自由黨之機關報，但屬於自由黨之左翼。蘇格蘭國（Edinno）之首都愛丁堡城（Edinbourg），為最優之自由黨城。自一八一七年起，有蘇格蘭人報，為一有能力之發行人管理垂三十年。在工人城中之各日報，最為放肆，如利物浦城（Liverpool），梅而居報李特司城（Leeds），梅而居報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守衛人報，此報曾被稱為一榮譽之職業。自一八三〇年起，人見由此報出售之每份報紙，由人相遞傳閱，有七十或八十閱者。依而郎城（Ireland），亦行振起，計在彼處，於一七八二年，止有三種日報。於一七九五年，有三十五種，於一八二〇年，有五十六種。在各城之左近，英國之各鄉村，亦開始有彼等之報紙，由一八三六年設立之會社協助，此會社，名省城新聞紙會社。

## 第二節 法國之報紙及政府

將近一八二〇年，英國報紙在世界中無敵，法國（France）之報紙，開始擴充，然人尙討論日報之價值，如人討論日報之價值於英國（Angleterre），在維而敢司氏（Wilkes）之時代。巴黎（Paris）報紙之命運，（省城報紙之命運不計）人允給報紙自由之程序，此項問題，在復辟之十五年中，成為政治爭論之主要目標，竭力嘗試以壓制報紙，為法王沙而十世（Charles X）失敗原因中之一。

曾有三種可能之制度，一為預防之檢查，一由法庭壓制，一在陪審官前起訴。此三種制度，曾輪流試驗，檢查為

執政者所喜。彼等知檢查爲政權之必要機械，伯爵白萊來氏 (De Sorel) 於一八一九年所採用之由陪審官裁判，不久卽行消滅，但嗣後爲羨慕英國之自由權者，留爲優美之幻想。由合規則之法庭壓制，爲極端保王黨人最喜之制度，甚多人感覺失望，嘗其證明壓制不足以保護蒲而蓬 (Bourbons) 王族及彼等之忠臣，以攻擊破壞思想之進步。

果然，各種壓制之方法，在巴黎 (Paris) 失敗，此熱切生命之中心，保證若干大機關報一種努力，一種權力，使各大機關報，得與英最有名之每日刊相等。此項日報之經濟負擔甚重，法國政府仿效英國 (Angleterre) 徵收日報印花稅，及保證金，幸各日報之開支不甚鉅。因彼等之閱者，不若英國 (Angleterre) 之閱者要求外國之新聞，議院之討論，對於「牧師黨」或耶穌教黨舉動之詳情，關於解釋沙脫 (Charte) 憲法之爭論。以上種種，皆足與奮公眾。英國之報紙，始爲新聞之報紙，繼爲輿論之報紙，法國之報紙，先爲輿論之報紙。

攻擊反對之日報，政府倚賴於起訴，政府滿望加增控訴，得迫令日報開支訟費，罰鍰，賠償損失等費，則是項報紙之經濟生命成爲困難，或不能支持。至於對於友好之日報，政府給與彼等一秘密之資助，或甚至公開之優待。當法國國務員維來而氏 (Villèle) 爲內閣總理時更妙，人設立「償還公債局」，逐一購買敵對之定期刊行品，意在消滅是項報紙，或迫令彼等一新政策之管理，有時使辭退一太獨立之報紙編輯人，例如對於每日刊報。

爲抵抗虐待，反對者乃倚賴於各種方法，即檢查亦被廢。人在日報中被塗抹之數行文字，均留空白，但印刷之小報紙，登載宣告死刑之語句，甚易傳達於巴黎公眾之間。彼等甚喜批評官吏，檢查是否有害於定期刊行之雜

誌，不久人即創立連續之文集，但非定期刊行品，自由黨之天才報，一如極端保王黨之保守黨報，以此形式，均得極大之成績。數種會社成立，以付罰款，以援助受威嚇之日報，當是項受威嚇之日報被甚多鐵鏈鎖住時，暫時以小冊子代之。

在法國 (France) 當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失敗時，報紙自由之思想，尙未十分普及。給自由主義形式之朋耶孟貢司當脫氏 (Benjamin Constant) 自一八一四年起，從事於表示領防檢查之各種不便。彼言政府擔任檢查，似對於所有發刊於日報中者負有責任。『因此應言官吏追隨報中之每節文字，使之無效，乃懼似爲彼所准許。』止有自由，能使在省城中誕生沈重之報紙，而不限於再載巴黎 (Paris) 之輿論。『朋耶孟貢司當脫氏 (Benjamin Constant) 著小冊子誹謗之小冊子及日報之自由，一八六一年。』

極端保王黨，當其在反對派中攻擊法國國務員台賈士氏 (Deazes) 時，對於是項意見，改變宗旨。法國有名著作家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當其設立保守黨報時，引誘極端保王黨入於此道，彼自述稱，於是彼得戰勝昔日之一切搆測。『予執筆在手，對於法國 (France) 之最大家族，予將有名之蒙脫馬能西 (Montmorency) 族人，及著作家雷維司 (Lévis) 族人，成爲日報記者。予不能自止祝禱上帝，每次予將教堂親王之紅袍披於保守黨報之上，用作彼遮蔽之物，而予甚悅閱一條文，爲呂才納城 (Luzerne) 之紅衣大主教所簽署。』『薄台洛梅尼氏 (Beau de Loménie) 著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之政治生活，一九二九年，第一冊，二二一頁。』此於是時，人見法國著作家及哲學家博那而氏 (Bonald) 本人要求一自由之報紙，朋耶孟貢司當脫氏

(Benjamin Constant) 在反對派中，覺得贊成之人。在此項人中，有在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統治之下，會極力工作以壓制自由者，若法國戲劇著作家及新聞雜誌發行人愛低恩納氏 (Etienné)，為昔日壓迫帝國日報之檢查員。由其「對於巴黎 (Paris) 之書翰」一文，使自由黨之天才報得極美之成績。人亦倚賴於在舊制度下曾用之方法，人設立日報自稱為文學之日報，而涉及政治。在此時代，更覺便易者，因文學之批評，無不關切政治或社會之問題。每人思對於一書應加審察，不獨為文體之價值，但亦為關於社會之各重大問題所表示之意見。〔台司克郎虛氏 (Desgranches) 著：在復辟下文學之報紙，一九〇七年，二一頁。〕若此所聞之批評，引起卓絕之才智，閱者之屬於高等社會者，甚有時間以閱讀及討論彼等之條文。地球報，由法國著作樂譜家提薄埃氏 (Dubois) 所設立，為是項文學定期刊物中之最卓絕者，在政治生活中，甚有勢力。

予等記憶在十五年法律之各種變化，起始為臨時法律，使政府作檢查之用。但於一八一九年，法國國務員伯爵裴來氏 (Sarre)，與英國 (Grande-Bretagne) 之自由主義黨門徒聯合，使英國之制度得勝，而以陪審官判決為最。報紙為事實上之自由垂數月，培呂 (Berry) 公爵之被暗殺，使檢查及臨時法律復行發現。〔請閱克來米安氏 (Clémenceux) 著：於一八二〇年及一八二一年之檢查，一九二二年。〕法國內閣總理維來而氏 (Villèle)，於一八二二年，使採用確定之法律，凡報紙之訟案，交王家法庭判斷，大理院之檢事，發明「偏向之訟案」，使是項法律，更加嚴重施行。但此壓制之制度，雖曾撲殺若干二等之報紙，然使自由黨之大機關報，較前更形茂盛，以討論之日報及立憲報為最，討論之日報，自一八二四年起，曾由法國有名著作家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引誘

「放棄其本黨」深得巴黎 (Paris) 卓絕文人之歡迎。立憲報誇贊中人之家之熱誠，贊賞帝國之榮耀紀念，懷疑反對耶穌教民及其教徒之權力增加，政府不能永遠信賴司法官之溫和，證據爲一有名之訟案。在此訟案中，巴黎 (Paris) 之王家法庭，感於昔日國會之法國宗教意旨，而於一八二五年將立憲報及法國郵傳報宣告無罪。法國內閣總理維來而氏 (Villèle) 及國務員依隆奈氏 (Peyronnet) 欲加重立法權，但「裁判之法律，及愛情之法律」在公衆輿論激怒之前，及上議院敵視之前，宣告失敗。

省城之報紙，一時爲一八一九年之自由法律而奮起，不久在檢查打擊之下，而被壓倒。「請閱西麻納非才納氏 (Simone Frazin) 著：在法王路易十八世 (Louis XVIII) 統治下在金海濱省 (Oise-d'Or) 之政治生活，一八三一年；龔帶米納氏 (Contamine) 著：梅司城及麻裏而城 (Metz et la Moselle) 自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七〇年，一八三二年。」巴黎 (Paris) 之各大日報，未遇競爭，是以其印刷之數，較之倫敦 (Londres) 之主要報紙更多。按照法國內閣總理維來而氏 (Villèle) 於一八二七年在下議院之報告，立憲報計二萬訂閱者；討論之日報，一萬二千六百訂閱者；而右黨之主要機關報，每日刊報，六千五百訂閱者。「二月二日，下議院會議，議員賈西米貝里亥氏 (Casimir Périer) 於三日答復，報告立憲報聲明之確實，彼稱二萬訂閱者之收入數目，扣除佣金外，計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九百七十六佛郎，主要之支出，爲印花四十五萬零零九十五佛郎，寄費十萬二千二百二十二佛郎，餘存三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六佛郎，淨利爲三十七萬五千佛郎，於是每十五股，得二萬五千佛郎。」在此項訂閱者之中，有若干外國人，例如於普魯士國 (Prusse) 有數閱報者，自願出大費用，以閱他種日報，較其納報或服同報

之無色彩條文。於一八二九年，根據正式之報告，進入普魯士國（Prussia）者，共一千四百八十冊；其五百六十一冊，爲討論之日報，四百四十二冊，爲立憲報，二百二十八冊，爲法國之報紙。『沙洛蒙氏（Salomon）著：德國報紙業之歷史，來發徐城（Leipzig），一九〇〇年，第三冊，二六一頁。』

一若是之勢力，准許日報引起選舉議員者之總動員，攻擊法國內閣總理巴里涅克氏（Polignac）所組織之政府。不久國民報加入筆戰，照其編輯人中之一之語『幽禁法王沙而十世（Charles X）於沙脫（Charte）憲法中。』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埃忙加來氏（Armand Carrel）及歷史家米嚴氏（Michelet）與法國國務員及歷史家蒂亥司氏（Thiers），均熱烈敵對此報。另一不甚傳播之新出報紙，名省城之演說台報，嘗試表示民主黨之綱領。此乃巴黎之報紙，政府欲以七月二十六日公布之一種不合法命令，使其服從。此係上項命令，由日報記者之抗議，拒絕聽命於警察，而關閉印刷所驅逐印刷工人至街中防堵之處，乃成七月二十七日之爭鬪。七月之革命，爲日報之勝利，新憲法正式取消預防之檢查，而果然此預防之檢查，除戰爭時間外，不復發現於法國（France）。一八三〇年十月八日之法律，制定由陪審官裁判，此法律曾法王路易斐里波（Louis-Philippe）統御之時，爲自由最切實之擔保。

此種壹月，爲時甚短，筆戰不久復活，攻擊新君主，彼即報答以緝捕。在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六日之前，計已拘捕七十五人，罰款八萬七千佛郎，以責罰各日報。在此爲首數年，至少表示反對派之一種努力，以使誕生一省城之報紙。正統黨設立報紙，民主黨設立愛國報，一正統黨之著作家奈脫忙氏（Neftement），曾言『主教、皇帝、官吏、軍

人、通儒、曩昔法國 (France) 之貴族，昔日之下議院議員，畢業之大學生，均伸手以執定期刊行報紙之機構，當時勢力甚強。〔貝雷氏 (Pereux) 著述：七月份君主國開始之時，共和黨之宣傳，一九三〇年，一六八頁。〕共和黨中最有名之數人，作同樣之舉動，離開巴黎而至外省編輯日報。彼等領袖之一，脫來拉氏 (Trélat)，來至克來蒙弗郎省 (Clermont-Ferrand) 城，對於波依台獨姆城 (Puy-de-Dôme) 之愛國報，彼同時為編輯人，印刷所監督，及校正人，工作不絕，得有一百五十訂閱者，但不足以敷開支。共和黨與反對王統黨聯合之一集團，名報紙會社，聚集資本以付罰款，及創立新報紙，但成績平常。如將全法國訂閱省城報紙之人數統計，共達六萬訂閱者，而止六千訂閱共和黨報紙者。〔貝雷氏 (Pereux) 著：此處彼處。〕正統黨亦允許為彼等之機關報犧牲，在此時，人竟一日報，不但非有利事業，且使此報之黨人費錢。法國政治家及新聞雜誌發行人蒙帶能培氏 (Montalambert)，於一八三八年書稱：「人尚未發明能使交戰得勝，而不死兵士之方法；亦未發明能使日報振興，而不費金錢之方法。」〔雷加尼亥脫氏 (Leaune) 著述：蒙帶能培氏 (Montalambert)，第二冊，五五頁。〕

在巴黎 (Paris)，二反對派之大日報，營業甚為茂盛，因其不絕攻擊政府，政府乃加增其控訴。彼知一交戰之日報如演說台報，倚賴一千五百訂閱者而生存，如將其嚴罰一二次，即足以促其生命，而果然在一百一十一次控訴之後，演說台報於一八三五年告終，但陪審官時常表示不甚溫和。一柏台加來城 (Pas-de-Calais) 之共和黨日報記者，台古扶台儂克氏 (Degouve-Dannuques)，能於一八三八年聲稱，彼曾控訴二十四次，而二十四次被判無罪開釋。

一八三五年九月之法律，在轟炸機器之謀害後，票決通過。是項法律，制定一更高之保證金，同時此項法律，實罰所有對於國王之侮辱，及反對政府之故意攻擊。在王統黨人中，有數人堅持辯護報紙之自由，如法國哲學家及政治演說家羅依亥谷拉氏（Royer Collard），及昔日之地球報經理提卜埃氏（Dubois），彼等反對上項方法，但終歸無效。此對於三十種左右之日報，為死刑之判決，其他日報，應自行節制。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賈雷而氏（Carrel），曾書稱：『人已置日報於自行檢查之必要。』省城之報紙，失去一八三〇年以來之奮進，而較以前更無光彩。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路易哇脫氏（Louis Veuillot），彼開始其職業於省城，彼描寫傳達吏報不留餘地。彼書稱：『若干薄命無文學之人，得若干愚魯無心肝人之助，在有錢業主木棍之下，一同在此報中工作，此為麵包，彼為榮譽，業主以其企業所得之金錢，栽植及修飾其美麗之土地。』『有德之婦人一書，對於一八四一年省城報紙之統計，根據抱度城（Bordeaux）之備忘錄，請閱馬賽城（Marseille）之報紙，南方報（Le Sud），及地中海之日報（Méditerranée）（一八四一年七月一日），對於若干省城報紙作嚴密之研究，予等可述邦維依而氏（Pontail）著在七月份王國之下，反對之政策於史脫拉河堡城（Strasbourg），一九三二年。』

在巴黎（Paris），平靜一時之後，報紙復行抵抗，盼望陪審官之保護，陪審官在其判決案中，甚多變更。此可以在奇執脫氏（Guzot）內閣時，無數判決之訟案證明之。正統黨之日報法國報，曾刊布（一九四一年）法王路易斐里濱（Louis Philippe）之虛偽信札，被判無罪，引起極重大之惡感。但同年陪審官接受大理院檢事對於『道德之同謀犯』之理論，而責罰共和黨之日報記者，曾受所有反對派之惡評。總之，法國報紙，雖受是項不絕之控

訴但仍係自由。有甚多與政府友好之有力及茂盛之機關報，如討論之日報，或敵對之報紙，如國民報，每一法國日報，屬於一甚確定之意見，無一日報，如倫敦（Londres）之各大日報，將各項通信之不合於日報經理條文中所表示之主義者登載。（請閱郁恩雷木埃納氏（John Lemoinne）著埃孟培丁氏（Armand Berin）在「討論之日報」百年紀念之書中，一八八九年。）

### 第三節 在比國及瑞士國報紙之開始

歐洲之若干他國，雖不若英國（Grande-Bretagne）及法國（France）之重要，亦得以適合報紙之自由。在比國（Belgique）報紙之自由，較之他處更遠。當此國聯合於和蘭國（Hollande）之時代，用法文之報紙，有若干時為法國亡命者之專利。郭蓄埃來梅而氏（Gandois-Lemaire）及其競爭者，均在此京（Bruxelles）攻擊法國蒲而蓬（Bourbons）王族，因在巴黎（Paris）彼等不能為之，而和蘭王座（Maison d'Orange）任彼等為之，並無不悅。但自一八二〇年起，比國年青之著作家，創立日報，注意於比國（Belgique）之事。呂亥盧城（Liège）發刊基篤教徒之梅同江（Mause）之郵傳報，繼為自由黨之瑪低安郎河培報。此二報由彼等之領袖路易台北堆氏（Louis de Potter）率領，彼等開始攻擊和蘭之最上權，及普魯士國（Prusse）王奇哇姆第一世（Guillaume I<sup>er</sup>）之密切監視。基篤教徒及自由黨因之彼此接近。比京之主要日報，名和蘭之郵傳報，甚至放棄其反對教徒制度以接受公共之目標。由此目標，成立抵抗之會社。政府努力創設半官式之日報，但並未收效。國民報於一八二九

年，爲一曖昧之人物李勃里白那諾 (Liby Baganno) 氏所編輯，此報之強暴，引起全體之抗議，受激刺之政府，增加攻擊日報之訴訟，於是養成一民衆之煽動，預備一八三〇年之反亂。〔請閱范善氏 (Warze) 著對於比國日報歷史及批評之嘗試，降城 (Gand) 及比京 (Bruxelles) 一八四四年；及哈新氏 (Harsin) 著在比國 (Belgique)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對於輿論之嘗試，沙來洛埃城 (Charleroi) 一八三〇年。〕

在新比國中，一八三一年之憲法，正式宣告報紙之自由，報紙之自由，適如人所期待。自由使用人賦與彼之權利，尙存在之和蘭王室黨人之日報，稱比國新君雷哇巴而第一世 (Leopold I<sup>er</sup>) 爲「一加冕之貪財人，一意憎之篡奪人，一選舉之旅行商人。」但不久和蘭王室黨人之訟案，失其最後之幸運，而彼等消滅。贊成新制度之各日報，起始甚爲無力，因彼等最佳之編輯人，均入政界任職，此項日報，資本儉約，形式儉約，活動方法儉約，幸得一政府，決意避免政治之控訴，此自由權准許比國報紙自行組織，而預備彼將來之發展。

瑞士國 (Suisse) 之報紙，有一較騷擾之生命，現非迴憶在各城中所經過之事。予等現取聚里克城 (Zurich) 之事，作爲比例。里瑪城 (Lindau) 甚久滿意於其二日報，一爲保守黨之報紙，在此報中，皮而克利氏 (Bühli) 之姪，自一八二二年起，繼續其工作。一爲自由黨之報紙，由夫司里氏 (Füssli) 編輯，甚爲節制，夫司里氏 (Füssli) 甚久將當地之政治，置之不談，而止談外間之事。在一八二一年，彼甚勇敢，爲保護自由起見，彼招致彼昔日爭論之同伴，巴而烏司堆利氏 (Paul Usteri)。自由黨之舉動，因反對黨於全歐洲 (Europe) 隨從西班牙 (Espagne) 之法國出征而停止，不久復行發現，羅馬貴族之門閥政治，應於一八二九年同意取消預防之檢查。繼爲七月份之

革命，使各城市感覺革命之結果，而烏司維里氏死於全勝之下。在此時間，發現新交戰者，預備討論對於瑞士國（Switzerland）之新問題。自由黨之大決鬪者路易史奈而氏（Louis Sneyd），向新誕生之急進黨運動，而宣傳各城內部之維新，尙嫌不足，須將聯邦之憲法，再加審查。保守黨無一有力之筆戰者，乃在勃隆脫司里氏（Brunschli）及其友人指導之下，作勇敢之答復，兩方均大肆辱罵其敵人。英國日報考察報，在一八四〇年後刊布之一條文中，將瑞士（Switzerland）之日報，筆戰之粗暴，置之於美國（Etats-Unis）日報之列。在瑞士國（Switzerland）用法文之處，其報紙之語調，不甚兇暴。在日內瓦城（Geneve），一衆人之領導者健姆法徐氏（James Fazy），於一八二六年，使一卓絕之機關報名日內瓦之日報復活，繼於一八四二年，設立日內瓦之雜誌，此爲一有力之定期刊行品，討論各問題極其詳盡。因此，急進黨在消滅瑞士七城分離黨會社（Sonderbund）之前，得有與論之協助。〔請閱對於瑞士各城之條文，在瑞士日報發行人之書，聚里克城（Zurich），一九二五年。〕

有數國家，彼之生活在歐洲（Europe）稍覺孤立者，開始注意於日報之能自由辯議彼等之意見。在和蘭國（Hollande）埃姆斯脫大姆城（Amsterdam），自一八二八年，有彼之第一大日報，名商業報，在瑞典國（Suède），光明之專制政治，爲瑞典王沙而善盎（Charles-Jean）所喜，但自由黨爲一八三〇年之騷動所鼓勵，不滿意於專制政治。一大新聞雜誌發行人依亥蒂氏（Hiers），設立晚報，而國王在將一日報記者犯大逆之罪判定死罪後，俯允數種必要之特許。

## 第四章 在歐洲中部及東部之報紙（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

### 第一節 在歐洲中部之反動

因報紙會供給於同盟國一軍器以攻法王拿破來翁（Napoleon），有一八一五年人中之數人，希望報紙接得酬勞。人會見於一八一三年普魯士國之軍事領袖，鼓勵誕生一交戰之日報，名普魯士通信報，由倪亥蒲而氏（Niebuhr）編輯。普魯士國帝亥而孟（Friedrich Wilhelm）將軍，在一八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給其部下之命令，會書稱報紙之自由，應視為「如人民之自由權之擔保。」沙洛蒙氏（Salomon）著德國報紙業之歷史，來談徐城（Leipzig）一九〇〇年，「不久普魯士國務員奇哇姆台翁薄而脫（Guillaume de Humboldt）男爵，由國務總理諮詢對於在新省城中將設立之制度，彼勸制定簡單之規則，不太瑣屑，使日報對之尊重，而不料報紙以太嚴之制裁。」

至於萊因河梅而居報之編輯人，彼自一八一四年起，在得勝之翌日，指定報紙在被解放之德國（Allemagne）應作之事。彼言人民在進步之道中，需要「日報公開研究感動意旨之事，了解國家之中心，無畏辯護彼等之意見，而對於羣衆所感之黑暗，達到使其光明，而給羣衆合式之心理。」彼請各政府鄙棄可以擾亂之檢查，彼祝日

報爲「人民之口，君主之耳。」沙洛蒙氏 (Salomon) 著德國報紙業之歷史，來滾徐城 (Leipzig) 一九〇〇年，第三册，七〇頁。

組織日耳曼聯邦之奧京維也納城 (Vienna) 決議文，通告對於報紙之普通規則，將由國會編訂。國會對於此事，非常遲緩，此係在一八一八年十月，國會始任命一委員會，繼又諮詢各國，待至調查竣事，各國均作彼等之個別規則，幾均對於日報嚴厲。執政之最智者，深知是項定期刊行報紙之重要，但彼等均施壓制，而利用一種危險之勢力。

奧國國務員梅雅而尼克 (Metternich) 親王，深懼歐洲西部自由之報紙。法國有名著作家沙篤勃里盎氏 (Chateaubriand) 曾書稱：「予曾見其於奧京維也納城 (Vienna) 離開其最重要之事務，而熱誠與普魯士國新聞雜誌發行人程智氏 (Gentz) 閉門作一條文，以答覆立憲報或討論之日報。」述於貝里維亥氏 (Perrier) 著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日記記者一九一八年，一一九頁。在奧國 (Autriche) 彼半官式之報紙，似可爲彼對付各種需要，但彼亦欲感化日耳曼聯邦之各日報，因此在與人有能力之數大城中，安置卓絕之文學家數人，任以外交官之頭銜，彼等祕密對於輿論之各機關報操作。德國有名詩家及批評家史克來才而氏 (Schlegel) 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一八年，被任盡此職務於德國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在此城中，彼爲使館之祕書，但人見其草稿紙，太從事於政治，以基篤教之政治爲最，而應將其召回。俄奧普三國聯盟條約 (Sainte-Alliance) 之理論家之一，埃大姆梅來氏 (Adam Muller) 爲普魯士國新聞雜誌發行人程智氏 (Gentz) 之好友，被派往來滾徐

城 (Leipzig) 如總領事，而在此城中，爲同樣之工作。奧國國務員梅推而尼克 (Metternich) 親王，見范恩哈仁奉盎袁氏 (Varnhagen Von Ense) 不受其委任，乃利用林特奈氏 (Lindner) 及才特里司氏 (Zedlitz) 之工作。程智氏 (Gentz) 協助梅推而尼克 (Metternich) 親王，徵募是項半官式之著作家，因其知彼等文學之價值。彼有一時思徵募薄亥納氏 (Boerne) 在彼等之中，雖不信任此卓絕著作家之理論。在程智氏 (Gentz) 亡故之後，另一文學家耶克氏 (Jarche) 自柏林 (Berlin) 被召至維也納城 (Vienna)，以補其缺。〔史勃里克氏 (Stolz) 著：梅推而尼克氏 (Metternich) 摩尼克城 (Munich)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第一冊，五一—八頁。〕

雖梅推而尼克 (Metternich) 親王操作若此，然與國外交官哈滕培 (Hardenberg) 親王之創意，更爲豪放。彼乃「劇烈民政黨」之國務員，甚爲普魯士國之各封建諸侯所鄙視，但彼適欲省此有力之社交，而彼本人太爲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方法所感動以接受一自由之報紙。德國新聞雜誌發行人郭亥來司氏 (Görres) 不久即被譴責，因侮辱德國 (Allemagne) 南部 (Süd) 之各政府。嗣後爲俄國 (Russie) 提出抗議，在一八一五年之十二月，卓絕之日報記者表示普魯士國 (Prusse) 之勢力，在聯邦中下降。彼言此項倒退，因嫉妬，宮中之虛榮心，貪婪卑賤，矯僞，讒言而起，無須久待答復。一八一六年一月三日之內閣命令，取消萊因河梅而居報，哈滕培 (Hardenberg) 親王思覓人以代郭亥來司氏 (Görres)。在那沙 (Nassau) 之公爵采邑中，一具有才能之日報記者魏脫才而氏 (Weitzel) 開始萊因河之報紙，收效甚速。內閣總理向其提議，從事於普魯士國 (Prusse) 之幸福，及來居住於蓬恩城 (Bonn)，但談判遷延甚久，迄至全體反動之日，以致普魯士國之政府不得不取消其委

任。沙洛蒙氏 (Salomon) 著德國報紙業之歷史，來發徐城 (Leipzig)，一九〇〇年，第三册，一三八頁。

然日報業有其黨人在柏林 (Berlin)，彼等於一八一七年，設立一贊成報紙自由之會社，此會社聲請國王對於首都二日報之非常平凡，加於注意。哈滕培 (Hardenberg) 親王思使此項請求滿意，乃鼓勵創立一第三日報，名普魯士國之普及政治日報。此報自一八一九年一月起，每星期發刊二次，彼乃仿照梅堆而尼克 (Methuen) 親王之辦法，但不能信助理者亦有才能以經理此半官式之報紙。新日報不久成爲笑柄，因其對於使德國 (Allemagne) 仿照美國 (Etats-Unis) 作一共和國之陰謀洩漏。

德國君主之大半，止欲仿照奧國 (Autriche) 及普魯士國 (Prusse) 之嚴厲。人曾見之於白維亥國 (Davière) 及扶登培國 (Wurtemberg)，彼中止有薩克司伐依瑪國 (Saxe-Weimar) 之大公爵，自一八一六年起，給一憲法。在此憲法中，特別規定報紙之自由，而其國民利用此憲法，在依亥那城 (Jena) 之大學院中爲最。此大學院爲一自由國家主義之中心。一伐依瑪城 (Weimar) 之發行人，於一八一七年一月一日，設立反對報紙，由德國詩人及文學家費亥郎氏 (Wieland) 之子編輯。此日報嘲笑國會之無權力，不獨要求自由之憲法，且要求取消內地之關卡。經各聯邦政府之控訴，大公爵於一八一七年十二月禁止此報，但此報於八日後復行發刊，仍甚放肆。在依亥那城 (Jena) 教師羅騰氏 (Luden)，不聽德國有名詩人郭脫氏 (Goethe) 之勸告置身於科學，而於一八一四年設立刺毀報，以攻擊法國 (France)。在此報中，當時復攻擊反動黨，此報乃於一八一八年停止發刊。另一自由黨之教師哇根氏 (Oken)，於一八一七年開始發刊依西司報，此報開始之時，純爲科學之報，不久成爲政治之

報爲郭脫氏 (Gode) 大怒，在此文集中刊登伐脫堡城 (Wartbourg) 慶祝之紀事，曾得甚大之效果，但終於被追令在其雜誌及其教師之職中，選擇其一，而遲於答復。陸根氏 (Ocken) 乃喪失其二事於一八一九年。

甚多他種定期刊行品，開始於一八一四年，彼等之生命，大都甚爲困苦。但聯邦各國之不睦，及各小君主間彼此之嫉妬，阻止是項定期刊行品受一公共之虐待，此項情形，因賈而司排特城 (Carlsbad) 之會議而終止。在此城中所採用之決議，由國會立即將之易爲立法之決議書，各聯邦政府均須遵守，此數聯邦政府，不獨不抵抗上項立法之決議書，反將其加厲。在普魯士國 (Prussia)，一七八八年之檢查法令，付諸實行，一高等之辦事處，擔任保證此檢查法令之施行，在萊因河側之普魯士國 (Prussia) 與曩昔各省間之各種區別，完全消滅。在一八二〇年所作對於檢查之詳細訓令，禁止批評國會，或德國君主，並指明在何種意旨應談論各外國之事，因之人乃責備英國 (Angleterre) 及西班牙國 (Espagne) 之不靖，禁止對於瑞典國 (Suède) 及挪威國 (Norvege) 王之過分稱譽。[瑞典國 (Suède) 及挪威 (Norvege) 國王，係昔日之法國上將培李度脫氏 (Bernadotte)] 不久他項訓令，關於法國 (France)，禁止談『過激黨』，不應言『自由黨』，但可言『自命爲自由黨』。[克洛脫氏 (Grosch) 著報紙，孟海姆城 (Mannheim)，一九二八年，九八頁。] 對於西班牙之革命，止應借用登載於忠告報，討論之日報，巴黎之日報，或每日刊報上之新聞，在一八二二年，普魯士國之政府，徵收日報印花稅，在一八二四年，政府將檢查員之薪俸，歸各日報擔任支付。

在其他德國中，同是嚴厲，被受虐政之報紙，夢想一新君，給彼等以自由。人信得之於白維亥而國 (Bavaria)，當

降意第一世 (Louis Ier) 成爲國王 (一八二五年) 彼宣告日報將免稅，並不取消檢查，而將檢查置諸高閣。日報記者未曾預備如是之變遷，於是起始甚爲躊躇，但在白維亥國之兩政黨間，基篤教黨及自由黨，漸漸從事攻擊。基篤教黨當時會有幸運，獲得郭亥來司氏 (Gouras) 爲編輯，彼之雜誌，名亥哇司雜誌 (一八二八年) 維持德國哲學家薄台氏 (Baader) 及法國哲學家及神學家拉梅奈氏 (Lamennais) 之一種政策，而對於「教會會社」之敵人，自由黨日報內部報，大肆辯駁，但白維亥國 (Bavière) 王欲復檢查之勢力，以便反抗攻擊一八三〇年之革命。〔郎潑呂特氏 (Lamprecht) 著：在白維亥國 (Bavière) 國王路易第一世 (Louis Ier) 統治下政黨生活之開始及政治報紙，史脫拉司優城 (Straßbourg) 一九一二年。〕

## 第二節 檢查之統御

七月之數日，在德國 (Allemagne) 引起報紙之醒覺，在萊因河 (Rhin) 沿岸爲最。由維而脫氏 (Wirth) 編輯之德國演說台報，得極大之成績數月，各聯邦政府曾讓此報發刊，不久各聯邦政府地位堅固，乃將此放蕩之報禁止。自一八三〇年十月起，國會確定將一八一九年在賈而司排特城 (Carlsbad) 採用之規則加厲，國會繼又於一八三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布告「六條文」，幾完全禁止登載政治於各日報。白奪城 (Prague) 之大公爵采邑，曾實行一對於報紙自由之法律，應將此法律廢止。維而脫氏 (Wirth) 之日報，及其多種日報，均被禁止，德國報紙又墜落於政治麻木之中，自由之人，甚至人之對於革命之反對一無嗜好者，均譏笑此類無色彩之報紙。德國有名

詩人郭脫氏 (Gautier) 早已言及，人徒費其時間以閱此類報紙，嗣後，此係好甫孟台法來司而朋氏 (Hoffmann de Fallersleben) 彼對於此類報紙，作其諷刺之頌贊。彼稱「此類日報，甚有趣味對於子等可愛之祖國，此類日報告知子等何事，一掌旗之兵官成爲上尉，一宮中之說教者曾受勳章，宮中之侍從，曾受銀線袖章，此係甚有趣味，此係甚有趣味。」

止有若干日報，賴在上之特別保護，能告知彼等之閱者，較優於他報。奧國 (Austria) 甚願供給新聞與亨堡城 (Hambourg) 之無黨派通信員報，及與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有名之報紙，郵政總局之日報，但應贊美奧國 (Austria) 以作代價。大眾亦繼續庇護由郭戴氏 (Götze) 所編輯之哇克司堡城 (Angsbourg) 日報，此奧國 (Austria) 之友，已知獲得普魯士國 (Prusse) 之協助，因工作於設立稅關會社，梅堆而尼克 (Matschlich) 親王，一如先前之哈騰培 (Hardenberg) 親王，寄彼條文或揣想之事，但彼係純全自由黨，所有文人，均對之表滿意，不獨因其大度，但亦因其本人之自重，及其思想之豐富。郭戴氏 (Götze) 在德國疆界之外，尙從事於保護文藝之事，彼曾保護法國國務員及歷史家低亥司氏 (Thiers) 之開始，而爲法國國民報之股東。「亨利瑪洛氏 (Henri Malo) 著低亥司氏 (Thiers) 一九三二年，六一頁，及一一四頁。」彼主要之困難，來自白維亥國 (Bavaria) 之檢查，郭戴氏 (Götze) 有時將白維亥國 (Bavaria) 之檢查侮辱，例如當彼使德國有名著作家亨利海納氏 (Henri Heine) 由巴黎 (Paris) 寄彼信札之時，普魯士國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外交官程智氏 (Genitz) 一友好之忠告，迫其於一八三二年將寄信之事停止。

同年郭戴氏 (Gota) 亡故，其子雖無領袖及創業者之同樣才智，但繼承彼之政治才能，而知繼續其父之工作。編輯領袖堆克孟氏 (Seemann) 能繼續一困難之職務，迄至其亡故。當其在合作二十年後亡故，(一八三七年) 挑選之繼任者，為郭而培氏 (Kolbe)。雖彼因自由黨奇異之行爲，曾被判監禁二年於礮臺中，在一八四〇年，人招致亨利海納氏 (Henri Heine) 爲巴黎之新信札，郭戴氏 (Gota) 亦重視普魯士國 將軍馬而脫克氏 (Moltke) 對於排而剛 (Balkan) 半島之信札，而刊布之。梅堆而尼克 (Meternich) 親王寄彼一切，而白維亥國 (Bavière) 首都慕尼克 (Munich) 之政府，自豪以白維亥國 之日報得盛名，乃對彼免去時常之責罰。[海依克 (Heyck) 氏著普及之報紙，慕尼克城 (Munich) 一八九八年。]

此並非柏林 (Berlin) 之報紙，能自許爲如是之大膽，如「伯父」司貝納報，及「伯母」服司報。柏林 之報紙，向止小心略談政治，自賈而司排特城 (Carlsbad) 之命令起，彼等將政治置之不談。另一方面，普魯士國 老王弗來台利克奇哇姆三世 (Friedrich-Guillaume III) 懷疑日甚，及用威權，開始厭倦其最忠誠之官吏數人。歷史家馮洛梅氏 (Von Ranner) 離開檢查之團體，彼稱此衛生之帶，不能阻止惡意之禍患，一如在邊境軍隊之帶，不能阻止霍亂症。當對於兩宗教混合之結婚發生衝突之時，幾使柏林 (Berlin) 之政府與基督教徒不和，而柏林 政府禁止普魯士國 之日報談及此事。但慕尼克 (Munich) 之政府，每每喜於對之取笑，任白維亥國 (Bavière) 之報紙發表及討論此偶然發生之事。德國 新聞雜誌發行人郭亥來司氏 (Gottschalk) 威嚇攻擊虐待之人，普魯士國 (Prussia) 受此激刺，終於向國會控訴，而白維亥國 (Bavière) 應迫令其定期刊行品，更加謹慎。

但普魯士國 (Prussia) 不願彼之日報，下於德國 (Allernagno) 其他國家之日報，因缺乏政治，乃准彼等登載『附刊』，此名詞假之於討論之日報之有名批評，在德國之各國內，附刊指定對於文學、藝術、戲院之批評，時式之雜誌等各條文，及一切之能取悅於有學識之公眾，而不接觸激烈之問題者。此項記載，於柏林之二日報，較之一八二四年更爲需要。此二日報，(除星期日外) 每日發刊，而柏林 (Berlin) 當時由其大學院博得令名，給二日報閱者之範圍更廣。人任批評家對於戲院、音樂，對於某女藝員或某舞女之價值，自由討論。例如松他克 (Sontag) 女士，有其黨人及其敵人同樣之熱誠。柏林之服司報紙，閱者較多，其編輯人雷新氏 (Reisinger) 爲大著作家之姪，得一有價值之合作者雷斯帶勃氏 (Rolland) 作當地之雜誌。史貝納報紙，對於外國之消息較多，而對於戲院之批評，亦優於服司報紙。至於嘲笑雜誌之領袖沙飛氏 (Saphir)，彼甚喜老君主命令對彼之寬恕，彼曾書稱：『人之睡於此處者有幸福，因彼等作夢無檢查，及彼等打呼無警察。』(梅尼亥 (Meinier) 及顏生氏 (Tessen) 著德國之附刊，柏林 (Berlin)，一九三一年，第四章) 。

此因檢查由中等價值之官吏執行，萊因河側普魯士國 (Prussia) 之最高總理，對於浴洛納城報紙編輯人之責備，答稱：『汝信乎將使予最優之官吏爲檢查員乎。』且有一國務員承認凡有價值之人，決不願操此職業。『克魯輕氏 (Krunken) 著檢查及檢查員於萊因河之報紙在三月份之前，一八一四年至一八四八年。』因之嗣後在普魯士國 (Prussia) 在奧國 (Austria) 不難蒐集檢查之愚笨，予等現述一事以爲比例，在捷克國之首都薩拉捷克 (Prague) 發刊之一小說附刊內，載有一青年男子，問一青年女子，『由何處，人能到汝房中？』青年女子正色

答稱『由教堂。』乃檢查員不了解，彼覺此句不甚合宜，乃改為『由廚房。』「海而勿而脫氏 (Hofert) 著維也納城之日報記者於一八四八年，維也納城 (Vienna) 一八七七年，五頁。」

在服從德國哈勃司堡 (Habsbourg) 王族之數國內，有一僥倖之背叛，以攻擊此制度。在匈牙利國 (Honorio) 國會之開會，大都守秘密。郭蘇脫氏 (Kossuth) 爲一八三四年大會之議員，彼用一新發明品，卽石版，以作報告書，而以此刊登於彼之日報中。政府因禁止其繼續爲此無效，乃攫取其石版機器。郭蘇脫氏使年青之學生，手抄彼之報告書，而散播此項手書之報告書，大會會議之後，判彼監禁之罪。但不久匈牙利之官吏，准許日報刊布演說，惟以不指明演說人之姓名爲條件。

在服從獨裁政治之各國內，檢查施行同樣之監視。在意大利 (Italia) 奧國之執政者，在一八一五年後，遵照梅堆而尼克 (Metemlich) 親王之訓令，敦請有名之著作家馬谷福司谷洛氏 (Ugo Foscolo) 繼爲蒙低氏 (Monti) 以保證一定期刊行品之成績，以辯護俄奧普三國聯盟約文 (Sainto-Alliance) 之原則，於是創立意大利之圖書館報，爲每月發刊科學及文學之文集。此文集在一美善管理之下，得一實在之成績。意大利之愛國者，同時爲近體文之著作家，彼等聚集於意大利之文學家西而維哇貝里谷氏 (Silvio Pellico) 之周圍，以反對彼之米郎城雜誌 (Milan) 名和解人報，此報於一八一九年被取消，在拿潑而城 (Naples) 一八二〇年之革命，使不久誕生甚多日報，熱中對於政治，臺討論立憲之問題，但自革命失敗，各報完全消滅。在二西西而國 (Doux-Siciles) 內，如在所有意大利之小國內，人祇讓文學之報紙生存，每月刊之雜誌爲最，較每週之定期刊行品，或每日刊行品，

少被檢閱。爲司加納城 (Vercano) 之檢查，較之他城之檢查更寬容，准許法人維安哀氏 (Viansenchi) 刊布一種有智慧價值之文集，名魯篤洛徐埃文集，垂十二年。但當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三一年之騷擾時，引起一新之反動，此雜誌即消滅。馬台納 (Modene) 公爵，於此同時期，任其國務員，有名之賈諾薩氏 (Canosa)，設立一日報，名真實之言報，此報給意大利 自由黨一地震，而稱法王路易斐利波 (Louis-Philippe) 之君主國爲「盜賊之政府。」與奧國 (Autriche) 之仇敵及舊制度之仇敵，倚賴在意大利 (Italie) 印刷之秘密報紙，尤以革命報紙，發刊於外國，繼即私運入境，因之意大利 愛國黨馬徐尼氏 (Mazzini) 所設立之秘密社會，名年青之意大利，有甚多忠誠之閱者。彼等比較更關切於被禁之報紙，因若自行羅致此種報紙，彼等之財產及彼等之自由均冒危險。

### 第三節 在一八四〇年後自由之醒覺

在意大利 (Italie) 一如在德國 (Allemagne)，隨一八三〇年而來之反動新風浪，不久爲擴大之自由活動力所迫退。此在普魯士國 (Prusse)，人對於國王弗來台利克奇哇姆四世 (Friedrich-Guillaume IV) 之即位，更有好感，人甚期望此卓絕及受教育之人物。彼保留檢查，但使之不甚嚴厲。一內閣之命令，(一八四一年) 通告一反先前之習慣，人將對於普魯士 之日報寬容，而對於外國之日報更嚴厲，但政府滿望日報仍爲「適當之」議論。各日報均甚膽壯，再不懼述及政治，閱者亦更多。服司報紙，於一八四〇年，爲九千八百二十冊，於一八四七年，爲二萬零三百冊，但新生之豪放，不久即使國王恐懼。於一八四三年，彼將權力還諸檢查，柏林 (Berlin) 之各檢查員，在

此一年之中，收到五千餘秘密之命令，而內中時有矛盾者，彼等實不知所措。

由國王弗來台利克奇哇姆四世 (Frédéric-Guillaume IV) 所選擇之教育部長，亥依克化恩氏 (Bischoffhorn)，甚願使誕生一「良善之報紙」，半官式，而優給以資助。彼開創一國家之報紙，而聲明並非官報，彼協助報紙之趨向於智慧者，如德國報紙，文學之報紙。以上一切，止得有中等之成績。但若干自由之報紙，自一八四〇年起，曾嘗試利用官吏之寬容。最有名者為萊因河之報紙，由自由黨居民在谷洛納城 (Cologne) 設立，因覺谷洛納城報紙太懦弱，政府審度此報，太少溫和，乃鼓勵新之企業，而以德國貨幣三萬載來而 (taler)，「譯者按：每載來而 (taler) 約合三馬克」設立日報於一八四一年。翌年，政府任社會黨員賈而瑪克司氏 (Karl Marx) 為日報之編輯人，不久，賈而瑪克司氏 (Karl Marx) 被認為普魯士國之最優日報記者。彼有能言一切不帶激烈形式之才能，足以平靜呆禮檢查員之疑慮，彼請求摘錄萊因河普魯士國國會之討論，加以本人註解之權利。不久，人即知其不獨誇贊自由主義，並甚關切貧民，一禁止竊取樹林中樹木之法律，給彼一機會以憶及壘昔村市之權利，業已取消，而有害於貧民。嗣後，彼描寫馬裏而 (Moselle) 山谷中鄉人之飢荒，彼之日報，於一八四三年被取消，而政府復與谷洛納城報紙接近，此報甚幸，得預領資助金。

雖國王之好奇，然檢查之桎梏在普魯士國 (Prusse) 不若在奧國 (Autriche) 之嚴重。在東京維也納城 (Vienna)，檢查迫令業已准許之報紙，須加謹慎及服從，而彼保證報紙在實質上之茂盛，以為交換。官家日報維也納報紙之財產，當時價值該國國幣四萬二千古而騰 (guilder)，因彼得各種廣告之專利。但此數種日報，非常

空說，一高級官吏古塔克氏 (Kunbock) 於一八四二年，曾書稱「檢查不能消滅弊害，彼止使有才能及智慧之人離開戰場。」人之有好奇之意旨者，不再滿意於觀察人報，彼等閱來自德國之他國更有勇敢之報紙，以邊界之郵傳報爲最。此報半爲日報，半爲雜誌，乃一有才能之編輯人古郎達氏 (Kuranda)，自一八四二年起，發刊於萊波 (Leipzig)。另一方面，公衆輿論之醒覺於奧國 (Austria) 薩亥姆城 (Bohemia) 之國會，(一八四一年五月十二日) 採用一反對檢查之聲請書，奧國下部 (Basse-Autriche) 之國會，不久亦作同樣之表示，代表奧皇法而提郎 (Ferdinand) 之軟弱及衰老政府，允許一儉約之讓步，彼決定著作家能召在高等學校之檢查員，此法律應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一日付諸實行，然已爲時太晚。

在此時間，全德國 (Allemagne) 對於柏林 (Berlin) 上議院聯合之討論，及在史來司維好而司打 (Schleswig-Holstein) 聯邦中國民爭權限之發展，均甚注意。若下日報考慮滿足公衆好奇心之計畫，谷洛納城之報紙 組織一迅速郵傳之機關，以得柏林 (Berlin) 會議之報告書。聯邦中一最得人心之教師，材而維努司氏 (Gerwinus) 設立同時爲自由黨亦爲國民黨之德國雜誌，此雜誌雖有一種博士派之鄭重，尙指示一種新之意旨，因其不權談及迄今所禁止之問題。

在意大利 (Italie)，人心有同樣之騷動。自教皇比亥九世 (Pio IX) 卽位起，似給與西班牙國 (Espagne) 葡萄牙國 (Portugal) 及基督教之世界一未聞之奇事，卽一自由黨之教皇。另一方面，在一八四六年之前，新意旨業發現，甚至在被檢查之定期刊行品中。在拿波而城 (Naples) 一雜誌，名文學之進步，不絕談及意大利 (Italie) 亦

不絕談及親密之各國。在都林城(Turin)中，二勇敢之著作家，勃洛弗里哇氏(Brofferio)及泛來里哇氏(Valerio)，以巧妙之謹慎，表示國民之意見。在弗洛郎司城(Florence)，拉法依那氏(La Farina)在埃而排報中，報告社會之維新，此係在一八四七年之末，薩台納島(Sardegna)國王沙而埃而培(Charles-Albert)同意作一進步，對於報紙之特許狀，未取消預防之檢查，但甚緩和其制度。在善納城(Genoa)及都林城(Turin)中，各檢查員在自由黨中選擇，於是四種日報設立，至於泛來里哇氏(Valerio)及勃洛弗里哇氏(Brofferio)刊發和睡報。自由黨之貴族，集合於白而卜氏(Balbo)及賈扶而氏(Cavour)之周圍，聚集必需之資本，以創立里沙徐孟篤報。賈扶而氏(Cavour)不久即爲此報之經理。嗣後彼會言此慎重之日報，在此報中，止給閱者以合理，而不給閱者以慾望，甚有助於作其政治之教育。〔巴而瑪堆氏(Paul Marter)著：賈扶而氏(Cavour)及意國之一致，第一冊，三二六頁。〕

定期刊行品，甚至在此歐洲(Europe)東部專制權統治之處，亦行發刊，由俄皇埃來克桑特而第一世(Alexandre Ier)設立之波蘭(Pologne)王國，在其十五年之生存中，曾有定期刊行品多種。彼中之一，泛沙維城之郵傳報(Varsovie)，甚至能渡過一八三一年之反動，而生存迄至予等之日。在俄帝國中，政治日報，不成問題，文學之雜誌，止能略述當時之問題。但彼等甚難生存，良久於二十二檢查員專爲俄皇你谷拉司第一世(Nicolas Ier)工作之中。歐洲人雜誌之第一號，於一八三二年，曾登載一有名親善斯拉扶(Slave)族人之基來扶司紀氏(Kirevalsky)之條文，因對於俄國之教堂甚嚴厲，此雜誌即被禁止。在一八三六年，另一文集，名望遠鏡雜誌，登載

『哲學之書翰。』在此書翰之文中，脫沙大亥扶氏 (Tolstoy) 解釋俄國文明居於下等之理由，雜誌即被禁止而該條文之著作者，聲明患瘋症，乃受警察醫士監視一年。〔蓋奈脫氏 (Guine) 著脫沙大亥扶氏 (Tolstoy) 及哲學之書翰，一九三一年。〕然一自由黨之批評家，如皮亥林斯基氏 (Bialinsky)，對於文學，得使公衆習於揣想書中之真意者，對之了解。

在土耳其國 (Turquie) 國皇瑪蘇特二世 (Mahmoud II) 因欲使其帝國合於時代化，乃准一法人勃拉克氏 (Blacque) 於一八二五年，在史米而納城 (Smyrne) 設立一法文報紙。此報之名稱，先名爲東方之傍觀者報，繼名爲史米而納城 (Smyrne) 之郵傳報，後名爲史米而納城 (Smyrne) 之日報。嗣後，土皇於一八三一年，命勃拉克氏 (Blacque) 來至土京，在彼經理一半官式日報，名土耳其之忠告人報，以法文書寫。但官式之部分，自一八三二年起，在各大事件之敘述中，譯成土耳其文。其他國家之著作家，以彼等之國語，創設機關報，於是自一八三三年起，在土京公斯當低諾勃而城 (Constantinople) 有十三種定期刊行品，政府對之愛慮，乃以嚴厲之規則，壓制是項定期刊行品。〔特徐弗奇杏氏 (Djivalegian) 著在土耳其國報紙之制度，一九二二年。〕

在東方之惟一國中，即希臘國 (Grèce)，定期刊行報紙，由其自行誕生。一希臘人曾言：『每一希臘人，爲一日報記者。』在一八二一年之前，已有希臘之日報在外國，維也納 (Vienna) 之殖民地爲最。自一七四〇年起，已得閱一單張之新聞，名亥非梅里報；嗣後一文學之雜誌，名博學之梅而居報。但當一八二一年之革命暴發之時，奧國 (Autriche) 命將所有支持暴動人之報紙消滅。此項暴動人，得西方 (Occident) 之親善希臘人所給之印刷機器，

於是人能創設臨時當地之報紙，依照黨中領袖之意旨。在希臘之依特拉（Ithaca）島中，據一證人言，日報極自由，因有名之劫掠者龔度里哇低司氏（Koundouriotis），不知作古語法文體，以及編輯人之精細。在希臘王哇東（Athens）統御之下，日報業集中於新首都，在大眾均喜討論日報條文於咖啡館。新首都雅典城（Athens）有三萬居民，於一八三七年，計有七種政治日報，及六種文學雜誌，「達司賈拉基司氏（Dasoulakis）著：新希臘之報紙，一九三〇年。」

除此項例外之外，歐洲（Europe）大陸之一大部分，仍服從於預防檢查之制度，使政治報紙之進步困難，及不安定諸事將與一八四八年之革命而變更。

## 第三部分 日報在第十九世之第二半部分

### 第一章 報紙之經濟變化

當各政黨對於報紙之自由權熱烈討論之時，一極大之變化，將給報紙一公衆之範圍較之往昔更廣大，此項變化，同時有技術之原因，經濟之原因，及社會之原因。

#### 第一節 技術之改良

自二百年以來，印刷之技術，對於日報，不甚修改。彼等之印刷技師，以手操作以置鉛字於一行上，及置數行於一頁上，無論是項工人之能力及經驗如何，每小時祇能組成及印刷一小數之報紙，弊害不甚重大，因當時三千份報紙之數目，似已爲一極好成績之證據。但由英國(Grande-Bretagne)以全力開始發明及創造之大進步，逐漸推廣於各項美術，及各項職業，而達至石版術，人會作各種嘗試以機器代替手工。泰晤士報之創設者，郁恩范而堆氏第一(John Walker I<sup>st</sup>)，照其雇員之一所創造之方法，彼已開始用「速記法」以代平常之石版術，但其嘗試，成績不佳。郁恩范而堆氏第二(John Walker II)，甚從專於此問題，彼並非技術家，但彼猜想蒸汽會招致起

動力於甚多自二十五年起創造之機器，則亦能利用之於印刷所。彼工人之一，曾受彼之資助，將一毫無實際之發明品使其得用。在彼時，忽來一德人堪尼氏 (Koenig)，彼在本國會開始數種嘗試之後，來居住於英國 (Anglo-jerro)，在數年探索及推究之後，彼請各日報之業主來參觀其機器。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ker) 來至彼處，而向其定購機器二架，人乃在泰晤士報印刷所之附屬房屋內秘密試驗。終之於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當各工人退出之後，人在隣近房屋內放蒸汽，而二機器之輪盤，開始旋轉，印刷壓迫機塗以墨水，而壓迫機將墨水由一圓筒移轉於運動之報紙上，翌日清晨，排鉛字者照常於六時來此工作。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ker) 示彼等以印刷之報紙，而告知彼等更改告成。此係對於人之失去彼等之職業者一重大之打擊。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ker) 乃允許給彼等薪金若干時，以使每人有暇覓一他項工作，但彼宣告決意責罰一切之強暴。報紙之若此印刷者，對於新之發明品，載有一詳細之條文，「彼言今日予等之報紙，對於公眾表示自印刷所發明以來所得最大完備之效果。」而以驕傲之態度加稱「在一小時內，人得印刷一千張報紙。」谷亥培而氏 (Gothe) 著弗來台里克堪尼氏 (Friedric Koenig) 及印刷機器之發明，一八八五年，郁而派氏 (Tunpahn) 著科學之會議，第四冊，一九二四年。

因成績如是之速，倫敦 (Londres) 之他種日報均仿效泰晤士報。嗣後發明品達至大陸，數年之後，發明品亦用於巴黎 (Paris)、柏林 (Berlin) 二日報之。裝設一堪尼氏 (Koenig) 之印刷機器時，德國老君主弗來台里克奇陸姆三世 (Friedric-Guillmo III) 平常不甚贊成新出品，此次亦來觀此機器之動作。各工人有時嘗

試抵制此可懼之競爭，於是巴黎各日報之印刷技師，於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開始革命，欲在得勝之後，毀損印刷機器。此項騷動，不久終止，而新機器迫用於各國，人不乏將此項機器改良。泰晤士報，於一八二七年採用由阿波而茄脫氏 (Applegarth) 及高貝氏 (Cowper) 所發明之印刷機器。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ker) 向極注意此項進步，而在其命終之時，印刷機器每小時能出報紙七千冊，以代一千一百冊。若干發明人，亦製造各種完全不同樣之機器，但此項嘗試，祇能嗣後達到目的。祇有一項發明品，與堪尼氏 (Kenig) 之發明品同時者，即得極大實際上之成績，此即自一八一八年起印刷所之墨水，由勞里安氏 (Lottlenz) 在巴黎 (Paris) 發明，成爲所有日報之必需品。

同時之各種發明品將給畫報以進步。〔請閱馬松那克松氏 (Mason Jackson) 著畫報，一八八五年。〕畫報在英國 (Angleterre) 於第十八世紀之末，得一新之重要，嘗一往昔不明其性質之定期刊行品。觀察者報，自一七九一年起，嘗試以其圖畫隨同時事發刊之時。在同時，一大美術家培維克氏 (Beviok)，保證復得公眾之歡迎，彫刻圖畫於木上，此項彫刻於木上之圖畫，當時會刊登於賤價之定期刊行品，名英銅幣本尼雜誌。此定期刊行品，設立於一八三〇年，一德國書商魏培氏 (Welter)，仿照此項勇敢，於一八三三年創設德銅幣一分尼雜誌，但技術之新之進步，不久即能作比此賤價圖畫較優之品。一倫敦 (Londree) 之發行人英克拉姆氏 (Ingram)，於一八四二年，發刊倫敦插畫新聞報於十六頁，每頁分三行，內載十二小圖畫，此項新出品，適合於當時之嗜好。因同年一發售賤價刊行品人陸依特氏 (Lloyd)，設立一競爭之文集，價值較賤。翌年，畫報開始於巴黎 (Paris)，而插畫

報紙開始於德國之萊潑徐城 (Leipzig)。英國詩人佛哇特司佛哇司氏 (Wordsworth) 在其最後之十四行詩中抗議，反對此種畫像之侵入，內云「是否爾目應爲一切，而舌與耳一無所用？」

端嚴之畫報，已爲滑稽之畫報作先驅。「請閱哇古司丁非隆氏 (Augustin Filon) 著：滑稽之畫報在英國，一九〇二年；及亥杜埃夫盧司氏 (Edouard Fuchs) 著：歐洲人民之滑稽畫報，柏林 (Berlin)，一九〇二年，三二四頁。」滑稽之畫報，久已有一獨立之生命，發刊孤立之著作，使嗜好美術者出價甚貴。奇而來依氏 (Gillay) 克路依克尙克氏 (Oruitsank)，陸扶郎松氏 (Rowlandson) 均因此得有令名。雖陸扶郎松氏 (Rowlandson) 臨了曾爲日報工作。此係石版術會供給必要之工具，以一新之地盤附屬於定期刊行報紙。石版術，由袁乃勿而台氏 (Senefelder) 發明於德國 (Allemagne)，而由拉司堆依里氏 (Lesteryie) 引入於法國 (France)，能使其和黨之大美術家不絕攻擊。法王路易斐利潑 (Louis-Philippe) 之紳士君主國，法國滑稽畫家及日報記者非里下翁氏 (Philippin)，在一週刊之日報滑稽畫報中，嗣後非里下翁氏 (Philippin) 與法國滑稽畫家獨米亥氏 (Dannier)，在一八三二年創設之每月刊喧噪報中，均載一嘲笑政治之插畫，大爲公衆所歡迎。社會之滑稽畫報，不甚攻擊，而更變化，甚至能在無自由權之諸國中發展。自一八四四年起在德國 (Allemagne) 之雜錄報之成績，得以證明之。在法國 (France)，社會之滑稽畫報，感動甚多美術家，在彼等之中，法國圖畫家及畫師茄泛尼氏 (Carvari) 爲第一。在英國 (Angleterre)，各種定期刊行品，嘗試用社會滑稽畫報之習慣，以倫敦非茄洛報爲最。此紙於一八四一年，誕生一文集，用以獲得英日耳曼民族之心。此文集名飲品捧盧報，賴滑稽畫家李盧氏之才，能此

文集擴大甚速。插畫之報紙，漸習慣於日報之閱者，甚多家庭，不甚爲平常之定期刊行品所吸引。

此數項新設施，係爲報紙而作，其他之發明品，雖似不與報紙相關，然至少能幫助報紙之進步。予等曾見於第十八世紀週刊機關報之開始，乃聯合於郵局之組織。在第十九世紀，由印刷機器而加增之每日刊報紙，幸賴鐵道得以擴充。在一八三〇年之前，定期刊行品之輸運，已利用道路之改良。新之道路，由堆而爾氏 (Talord) 及蘇格蘭 (Loosse) 之工程師瑪克埃大姆氏 (MacAdam) 開始於英國 (Angleterre) 埃而潑山 (Alpes) 之道路，在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統治下實行。郵政之道路，普魯士之管理局在此項道路中，組織一無可非議之職務。將近一八四〇年，在英國之鐵道網充分擴充，使報紙得開始利用之。倫敦之各日報，第一利用鐵道，對於派一專員往某區或某區調查偶然發生意外之事，彼等費用較少，彼等用外省之最優日報記者爲通信員，而當地報紙之水平線增高。嗣後人得知新世界已實行一他種發明品，此係電報之發明，電報對於日報所應有之重要，當時尙未爲人重視，但清晨雜錄報，曾用電報自一八四五年起，而王后對於國會之演詞（一八四七年十一月）爲第一次用電報通告全文。

郁恩范而堆氏 (John Walter) 同樣知將堪尼氏 (Kenig) 之各種機器首先使用，彼亦首先試驗利用運輸之各種方法，以使得遠地之新聞。自一八一五年起，倫敦 (London) 之各主要日報，資助在若干大都城之通信員，而彼等由郵局寄送彼等之信札。范而堆氏 (Walter) 見郵局在大陸上措施不善，而在英國 (Angleterre) 亦不善，彼乃用特別郵差取巴黎 (Paris) 之信札，而將信札交與一預雇爲此用之郵船，此項辦法，使范而堆氏 (Wal-

ter) 對於所有彼之競爭者得占先着。在一八二七年，當人設立與印度 (India) 之交通取道於埃及 (Egypte) 之時，范而堆氏 (Walker) 欲利用之，因此新事業費用甚鉅，彼乃與清晨雜報及清晨郵報商得同意，將近一八三〇年事已解決，印度 (Inde) 之船到達蘇彝士 (Suez) 河時，一泰晤士報之使者將郵件以駱駝運至埃及 (Egypte) 海口之埃來克桑特里 (Alexandrie) 海口，再由彼處用船運至法國馬賽埠 (Marseille)，繼由另一使者將郵件從速運至巴黎 (Paris) 泰晤士報通信員辦事處。在一八四五年，法國國務員及歷史家奇熱脫氏 (Guizot) 不滿意於此日報，乃用各種託詞將由馬賽埠 (Marseille) 到達於彼之郵件遲延分發，范而堆氏 (Walker) 得免此打擊，而將十月十九日到蘇彝士河 (Suez) 之新聞，已於十月三十一日之報內發刊。奇熱脫氏 (Guizot) 新之嘗試，有利於泰晤士報之敵人清晨海拉而報，於是范而堆氏 (Walker) 之使者，用船自埃來克桑特里 (Alexandrie) 海口，運至意國之脫里亥司脫 (Trieste) 海口，而郵件自脫里亥司脫 (Trieste) 海口，由陸路運至比國之哇司當特 (Ortende) 海口，在彼處，一船等候郵件，而將之運至英國之杜佛而城 (Dover) 梅堆而尼克 (Mettrich) 親王，樂於新組織，奇熱脫氏 (Guizot) 自認失敗，而英國之大日報，復取道於法國之馬賽埠 (Marseille)，因不若由他埠之價貴也。〔請閱暴扶孟氏 (Bowman) 著泰晤士報之歷史，一九三一年，一七七頁。〕

## 第二節 在英國及法國報紙賤價之開始

當技術之進步，使各日報刊登更多時，政治之進化，得保證各日報一更多之公眾。一八三一年之法國選舉法律，將人之選任議員者之數加倍。一八三二年之英國維新，更爲勇敢，使小中之家得入政界。當然新選舉人供給一可靠之公眾於各日報，因各日報給彼等追隨每日大事件之方法。

至於大眾工人，尙無政治之權利，但人開始從事於彼等之教育。宗教信徒郎買司脫氏 (Lancaster) 及英吉刺教信徒培而氏 (Bell)，曾在英國 (Grande-Bretagne) 設立小學校，用互相教授之方法。在法國 (France)，甚多自由黨仿照是項小學校。一八三二年奇敦脫氏 (Guisot) 之法律，爲平民教育之法國第一憲法。同年英國國會，在英國哲學家及法學家彭脫亨姆氏 (Benham) 門徒之勢力下，票決通過經費英幣二萬金鎊，爲建築學校之用。在普魯士國 (Prusse)，各政府久已注意於使學校爲知識進步之機械、職業能力之機械、及服從於國家之機械。在同時代之其他地方，如瑞士國之數城市，採用幼童教育之創意，或贊成幼童教育之創意，於是人爲日報預備將來之閱者。

但此項日報，因彼等之價值，使人之財產不大者不敢問津。一巴黎之大日報，訂閱一年，價須法幣八十佛郎。一八三〇年之法幣八十佛郎，卽如一九三〇年之法幣四百佛郎。倘以此兩時期之銀價計算，恐尙不止法幣四百佛郎。因之甚多巴黎 (Paris) 之法人，一如在外省之法人，均倚賴於一他項方法，卽彼等往咖啡館中閱報。在復辟之下，此種習慣，到處皆是。例如在法國之金海岸城 (Côte d'Or)，人見會社、文學社、咖啡館之訂閱巴黎 (Paris) 之日報者，日益增加，但此項祇能在各城中生存之營業，因受警察之監視，常感不便，且爲避免無錢之公眾，費用亦不

少。在一八三〇年後，報紙更自由，但售價仍貴，且保證金因九月之法律而加重，印花爲各日報甚重之負擔。此項日報，無彼等英國同業之同樣支出，但彼等亦無同樣之收入，因廣告甚爲稀少。討論之日報，爲最重要報中之一，自一八二七年起，曾加增廣告部分，但各廣告均被載在第三頁，而於四頁之報紙，向未佔一全頁。

英國之日報，比之法國之日報較少訂閱者，此係出售報紙，使彼等生存，彼等乃不得不讓一重要之委員會與各仲裁人按照魏司脫明司脫（*Washminster*）雜誌於一八二九年所刊布之條文，倫敦（*London*）之十七種每日刊報，共有印刷全數爲四萬冊；其一萬冊爲泰晤士報，八千冊爲清晨海拉而報，四千冊爲清晨雜錄報。請閱福克司蒲而納氏（*Fox Bourne*）著：新聞紙章數在日報業之歷史，一八八七年，第二冊，二〇頁。此項大日報，每份售英幣七本士，因之較之巴黎（*Paris*）之日報更貴。當時之漢幣七本士，合現在之法幣三佛五十生丁。至於每份法國日報，約值今日之法幣一佛郎十生丁，此係各種廣告所招致之利益以補償巨大之稅款，尤以印花稅爲最。並且英國之閱者，不若法國訂閱者之忠誠。彼等並不躊躇離開一日報，而閱一他日報。當此報能給彼更豐富更迅速之新聞，此所以迫令日報經理增加支出，及增加創意，以支持更暴烈之競爭。

郭培脫氏（*Cobden*）在保守黨虐待之前，得使一週刊政治機關報售英幣二本士生存。但爲此事，須彼之筆戰者之才能。若于急進黨，後曾嘗試用一革命之方法，以擺脫壓迫報紙之課稅重負。彼等作此方法，在集合所有舊制度敵人爲改良選舉之戰日益激烈之時，一印刷所長同時爲自由考察黨及社會黨之海脫林東氏（*Holburn*）在開始發刊其非定期刊行之小冊子後，於一八三一年發刊第一工人日報，名實人之保護人報，標題謂

「違背法律設立」之週刊。若干同類之刊行品，均仿照之。在一八三一年之中，倫敦有二十二種未貼印花之報紙，人以法國名字名之爲日報。〕哈來維氏（Halley）著英國人民之歷史，第三冊一六頁。〕自由黨之政府，徒然保護維新，彼不允讓工人之此項挑釁，不加懲治。對於八百叫售此項不合法之定期刊行品者，五百人曾被判罰款或監禁，有數次同時被判罰款及監禁二項。海脫林東氏（Hetherington）繼續爭鬪，而甚至於一八三四年在英國審理財政之亥希基亥（Ehiquier）法庭得判無罪。此成績使其創設一新報紙，但在英國（Angleterre）法律之權力太強，不能使若是之嘗試奏效。

若干自由黨，欲由合法之途徑，而達到設立一賤價之報紙。予等曾見誕生英銅幣本尼雜誌，此係英國文學家歷史家及政治家勃魯亨姆氏（Brougham）所管理之對於人民知識會社，供給必要之資助，與此文集之創設人更重要者，爲在下議院中欲使降低稅則之爭論。下議院院長英國國務員蒲而佛呂東氏（Pulver Tyeon），彼對於日報業之進步，甚爲稱許，此係彼往後曾言：「如予欲將第十九世紀英國文明之證據交與將來之人，予不選擇予等之船塢，亦不選擇予等之鐵道，亦不選擇予等公家之高樓大廈，亦不選擇予等所處之美麗園會，予欲給此證據以一份簡單之泰晤士報已足。」一八三二年六月十五日彼之演說，未得甚大效果。倫敦之各主要日報，係市場之主人翁，對於引起彼等新競爭之改良，未加有力之協助。然於一八三三年，創立新法之人，獲得第一之特許。對於廣告之稅，自英幣三先令六本士降至十八本士於英國（Angleterre），而自英幣二先令半降至一先令於依而郎特島（Irlande）。英國商人之思想，與英國歷史家及政治家馬谷來氏（Macaulay）之思想相同，爲「廣告之對

於事務，如蒸汽之對於機器。』彼等協助報紙之友人請求之改良，而結果於國庫甚佳，不但因此損失，反得廣告大增加之利，此係贊成新之核減之憑據。

英國下議院院長蒲而佛呂東氏 (Bulwer Lytton) 於一八三四年又提議反對印花稅。雖有急進黨羅亥勃魯克氏 (Roebuck) 之協助，然受一完全之失敗，但此為時不久。英國貴族梅而蒲納氏 (Melbourne) 在一短期不執政之後，於一八三五年復握政權。彼欲優待報紙，使急進黨滿意，政府乃使印花稅降低至每張報紙英銅幣一本尼 (一八三六年)。大每日刊報之價值，自英幣七本士降至五本士。若干新機關報，甚至跌價至四本士，尚不能維持此項定價，廣告之發展，因商務之進步，便利於轉達，但政府為自由黨及民主政黨之政府，利用新法律，對於日報記者之尚欲嘗試仿效社會黨海脫林東氏 (Thackerington) 者，不再加以寬容。英銅幣一本尼之報紙，已被追窮而破產，雖有北星報之抗議。此大日報，由哇貢瑞氏 (O'Connor) 為工人而設立，但以中人階級之商務方法營業。在法國 (France) 七月份之革命，曾發生若干工人報紙，但不久消滅共和黨。予等曾見其在外省努力，不能維持其黨良久。一用於大眾之賤價日報，名良智報，未得生存良久。此係此時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亥米而希拉廷氏 (Emile Girardin) 登臺 (一重要之書，曾於一九三四年出版，此二書表示希拉廷氏 (Girardin) 所有之職業，一為莫里森而氏 (Moriens) 著，大報紙之創立者於法國，一為馬里司來克呂司氏 (Maurice Reclus) 著，亥米而希拉廷氏 (Emile Girardin) 在已過之形狀彙集中。』英人由減少定價而所欲得者，希拉廷氏 (Girardin) 思由使用廣告以實行之廣告會生存於復辟之報紙中，但大半商人視之為一無益之費用。至於各日報對

於廣告，給一限制之地位，（每日報於一八二七年一月一日會書稱「予等不收任何廣告，因廣告與在此日報中公認之原則相反。」對於討論之日報之廣告，請閱討論之日報之百年紀念書，一八八九年，五八六頁至五九〇頁。）希拉廷氏（Girardin）同時爲一極注意及聰明之日報記者，知猜想公衆之嗜好，無甚掛慮；而一富於經驗之事務家，彼已由有益於知識之日報得一財政之成績。此報紙非政治報紙，供給實際之收入，每月發刊一次，而每年之報價爲法幣四佛郎，此係在此報上，表示其每一日刊報之計畫。在此計畫中，訂閱之價，每年爲法幣四十佛郎，以代八十佛郎，此價並不越過中等階級之財力。報紙印刷甚多，而商人知若是廣大刊行品之利益，均將彼等之廣告交來登載。希拉廷氏（Girardin）之創意，引誘一專門日報法學日報之業主蒂帶克氏（Dussog）。彼等同意設立一新機關報，但協定不久停止，而彼二人，每人設立每年價四十佛郎之日報。

此係一實在之革命，使昔日之各日報均甚耽憂。良知報對於希拉廷氏（Girardin）個人大勢攻擊，此係爲此事。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賈來而氏（Carrel），曾書一語於國民日報，乃引起手鎗決鬥，而在此決鬥中，共和黨日報記者賈來而氏（Carrel）爲希拉廷氏（Girardin）擊斃，各新日報遇到甚多之困難。一八四〇年由總經理路意貝來氏（Louis Perrée）交與世紀報股東大會之報告書，使予等了解此種困難。照新之定價，「四十佛郎於巴黎（Paris）」四十八佛郎於外省。」一外省之訂閱收入不多，世紀報有三萬訂閱者，其一萬訂閱者於巴黎（Paris），而二萬訂閱者於外省。「請觀此詳情，以巴黎（Paris）之一冊報紙，與外省之一冊報紙比較，價值於巴黎（Paris）印花十八佛郎，紙張七佛郎二十生丁，紙帶及地址六十生丁，將紙打折三十五生丁，運送費七十五生丁，印刷一佛

郎八十生丁，收據之稅一佛郎，共計二十九佛郎七十生丁，對於四十佛郎，餘存十佛郎三十生丁。在外省，運送費少（七十五生丁），出稅之數加多一倍（二佛郎）及郵費（十四佛郎四十生丁），共計四十四佛郎三十五生丁，對於四十八佛郎，餘存三佛郎六十五生丁。此報告書，保存於國家圖書館，附於一冊世紀報。由此項訂閱所得之正式收入，計十七萬佛郎。規定之支出，爲管理處五萬佛郎，編輯處十萬佛郎，排鉛字六萬四千佛郎，約定之股本利息三萬佛郎，以上共計二十四萬四千佛郎。在收入與支出間相差之七萬四千佛郎，應以廣告之利益補足。是項廣告，第一年收入四萬五千佛郎，第二年十七萬七千佛郎，第三年十三萬四千佛郎，第四年十二萬七千佛郎，（其中五萬佛郎，係不良之債票。）然則爲一重要之收入，但甚不固定，須由押借以使固定。日報經理，於是於一八四〇年簽一契約，以日報第四頁之五行及六行作抵押，每年得十八萬佛郎。

世紀報甚爲發達，將近統制終了之時，達三萬八千訂閱者，人名之爲「食物店主之日報」。此名昔曾給與立憲報，羣衆報效無若是之速，然彼集合二萬訂閱者。因此彼得於一八三八年以廣告作抵押，得十五萬佛郎。世紀報及羣衆報，得以制勝開始時之障礙，及獲得甚多忠誠之顧客者，賴於小說附刊之成績。一新之公衆，不甚注意於每日政治之變動，乃熱愛於冒險事件之敘述，及愛情之歷史。羣衆報於開始時，宣告招致文學之主人翁，乃得法國詩人及政治家拉瑪氏（Lamartine）、法國著名詩人維克切許谷氏（Victor Hugo）及法國新聞雜誌發行及政治家篤克維而氏（Toqueville）在其合作者之中，彼深以爲榮，但不久彼仿照世紀報。世紀報在登載外國小說之短節略後，開始長之附刊。在舊日報中之最大者及最保守者，以輕蔑之態度宣告新來日報之貿易方法

後，被迫於追隨新日報之模範。文學主人翁中之數人，如法國著作家白而柴克氏（Balzac）、法國女著作家及小說家喬巨省特女士（George Sand），在此平民之作法中，得一大成績。但附刊有其吸引閱者之供給人，如法國小說家弗來台利克蘇里亥氏（Frédéric Soulié）、法國著名小說家埃來克桑特而杜瑪氏（Alexandre Dumas），而以法國小說家安善納須亥氏（Eugene Sue）為最。一埃來克桑特而杜瑪氏（Alexandre Dumas）之小說，名大尉巴而氏（Capitaine Paul），使世紀報增加五千訂閱者，至於安善納須亥氏（Eugene Sue）高等社會喜閱彼之數種附刊，一如平民階級。彼作巴黎（Paris）之秘密小說，使討論之日報大得幸運。繼以盤徊之猶太人小說，使立憲報大得幸運。[埃脫金松氏（Atkinson）著：安善納須亥氏（Eugene Sue）及小說附刊，奈磨司城（Nemours）一九二九年。]

此項法國小說附刊之時式，獲得外國日報之歡迎。盤徊之猶太人小說，曾被譯成各國之文字。法國玄妙之著作家白郎虛氏（Ballanche）曾書稱：「全球喜閱此小說，此小說之流行，較之霍亂症更速。」特別於德國（Allemagne），新作法之成績甚偉大，路易勞培才氏（Louis Brunberger）曾稱：「人不能自作一雅致之意見，如小說附刊所作，當杜瑪氏（Dumas）、須亥氏（Sue）、白而柴克氏（Balzac）統治於世界之時。」[述於克洛脫氏（Groth）著：報紙，孟海姆城（Mannheim）一九二八年，第一冊，六六九頁。] 人翻譯巴黎（Paris）之秘密小說甚速，人以同樣之式樣製造柏林（Berlin）之秘密小說，慕尼克城（Munich）之秘密小說，若此對於將來創設平民大報紙者，表示獲得更多公衆之可靠方法。

至於廣告，未曾給希拉廷氏（Girardin）所期待之一切。法國商人，不若英國同業之熱切表示利用此佈告之新方法。羣衆報之經理，勸接受各式之廣告，不注意於政治之異見，或社會之異見，因之人責之爲「無色彩無政黨」。總之廣告之技術組織，尙甚平常。希拉廷氏（Girardin）乃於一八四五年開始一新之爭鬪，彼言人太愚假裝廣告，以之混入於自稱之條文內。苟不欺騙閱者，將使登廣告者付價太貴。『爲使對於作廣告者有益，而使閱廣告者對於廣告有信用，廣告應簡潔、簡單、誠實，永不戴何假面具，擡首向前直行以達其目的。一切註解，苟非有害，至少多此一舉，一切誇贊以代信實，適足以引起懷疑。』希拉廷氏（Girardin）引證英國（Angleterre）之表樣，稱「二行廣告以六佛郎，較二十行之誇贊以六十佛郎，更有效力。」羣衆報，一八四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述於達脫士氏（Dais）著「廣告之歷史，一八九四年。」

此項註解，引起一富於思想及計畫之人之興趣，此人爲沙而蒂佛依里亥氏（Charles Duveyrier）。此係法國工程師盎方丁氏（Brianin）之熱誠弟子，彼曾隨其師至梅尼而蒙當城（Meinmontant）之共產黨尼希，現復回至實際之生活，以其聖西蒙（Saint-Simon）學說之經驗，保守大企業之嗜好，及時代生活之感想。由彼設立之廣告總會社，引證英國（Angleterre）之表樣，彼之廣告稱：『泰晤士報，每日刊布一千五百廣告，而在巴黎（Paris）最優招徠閱者之日報之平均數，爲每日四十至五十廣告。』會社在巴黎（Paris）開設二百十八處辦事所，降低價格，使之簡易。因押貸討論，立意，羣衆三大日報之廣告，彼等共有六萬訂閱者。此會社不久又收攬世紀報，而有事實上之專利垂二十年，後由一八四八年之革命而破壞。

### 第三節 新日報業於美國

在歐洲之各種嘗試之前，一相似之變更會開始於美國（Eden-Paris）之報紙，對於此事，予等應回至獨立之戰爭終了後美國日報之歷史。將近一七八三年，此項日報甚為儉約：如面積，如編輯，如廣告等。但彼等能使公眾感興趣，對於新國家之政治，及對於彼等繼續之討論，預備一七八七年憲法之效果。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松氏（Jefferson）於同年書稱：『予受任決定如予等應有一政府而無日報，抑有日報而無政府，予毫不遲疑寧願第二制度。』構成二大政黨之領袖，美國國務員哈米而東氏（Hamilton），及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松氏（Jefferson），均努力物色良善之日報記者。哈米而東氏（Hamilton）保護芬諾氏（Fenno）芬諾氏（Fenno）之工作，由其子繼續擔任。一有名之古語字典著作人諾埃魏勒司脫氏（Noah Webster），亦成爲聯邦政黨中之一決鬪者。傑弗松氏（Jefferson）決定以革命之詩人弗雷諾氏（Freneau）管理一日報，彼尤利用美國國務員弗郎克林氏（Franklin）之孫白虛氏（Bache）。彼係一勇敢及苛酷之新聞雜誌發行人，彼並不懼攻擊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氏（Washington），當其離開總統府之時，各日報時常倚賴於英國逃民或依而郎特島逃民之筆墨，衆中之最大者爲郭培脫氏（Cobbett）。彼在箭豬報紙中，激烈攻擊白虛氏（Bache）及其友人，如已被售於法國（France）。彼之日報，有數次印刷達至二千份，當時尚視爲異事。但財政之效果，殊屬平常，而因誹謗被判美金五千元之罰款，使郭培脫氏（Cobbett）決定回至歐洲（Europe）。在美國第二任總統傑伊氏（John Adams）統治之

下，聯邦政黨欲制服反對之報紙，乃以外人舉動報攻擊外國日報記者，而以叛逆舉動報攻擊本國日報記者；而甚多發行人，均被刑罰。此項虐待，當顏弗松氏 (Watson) 成爲美國第三任總統時終了。聯邦政黨於是設立一交戰之日報，而毫不自禁彼等前曾責備白盧氏 (Baile) 及杜埃納氏 (Duane) 之兇暴。

此種美國之粗暴，打擊所有證人。芬諾氏 (Fanno) 之子，於一七九九年曾書稱：『此種美國日報，爲最下等，最虛偽，最奴隸，最賄囑之刊行品，曾污穢社會之清泉。』「述於勃來依氏 (Breyer) 著：在美國日報業歷史中主要之進行，剛勃里盧城 (Cambridge)，一九二七年，一六頁。」總統顏弗松氏 (Watson) 嘆惜由各日報所傳播之謊言，既美國人所言者此，則人能明了各外國人亦不再爲寬容。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政治家篤克維而氏 (Roqueville)，此對於新民主政體富有同情之考察家，將法國 (France) 之報紙及美國 (Etats-Unis) 之報紙，作一比較如下：『在法國 (France) 日報記者之意旨，乃以激烈之態度討論國家之大利益，但態度係高尚，而時有口才；在美國 (Amérique) 日報記者之意旨，乃粗暴攻擊，無潤飾，無藝術，而任原則以攔住衆人，而追隨彼等於彼等之私人生活，而將彼等之弱點，及彼等之缺點，暴露無遺。』(在美國之民主政體，第二冊，第三章。)相似之注意，時常發現於英國之旅行者，彼等甚不如意。對於一八一二年戰爭時曾對彼等抵抗之英國有名小說家提克金氏 (Dickens)，在彼美國之備忘錄中，及在瑪丁盧士來維脫氏 (Martin Chuzzlewit) 一書中，曾表示美國之報紙，對於家庭之差恥，詳細宣揚之嗜好。在一八四二年，當埃而排尼風勃郎克氏 (Albany Ronblanque) 宣言英國之報紙不甚優於美國 (Amérique) 之報紙時，提克金氏 (Dickens) 答以此係不可能之事，以英國之日報

業比較大西洋彼方(Transatlantique)之放逸主義。

日報甚易成立以一不大之資本，每次殖民之進步，使誕生甚多新日報。請閱亥東氏(Eaton)著報紙之自由在極高之南方，瑪克摩而脫里氏(Mao Murtrie)著報紙之移居於西方，於一七八六年至一八三六年，一九三〇年，史谷脫氏(Scott)著北美依里諾埃國(Illinois)之新聞紙及定期刊行品，於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七九年，史發林非亥而城(Springfield)一九一〇年，但各日報甚難垂久，各慎重之週刊，對彼等之訂閱者，每年索美金八元或十元，此較倫敦(Londres)英幣七本十一份之報紙更貴。因訂閱之價，並不要求預先全付，於是其甚多不付錢者。每日刊報，不若每星期發刊二次或三次之報紙之多，此項報紙，止有一中等之印刷。清晨郵傳及考察報，於一八三一年自誇印刷四千份，此係一種例外。彼等以一部分作廣告之用，但得廣告甚難，而得廣告之確切付款更難。此係實情，報紙無須付保證金，亦無印花稅。但紐約(New York)之各日報，印刷一千七百份，而售價每份美銅幣六生司(合法銅幣三十生丁)，均處於困難之地位。

此係自紐約(New York)城發出改良之信號，將近一八三〇年，此城對於彼之競敵暴司東城(Boston)及非拉台而非城(Philadelphia)取得勝利。當一郵船到達之時，人已嘗試相爭英國之日報。如英國之日報載有若干重要新聞，即行發刊一專號名特別號，英銅幣本尼雜誌之開始，使甚多日報記者感興趣。英人對於月刊雜誌或週刊雜誌所嘗試者，為何美國人不以之嘗試於每日刊報，時機甚為合宜。美國總統耶克松氏(Jackson)之就總統職，平民階級甚喜，而彼等注意於政治之生活，各種不同之嘗試，預備道途與更有才能之立新法人。彼等之中，有

二人先後著名，先爲朋耶孟台依氏 (Benjamin Day)，繼爲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台依氏 (Day) 彼曾以彼之二手工作如印刷技師，彼知如何取悅於美國之大眾，彼並不想給小說附刊，如掃拉廷氏 (Girardin) 及蒂蒂克氏 (Dutacq) 之所爲。對於一較形粗暴而不關切文學之公眾，彼欲以實在之事實，如犯罪、家庭之慘劇，及用美國之形式，各種『人類利益』之紀事，作詳細之敘述，使公眾感興趣，但此並非新事件，予等已見此類事件，登載於第十六世紀之新聞紙，及德國之報紙中。關於給一事件以更大之重要，尤須將此事件之感動節目從長表示，以便保持公眾之忠誠。自人知獲得公眾之心而增加印刷，各商人即送登廣告，因各商人知利用廣告，較之法國商人爲優。台依氏 (Day) 之日報，名太陽報，於一八三三年在紐約城 (New York) 發刊，價爲美幣二生司 (合法幣十生丁)。此價約與將來法國日報每份全年法幣四十佛郎之價相同。太陽報之成績甚速，四個月之末，已印刷五千冊，而一年之末，已印刷一萬冊。自一八三五年起，太陽報宣告印刷一萬九千冊，而當時之倫敦 (London) 泰晤士報，尙未超過一萬七千冊。

此亦於一八三五年，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開始清晨海拉而報於同樣之價。此蘇格蘭人，幼年到達美國 (Bucks, Ohio)，自十五歲起，操新聞雜誌發行人之職業。在彼工作之日報中，彼知日報之不足，乃給更廣大之意見，及更完備之計劃較之太陽報之創立者。太陽報之創立者，尋思獲得多數不甚受教育之顧客。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深信使上等社會人士及文人與工人同感興趣之可能，彼欲描寫在伐而路 (Wall Street) 在大戲院，在劇院所經過之各種事件，彼到處發展其最優之『思想及幻想』。彼之各訪專員赴參加宗教派之會

議，盡得會議之詳情。此項懺悔集團之領袖，始覺被受侮辱，不久甚樂於此意外之佈告，在各家庭中，曾經過若干悲劇者，亦接見海拉而報派遣人之音訊。有數家庭之欲拒絕答覆者，終之順從作答覆，因恐高同培奈脫氏（Gordon Bennett）不滿意之批評。高同培奈脫氏（Gordon Bennett）不欲止限於紐約（New York）之新聞，彼有其通信員住於美京華盛頓（Washington），而攻擊上議院保留與聯邦首都各日報之專利。因欲完備曩昔所作之各項嘗試，彼派快船自紐約（New York）出發，以迎歐洲之郵船，而快船即將英國之日報攜歸。自一八三八年，在歐洲之各大都城，有其遴選之通信員，一若是之人物。自開始起，已測到美國畫家物理學家及發明電報機器人毛司氏（Morse）所實行之發明品之重要，及其將來。在一八四八年，一份海拉而報，已載有十行電傳之新聞，彼亦開始插畫於報中，但用例外之名義。

所助於高同培奈脫氏（Gordon Bennett）之成績者，此係驕傲、裝呆、期望道德之奇異混合。以此奇異之混合，彼曾談及其本人與彼之閱者，『茶洛埃司脫來氏（Zoroastre）、馬依司氏（Moine）、沙克拉脫氏（Socrates）、蒙奈克氏（Sénèque）、路德氏（Luther），均被視為瘋人，為何予不是瘋人。』在嘗試將其日報之價售美幣一先脫之後，彼仍將其報售美幣二生司（法幣十生丁）。如太陽報，因欲解釋此變更，彼加稱：『一日報能遣送更多靈魂於天堂，挽救更多靈魂自地獄，較之紐約（New York）之所有教堂及禮拜堂之賺銀錢。』而另一方面，『英國之悲劇詩人夏克司比而氏（Shakespeare），為悲劇之高才；英國小說家范而堆史谷脫氏（Walker Scott），為小說之高才；英國有名詩人米而東氏（Milton）及皮隆氏（Byron），為詩詞之高才；而予本人，予信為定期刊行品之高』

才。當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敘述一昔日之社員，於街中對彼之襲擊，當其通告其將近之結婚，而描寫彼之訂婚者之無數才能。各種階級之美國人，聞之甚為喜悅，誠然有他人不滿意於彼之暴露私人羞恥。若干妬忌之日報，相約對彼作一「道德之戰爭」，斥彼為無禮、冒瀆、詭詐及詭譎爭戰。僅有一時之效果。紐約海拉而報，仍為「感動之」日報業之主人翁；而於一八四九年，報紙達至三萬三千冊。勃來依亥氏 (Beyer) 著：在美國日報業歷史中主要之進行，剛勃里盧城 (Cambridge)，一九二七年，第七章。

此數新日報，有仿倣者於紐約 (New-York)，於暴司東城 (Boston)，於非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尙有他處，人之發刊是項日報者，有慎重管理之良質。彼能停止訂閱者或登廣告者賒欠，一切均應預先付款。彼等組織出售報紙，給售報人一可觀之利益，但拒絕收回未售出之報。如報紙印刷加增，廣告往往估一更大之地置，彼等不擔保廣告之精確，收受各種廣告，亦有廣告描寫藥品之確實，而由不學之醫生所作者。

#### 第四節 廢除印花新聞之代理處

在美國 (Amérique) 賤價報紙之開始及其成績，在舊都城，不能無觀。在一八四六年，英國經濟學家郭勃騰氏 (Cobden) 決定請英國國務員洛培貝而氏 (Robert Peel) 取消對於麥之徵稅。此項勝利，鼓勵其他各立新法人。彼等覺定期刊行品尙太貴，太負出稅之重任。在一八四九年，組織會社，用意於攻擊「對於知識之稅則」。會社之總理米而奈奇勃松氏 (Milner Gibson)，為此項英國議院政黨之模範，因已決意竭彼等之力，為一特別

之改良，於是以堅忍不拔之志請求改良，不爲嘲笑或失敗而灰心。彼對於廣告、印花、紙張之三種課稅宣戰。彼第一之動議，於一八五〇年呈諸於下議院。在一八五三年，雖當時英國會計法院院長克拉台司東納氏（Crastone）之不願，對於廣告之稅取消。在一八五四年及一八五五年，取消印花之稅，對於紙張之稅，於一八六〇年由克拉台司東納氏（Crastone）放棄，雖有一時爲上議院維持，終於一八六一年消滅。在此時，先前之各種改良，已得彼等之效果，然有甚多會遭失敗，因彼等進入此新路徑太速，而無預備之資本。但自一八五五年起，每日電聞報，開始英銅幣一本尼之報紙，此與美國報紙美銅幣二生司之價值相同，而與法國日報一份每年法幣四十佛郎之價亦同。〔郭來脫氏（Collet）著：對於知識之課稅之歷史，一八九九年。〕

當時甚多閱者，彼等以日報已成爲更可接近之品，乃願消息豐富而迅速。報紙覺新聞之代理處爲必要之機械，第一代理處，誕生於法國（France），爲哈伐司氏（Havas）代理處，係出自法國經濟家茹尼亥氏（Tarnier）之通信社。此社設立於巴黎（Paris）於一八三二年。此代理處因利用新近發明之石版術，聚集各外國大日報之摘要，而收代價。此項摘要於法國報紙之各主要機關報，於是項摘要中，彼附入新聞，嗣後（一八四〇年三月）一德國之通信社，大約由培而恩司打氏（Bornstein）所組織。彼係一民主政黨之逃避人，曾爲法國代理處工作若干時。沙而哈伐司氏（Charles Havas）購得此通信社，使之發展甚多。因利用所有運輸之各種方法，如郵局，如望遠之通信機，信鴿之好處亦如起初之鐵道。自電氣通信機發明之後，代理處即採用電氣通信機，以得由政府傳遞之新聞。此代理處用一半官之性質，而得存在於各種制度之下。

設立歐洲其他二大代理處之人，爲路透氏 (Reuters) 及華而夫氏 (Wolf)。彼等來自德國 (Allemagne)。路透氏 (Reuters) 彼始名爲依司拉亥而培而郁沙法脫氏 (Israhel Bear Josephat)。嘗其離開猶太教時，乃更爲其名，而在領洗禮之後，成爲巴而馮里馮司路透氏 (Paul-Julius Reuter)。彼在哈伐司 (Havas) 代理處工作若干時。嗣後於一八五一年居住於倫敦 (Londres)。彼之努力，彼之交際能力，不久彼等英國報紙之信用，一如得政府之協助。

培恩哈台華而夫氏 (Bernhard Wolf) 乃一銀行家之子，在嘗試各種職業之後，明了新近發明電氣通信機之前途，彼乃自一八四九年起使用電氣通信機。由彼設立之代理處，名電氣通信辦事處，或華而夫氏 (Wolf) 辦事處，起始有一完全商務之性質。彼給巴黎 (Paris) 及倫敦 (Londres) 銀市之市價，及在德國 (Allemagne) 各主要城中貨物之價值，在遲緩之進步後，將近一八六〇年得完全之效果，政治亦將使之發展。因華而夫 (Wolf) 氏對於路透氏 (Reuter) 所作侵略歐洲 (Europe) 中部之計劃，加以抗辯。普魯士國王奇哇姆第一世 (Guillaume I<sup>er</sup>) 及首相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均喜此柏林代理處之毅力，而一件王之公文，保證其在普魯士國 (Prusse) 大銀行之協助。(史虛魏特來氏 (Schwedler) 著) 日報之影響及勢力，谷戴城 (Gotha) 一九二五年。於是定期刊行報紙完全變更之大致，集合於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六〇年之間，各日報不再保留與財產合格選舉人之少數階級。彼等欲給與大眾之能閱讀者，而能閱報者之數加增。人對此不甚嫌惡不甚慎重之新公眾，給以適合於彼等之條文。但並不怠慢受教育之公眾，因受教育之公眾，尙能供給甚多訂閱者。廣告已成爲一寶貴之

財源，雖尚未完全發展。日報之於法銅幣二蘇者（合法銅幣十生丁），於美銅幣一先脫者，於英銅幣一本尼者，均報告一新之時代。但如英國政治家及自由黨領袖克拉特司東納氏（Crastone）在取消紙張稅之後所言：「欲觀報紙完備之成績，須待予等第十九世紀之人物消滅之後。」

## 第二章 歐洲之報紙自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

在多數歐洲之大國中，一八四八年之革命，對於報紙，有同樣之結果。起始完全免稅，因此報紙非常發達，而日漸奮激，繼爲兇暴之壓制，使各著作家處於桎梏之下，但並未重立預防之檢查。此項壓制，使大眾厭惡，而於政權本身亦有不便。此係若是經過於奧國（Autriche）及於普魯士國（Prusse），一如於法國（France）。

### 第一節 革命及反動於德國

三月十三日在奧京維也納（Vienne）之革命，第一口令爲『推倒梅堆而尼克（Meherrich）親王。』第二口令爲『報紙之自由。』自三月十四日起，人宣布報紙之自由，而正式取消檢查。各日報起始爲之眩惑，因由彼等之勝利而稍感恐懼，但不久即放膽。維也納城（Vienne）報紙，爲舊官報紙，招致若干新編輯人，係閱報會社之社員。此閱報會社，在一八四八年之前，代表溫和之自由主義。奧國之視察者報甚爲謹慎，充分優柔寡斷。新之報紙開始在八日之後，當哈夫奈氏（Häffner）發刊立憲報之時。此二十九歲之維也納人，迄至是時曾嘗試各種職業，但無大利益。不久彼即表示如時代之日報記者，而自開始起，彼將社會之改良與政治之改良，置於同一階級。彼之格言，曾若是指示，『自由權及工作。』彼曾書稱：『缺乏工作於維也納城（Vienne），較之宣告共和國於佛尼河城

(Voinse) 更爲威嚇。政府不欲行之過速，乃於三月三十一日宣告一暫行法律，此法律措詞雖不甚明顯，然用意在重行設立檢查。大眾之公忿，使比來司道夫氏 (Pissardot) 之內閣，因對於實行新明文之方法，不久解體。一若之不智，有助於誕生急進黨之報紙。尤以在皇帝及皇室逃遁之後，政府應布告五月十八日之命令，此命令允許取消保證金。負販之自由，對於報紙之犯罪，由陪審官審理。

自此時起，日報之數甚多，此項日報，設立無資本，由倉猝之新聞雜誌發行人編輯。彼等覺有不能抑制之需要，以宣告彼等之意見。然此項日報消滅之速，一如其誕生之速。在一八四八年，人會計算有二百二十七種日報，設立於奧京維也納 (Vienna)，而是項日報之數種甚有價值。向前報，由一謹慎之民主政黨弗里亥特孟氏 (Friedmann) 編輯，甚速達至一萬五千冊。不甚贊成民主政黨之財產合格選舉人之自由黨員，得一類似之成績於羣衆報。設立此報人爲尚克氏 (Zank)，係昔日之軍官，彼在巴黎 (Paris) 以彼之維也納麵包店得利後，表示一有才能及敢斷發行人之良質。急進黨起始聚集於哈夫奈氏 (Haffner) 之側，但此維也納之瑪拉脫氏 (Marat)，人會名之若此。應離開首都，而被監禁於勃隆城 (Brunn) 之史比亥而培 (Spielberg) 砲臺。繼被釋放，彼竟一託庇所於巴黎 (Paris)，在巴黎 (Paris) 彼之生命尙長久。

此項騷動，迨至奧國將軍文提司克拉克士氏 (Windischgrätz) 攻得維也納城 (Vienna) 而止。其時爲白黨之暴制，得勝者欲使交彼之十四人中，有日報記者八人。十一月一日彼之宣告，將新聞雜誌發行人之惡行，交軍法會議審判。急進報之編輯傾袖培堪氏 (Boeler) 及顏里奈克氏 (Jelinek)，雖彼等之名不列於宣告死刑

之冊中，同被鎗斃。人亦盼望破壞急進黨報紙之名譽，乃刊布匈牙利國(Hon. He)革命政府分給資助金與維也納城(Vienne)各日報之清單。此項日報，在德國將軍史慮乏成培克(Schwarzenberg)親王及白克氏(Baek)之時，忍受甚重之桎梏。「請閱海而弗而脫氏(Helzer)著維也納二日報記者於一八四八年，維也納(Vienne)一八七七年，及程堪氏(Zenker)著維也納日報記者之歷史，維也納(Vienne)及萊潑徐城(Leipzig)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

在柏林(Berlin)於三月十八日，若干日報記者得普魯士王弗來台利克奇哇姆四世(Frederic-Guillaume IV)之宣告，准許彼等自由權。服司報紙，即將此宣告刊布於一附錄中，甚為欣喜。各報紙誕生甚多如維也納(Vienne)之報紙亦同是暫時之報紙。數星期城中充滿叫售之小商人，各小冊子表示一中等階級之人，不能達到使人給彼用午膳，因女傭人僕人均在閱日報，而彼本人亦同在閱報。嗣後由弗郎才而氏(Wrangels)所設之戒嚴區域，使用壓制，甚為嚴厲。然不若與國將軍文提司克克拉亥士氏(Windischgrätz)壓制之流血，但自此時起，有若干設立之報紙能垂久者。在一八四八年五月，克拉台拉大脫司報將滑稽圖畫聯合於本文，開始介紹彼之有名人物，自中等階級入史古而士氏(Zehulke)及梅來氏(Müller)起，迄至淺見之鄉間紳士史脫魯台而維士(Stendelwitz)男爵及路台而維士(Rudolwitz)男爵止。在同時，柏林之中等階級人，簽署德幣二十五戴來(譯者按：每戴來約合德幣三馬克)一股之股票四百股，以設立國民報紙，為自由黨節制黨忠誠黨之機關報。此報欲保證普魯士國(Prussia)在德國(Allemagne)占第一位。此報得一卓絕之管理人培而恩哈特華而夫氏

(Bernhard Wolf) 華而夫氏 (Wolf) 嗣後設立新聞之大代理處，用彼之名字。急進黨雖不趨向於社會主義，然知作一日報與工人之必要，此係烏而伐來報紙。其主要編輯人之一，不懼辛勞之化而特海依姆氏 (Goldheim) 被緝捕五十次，被判監禁二十五次，彼仍繼續其著作，迄至其亡故於一九〇一年。

普魯士國之保守黨，亦早已認識倚賴於報紙之必要。自一八四七年，少年皮司瑪克氏 (Bismarck) 送一計劃與其柏林之諸友人。此係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後，彼之友人善而拉克氏 (Gentzk) 爲首，設立新普魯士報。鐫十字架彫刻於標題之上，不久人即名之爲十字架報紙，垂三十餘年之編輯人伐才奈氏 (Wagoner) 彼由其日報之簡短及勇敢條文而得令名。彼甚知選擇其合作人，甚至在鄉間之紳士中。皮司瑪克氏 (Bismarck) 在彼合作人之中，彼以其實行之意旨，供給實際之勸告，因之自第一日起，彼即勸告在政治之側，留一位置與廣告，與結婚及死亡之通告，因婦女等願聞是項廣告。如報紙不給彼等是項廣告，彼等將使彼等之夫離開日報。史古而才氏 (Schulze) 著皮司瑪克氏 (Bismarck) 對於報紙之意見，來潑徐城 (Leipzig) 一九三一年。

此須甚長時間，歷舉在普魯士國 (Prussia) 各外省發刊之日報，予等祇述賈而瑪克司氏 (Karl Marx) 之新萊因河報紙。此報復得昔日之成績，而有六千訂閱者，後因戒嚴而中止數星期，復行工作於一八四八年十月。政府終於將一若是危險之新聞雜誌發行人放逐。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之末一號報紙，印刷於紅色之文字，內載一辭行之詩詞，爲急進黨詩人弗來依里克拉脫氏 (Felix Krato) 所作。賈而瑪克司氏 (Karl Marx) 之日報之地位，爲德國西方之報紙所得，由熱烈之海而孟培堪氏 (Bernmann Becker) 編輯，彼能維持日報一年，但於一八五

○年日報被禁止，而彼本人被判監禁七年於礮臺中。谷洛納城（Cologne）報紙之業主杜蒙氏（Dumont），將編輯之事託於勃魯才孟氏（Brugemann），彼係昔日大學院之學生，因政治之故而被判死罪，繼因大赦而免死。雖自此以後勃魯才孟氏（Brugemann）成爲聰明，然彼辯護萊因河（Rhin）之自由主義，而攻擊普魯士國保守黨之意旨。杜蒙氏（Dumont）被人請其辭退此危險之合作人，彼拒不受命，但於一八五二年一完全禁止日報之威嚇，迫其與彼分離。

德國之其他國家，均知同樣之變化，在此數國設立之數種日報，其燦爛超越當地之範圍，設立於亨堡（Hambourg）城之改良報，遷移至接連德國而東拿城（Altona）之丹麥城（Danemark）中，以使更爲自由。此報有一時會印刷至三萬五千份。孟司城之報紙，得一卓絕之編輯人路易防培才氏（Louis Bamberger），其急進黨主義嗣後減少。在磨尼克城（Munich），人會設立一新聞之小日報，無政治目的。此報編輯甚佳，成爲白維亥國（Bavire）數最有力機關報之一。

在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由得勝之反動所用之各種粗暴方法，不久讓位置於命令及合規則之法律，人並不復行設立預防之檢查。因預防之檢查，曾表示可笑及無勢力，預先准許之必要，得監視新報紙之誕生，而尤以財政之制裁，能抑制各日報。保證金成爲甚重，印花稅不絕增加，倍增之罰款，有雙重之利益，爲充滿國庫，及打擊各頑抗之人。此係一精巧之方法，以利用各日報經濟之變化。此項經濟之變化，予等曾見其自一八三〇年起開始於歐洲之西部（Occident），而目前抑制於歐洲之中部（Europe Centrale）。一八四八年之革命，曾取消在奧國

(Austria) 及在普魯士國 (Prussia) 廣告之專利，當時是項專利，保留與國家。各種日報乃彼此相爭此收入之新泉源。此項收入於彼等甚為重要，因競爭之活動日漸加增，迫令彼等為時代化。對於新聞，對於電報，所費甚多，一重大之資本，成爲必不可少之事。人之受任管理此項資本者，躊躇於受資本之嫌疑，而招賠償之懲罰。因此德國之報紙被迫於最大之謹慎，迄至將近一八六〇年。

但應保存甚多之閱者，因一八四八年之事變，使彼等習於追隨每日刊之報紙。政治條文，成爲無色彩及空泛，人乃仿照巴黎 (Paris) 之式樣，而增加對於文學生活或時代生活之卓絕附刊。維也納之報紙，對於此類附刊，得一至當之令名：所有用德國語言之各國，均對於維也納 (Vienna) 之附刊之王路維克史貝依台而氏 (Ludwig Spaldai) 致敬。柏林之二老報紙，當時遇見甚多競爭者於首都，乃竭盡彼等之力，以使返老還童。服司報紙，曾由雷斯氏 (Lessing) 經理，迄至一八五〇年，甚有成績；而在其子經理下，有編輯人如風戴納氏 (Fontane) 者，又得一新之令名。史貝納報紙，得一文學批評家及戲劇批評家陸脫司顯氏 (Ragano) 爲編輯人，但此係尤在外省人作勇敢及需要之改革，以創設時式之日報，照法國或英國之模型。一法培氏 (Faber) 門族之族人，若是曾給瑪克台堡城 (Magdeburg) 報紙一「新生命」，而尤以杜蒙氏 (Dumont) 爲最。彼於萊因河 (Rhine) 之沿岸，供給有益之模範與所有德國之報紙。谷洛納城 (Cologne) 報紙，在其父經理之下，已有勢力。此報在聯邦中爲第一報紙之使用信鴿者，繼又用電信機。

各大日報，在開始翻譯法國小說家安善納須亥氏 (Eugene Sue) 之附刊後，或彼之法國競爭者之附刊後，

知用在德國 (Allemagne) 所作之小說，爲聯絡公衆之必要。谷洛納城 (Cologne) 報紙之文學批評家雷維恩史古克金氏 (Levin Schücking)，在一八四八年之前，已曾對於此事注意。此係在革命之時，各種報紙從事於此，以獲得閱者之忠誠。小說家史比亥而哈蘭氏 (Stiehlagen) 在一哈諾佛城 (Hanovre) 日報中所得之大成績，使小說附刊，嗣後成爲各每日刊報生命之必要元素對於人民。

對於中等階級之人，各日報同時供給關於財政問題之條文，一八五〇年之大反動，迫令各國社會之和平，會使經濟大發達，到處各政府贊成建築鐵道，到處理財家招致公衆購買新設公司之股票。資本家無論大小，均關切於銀市之買賣，有時爲投機，有時爲獲得可靠及生利之投資，因彼等需要指導，以得知上項各事。於是財政之報告，成爲各日報主要引誘品之一。在此時期，在德國 (Allemagne) 如在其他各國，均創設一專門之財政報紙。銀市報紙，不久即有顧客，但各政治日報與各財政報紙競爭顧客，以甚大之地位，用於財政之廣告，或用於財政專家所作之經濟研究。

如政治報紙成爲財政報紙，然有數次，係財政報紙成爲政治報紙。在德國之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銀行家來哇巴而松納孟氏 (Theopold Sommenann) 曾設立一報告經濟之報紙，用意在使公衆留意投機人自稱之多數新企業。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之商務報告報，不久由其消息之確實，成爲名。而尤於一八五六年至一八五七年之倒產，適如其所預言。此報紙日漸擴大，而成爲弗郎克福城之商務報紙，每日發刊於銀市關閉之後。自一八五九年起，此報每日發刊二次，由此工作所感之興趣日益加增，松納孟氏 (Sommenann) 乃決意完全從事

於此。於是銀行家自爲日報記者，而弗郎克福城之報紙，因彼之財政能力享有名，同時成爲德國西部（Allern-gne Occidentale）各大政治日報之一。「請閱弗郎克福城報紙之歷史，一八五六年至一九〇六年，弗郎克福城（Frankfort）一九〇六年。」

## 第二節 革命及反動於法國

法國報紙，於一八四八年二月，並無若何以脫離檢查之桎梏。此係一自由之報紙，由陪審官保護，但法國國務員及歷史家奇執脫氏（Guizot）之政府，曾增加甚多緝捕，人視其失敗如一解放。在國民報及改良報之事務所中預備之臨時政府，計將二編輯領袖，埃忙瑪拉司脫氏（Armand Marrast）及福洛公氏（Flocon）加入國務員之中。三月五日，政府取消印花稅；三月六日，政府廢止一八三五年九月之各項法律，而宣告報紙之一切犯罪歸陪審官審理；三月二十二日之另一命令，甚至對於民事法庭允許公務員被日報誹謗而得賠償損失之權利取消。所有新事實之宣傳人，彼等人數，在巴黎（Paris）較之在維也納（Vienna）或在柏林（Berlin）更多。彼等覺宣傳彼等意見之必要，當牆上貼滿廣告之時，每日刊之報紙加增。不獨教師，如拉司柏依而氏（Raspail）在人民之友報，拉梅奈氏（Lamennais）在立憲之人民報，拉高台而氏（Lacordaire）及哇柴那姆氏（Ozanam）在新紀元報，但甚多中等小冊子著作家，亦均執筆。一有大才能之日報記者，潑魯特烘氏（Proudhon），彼編輯一日報，馳流名之爲人民之代表報，人民之聲報，由其筆戰兇暴之形式，假裝一溫和之意見，獲得工人之歡迎，而使中等階級人恐

佈。至於亥米而台希拉廷氏 (Emile de Girardin)，彼無須使人認識，但彼之羣衆報，聯合於共和國，繼即熱烈攻擊共和黨人，繼幾成爲急進黨報，誘惑及污辱所有政黨。

六月之數日，表示反動之開始。法國將軍賈泛依拉克氏 (Cavalot)，當街中交戰之時，受任全權，彼禁止一種日報，而使拘禁希拉廷氏 (Girardin) 五個月以復仇。一八四八年八月之各種法律，組織有規則之壓迫，而使重行發現保證金，但比之在一八四八年前之保證金較少，於是拉梅奈氏 (Lamennais) 停止彼之日報，而聲稱「貧人肅靜。」此係各種臨時法律，一如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小戰後之各種法律，及如在一八五〇年大反動時之各種法律。在是項法律中，無一法律實在取消自由權，自由權之消滅，祇在十二月二日之後。政變成爲事實上之獨裁，對於各日報甚爲殘酷。嗣後有一八五二年之命令法律，除略減輕責罰外，此命令法律實行迄至一八六八年。對於欲設立之日報，須先得准許，歷制委託於各民事法庭。此數方法，並非新創，此制度之奇異者，乃行政官吏所給之「通告」。二次通告，即使停止發刊（至多兩月），在二次通告之後，一特別命令能宣告取消日報，全賴於法國國務員羅亥氏 (Rouher) 之巧妙。此制度代替昔日政府之檢查，因政府之檢查，無人再願，因有檢查，各日報之經理如欲避免雷霆之怒，須自行對於各條文檢查。此巧妙之發明品，爲諸用權力之政府注意，不久俄皇埃來克桑特而二世 (Alexandre II) 及普魯士 (Prussia) 首相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亦用此方法。

外省之報紙，迄至是時不甚活動，所度之生活，在府尹監視之下，較之向來更謹慎。在巴黎 (Paris)，人讓彼等生存之數種日報，均應悉心避免危險之問題，但彼等實質上之生涯，比前較佳。因多數競爭者業已消滅，彼等所作，

如彼等之先進者在各專制時代時所作，因對政治應守緘默，人請求對於文學或哲學之自由權，此如法國歷史家雷南氏（Renan）曾言及之「聰明之閱者，在第三頁中尋覓人所不能言於第一頁者。」報上雜誌欄之條文，成爲最有興趣者，因人知條文中含有最細心之隱語。共和黨之日報世紀報，由一有才能及謹慎之瑞孟提省（Mormandie）人哈維恩氏（Havin）經理，彼使其合作人，努力攻擊人民社會服從教堂之主義。當時彼與帝國聯合，政府不欲任其成爲太強。法國哇來盎王族（Orléans）黨人之報紙，討論之日報，亦攻擊人民社會服從教堂之主義，但用筆較謹慎而高雅。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法學家拉蒲拉依亥氏（La boulaye），反對新約全書基督教之美德，對於奉戴羅馬教王主義之過分擴大，所有編輯人均表示自由主義於哲學，於宗教，於理財學之利益。一更勇敢之筆記，不久由法國文學家及新聞雜誌發行人滾來服司脫柏拉獨而氏（Peyrot-Paradol）刊布，無人能知如彼，使人聞知由壓迫緘默保護之制度，含有無數之弱點及缺點。彼本人曾於一八五三年書與彼之一友人，內云：「壓制萬歲，爲給所有彼之財源及所有彼之價值於思想，爲教知予等抑制之能力，博學之微妙，簡潔及苛酷之輕蔑。」

〔請閱克來埃氏（Gérard）著討論之日報之二百年紀念書，一八八九年。〕

在反對黨之對方，有二日報復聯合於帝國，但保留彼等之自主。世界報，賴於法國基督教黨新聞雜誌發行人路易佛依哇脫氏（Louis Veuillot）對於下等教徒及倔強基督教黨之燦爛條文，勢力日益增加，在攻擊新時代思想之爭論中，彼粗暴之直爽，供給一敘述及筆戰之學識，與彼之敵人自由思想家或自由基督教黨，亥米而台希拉庭氏（Emile de Girardin）在十二月二日被放逐後，嗣後回至法國（France），而與帝國復敦和好。彼對於

公衆，保存一實在之活動，終之政府並不忽略獲得辯護人以自保安全。普及忠告人報，將其售價減低，準備一卓絕編輯人之團體。著作家如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拉敢隆尼亥而氏 (La Guéronnière)，或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政治家克拉克尼亥白賈沙提克氏 (Grunier de Cassagnac)，均作甚好之風采於各半官式之日報中，如立憲報、國家報、祖國報、文人及美術家，追求法國有名批評家聖脫培扶氏 (Sainte-Beuve) 及法國詩人及批評家堆哇非而谷低亥氏 (Théophile Gautier) 所著作之定期刊行品。

帝國之爲首數年，以實業之熱烈努力，製造鐵道之新奮進，爲巴黎 (Paris) 銀市之黃金時代。被判於不談政治之各日報，給一大地位於各種新法，使彼等之閱者能感良趣。在閱者方面，各理財家知報紙供給彼等勢力及廣告之最好機械。「各種廣告，當然利用此經濟之奮進。法國地理學家及開拓家提佛依里亥氏 (Dreyfuss) 之會社，於一八四八年破產，由皮谷脫氏 (Bage) 及巴黎 (Paris) 之會社以代之。此會社管理四大日報之廣告，即羣報、討論報、立憲報及世紀報之廣告，成爲廣告之總會社。尙擔任祖國報及國家報之廣告，外省一百六十種日報之廣告，尙不計在內。一律師哈杜英氏 (Hartin)，熱烈批駁此專利，而責備會社之價值太高。欺詐廣告之商人，彼云：「願此事務之有力機械，在予等國中，不若在予等鄰居英人國中之完全使用。」在巴黎 (Paris) 及外省之日報中實業廣告之專利，一八六一年。」「二企業家來自暴獨城 (Bordeaux)，名米來司氏 (Mires) 及米洛特氏 (Millard)，彼等甚久曾設立日報或編輯日報。在一八四九年，彼等使法國詩人及政治家拉瑪低納氏 (Lamar-quo) 編輯人民之顧問報，與彼個人。嗣後米來司氏 (Mires) 購買國家報及立憲報，以使此二報遵政府之命令。

彼管理此二報甚有才能，是以彼在一八六一年之失敗，未曾連累此二報。對於米洛特氏 (Millaud) 子等過一時再提及之。職任更大者爲一管理銀錢之人，名依巴里脫台維而梅桑氏 (Hippolyte de Willemsant)，「諸閱馬里盎乏而氏 (Morienva) 著大報紙之創立者，一九三四年。」彼在一八四八年之前，曾開始與希拉廷氏 (Girardin) 聯絡。在羣衆報中，每星期租一附刊，以置各種廣告。此二人係生成爲彼此了解，因彼等同有日報業之意向，及事務之意向。維而梅桑氏 (Willemsant) 曾厚顏言其對於有利營業之嗜好，一日彼出示一册非茄洛報而大聲叫曰：「此最佳之報紙，爲予等向未會有，無一行字未曾付錢。」但在同時，彼尋覓有才能之編輯人。除彼等不能取悅於公衆而將彼等辭退外，彼報酬彼等甚豐。彼深知巴黎之各閱者，喜於避開政治，滿足於經濟之討論，彼等將以爲有幸能以一載時代雜誌之日報消遣。人在報中尤注意於「文學家、銀市投機人及女演劇員。」如一同時新聞雜誌發行人所言，巴黎之生活報，甚使外省之閱者及外國之閱者感興趣。維而梅桑氏 (Willemsant) 曾言：「一大瀾鑿於巴黎 (Paris)，較之一世界崩落於遠方更有興趣。」非茄洛報，照彼之意見，於一八五四年創設爲週刊，得一甚速之成績，有甚多仿效者隨之而起。不謹慎之嗜好，及喪廉恥之嗜好，對於各大政治日報作一嚴厲之競爭。（訂閱非茄洛報，每年價值法幣十六佛郎。日報成爲每日刊於一八六六年。嗣後付必要之保證金，以接近政治於一八八七年。）此項大政治日報，爲政府之各項通告所困，有時接命令對於某項問題，不得提及隻字，曾懼一突然之凶暴打擊，如意大利國謀反人哇西尼氏 (Orsini) 之暗殺後之凶暴打擊。（譯者按，意大利國謀反人哇西尼氏 (Orsini) 曾於一八五八年一月十四日謀暗殺法王拿破來翁三世 (Napoléon III)，後被判處死刑而

「正法。」

## 第三節 自一八五九年起在歐洲政治之醒覺

一變更發生於歐洲 (Europe) 大陸，於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一年之間，甚至在給報紙自由權之前，使報紙談及政治。意大利 (Italy) 之戰爭，為共和黨所贊成，而為基篤教黨責備，乃傾覆在法國 (France) 各政黨之平均。在奧國 (Austria) 意大利 (Italy) 之戰爭，引起白克氏 (Bach) 之制度破敗，羅馬之問題，成為焦點，感動在各國之舊教黨徒，及反對舊教之黨徒，日耳曼之聯邦，曾被動搖。在俄國 (Russia)，人預備革除奴隸制，所有此類重大事件，太為嚴重，使人能嘗試對於公眾隱蔽。各日報將上項重大事件發刊，而加以批評，各政府任各日報為之；但有數次，以粗暴之態度，回至由立法權所准許之嚴酷。

在法國 (France)，一八五九年之大赦，給與共和黨之報紙甚多合作人，有數種新日報設立，而得有忠誠之公眾。國民之輿論報，在此報中，法國日報記者蓋羅而脫氏 (Gueroulx)，在國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保護之下，辯護法國博拿柏脫 (Bonaparte) 王族黨左翼之計劃，即反對舊教黨徒，而贊成社會之改良。時報，在此報中，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奈夫脫才氏 (Neftzer)，誇獎一種尚未為政府決定形式之自由主義。[時報最初之資本，大部分，由法國哇來登 (Orléans) 王族之數親王供給。] 賈米而柏里 衰脫氏 (Camille Pariset) 之憶忘錄，一九三二年，第九頁。國民之將來報，在此報中，貝依拉脫氏 (Berthel) 請求劇烈民政黨之習慣，由羅馬問題之變動而

激發攻擊民事社會服從於教堂之爭論，使左翼之各日報大得人望。世紀報於一八六六年印刷四萬四千份，當時爲數甚巨。嗣後國民之輿論報印刷一萬三千六百份，討論之日報印刷九千六百五十份，時報印刷九千六百份，國民之將來報印刷七千零五十份。基篤教之報紙或正統黨之報紙，爲統一報、法國之報紙、地球報，不能抵抗。因印刷甚少。此係實情。當帝國取消世界報時，曾迫令路意佛依哇脫氏（Louis Vauilloy）完全緘默數年。官報或半官報，由行政之勢力所鼓勵，得保守一實在之努力。忠告人報印刷一萬九千六百份，立憲報印刷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二份，祖國報印刷一萬五千份，自由權報印刷二萬份。馬拉查氏（Maurain）著第二帝國之舊教政策，一九三〇年第七四九頁。

在宗教政治之側，普通之政治日漸占有各每日刊報。一八六〇年之勅令，曾准各每日刊報登載立法團會議之詳細報告，閱者悉心追隨此項會議，而得暇以閱法國國務員羅亥氏（Roulier），法國有名律師及政治家禹而法佛而氏（Jules Favre），或法國國務員及歷史家蒂亥司氏（Thiers）之長篇演說。政府從事於阻止各日報用「偏向之註解」以假造報告，但不時常見效。在同時，政府以不辭勞倦之盛視，大肆驅逐甚多自稱爲文學之報紙，爲共和黨青年設立作反對之攻擊者。

但法王拿破來翁三世（Napoleon III）之政府，因繼續其自由之進化，乃將一八五二年之勅令法律代之以一八六八年之法律，此法律取消預先之准許及通告。一百四十種新日報，大半係暫時之日報，於一年中創設於巴黎。各輕罪之法庭，是時擔任壓迫之事，毫不表示寬容。人會計算在新法律施行後之七個月中，各法庭會處理七十

個月之監禁，及法幣十二萬佛郎之罰款。但增加之審激攻擊一軟弱之政權，由彼之失敗而已失衆望，乃使是項嚴酷成爲無用。人不能阻止法國小冊子著作家陸虛福脫氏 (Rochefort) 之週刊小冊子一名手提燈報，得非常之成績。此小冊子起始印刷於巴黎 (Paris)，後雖有關卡及警察之共同努力，仍得秘密運入。人不阻止各日報因對於法國海軍大將薄廷氏 (Baudin) 表示敬意之醜查被控訴而得各律師之助，在律師中有法國政治家及律師剛培藏氏 (Gambetta)。然反對之報紙，贊助法王拿破來翁三世 (Napoleon III) 之失敗，不若一八三〇年之反對報紙，贊助法王沙而十世 (Charles X) 之失敗之甚。

在日耳曼聯邦中，有二敵對之強國，爲奧國 (Austria) 及普魯士國 (Prussia)。彼等自一八五九年起，給一些微自由權於各日報。白克氏 (Baob) 之政府，對各日報密切監視，而作甚多官報或半官報，以抵抗各日報。尤以區域之機關報，名「國家之報紙」，抵抗各日報爲最。人漸漸放棄此項報紙，雖有國務員培而克來提氏 (Belcredi) 之最後嘗試保留。一八六三年之法律，解放奧國報紙所受之預防桎梏；但加重壓制之刑罰，因此在史克梅林氏 (Schmerling) 之政府下，各法庭在五年中，處理五十年之監禁。但自由之報紙，不絕擴大，而成爲一種勢力，使一新司法大臣培司脫氏 (Bausil) 對待報紙甚加謹慎。

在普魯士國 (Prussia) 報紙亦已放膽，而當普魯士王奇哇姆第一世 (Guillaume I<sup>er</sup>) 卽位時，「新紀元」似保證日報以自由權，但不久因軍事法律，開始立憲之大衝突。國王無已，請助於首相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昔日十字架報紙之合作者，對於報紙之職業，抱有同樣之意見，如前普魯士王弗來台利克二世 (Friedrich II)

及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之意見，同樣以敬重及輕蔑相混合。各日報係一種勢力，爲人所應使用。各日報記者，爲有道德價值之職業家，充分平常，人應加以抑制。普魯士國之公使，在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之國會，彼曾見奧國 (Austria) 如何能獲得自由城之報紙爲奧國之利益辯護，而使彼等攻擊柏林 (Berlin) 之政策。彼繼爲普魯士國 (Prussia) 之大使於俄京聖彼得司堡 (Saint-Petersbourg)，繼又爲普魯士國 (Prussia) 之大使於法國 (France)。彼知如何人能使各日報服從，當其至內閣，開始一政策之爭論時，彼欲一無保留對待進步之報紙及自由之報紙。因上議院未票決通過一壓制之法律，彼待會議畢後，宣布彼之各種命令，是項命令，在他種嚴厲方法之中，借用法國 (France) 通告之制度，雖國王之不許可，此數規則仍置實行。各日報深恐停刊或取消，乃宣告彼等暫時不談國內政治，因彼等無權以貽害彼等股東之資本。

此項退步，引起一凶暴之敵人弗而提那盎拉薩而氏 (Ferdinand Lassalle) 於普魯士國 (Prussia) 之自由報紙。此社會黨之大煽動者，將當時之問題，告之於萊因河 (Rhine) 區域之工人，對彼等表示彼對於中等階級報紙之意見。彼言中等階級之報紙，含羞投降於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之前。此項報紙未了解，在若干情形中，此係一義務爲榮譽而死。此項報紙爲無才能無知識之著作家等所編輯，彼等不知保護一高尚之意見，彼等破壞人民之意旨。此項日報，昔日曾敢辯護良善之旨趣，彼等之降落由何處而來，此乃各種廣告，曾作一有利之貿易報紙，引誘有才能之資本家，或飢餓之投機人。欲招致廣告，須有訂閱者，欲得訂閱者，不應以新之意見使彼等驚嚇。但反之，須諂諛平常之意見，各日報是以成爲中等階級之僕人，攻擊政府，彼等止用抵抗至被准許之點。如政府命令

用大字書「人民係一賤民」於報紙標題之上，各日報均遵從之，而解釋謂此係由人民之真實愛情所迫行之調停辦法。加之各廣告會許各業主以低價徵募日報記者，實係智慧之賤民，往往準備以出售其靈魂。拉薩而氏 (Lassalle) 加稱，一社會黨之國家，知覺得醫療之法，彼宣告完全之自由權，取消保證金及印花，彼保留各種廣告於特別之報紙，由國家或各城發刊之官家報紙，演說家結語，給各工人以此命令之語：「怨恨及蔑視，當中等階級之報紙於死地，及消滅中等階級之報紙。」「請閱拉薩而氏 (Lassalle) 著：宴會報紙及弗郎克福城下議院，杜衰而道夫城 (Dusseldorf) 一八六三年。」

拉薩而氏 (Lassalle) 爲其熱烈攻擊中等階級所誘導，誇贊回復一八四八年取消之制度。此制度會保留各種廣告於專門之報紙，而受政府之特許權。彼亦誇張普魯士日報之懦弱，在一八六四年，柏林 (Berlin) 之各法庭有一百七十五種報紙之訟案於初審裁判。一百零二種報紙於一八六五年被緝捕，充公之數甚巨。自由報紙之反對，祇在薩獨乏村 (Sadowa) 之後停止。〔譯者按，此係指薄亥姆國 (Bohème) 之薩獨乏村 (Sadowa)，於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爲普魯士國人，戰勝奧國人之後。〕

一新之難題發生，其重要超越在維也納 (Vienne) 或在柏林 (Berlin) 爭論之內部問題，此係關於在奧國 (Autriche) 及普魯士國 (Prusse) 兩國中選擇其一，及在大德國 (Grande Allemagne) 及小德國 (Petite Allemagne) 兩國中選擇其一。國家協會之成立，聯邦之維新，關卡協會之擴充，如許之新事件，佔位置在報紙之筆戰中，而報紙之筆戰，往往將各種新事件歸至主要之問題。維也納 (Vienne) 之政府，有一報紙事務所，備資甚豐，以

資助聯邦各國內之友好日報。普魯士 (Prussia) 之政府對於此道不甚精明，因彼有軍事之勝利，在薩爾之村 (Sadowa) 戰勝之後，甚多日報之會攻擊普魯士政府者，均改變其政策。有數種報紙，因見普魯士政府實行德國之統一，有他種報紙，因須屈服於新之環境。在弗郎克福城 (Frankfurt)，一八六六年之普魯士戰勝者，曾虐待報紙，而萊哇巴而松納孟氏 (Leopold Sonnemann) 為迴避彼等，乃退至史都茄脫城 (Stuttgart)，決意繼續爭鬥。在講和之後，彼接受已成之事實，而弗郎克福城 (Frankfurt) 之報紙，自此復與普魯士國 (Prussia) 聯合，而繼續其自由之政策，及其經濟消息之工作。

在同時代，誕生一新之大國，即意大利 (Italia) 王國。地方之組成王國者，為意大利北部之比亥蒙 (Piemonte) 區域。是處於一八四八年已誕生甚多日報，如所有意大利之國家。此數日報，均由熱誠之愛國者編輯。是項報中之一，巴巴洛報，一時曾達二萬冊之數。當一八四九年之反動，使在西班牙 (Espagne) 及葡萄牙 (Portugal) 殘餘部分內之各日報消滅時，在比亥蒙 (Piemonte) 區域內之日報，仍為自由。逃遁之意大利人，來至此區域內寫作。而此危險之報紙，雖有警察之監視，仍得進入隆排提佛尼司 (Lombardie-Venise) 之王國，一如進入西西而國 (Deux-Siciles)。在一八五九年，薩台納 (Sardaigne) 之王國，有一百十七種定期刊行品。其五十八種，發刊於布林城 (Turin)。意大利有名國務員賈扶氏 (Cavour) 之勝利，譯者按：此係賈扶氏 (Cavour) 預備意大利 (Italia) 統一告成之勝利。繼為首都遷至弗洛郎司城 (Florence)，均引起甚多變更。意大利國 (Italia) 遂至一八七六年，有甚多小日報。但自埃而撥 (Alpes) 山嶺起迄至西西而島 (Sicile)，甚少大機關報傳佈。

比亥蒙 (Belmont) 區域及其他歐洲 (Europe) 之自由國家，曾見各新聞雜誌發行人來至彼處，欲繼續攻擊得勝之反動。更有一次，移民之報紙引起公忿，及引起為此報紙攻擊之各政府之外交抗議。英國 (Angleterre) 不甚重視是項抗議，因之法國之逃遁人，自一八四九年起，得在倫敦 (London) 設立宣告死刑報。法國社會黨及新聞雜誌發行人濱羅特映氏 (Proudhon) 與此報有數次奇酷之筆戰。嗣後在英國才而裏島 (Jurey) 之人報，嘗試表示共和黨之怨恨，攻擊十二月二日。「譯者按：此係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由當時之法國總統路易拿破崙 (Louis Napoléon) 施行政變之日。」但在全英國之移民，寧願居住在瑞士國 (Suisse) 或於比國 (Belgique) 在瑞士國 (Suisse) 德國之自黨甚為活動，以致使瑞士聯邦 (Confédération) 與奧國 (Autriche) 及普魯士國 (Prusse) 發生甚多困難。法人在瑞士國 (Suisse) 亦與法皇拿破崙 (Napoléon) 作戰，在弗里堡城 (Fribourg) 設立之一日報，名聯邦報，由前充埃而薩司城 (Alsace) 急進黨日報記者史克米脫氏 (Schmitt) 編輯，幸賴上校沙拉司氏 (Charas) 之協助財政，得生存甚久。「請閱喬巨魏依而氏 (Georges Weil) 著在法國共和黨之歷史，一九二九年。」法帝國政府對之不滿，但比國 (Belgique) 對之更怒，因彼之寬容，在法國 (France) 政變之翌日起，已開始控訴。在一八五六年，在巴黎 (Paris) 之萬國公會，法國政治家及國務員，泛來扶司基 (Walépraki) 伯爵，作一激烈之斥責，攻擊比國 (Belgique)。彼於一八五八年，在意大利謀反人哇西尼氏 (Orsini) 之謀暗殺後，復對比國 (Belgique) 攻擊。嗣後在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此為普魯士國 (Prusse) 與法國 (France) 兩國共同抗議，並非反對移民，乃反對此國之報紙。此京勃魯裏而 (Bruxelles) 之政府，於一八五二年

及一八五八年，曾使票決通過各項法律，准許責罰對於外國君主之個人攻擊，但彼知辯護彼國之自由制度。

此項逃遁人之報紙，向無重要，亦未發達。法國最有名詩人維克明許谷氏（Victor Hugo）攻擊帝國之小冊子，效力更爲廣大。此項日報之一，發刊於外國，而得一大權於一大國之政策中垂數年者，此爲鐘報，係俄國文學家及革命黨海而程氏（Herzen）之俄文日報。海而程氏（Herzen）曾於一八五三年，與一波蘭人華表而氏（Worcell），在倫敦（London）設立一不服從於俄皇之第一俄文印刷所。印刷所開始一政治年鑑，名北極星年鑑，其書面載吊斃人之像於圓形之雕刻內。此係一歷史之雜誌，談俄國往昔之革命。嗣後於一八五七年，海而程氏（Herzen）由其友人哇茄來扶氏（Ogaryn）之鼓勵，開始發刊鐘報，爲八頁之定期刊行品，起始爲月刊，繼爲半月刊。此大著作家，個人編輯此報，利用所有受虐待人寄彼之報告。俄國小說家都而敢奈扶氏（Tourguénev）作書與海而程氏（Herzen），告知俄京聖彼得堡（Saint-Petersbourg）之演劇員，受彼等經理之損害，如何會得事件之勝利，乃稱「予等將訴之於鐘報。」

雖此小雜誌之運入俄國（Russia）已正式禁止，然俄皇埃來克桑特而二世（Alexandre II）細心閱之。其弟貢司當丁（Gonstantin）大公爵，聞名爲自由黨，曾寄信札與海而程氏（Herzen），立新法之數國務員，並不躊躇將對於秘密之會議，對於曖昧之敗俗，通知海而程氏（Herzen）。嘗自由被公佈之時，彼寄一熱烈之贊美詞於君主。「汝已得勝，茄里來省人（Galilee）。」但不久俄皇之躊躇不決，向後之倒退，使忘卻開始之希望。在一八六三年，海而程氏（Herzen），一如俄國之多數自由黨，贊成及鼓勵波蘭之反亂，彼煽動俄國之感情攻擊俄皇，而鐘報

之印刷，自二千一百份，降至五百份。在新時代之革命黨員方面，爲海爾羅氏（Horzen）對於「青年」表示之輕蔑所激勵，乃宣告彼爲過分之人，無用之人，因之彼終於自願停止其刊行品。

在俄國（Russia）本國，俄皇埃來克桑特爾二世（Alexandre II）之即位，曾讓一種事實上之自由權。此自由權並非給與政治日報，但給與文學之批評，照皮亥林斯基（Bibinsky）之前例，略談熱烈之問題。此係在此時代，文學之雜誌，投青年之好。人閱讀蔡而尼周扶斯基（Tchernyohovskiy）之條文於同時代報，比薩來扶氏（Pisarov）之條文於俄國之言論報。在一八六五年所給報紙之臨時規則，緩和俄皇尼古拉一世（Nicolas I）之苛酷法律。此臨時規則，限制預防之檢查，而借用法帝國之通告制度，但反動黨在俄皇前已復得勝利。予等上述之二雜誌，均被停止。「彼等之編輯人，已與西伯利亞（Siberie）及監獄相識。」加之反對波蘭侵犯之忿怒，在輿論中，有害於自由於主義，一有大才能之日報記者賈脫高扶氏（Kantow），爲俄國遞信人報之編輯領袖，迄至是時，彼曾贊美英國之教育，彼自此成爲獨裁政治之辯護者，及所有敵視維新人之可愛新聞雜誌發行人。「米里烏高扶氏（Milionkov）著：俄國（Russia）之歷史，一九三三年，第三冊，九〇〇頁至九二五頁。」

#### 第四節 英國報紙之發展

當歐洲（Europe）大陸之各日報應考慮各君主之幻想，及各反動黨政府之虐待時，英國（Angloteam）報紙繼續其和平及發達之生命。當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歐洲之危機時，報紙爲答副其閱者之好奇心，將幽雅

之記事，及革命之感動告知其閱者。報紙以同情接受自由黨之舉動，而以疑懼接受急進黨或社會黨之舉動。因政治犯逃至倫敦（London）者甚多，報紙對彼等表示憐憫及疑懼。關於華衰而氏（Worrell）之死，泰晤士報表示英國之人民如何知受判死刑者爲無害，而毫不注意彼等之宣言書。

泰晤士報是時乃於其勢力之最高點，第三都恩范而堆氏（John Walter）曾繼承其父。其父卒於一八四七年。此二十九歲之青年，彼亦畢生盡力於日報，但彼自覺不能克盡其職，如其父都恩范而堆氏第二（John Walter II）之克盡其職垂四十年。彼乃寧願努力於專關管理之部分，是以由彼所用之新機器，埃潑而茄脫氏（Applegarth）之機器，得一小時印刷一萬冊。編輯仍由台拉納氏（Dolane）擔任。此模範之鑒行人，在各政黨之前，一如在各政治領袖之前，知維持其日報之獨立，而大衆在數次不快之後，均與泰晤士報重敦友好。在自由黨員之中，貴族都恩羅衰而氏（John Russell），彼避免與報紙之直接關係，乃准其同事克拉郎氏（Clarendon），將會議之祕密告知報紙。英國國務員柏而梅司東氏（Palmerston），甚久爲泰晤士報虐待，成爲台拉納氏（Dolane）之至友。在保守黨員中，英國國務員埃培而滕（Aberdeen），伯爵，徒然與泰晤士報聯合甚久，因其向俄國（Russia）之態度軟弱，曾受嚴厲之責備。嘗英國國務員台而白亥氏（Darby）及英國外交官瑪而梅司蒲拉依（Malmebury），伯爵，在上議院控訴泰晤士報洩露消息近於叛逆時，一驕傲之答復，要求決定日報能言真實之權利。一日英國王后維克篤里埃（Victoria），爲日報對於其女與普魯士國（Prussia）太子結婚之責備，而受激刺，乃請英國國務員柏而梅司東氏（Palmerston）與台拉納氏（Dolane）交涉。若國務員以沈重及諧謔之態度答復王后，謂

各廣告將使各日報印刷甚多。彼又加稱：「因人性喜閱各種批評，較之各種頌贊爲甚。」泰晤士報批評政權，以便保存其印刷之數，因印刷之數，保證報紙之商務成績。另一日，王后閱報上載彼與貴族克郎維而氏（Granville）個人會談之報告，完全確切，甚爲驚異，此乃貴族克郎維而氏（Granville）曾告知台拉納氏（Deane）。

俄國南部克利梅（Crimea）半島之戰事，益表示泰晤士報之勝利。泰晤士報爲各報中之第一，請求交戰攻擊俄皇，當決定絕交時，彼遣人至東方（Orient）創設新式之「戰事通信員」。此人爲維里埃姆花泛特羅裏而氏（William Howard Russell），係一依而郎特（Ireland）島人，活潑而機敏，彼已作大之訪事得有成績。當彼至土耳其國（Turquie）時，英國之參謀待之不善，因貴族拉克郎氏（Raglan）不願有一不合之監視。雖人不敢驅逐泰晤士報之特派員，然人不利彼之工作，但羅裏而氏（Russell）在目睹各事於蒲而茄利國（Bulgario）之泛而那城（Varna）後，開始寄信與泰晤士報，對倫敦（London）之公眾宣告，監督之各種缺點，及醫院職務之平常。據彼稱英國之兵士，死於疾病或凍斃，較之死於敵人之砲火更多。因英國社會之感動，台拉納氏（Deane）作一迅速之旅行於東方（Orient），在證明其通信員毫無誇張之後，彼給羅裏而氏（Russell）全權以繼續告知實情。羅裏而氏（Russell）以此態度使埃塔而滕（Aberdeen）伯爵之政府失敗，而使英國國務員柏而梅司康氏（Palmerston）即政府之位。彼之信札，亦引起仁慈之熱心，使那依克挺茄而氏（Nightingale）在意大利之弗洛郎司城（Florence），作成彼慈善之工作。貴族拉克郎氏（Raglan）在告發羅裏而氏（Russell）之太詳細報告有利於俄國軍隊後，終之視彼如一友人及幫助者。彼能見到一切，而描寫克利梅（Crimea）半島之各種交戰，在戰事

之末，泰晤士報印刷六萬份；而其主要之競敵，如每日新聞報、晨郵報、清晨海拉而報、清晨雜報，一併集合，共計印刷不過二萬份，因此，一週刊設立於一八五五年十一月之星期六雜誌，開始以此數字「無庸良久解釋，此國被泰晤士報統治。」彼續稱：英國之自由權歸宿於何事，「三千萬人民，被一日報專制統治。」

在戰事之後，此項勢力存在於英國 (Grande-Bretagne)，一如於外國。法王拿破波來翁三世 (Napoleon III) 當其共同戰爭攻擊俄人時，曾得泰晤士報之贊頌，嗣後被泰晤士報攻擊。法王嘗試緩和泰晤士報，乃不使彼之各國務員及彼之駐倫敦 (Londres) 大使得知，而將彼致薩台納 (Sardaigne) 國王維克多亥瑪尼亥而 (Victor Emmanuel) 一信之全文，通知泰晤士報。薄扶孟氏 (Bowman) 著泰晤士報之歷史，一九三一年，二二六頁，泰晤士報曾刊布其本報之歷史，於一九三二年。是以大日報得對付英國經濟學家郭勃勝氏 (Gorton) 及其友人之攻擊。加之台拉納氏 (Deane)，雖選擇保守黨主義，但有時對於改良之政黨，作意外之讓步。當輿論之環境要求讓步之時，瑪堆扶埃瑞而特氏 (Matthew Arnold) 自行消遣以描寫泰晤士報如「一極大之僕人桑曲邦沙氏 (Sancho Panza)，彼對於一切引誘之事，不能抵抗。此可憐被蔑視之瘋人，此高尚之快樂人，有時代之意旨，僕人常作不平之鳴，詢問，抗議，以保護之風度，以最高憐惜心之風度。總之，僕人以一最下性質不治之固執，但永是僕人。」〔譯者按：桑曲邦沙氏 (Sancho Panza) 係童奇蓄脫氏 (Don Quixote) 小說中之馬夫，有忠誠僕人之模範，多言，簡單，而無識，但充滿良智。當其無可設法時，能受缺乏，但不失機會以滿足其美食之嗜好。〕

但倫敦市 (Ore) 大日報之最上權，將因報紙之經濟變化而受影響，人已見如何取消廣告、印花、紙張之稅。此

項取消稅則，能使英銅幣一本尼之日報，有數種新出之報紙，開始無充足之資本，或經理不良，是以失敗甚速。但自一八五五年起之每日電傳報，自一八五七年起之旗報，由彼等之模範，證明一本尼之大報紙可以發達。課稅消滅，能冒險印刷多數報紙，因人不再懼對於數千未售之報紙付印花。人能增加頁數，而使各行不太緊接。昔日之各大日報，決定施行此數項物質上之改良，但保守一價值，及一特質，以使一「可敬之」顧客滿意。「述於蕭扶孟氏 (Bowman) 著泰晤士報之歷史，一九三一年。」泰晤士報，自一八六一年起，採用英銀幣三本土之價。此價將留爲此報之價垂半世紀，但彼之年少之競爭者，以賤價招徠多數平民之顧客。在此創行者之中，一最聰明者，爲陸依特氏 (Lloyd)。彼於一八五五年第一嘗試化亥氏 (Hoe) 之印刷機器。當其日報售價英銅幣一本尼之時（一八六一年），彼能印刷七萬份。昔在倫敦 (London) 最有名之每日刊報，清晨雜報於一八六二年，及清晨海拉而特報於一八六九年，均消滅於攻擊各新報之戰中。插畫之報紙，進步甚速。終之，外省之報紙，大步前進。鐵道於開始時，曾便利都城之各日報，現在能使外省之報紙運出本省，電報亦贊助同樣之效果。在一八五五年之前，每日刊報在外省係屬例外。現在每日刊報，在各大城中及他處，日益增加。孟顯司脫城 (Manchester) 守衛人報給模範於英國 (Angleterre) 及蘇格蘭國 (Ecosse) 之他種日報。在蘇格蘭國 (Ecosse) 之蘇格蘭人報，成爲英國 (Angleterre) 最有勢力最優編輯各報中之一。

報紙於是爲統一王國各種無異論勢力之一，與煤炭、艦隊，或英國 (Angleterre) 之銀行，同一資格。報紙往往給政治於第一位置，而彼各君主及全世界之各國務員感興趣。彼之通信員之最有名者，在各國均得熱切之接

德例如羅素而氏 (Russell) 彼自一八五六年起成爲一種無冕之君主。祇有美國 (France-Union) 當羅素而氏 (Secession) 之內戰時對之接待甚冷淡。因泰晤士報偏向於北美分離黨。但於一八六六年奧國 (Austriole) 優待之於維也納 (Vienna) 而引以爲幸。在一八七〇年普魯士國首相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對之甚加敬禮。彼曾與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及普魯士國將軍莫而脫克 (Moltke) 伯爵覲見普魯士王奇哇姆 (Guil-lelme) 於賽蒙城 (Sedan) 而人用心爲彼留一位置於法京范而薩依而 (Versailles) 王宮之典禮。而在此典禮中此親王被宣告爲皇帝。

一八七〇年之戰爭證明羅素而氏 (Russell) 業已卓絕。彼之長之信札前由郵局遞送。現在寧用電報較短而到達更速。英國報紙之英雄當法德戰爭時彼不再爲羅素而氏 (Russell) 但託名爲埃希白而福培可氏 (Arthurhald Forbes) 因蘇格蘭 (Booses) 人優於依而郎特 (Irlande) 人福培可氏 (Forbes) 以沈靜之性質編輯。彼之電報於大戰之中彼亦有才智處身於何處於適當之時。彼在聖潔利之 (Saint-Privat) 村普魯士國王之側。當普魯士國將軍莫而脫克 (Moltke) 伯爵來報告得勝。彼在賽蒙城 (Sedan) 相近法王拿破來翁三世 (Napoleon III) 作俘虜之屋。與普魯士國王奇哇姆第一世 (Guillaume Ier) 會晤。彼由每日新聞報供給無限之借款。當圍困巴黎 (Paris) 之時。彼設法每日由德國之火車寄一信至普魯士國之薩而勃魯克城 (Sarrebruck) 而由彼處。彼之信札由電報發至倫敦 (London)。當巴黎 (Paris) 解圍後。法國革命黨執政時。彼幾爲革命黨之兵士鎗斃於巴黎 (Paris)。因彼拒絕工作於防堵。繼幾爲法京范而薩依而 (Versailles) 村人鎗斃。因彼曾攜一鎗。

但彼往往及時逃避，以寄發彼之電報。英國報紙之代表，推其職業義務之感情迄至俠義。

### 第三章 報紙之金時代（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

在一八七一年後，全歐洲（Europe）除白而剛（Belgium）之半島外，均享一長時期之太平，而使之大為發達。此項經濟之發展，與平民教育之進步並行，與民主政體之進步並行，給與各日報一衆多之主顧。科學及工藝改良各種機器，電報及所有交通之方法，供給各日報必要之機械以接收新聞，增加報紙之頁數，對付甚多之印刷。人不止限於此項實質上之變更，應將報紙適合於公衆之需要及嗜好。此項進化，產生於英國（Grande-Bretagne），一如在法國（France）及在德國（Allemagne）。

#### 第一節 英國報紙之最高點

在英國（Grande-Bretagne），報紙無須再爭得自由權。保證金消滅於一八六九年。一八八一年之法律，有一限制之事件，即命令報紙之登記。以此方法，當涉訟之時，人能獲得各真實之業主，使彼等不能藏匿於草人之後。此法律與同年在法國（France）佈告之報紙法典完全不同。在同時，一八七〇年之學校法律，曾確定強迫初等教育之原則者，開始使人感覺其成效。終之一八八四年之選舉法律，表示一新進步對於普通投票，發展百萬閱者對於各日報之關係。

對於各日報前途之遠景甚好，因新報紙之設立，日益增加。在倫敦（London），人嘗試各項種類之定期刊行，爲各項專門學科而作，及用意於消遣之各種週刊，如社會日報，乃仿照非那洛報所給式樣之巴黎大街報紙。彼有機敏，不謹慎，勇敢之各代表，如耶脫氏（Yates），如克林維爾（Grenville Murray）。此昔日大使館之隨員，彼曾貽害各外交官，如拉蒲顯而氏（Labouchere）。此急進黨員甚知時代生活之迴響。自一八七四年起之世界報，自一八七七年起之真實報，均得一甚好之成績多年。

自此時起，外省之報紙，亦有實在之勢力。外省之報紙，甚久嘆惜爲人所欺。因往往由私家公司轉遞之電報，所得之消息不確。投機之立新法人，願每日將信札、新聞，及對於不同事件之條文，寄與外省之報紙。沙恩台司氏（Sunders）及史本台而氏（Spencer），因此於一八六三年設立中央報紙機關。外省之報紙，接受此數項供給。外省之報紙亦自行組織報紙會社，於一八六八年正式成立，而慶祝如一勝利，復得國家之電報於一八七〇年。自此以後，各大城之日報，有實質上之方法，與倫敦（London）之各日報競爭。在同時，彼等悉心研究國外之問題，白而剛（Belzoni）半島之戰事，自一八七七年起，供給彼等機關，將東方問題之各種複雜，表示於彼等之閱者。在一八八一年，在下議院中，彼等爲彼等議院黨之編輯人，獲得昔日保留與倫敦日報之各種特權。

予等祇述數種表樣，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守衛人報，在二戴依勞氏（Taylor）管理之下，已得名，得一新之發展。當彼等親戚之一，史谷脫氏（Scott），於一八七二年被任爲發行人之時，彼當時年止二十五歲。此急進黨員，以其才能，辯護西方（France）之自由及和平之意旨，而攻擊帝政主義，垂二十五年。在鄰近之大城中，里物浦

(Liverpool) 城每日郵傳報，亦施行同樣之勢力。蘇格蘭國 (Eden) 亦有各大日報，在首都亥廷堡 (Edinburgh) 自一八四八年起，保守埃來克桑特而羅賓而氏 (Alexander Russell) 爲發行人。此純血統之蘇格蘭人，爲善談者，爲社會之各階級所歡迎。於一八六九年，因歐洲之各君主集會於埃及國 (Egypte) 爲蘇彝士河 (Suez) 之開幕禮，彼甚受敬禮。在其死後（一八七六年），其弟子之一，克當於彼之郭貝氏 (Cooper)，不久取其位置，而守此位。置迄至一九〇六年，依而郎特島 (Ireland) 會供給甚多卓絕之編輯人於倫敦 (London)，亦有發達之各日報，而其發行人，幾全體入下議院爲議員。

在若是競爭之當前，首都之各日報需要自行保護，乃尋思作較優之事。一新之企業，對於人之以彼等之資本作冒險者往往危險。演說台報，設立於一九〇六年，在短期間用盡由股東集團供給之英幣三十萬鎊後消滅。著名及有名譽之各大日報，須改爲時式方能維持。清晨郵傳報，爲貴族之日報，在一蘇格蘭人發行人埃而才儂暴脫維克氏 (Algernon Borthwick) 管理下過此時代。埃而才儂暴脫維克氏 (Algernon Borthwick) 爲將來之貴族克來奈司克氏 (Glenesk) 係提司拉亥里氏 (Disraeli) 及法人之萊扶司基氏 (Walewski) 之友。在一八八二年，雖其至友之勸告，但彼決定減報之價值爲英銅幣一本尼。此項放肆，彼尙得手，因日報得新之閱者，而仍爲高等社會最愛之機關報。反對黨之辯護人，及英國政治家及自由黨領袖克拉特司篤納氏 (Chadstone) 自由主義之辯護人每日新聞報，自一八六八年起，售價係英銅幣一本尼。福培司氏 (Forbes) 及拉蒲顯而氏 (Labour) 對於一八七〇年戰事之通信，使此報增加印刷自五萬份至十五萬份。一大資本家之購此報於一九〇一

年者，爲製造糖食商人賈特蒲里氏。彼保存報紙之微妙政策，對於社會之改良，力表同情。一熱烈之攻讐，反對勞力制度，助成票決通過一九〇九年對於最少工資之法律。至於每日電信報，爲一日報於奇亥姆來維氏 (J. U. Levy) 管理下開始英銅幣一本尼之報紙，甚有效果。後由來維氏 (Levy) 之子繼續管理，此子成爲貴族蒲而恩亨姆氏 (Bunham)。彼甚久贊成自由黨領袖克拉克特司篤納氏 (Gluckstone)，後因辯護聯合黨主義，與彼絕交。彼甚得外國之消息，每日電信報首創派往遠處之通信，在其派出員之信中敘述甚詳。有數人曾得令名，旅行於一八七三年自亞洲之尼尼扶城 (Ninive) 掘地工作起，迄至繼續之職務於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年翻將來「帝國」鐵道之線，自南非洲之英殖民地賈灣城 (Cap) 起，至埃及 (Haypa) 首都敢而 (Caire)。

當然各大日報，照其往日之習慣，彼此繼續競爭首先給一重要新聞之榮譽。彼等知是類之成績，在英國之公眾方面，爲最優之廣告。每日雜錄報因此得若干光榮之成績。彼能在其競敵之先，報告一八八五年蒲而茄里國 (Bulgaria) 之非里巴巴里城 (Philippopolis) 革命。而於一八八九年對於陸獨而夫 (Bodolpha) 大公爵之秘密亡故，先給詳細之消息，此亦每日雜錄報。彼於一九一二年接得挪威人埃蒙特生氏 (Amundsen) 在北極探險旅行時所發之第一電報。

## 第二節 平民報紙之誕生 貴族羅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所有此數大日報均免取消息，而以政治消息爲最。各日報均保留榮譽之位置於政治，而用之爲後等報紙條

文之主體。對於此點，一八八〇年之日報，尚似一八五〇年之日報。但豈無更優之旨趣，以使大眾新之閱者感興起乎？而是項閱者，時常缺少銀錢，不應以英銅幣一本尼之日報，代之以半本尼之日報，而以賤價招徠彼等乎？此係廣告，會使完成第一之進步於一八五五年。在一八七〇年後，普通之富庶，及商務競爭之發展，使廣告日益增加而更有效。廣告補償日報成本對於日報售價之不足數，此二大改革，法銅幣一蘇之報紙（一九一四年前之一蘇），（譯者按，一蘇合法銅幣五生丁。）及非政治而為感動新聞之報紙，同往直前，而達至同樣之效果。

外國之模範，並非無益於英人。人會注意在巴黎設立法銅幣一蘇之每日刊報，名小日報之成績。在一八六八年，在倫敦（London）發刊英銅幣半本尼之迴聲報，但首次之慎重嘗試，而有充分資本協助者，祇為一八九二年之清晨引導人報。此報有良善之編輯人，彼中之一蒂·批·哇公瑞氏（T. P. O'Connor）。此為首之蒂·批二字，甚得人望垂四十年；但日報之經濟成績，甚屬平常。此報在其編輯中，不採用新之方法。即美國之方法。因此係高同培奈脫氏（Gordon Bennett）及波里脫才氏（Pulitzer）之本國，彼供給感動日報業之模範。

此項模範，開始由在倫敦（London）之晚間日報仿效。此項晚報，由電報之進步所鼓勵，成為更有趣味，更有變化，不若清晨日報之「可敬」。此項報紙之一，名火爐本總報，自一八六五年起，會嘗試實行一種仲裁於新舊方法之間。但彼尚輕蔑取悅於羣衆，而欲成為「由高等社會人士為高等社會人士」而作之日報。一有大才能之發行人克林服特氏（Greenwood），於此報中，聚集精緻及有趣味之新聞記者，在自由主義之政治學說黨員都恩毛來依氏（John Morley）之側。自一八八〇年起，此報紙之性質，由史堆埃特氏（Shead）而變更。此人物富於思想

及勇敢之企圖，人會比擬之如大尼亥而白福氏（Daniel Defoe）。彼將訪事員之報告及會議作爲時式，彼對於熱烈之事件，作詳細之調查。對於在倫敦（London）販售白種婦人之長條文，使嚴肅之人大怒，而史堆埃特氏（Stead）被判監禁數月。但感動甚多之公衆，哇公瑞氏（O'Connor）嘗其於一八八八年設立星報時，追隨史堆埃特氏（Stead）之式樣。彼自言：「於甚多之敬禮，美國之日報，將爲予之模型。」人見在此項晚報中，發刊甚多大標題，輟去清晨日報上無味之長行文宇。賽馬、郊外之運動、踢球，成爲當時人民所喜，開始在報紙上與政治爭位置。『請閱哈米而東法依非氏（Hamilton Fyfe）著：蒂·批·哇公瑞氏（T. P. O'Connor），倫敦（London）一八八九年。』

此項變更，未始不使若干智慧者驚異及憂慮。瑪堆扶埃瑞而特氏（Matthew Arnold），在第十九世紀報之一條文中表示（一八八七年）：『新日報業』之生存，雖尋思使善之部分與惡之部分平均，然不能藏匿彼之恐懼。『埃瑞而特氏（Arnold）對於各美國日報之嚴厲，不止一次，『彼等不良之性質及卑賤，在信用之外。』』史堆埃特氏（Stead）在同時代之雜誌中，對彼答復，表示獲得此項平民階級及振起此項平民階級之必要，因報紙尙未知注意及此。

因史堆埃特氏（Stead）從事於二十種不同之事件，是以彼所設之計劃，由另一人，喬治奈扶乃司氏（George Newnes）置之於工作。奈扶乃司氏（Newnes）曾設一素餐飯店若干時於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逸事之歷史，述彼在各飯店及咖啡館中，曾見各人往往閱讀報紙之同頁，即普通消息之一頁。在法國（France），人稱此

頁爲「迴響及新聞。」然則應減少嚴肅及可厭之政治部分，甚久彼曾彙集在報上剪下載有一奇事，一活潑之逸事，一意外統計表之文字。此係以此項剪下之文字，加以註解及補足後，彼於一八八一年在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開始發刊一定期刊行之小冊，名美味之食品報。其成績甚大，彼用二方法使此報更爲人看重。一爲給閱者以保險之契約，一爲猜獎，其猜中者，得大價值之獎品。

史堆埃特氏（Stead）及奈扶乃司氏（Newnes）曾預備方法於大革命黨員埃而弗雷特哈姆司華司氏（Alfred Harmsworth）彼成爲貴族瑞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人稱之爲「報紙之拿破波來翁。」彼有友人及敵人均甚熱中，彼此均承認彼之勢力，彼爲大企業家，彼知採各種不同之事業，使彼得有一甚大之財產。但日報業較富源更甚，爲彼之欲望。彼於日報業，見有消遣、薰陶、制服羣衆之方法。郁恩范而堆氏第二（John Walker II）爲獲得英國之精英，曾尋覓最優之編輯人，給彼等甚大之俸薪，而組織一無敵之新聞職務。此係由同樣之方法，哈姆司華司氏（Harmsworth）欲獲得大衆，彼深爲贊美之美國（Eads-Uins），教彼應如何作一報紙使衆人均能閱讀，應每日覺得談話之點，使衆人談及目前之事。此有權力之業主，甚速辭退無能之合作人，褒獎各種成績，而留意其全體職員之幸福。以彼熱烈之爭論，以彼勇敢之創意，彼將強制英國之報紙垂二十年。

開始甚爲平常，由埃而弗雷特哈姆司華司氏（Alfred Harmsworth）於一八八八年設立之日報，不敷開支。彼招致其弟哈陸而特氏（Harold）爲將來之貴族陸脫而梅而氏（Rohmertone），彼賦有管理之能力，而彼本人廣告一猜獎，獎金爲每星期英幣一金鎊之終身年金，將給與指明英國銀行於規定之日，其金庫中金數之最

近者，曾收七十萬答復。數千之閱者，繼續追隨日報，以觀究竟。而日報於是發出，彼尙不談及政治，但此係政治爲貴族諾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欲嘗試之熱望。自此時起，用此貴族諾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之名，但彼得此頭銜，止在一九〇五年之後。一有幸之開始，在大報紙晚間新聞報，使彼得以完全實行其夢想，設立每日郵傳報。

貴族諾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與另一勇敢之日報記者歌奈提欲乃司氏 (Kennedy Jones) 合作。此人會操此職業在外省之若干報紙中垂十年，而彼已用美國之方法，彼等發刊每日郵傳報於一八九六年。新聞幾充滿於各頁，爲各類之新聞及各國之新聞，但每日報紙上榮譽之位置，保留於最近之大事，及使羣衆最感興趣之大事。各種大字之標題，及「傍加之註解」均表示對於事件收到特別之消息。彼亦於日報中置消遣之頁，名「雜誌頁」。此頁三分之一爲小說附刊。此小說附刊，應截斷於某種方法，使每號之末，人願閱其下文。此規則曾爲善洛姆柏都洛脫氏 (Jerome Patrot) 小說之著作者，在一八四八年之前，介紹於法國之附刊記者，而誇贊有名之語尾，如「何爲此首，何爲此手」但主要之新方法，此係此日報甚變化，甚引人入勝。價值止英銅幣半本尼，較之他種大日報，價減一半。誰無法銅幣一蘇，以閱此報哉？設立日報人，倚賴於擴大之印刷，以獲得各種廣告，而彼等知組織一完備之機械工具。第一號報，分散各處作爲廣告之用，計印刷三十九萬五千份，平均之印刷，不久即爲十七萬份。而在兩月之末，達至二十萬份，以後不再下於此數。在五年後，達至一百萬份，嗣後尙將超過此數。當然各種廣告覺利用一若是廣播日報之刊布爲善。對於此項開始之歷史，請閱歌奈提欲乃司氏 (Kennedy Jones) 著弗里脫

街及獨扶雷街 (Fleet Street and Downing Street) 一九一九年。

此日報並未取消日報之條文，止將是項條文作為簡短及確切。政治尤以對外政治保留其位置，而甚至確認此項政治為帝政主義，將帝國之尊崇表示於所有英人，使彼等保護之，而用各種方法以擴大之，鞏固英國之驕傲以證明之，此為貴族瓏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之計劃。由此計劃，彼嘆賞英國國務員都斐夫香培冷氏 (Joseph Chamberlain) 為統一之保護人，為擴充英國勢力之國務員。環境便利每日郵傳報之爭論，於一九九八年，此係法蓄達 (Faohoda) 地方。〔譯者按：法蓄達 (Faohoda) 地方，鄰近東非洲 (Afrique Orientale) 之尼而 (Nii) 大江，於一九九八年，為法國軍官瑪香特氏 (Marchand) 出征佔據，嗣後交與英人。〕於一九九九年，此係南非洲 (Afrique du Sud) 脫郎司伐而 (Transvaal) 共和國之戰事。以報紙之爭論，攻擊各外國之對於南非洲 (Afrique du Sud) 共和國總統克呂才氏 (Kruger) 表同情者。

英國之執政者，知一若是之協助之利益，英國務員香培冷氏 (Chamberlain) 當其久任市政之職務於皮而明哈姆城 (Birmingham) 時，曾多次見此城之日報決定選舉之勝利。彼與報紙之關係，繼續存在；反之，貴族沙里司蒲拉依氏 (Salisbury) 感覺一種貴族之輕蔑，對於新之日報業，彼若是之不同與彼前會合作之人。在彼青年之時，彼言每日郵傳報，由辦事室僕人為辦事室僕人而作。但於一九九八年，關於法蓄達 (Faohoda) 地方之事，需要激發英國之輿論攻擊法國 (France)。彼聽香培冷氏 (Chamberlain) 之勸告，而外交部之大門，自此大開對於各大日報之代表。

成績鼓勵每日郵傳報之創設人於新之創意，有時甚爲冒險。彼等曾思創設若干外省之報紙，而接受彼等倫敦之勸告，未會奏效。然失敗由一八九九年在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設立之一印刷所補償。在此印刷所中，重刊倫敦（London）日報之報告，因倫敦（London）日報電告各條文之全文。此外省之刊行品，因之能給南非洲之戰爭新聞於英國之北部，西部在用午餐之時。貴族璠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當時另有一意見，乃一日報專用於婦女，此係一失敗，因英國之婦女，不願第二區域之日報。彼並不堅持，亦不灰心，此報紙乃代以爲大衆之插圖日報，價止英銅幣半本尼名，每日鏡子報。此報甚速得一勝利之成績，而各嘲笑人言，璠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在作一日報與不知思想之人後，乃作一日報與不知閱讀之人。彼蔑視各種嘲笑，而繼續彼之勝利。

一每日郵傳報之大陸刊行品，會開始於巴黎（Paris）於一九〇五年。嗣後人作一每週之刊行品，用於美國北部英國殖民地之猶米尼翁（Dominions）聯邦國。因紙張耗費日增，須羅致需要之紙張。貴族璠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乃在彼組織一新地球公司，此公司發展此老殖民地之發達，而使每日郵傳報之業主，成爲一實在之諸侯。

彼開始爲貴族於一九〇五年，因彼等帝政黨之政策，彼仍保守黨員之友。但彼之獨立，仍完全存在。彼與向爲彼所稱許之人絕交，此爲英國國務員香培冷氏（Chamberlain）。因由香培冷氏（Chamberlain）誇贊保護貿易之改良，有使人民生活昂貴之危險。貴族璠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審度將國家之各種人民階級連合於帝國之必要，彼乃發展工人之舒適，而贊成保護工人利益會社之主義。因此帝國爲一可懼之敵人所迫脅，並非法國

(France) 但係德國 (Allemagne) 一歷史記事，載貴族諾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在乘汽車旅行時，經過法國之各名城，享受此國之雅情逸致，爲彼昔日所不識者，乃自此停止向法國 (France) 攻擊。實情，因彼懼德國經濟之進步，而尤懼德皇奇哇姆二世 (Guilherme II) 開始組織之大戰艦隊。在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日報不絕對衆表示德國之危險，引起運動和平之黨人，攻擊德國 (Allemagne) 而和平之運動，自一九〇六年之選舉起，日益擴大。

每日郵傳報之成績，當然引起各仿造者。彼中最有幸者之一，爲潘埃松氏 (Pearson) 彼有辦事之才識如貴族諾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而不久有多種定期刊行品。在南非洲 (Afrique du Sud) 脫郎司伐而 (Transvaal) 共和國之大戰時，刊發每日快車報，此報紙新聞甚快而豐富，奏效甚速。請閱大克氏 (De la) 著埃都而潘埃松先生 (Arthur Pearson) 一九二二年。此項發達，當此報交與一加拿大國 (Canada) 人辦理時尙更擴大。此一加拿大國 (Canada) 人名瑪克司亥依脫金氏 (Max Aitkin) 爲將來之貴族培埃佛勃洛克氏 (Beaverbrook) 彼引用美國之各種方法。

在此數項價賤、感動、得人望之報紙之前，大日報，連英國之報紙在內，將何所成。泰晤士報在一八七〇年之翌日，表示向所未有之強大。哈拉納氏 (Delane) 永遠管理此報，雖因其年齡而感辛勞，仍居其位置迄至一八七七年，彼尙知發見良善之合作人。因之勃洛維脫士氏 (Blowitz) 一來自薄亥姆國 (Bohemia) 之人物，曾爲現代語言教習若干時於法國 (France) 彼成爲哈拉納氏 (Delane) 之通信員於巴黎 (Paris) 甚受法國國務員提亥

司氏 (Thiers) 之敬禮。而於一八七五年受法國國務員台賈才司 (Dacasse) 公爵之命，宣告德國之威嚇。當一八七八年之萬國公會時，彼至柏林 (Berlin)，雖普魯士國首相皮司瑪克親王之不願，彼得奏效羅致柏林 (Berlin) 條約之全文。鐵相「譯者按：鐵相即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因其政策剛毅不屈，故人名之爲鐵相。」開始甚怒，繼乃待之如報紙之君主。「勃洛維脫士氏 (Blowitz) 是否如人大都信之爲猶太人種，抑如彼在其筆記中確認爲薄亥姆國 (Bohemia) 之一貴族，答詞甚屬可疑。」台拉納氏 (Delane) 以顯奈里氏 (Chenery) 爲其繼任人。此人自二十歲起，曾工作於日報，但彼不能勝任，繼爲英國歷史家蒲克而氏 (Buckle)，以二十九歲之年齡，擔任此高大之職任。在第十九世紀之開始，彼能以傲慢之態度，證明泰晤士報自一八一七年起，一止共有四發行，而英國 (Anglaterra) 於此時，經過三十國務員，及十八國務總理。

泰晤士報國際之勢力，成爲無敵，彼之各通信員，居住多年於各大首都中，作各大使之形狀。彼等所得消息，較之英國皇帝陛下之代表爲優，因彼等能與各政黨之人物談話。彼中之一，維克哈姆史低士 (Vickham Stead) 先生，曾留給予等一有趣味之敘述於彼之職務。「維克哈姆史低士氏 (Vickham Stead) 著予之備志錄，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自一八九六年起，取爲試驗，不久彼即被派至羅馬 (Rome)。意大利之外交部長維司公低佛諾司戴氏 (Visconti-Venosta)，不久習以爲常將外交之情形，毫無緘默向彼表示，而指示事之不應刊布者。不易接近之須特奈松尼諾氏 (Sydney Sonnino)，對彼亦加以信用。他人對彼洩露教皇宮 (Vatican) 與意大利王宮 (Quirinal) 間之秘密關係。在一九〇二年，維克哈姆史低士氏 (Vickham Stead) 被調至與京維也納 (Vien-

ne)之最重要位置。在彼處，彼知在雙重君主國 (Double Monarchie) 中國民爭論之各種複雜。奧國在歐洲東部佔據之薄司尼亥海而才各維納城 (Bosnie-Herzégovine) 之省長，預先告彼塞而皮國 (Serbie) 王埃來克桑特 (Alexandre) 之被暗殺。匈牙利國 (Hongrie) 國務員低司業氏 (Tisza) 接待彼於匈京蒲大貝司脫 (Buda-pest)。英王愛度埃七世 (Edward VII) 當其每年療養於奧國之瑪利排特城 (Marienbad) 時，使彼報告歐洲中部 (Europe Centrale) 之政治生活。此係對維克哈姆史低士氏 (Vickham Steed) 法國政治家克來孟梭氏 (Clemenceau) 在對國王表示之前，談英法軍事同盟之必要。

但彼高尚之表面，彼習慣之權力，對於人之知秘密者，不能藏匿。大日報之衰落，突然發生之事件亦助此衰落。彼曾加入攻擊家庭規則及攻擊依而郎特 (Trlando) 人之爭論。在一八八九年，依而郎特 (Trlando) 之政治家柏奈而氏 (Parnell) 由維克哈姆史低士氏 (Vickham Steed) 控告會寫一信，在此信中柏奈而氏 (Parnell) 一半贊成暗殺依而郎特 (Trlando) 之總督於仙鶴莊園 (Phenix Park)。柏奈而氏 (Parnell) 乃對於泰晤士報起訴。人能證明信札爲一偽造文書者之工作，而法庭按照英國之習慣，罰日報甚大之賠償損失。對於日報道德之損害亦不少。尤以泰晤士報不注意於變更，不注意於時代化，彼對於較賤價之各大日報，並不供給充分之利益。以證明英銀幣三本士之報價。彼之採用贈品或借書之各種方法以招徠閱者，引起書店之抗議，而成不良之結果。在股東中分配資本之複雜，使各種改良困難。郁恩范而堆氏第三 (John Walker III) 卒於一八九四年，其子埃都而氏 (Arthur) 爲高雅之社會人士，爲好音樂之人，無能力以重振日報。彼失去勇敢，乃決定出售日報於一九

○八年起始人信貝埃松氏 (Pearson) 將購買日報，但貴族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購得之報紙之拿破來翁 (Napoleon) 甚久夢想得有泰晤士報，對於彼，此爲鞏固彼之工作。自此以後，對於英國 (Angleterre) 社會之精英，勢力成立。彼成爲主要之業主，而保守舊編輯人，尊重老店歷來之性質。彼從事於給日報一新生命，同時彼在報中表示帝政黨之政策，此政策日漸成爲反對德國之政策。因之在英國 (Angleterre) 新日報業，勝過舊日之日報業。

### 第三節 法國報紙之進步

在一八七〇年後，對於法國之報紙，在得一類似衣袖海彼方 (Ostre-Manche) 之自由權之前〔譯者按：衣袖海彼方 (Ostre-Manche) 卽指英國 (Angleterre)〕，須數年之爭鬥。國防之政府，自一八七〇年十月起，取消保證金，繼又宣告報紙之訟案歸陪審官審理。甚至彼實行此意見，而讓自由之日報於被圍困之巴黎 (Paris) 中。若干外省之府尹，因欲苛待各日報，被法國律師及政治家剛培威氏 (Cambetta) 譴責。在停戰後，巴黎 (Paris) 之省長維諾依 (Vinox) 將軍，對於日報表示更嚴厲，而市政府對於日報，已先行表示嚴厲。此市政府當其短促之生存時，增加嚴酷反對中等階級之報紙。〔請閱賈尼亥而氏 (Gagnière) 著：在市政府下報紙之歷史，一八七二年。〕

國民之議會，遵照自由黨之舊習，維持陪審官之裁判權，但因財政及政治之理由，使議會決定重立保證金。因

巴黎(Paris)處於戒嚴之下，軍官能打擊巴黎之各日報；但政治報紙，仍甚為活動。在此時代，人熱烈討論在君主國及共和國間之選擇，在左翼之報紙中為最。有數新日報之設立，不久得有成績。法國之共和國報，為法國政治家剛培戴氏(Cambetta)之機關報，由一謹慎、鄭重、博識之編輯相助。此報由法國政治家沙而梅而拉古而(Chanelmel-Lacour)氏掌權管理。在第十九世紀報中，法國文學家及新聞雜誌發行人亥特蒙埃蒲脫氏(Edmond About)聚集昔日師範學校之各學生如法國戲劇批評家及小說家弗郎西司克沙而裴依氏(Francoisquo Sarcey)彼等均活動機敏，指揮反對教徒黨之戰。喚回報，由法國文學家及日報記者哇古司脫伐克甘里安氏(Auguste Vaquerie)管理，成為在巴黎(Paris)工人階級最愛之日報。在右翼之報紙中，法國人報，成為勃洛克里安(Broglie)公爵之機關報，辯護哇來盎(Orleans)王族黨員之政策。太陽報，在此報中，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亥度埃海而佛氏(Edouard Heve)達到使一法銅幣五生丁之政治日報發達。在各舊報紙中，討論之日報，寫作仍甚佳，因此報與法國國務員及歷史家蒂亥司氏(Thiers)之融洽，而獲得一新之重要。君主國之黨員及共和國之黨員，在討論之日報中，競爭最上權；但共和國之黨員，得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政治家都恩來木杏納氏(John Lemoine)之助，克服君主國之黨員，而使左翼中央之政策得勝。

在法國國務員蒂亥司氏(Thiers)失敗後，新政府欲屈服共和黨之報紙，在新政府執政之十七月中，五月二十四日有二十八種日報被取消，二十種日報被停刊，一百七十三種日報，不准在公眾之街道中出售。但用此數項方法，不能達到使反對者緘口。不久，一八七六年之選舉勝利，對於彼等解嚴。在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六日之政府，作

一新之努力，並非反對巴黎之報紙，因巴黎（Paris）之報紙雖已安靜，但反對外省之報紙，因甚多厭煩使人不便。五月十六日執政人之失敗，繼以左翼之大多數而得上議院之勝利，得使票決通過一確定之法律，即一八八一年之法律，爲印刷所、書店及定期刊行報紙之真實法典。此法律取消保證金及印花，便利設立各日報，確認陪審官之裁判權。凡人之被日報攻擊者，有答復之權利。

此項法律，爲世界上最自由之法律之一。自此以後，祇有無足輕重之修改，主要點，爲將無政府黨宣傳之事件，交輕罪之法庭審理。此「可厭」之法律，如彼之敵人極端左翼所稱。起因於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四年之謀害，而尚用之以責罰對於軍官之侮辱。除此數項特別情形外，一八八一年之法律，會完全存在。而各種嘗試欲將此法律修改於更嚴厲之意義者，均先後遭失敗。風俗會贊成更大之自由權與定期刊行品，由陪審官宣布之多數無罪開釋，會隱蔽政府如私人控訴日報，由人民在輕罪法庭起訴之訟案，法庭向不科誹謗人以金錢之刑罰。如依而郎特（Trilard）之政治家柏奈而氏（Parnell）對於泰晤士報起訴，而科泰晤士報甚巨之罰款，甚至人民答復之權利，會特行發刊於各日報及各雜誌，而各日報及各雜誌均勉力以限制之。

不待一八八一年之法律確定票決，巴黎之報紙取一新之進步，迄至第十九世紀之末，報紙有被控人格之編輯人。當時在英國之報紙中，匿名止爲規則，此係有名之日報記者，每日署名於彼等之條文，關切於藝術及文體以招徠閱者。彼等甚願爲凶暴者，各種大危機，巴拿瑪國（Panama）之事件。嗣後特來依非司氏（Dreyfus）之事件，均供給一豐富之材料與彼等之罵詈。所有政黨，均有卓絕之辯護人。右黨之日報記者，如巴而台賈沙提克氏（Pa-

ni de Cassagnac) 爲共和國之奮激仇敵，爲反對猶太人勢力之傳令官亥度埃特羅蒙氏 (Edouard Drumont) 之仇敵。各革命黨員，不久即與右黨聯合，如法國之小冊子著作者亨利陸虛福氏 (Henry Rochefort) 左黨之人物如克來孟沙氏 (Clemenceau)，彼在管理正直報後，在黎明報中，成爲特來依非氏黨之最勇敢及最信服者。

他項機關報，以一大部分與政治，但保留文學及時式之特質，以取悅於高等階級。非茄洛報，在一八七〇年後，較前更強大，爲最妙之「巴黎之日報」。法國日報記者維來梅桑脫氏 (Villemessant) 管理此報迄至其亡故。嗣後日報有克當於彼之繼任者，弗郎西瑪坦氏 (Francis Magnard) 之簡短及勇敢日報條文，享盛名於全世界。非茄洛報遇一競爭者於谷而城 (Gaulle) 人報，此係王黨之日報，由埃都而梅依亥氏 (Arthur Meyer) 管理甚佳。此人第一欲取悅於「大社會」，但彼並不懼招致一有才能之革命黨員賽佛里納氏 (Sève) 在其編輯部。非茄洛報，當時來依非司氏 (Dreyfus) 之事件時，對於再行審查，勇敢加入。谷而城 (Gaulle) 人報，曾向非茄洛報攻擊，能將非茄洛報之一部分保守黨主願奪去。在此數種大日報中，巴黎之雜誌，無論其有興趣或嚴肅，有彼之主入翁彼之「上將」，爲亨里夫基亥氏 (Henry Fouquier)，一爲培而才拉脫氏 (Bergerat)。他種報紙，因幾全犧牲於政治，乃專心於文學，尤以愛情之文學，甚之猥褻之文學，徐而白拉司報之成績，鼓勵甚多仿效者。

嚴重之各日報，熟思之各日報，尤以政治之各日報，均保守一忠誠之公衆。因對於各項事件深加研究，得以洞悉其蘊。討論之日報，認識財政之困難，曾使思及泰晤士報之財政困難，但保守其修文學，善於寫作之報紙之勢力。彼曾擔任之第一等政治職務，移交於時報。此報得此最上權，全仗人之管理此報者。自一八六七年起，迄至其突然

之亡故於一九一四年。在歐戰之前一日，此人爲誰，爲埃特里杏海勃拉特氏（Adrien Hebrard）係法國之台拉納氏（Delanoë）。法國南部之台拉納氏（Delanoë），此人生性快樂，機敏及懷疑，此項性格，並未阻止彼將時報成爲慎重可敬之機關報。而新聞確實，尤爲共和黨之中等階級所歡迎。彼會含笑向彼之編輯人言曰：「請爲可厭之人，諸位先生！」請閱皮里氏及比哇脫氏（Billy of Pab）著：日報之世界，一九二四年，一五頁。彼最大功績之一，爲保證時報對於外國通信之信實。在一九〇二年，當組織一調查會時，歐洲之各種日報記者，在其形式有禮貌之答復中，責備法國之各日報對於其他國家茫然不知。大衆對於時報作一例外，不列入各日報之內。（有數次對於討論之日報亦然。）請閱由弗來台利克陸里亥氏（Frederic Lollès）組織之此項調查會，於藍雜誌中，一九〇二年下半年。第一等之編輯人，如弗郎西司台潑來麥袁氏（Francis de Pressensé），繼如魯特來戴提安氏（André Tardieu），彼等會受任摘要要項對於國外政策之消息，對於國內之政策亦然。海勃拉特氏（Hebrard）知聚集全部分消息，而細加檢查，是以其他各日報均無恥參考於此寶貴之輯要中。一證人於一九一四年會言及此事，彼云：「下午五時，請進入無論何編輯領袖之辦事室，或進入情報領袖之辦事室，汝將見此項人物從事於閱讀時報，而執剪在手，以剪刀剪下條文。」請閱拉脫柴密司氏（Lazarus）著：時式之日報，（巴黎之雜誌，一九一四年一月）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

時報爲謹慎之共和黨之機關報，係一意見之日報，亦一消息之日報。在第二十世紀之開始，尙見設立若干意見之日報。法國政治家都來向氏（Jambou），得將人遊報作爲社會黨之主要機關報。沙而馬拉司（Charles Maur-

ras) 氏之法國之舉動報，代表不可屈撓之保王主義。至於工作報，開始爲一個人著作之週刊，類似法國小冊子著作家陸虛福氏 (Rochefort) 之提燈報，由一勇敢之日報記者古司戴扶堆里氏 (Gustavo Terry) 創作，彼之「標題」不久成爲令名。當一九一四年之戰事時，工作報始成爲一每日刊之日報，辯護急進黨。

此數項日報，由彼等之組織，由彼等之外表，與其他二每日刊報之印刷甚多者有別，因止對於平民階級而作。此二每日刊報，一爲小日報，一爲小巴黎人報。小日報之設立者，爲巴里陶米洛特氏 (Polydore Millard)，係一有才之財政家，及一最優之管理人，克當同時之米來司氏 (Mills)。彼等曾一同工作不止一次。在一八四九年，因法國詩人及政治家拉瑪丁納氏 (Lamartine) 之經濟環境不佳，迫令彼作日報業以償還彼之借款，此係此二人供給資本於人民之顧問報，而由彼完全編輯。在一八六五年，當英國報紙之最勇敢管理人，自誇能使英銅幣一本尼之日生存時，米洛特氏 (Millard) 不懼發刊小日報於法銅幣一蘇，即法銅幣五生丁。彼奏效甚速，在彼之後，大日報記者亥米而台希拉廷氏 (Emile de Girardin)，與機器之大製造家瑪里諾尼氏 (Marinoni) 聯合，而使小日報爲一實，在之勢力。〔對於米洛特氏 (Millard) 請閱馬里杏伐而氏 (Mortonyal) 已述之書。〕不久另一大管理人才登提比依氏 (Jean Dupuy)，彼爲有才之事業家，而在同時得一重要之位置於國會，彼使發展小巴黎人報。二競爭者均減少基礎之條文，日報之條文，而彼此增加簡短及明顯之新聞對於當日之各事，而尤對於感動之各事，如訟案、殺人、災患，彼此亦知小說附刊之重要，在數星期中，開始一新小說。印刷數之提高或降落，自五萬冊至八萬冊，全仗著作者之是否能獲得彼之公衆。〔來奈白靜氏 (Roné Bazin) 著：文學及社會之問題，一九〇六

年七八頁。法國平民小說家賈博里哇氏 (Gaborian) 之偵探小說，會開始小日報之幸運。小說家亥米而里盧蒲而氏 (Emile Richelbourg) 克羅維維奈台蒙維派氏 (Xavier de Montépin) 盧而瑪里氏 (Jules Mary) 應承認類似之時式。此數日報之習常公眾，願人對彼等避免對於當日政治之激烈筆戰。當時來依非司氏 (Dreyfus) 之事件時，小日報熱烈加入攻擊再行審查。當時小巴黎人報守中立，於是小日報損失甚多，而有利於小巴黎人報。此二日報，會開始猜想閱者對於郊外遊戲新聞之興趣。此二日報均注重於組織，出售物品，火車開行及到達時間，以及受託人或副受託人之選擇，於日報中。

止有一日報，其性質完全不同，因使用同樣實際之方法，得與小日報及小巴黎人報作競爭，此係十字架報。聖母昇天黨人，早知報紙之重要。進香人報，為進香工作之廣告書，自一八七七年起，幸賴聖母昇天黨人，成為一信神之定期刊行品。嗣後為十字架報，係每月刊之雜誌，成為一大每日刊報於一八八三年。而良善報紙之店，不久成為定期刊行品之極大製作場，而在同時，製作場幫助創設各區域之十字架報，達至一百之數。宗教及政治之熱望，為特來依非司氏 (Dreyfus) 事件之討論而激發，給一羣厚意之合作人於此項工作。由教皇來翁十三世 (Leon XIII) 之命令，使僧徒起程，並未影響於十字架報之發達。將近一九〇四年，人計算有一百餘良善報紙之委員會，不談基督 (Christ) 之扈從及橋夫，有五萬「耶路薩冷 (Jerusalem) 之猶太教派會員。」

雖平民日報有此數項之進步，然一觀察者，能於第二十世紀之開始，嘗稱：「遇到彼之生存於美國者，尚有一大部分法國之人民免脫報紙之活動。」（弗來台利克薩里亥氏 (Frédéric Lohéac) 在盧維誌之調查會中，一九

〇二年，幸賴巴黎新報紙之發現，及外省報紙之發展，事件變更於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

巴黎之新報紙，爲使之完備，復取技術之方法及貿易之方法，此項方法，曾使小日報及小巴黎人報得有成績。此項新報紙，尤取用美國之方法，加之是項報紙中之第一發刊者爲清晨報。此報於一八八四年曾由美國(Gilbert Unis)之公民設立，爲表示此報不再支持一政黨之政策。經理人亥特伐特司氏(Edwards)，使右黨之二人，高奈里氏(Cornely)及巴而台加薩涅克氏(Paul de Cassagnac)及左黨之二人，亥瑪尼亥而埃來納氏(Emmanuel Arène)及郁而伐來司氏(Jules Vallès)輪流著報紙之條文。各種新聞，照美國紐約城(New York)之式樣，先加以大字之標題，此項新之作法，開始止得一平常之成績。迄至清晨報出售與巴埃大脫士氏(Poidantz)之日，此人爲卓絕之財政家，彼準備重要之資本，彼降其價值自法銅幣二蘇至一蘇。彼由與泰晤士報所訂之契約，羅致甚多之新聞，終之彼將日報加至六頁，此止非加洛報昔日曾嘗試。因之人能照美國之式樣，將廣告之利益，補償出售之賤價(因售價下於成本)。不久日報紙，在開始爲徐而白拉司報之匹敵後，採用清晨報之同樣方法，彼亦成爲法銅幣一蘇之報紙，因思使中等階級亦如平民之得興趣。此二日報，不久與瑪里諾尼氏(Marinoni)之日報，及才盎提比依氏(Jean Dupuy)之日報競爭巨多之印刷。巴黎之週聲報，開始專爲文學之報，乃採用同樣之技術，成爲國民黨及保守黨之政治機關報。爲羅致英國之消息，乃與英國之每日電信報訂一契約，此係是項五種最傳佈之日報，組織一集團。在巴黎(Paris)報紙之羣衆名之爲「會社」幸賴閱者之數繼續增加。清晨報於一八九九年印刷七萬八千份，於一九〇二年印刷二十八萬五千份，於一九〇五年印刷四十八萬三千份，而於

一九一三年印刷一百萬份。小巴黎人報不下於清晨報，因於一八九九年印刷七十七萬七千份，於一九〇五年，彼達一百十八萬份，而於一九一三年達一百五十五萬份。在戰事之前一日，人表示在巴黎(Paris)之四十一種每日刊之政治報，一共印刷六百萬份，其五百萬份爲會社之五大報紙獨占。在法國(France)，一如在英國(Anglo-Ireland)，一如在美國(States-Unis)，各大日報均以贈品競爭閱者及訂閱者，如在倫敦之保險契約，如在巴黎(Paris)之猜發，在美國之紐約(New-York)，其贈品更引誘人及更變化。

予等曾表示外省之報紙如何落後，是項報紙中之多數，彼等工作爲彼等之黨員。保王黨員如培而伐而氏(Belleval)，共和黨員如郁埃玉氏(Joinseau)及茹司低諾氏(Gastineau)，彼等在彼等之報告書中，表示何等可憐之紀念，彼等保守可憐之生命於此職業。「請閱侯爵培來伐而氏(Belleval)著：予青年之紀念，一八九五年；茹司低諾氏(Gastineau)著：政治之生活在外省，一八六九年；郁埃玉氏(Joinseau)著：歷史之紀念，一八九一年；同樣之敘述，會由維陸克司氏(Wilcox)刊布於一八八三年。[維陸克司氏(Wilcox)著：一日報記著於外省，一八九五年。]在一八七〇年後，各項事件將變更，巴黎(Paris)之戒嚴及市政府使法國(France)與其首都隔離，已強迫外省之報紙再不請求秩序之字於巴黎(Paris)」。埃都而梅依亥氏(Arthur Meyer)給一甚大之重要於此事，[埃都而梅依亥氏(Arthur Meyer)著：此爲予親目所觀者，一九一一年，三六五頁。]政治自由權之發展，普通選舉之自由，一八八一年之法律，亦贊助於此醒覺。但此係由各區域之大日報所用新之技術方法，以保證彼等確定之解放。每一日報在巴黎(Paris)有一編輯之事務所，在此事務所中，人寫作基礎之條

文。在此事務所中，人接受各種返響，每報有一與彼之電報線，「一專門之電報線，」轉遞由巴黎事務所或由代理處寄彼之電報。在同時彼等增加外省之刊行品，以獲得彼等區域之歡迎。各報以公共之紙張，封閉一頁或二頁保留與某省，記載最小發生之事之能與居民有關係者。欲使此數項企業順利，須有創意，及若干大管理人之交際手段。上項管理人，有時對於此重大之職務，兼任編輯領袖之職務。

彼等開始奏效於法國之南部，因南部距離巴黎（Paris）甚遠。（請閱此詳細之歷史，於台梅松氏（Demaison）著外省之報紙在第二十世紀，一九三二年。）予等祇述若干表樣：在蘇獨城（Bordeaux）印刷所長古奴衣魯氏（Gounouilh），彼甚久管理希隆特城報（Gironde），報價為法銅幣三蘇。此報有共和黨之傾向。在一八七二年，彼開始小希隆特城報（Petite Gironde），報價為法銅幣一蘇。此報由設立人之家族管理。自一八八四年起，彼有巴黎之代理處，而稍後，彼有外省之刊行品。在都魯司城（Toulouse），書信報在甚久虛度光陰之後，在法國西南部之急進黨大日報記者埃都而禹克氏（Arthur Hué）管理之下，大為發展。禹克氏（Hué）曾管理此報垂三十餘年，迨至彼之亡故。書信報之巴黎事務所，甚為重要，而自與禹克氏（Hué）合作之馬利司沙洛脫氏（Maurice Samon）於一九一〇年成為此事務所之總理起，更為重要。在里昂城（Lyon），進步報由一印刷所長設立於一八五九年，得一卓絕之努力者雷翁台拉洛虛氏（Leon Dalmeida），彼將此報售法銅幣一蘇於一八八一年。在彼死後（一八九七年），彼之家族知繼續彼之工作甚善。但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並非祇係法國之南部有彼之大日報，在法國（France）之所有各部落，有同樣之方法，加以確切認識當地之習慣，會作若干地

方日報之成績。雖報紙之一大部分保留其各種消息，大半均保守一利益與彼黨之政策，較之巴黎之會社報紙更甚。在英國（Anglaterra）亦然。此係外省之報紙，供給彼等最有勢力之機關報與左黨之集團，急進黨之集團，及社會黨之集團。

因之法國之報紙，於一九一四年，曾獲得數百萬新之閱者。但亦如英國（Anglaterra），競爭成爲暴烈。零售報紙會代替訂閱，而對競敵之活動，應設計保守各種廣告及閱者。（一日報之經理，曾述職業之經濟部分於此形式：「六十噸貨物，會於十二小時預備，處理於三小時，以二萬人運送於五小時，此須當日將貨售出，因貨物價值法幣七十佛郎一百基羅，若至翌日，貨物祇值法幣六佛郎七十五生丁一百基羅。」拉脫柴羅司氏（Latzarus）著：時式之日報。（巴黎之雜誌，一九一四年，一月）一九一四年，一月一日。」

#### 第四節 德國報紙之進步

統一之德國（Allemagne），自一八七四年起，對於報紙，有其帝國之法律。此法律代替若干國家所採用各種瑣屑及矛盾之規則。此法律傾向自由，取消各種預防之檢查，而認可陪審官之裁判權。然此法律保守壓制之處置，充分嚴酷，特別在謀害君主之訟案中。德國首相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曾得德國報紙熱烈之協助。當一八七〇年之戰時，彼知利用報紙以消滅德國南部各君主反對統一之最後抵抗，在同時，彼由其對於英日耳曼之戰事通信員表示懇切，獲得各中立國家之輿論。彼一如往昔，將對於此項政治之有力機械之日報利益，連合於對於

此項每日謀生之窮苦日報記者之輕蔑。彼曾任作一八七四年之法律，但有條件不爲此法律所困。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亦有一半官報，但不獨一日報被認爲彼之半官報，因各種報紙均接受彼之指揮，及彼之資助金。人可猜想彼之忿怒，當其發見由彼給大使大雷氏(Althoff)之銀錢以運動巴黎(Paris)之報紙，被用以付一柏林日報史貝納報紙之攻擊，反對首相。「請閱史古而士氏(Schulze)著報紙於皮司瑪克親王之意見，來發徐城(Torinese)一九三一年，一九頁至一一五頁。」

被約在演習戰爭，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發展往昔同樣之熱烈攻擊反對之報紙，由弗郎克福城(Frankfurt)所作之統計，迄至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由政府控訴之案，計有七百八十四件，而六百十件被責罰。但對於基督教之報紙，不易迫令緘默如一八六四年之自由黨日報。基督教之報紙，包含大多數當地之報紙之屬於教徒所支持之委員會者，委員會迫令信教者訂閱基督教之報紙，如信教者爲商人，並令其供給廣告。此數報紙不甚發達，寫作充分拙劣，惟得保全其經濟之生命。在此數報紙之上，有數種基督教之大日報在谷洛納城(Cologne)，白顯氏(Baehnen)之族人，係印刷所長，甚久會從事於日報業，而覺得一有才能之編輯人賈大翁司氏(Gardarding)彼使谷洛納之人民報得有效果。在柏林(Berlin)日耳曼報，設立於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如中央政黨之正式機關報，有一年青之教士瑪騰克氏(Majunke)係不倦之筆戰者，報紙需要彼以作此筆戰。官吏受首相之命，對彼控訴之案一百餘件，其五十七件於一次控訴。當教皇來翁十三世(Léon XIII)預備與德國接近之時，筆戰之日報記者應讓其位置與弗郎士氏(Franz)彼係一謹慎之人，適合於新之條件。

於是輪至社會黨，彼等不久有一屬於彼等之報紙，給政治於第一位，教育工人及聚集甚多工人。社會黨之正式機關報，名向前報，於來滾徐城（Lainz）。一八七八年之暫時法律，曾延長多次，迨至一八九〇年，准許首相打擊此數敵對之日報。對於社會黨之四十七種政治報紙，止有二種毫無意義之報紙，能繼續存在。其隱匿之各黨員「其一，名莫司脫氏（Most），因改爲無政府主義，已被黨中驅逐。」前往倫敦（London）創設報紙。該黨於一八七九年，在瑞士之楚里克城（Zurich），設立社會民主報，由培而恩史堆杏氏（Bernstein）編輯。德首相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對於瑞士聯邦政府（Conseil Fédéral）之數次請願，得將培而恩史堆杏氏（Bernstein）放逐於一八八八年，而此報遷移至倫敦（London）。此報以私運之方法進入德國（Allemagne），自警察發見社會黨私運人之詭計後，社會黨私運人思想新之詭計。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之失敗，使社會民主黨之舉動得自由。此社會民主黨，有一卓絕之日報記者，名李亥培克奈脫氏（Lübkecht），彼自此以後編輯向前報，此報獨立於柏林（Berlin）。此報甚少實在報紙之人物，但所有著名之好戰者，均合作於此黨之各日報，大半社會黨員，視爲一義務以購買此黨之各日報。但彼等在此數報中，並未見有詳細之新聞，有趣味之訪事報告以作競爭大日報之引誘品。「諸閣梅林氏（Mehring）著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歷史，柏林（Berlin），一九二二年。」

此項競爭之大報紙，在皮司瑪克親王失敗時，並未有如在英國（Angleterre）或在法國（France）之同樣權力。一昔日之急進黨路意防培才氏（Louis Pambberger），人甚賢明，但永爲自由權之友。於一八九〇年對於英國之閣者，表示德國報紙之如何衰弱，因區域保守彼等法律主義，阻止柏林（Berlin）之各日報達到一實在之勢。

力，敵視各政府法律家之對於誹謗或侮辱，能擴充法律條文之能力者，及粗暴之攻擊反對獨立之各日報。（請閱防塔才氏（Ramborger）著：日耳曼之每日報紙，第十九世紀，第二七册，一八九〇年，一月。）此數項困苦，並未與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之失敗而消滅。一八七四年之法律，並未承認各日報記者在法庭前請求秘密職業之權利，因之對於證據之追究，時常發生衝突。（請閱徐亥生氏（Joseph）著：對於報紙必需證據，弗郎克福城（Frankfort），一九〇六年。）一日報記者，於一九〇六年記載是類之追究，有五十二次，其二十一次，乃自一九〇三年起，此足證明嚴厲之增加。此項嚴厲，特別表示於若干可疑之區域，如巴生省（Posen），埃而沙史洛來納省（Alace-Lorraine）。波蘭之反對，彼資助三十種日報以辯護及聚集彼同語言之弟兄。於一九〇八年，刊布前三年之一百七十種訟案清單，人曾分給各日報記者一百二十二月之監禁，及德幣二萬四千七百五十馬克之罰款。（一百七十五種報紙之訟案，此項證明之文牘，能用於普魯士政府虐待波蘭報紙之歷史，一九〇八年。）

德國之報紙，在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辭職後，有更自由之舉動開始，德國之報紙加一新會員。此無他，即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本人，彼不滿意於亨堡新聞記者報之作文，乃鼓勵筆尖銳利之反對者，如瑪克西米里杏哈騰氏（Maximilien Harden），彼接見甚多德國或外國之日報記者，而宣告必須報紙以防堵專制政治。至於德首相之諸繼任人，均曾嘗試拘束報紙，但均願如皮司瑪克（Bismarck）親王之利用報紙。彼等終之創設一正式之『報紙事務所』，擔任探聽消息，施展勢力，及獲得有名日報記者之同情。德首相蒲洛氏（Bunow），視與主要各日報之此項關係更為重要。報紙事務所之領袖哈姆孟氏（Hammann），曾述在多年之任務中，彼如何克

盡其職。哈姆孟氏 (Hammann) 著：最後德皇之意象，柏林 (Berlin)，一九二二年。

德國之報紙，是時得一若是之新發展，此係爲經濟及社會之理由。人知在德國統一完成之後，實業及商務之如何發達，『各設立日報人』之後裔，甚重視卓絕之人物。因彼等有事務之才識，在是項人物中之多數，猜想營業之發展，因有各種廣告，富庶之增加，因閱者之增多，供給與人之關切日報業者一成績之美景。若干管理人，開始彼等之幸運於各種廣告事務所。廣告事務所之成立，爲在各商人及各日報間作居間人之用。彼等給養各日報，而以甚大之折扣付款。此項立新法人之最卓絕者，爲羅道而夫馬袁氏 (Rudolf Mosé)，彼自一八六七年起，曾創設一類是之事務所。而此事務所，日漸推廣其事業於全歐洲之中部 (Europe Centrale)。在一八七一年，彼知德新帝國之首都即將擴大，乃設立一日報，名柏林之每日報紙，專爲柏林 (Berlin) 之新聞。不久此報紙超過其最初之範圍，尤於當馬袁氏 (Mosé) 發見一最優編輯人之時。此編輯人曾工作於奧京維也納 (Vienna) 及法京巴黎 (Paris)，名埃都來維松氏 (Arthur Leryschin)，得彼之後，柏林之每日報紙，並不疏忽柏林之事件，成爲一政治之大日報，辯護自由之意見，而對於外國得有甚好之消息。來維松氏 (Leryschin)，及其卓絕之繼任者唯哇獨華而夫氏 (Theodor Wolf)，馬袁氏 (Mosé) 對彼二人，任彼等執筆之自由，而此二人均有文學之嗜好，熱情於有興趣及佳作之條文。彼等均喜發見年青有才能之人，保護彼等之起始，而用彼等如合作人。『請閱獨維法脫氏 (Do-vifat) 著：報紙，谷藏城 (Gotha)，一九二五年。』

馬袁氏 (Mosé) 亦如彼之編輯人，均係猶太人。彼等遇見基督爲教或耶穌教之競敵，在一八八一年。來維松氏

(Levysohn) 在此年中，成爲每日報紙之編輯領袖，培恩哈特勃里克而氏 (Bernhard Brigg) 設立每日之報，而在報紙名稱下，書「爲彼之，不作政治者之日報。」彼之此種計畫，即得一萬訂閱者。不久彼回至政治，與自由之保守黨連合，而攻擊在山外之基篤教。受教育之耶穌教中等階級，喜此佳作之機關報。此報得一勇敢之編輯人李貝而氏 (Rippel)，彼對於各政黨獨立。此報留彼垂二十五年。保守黨甚久忠誠於十字架之報紙。此報在得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爲彼等之合作人後，成爲保守黨之敵人。此報經理埃梅而司堆杏氏 (Hammestein) 之財政失敗，給此報一重大之打擊於一八九六年，於是此報以德國之每日報紙爲代。土地業主之集團，設立此報於一八九四年，有一有才能之編輯人亥而堆而氏 (Cretel)，彼能使保守黨之貴族承認農業之各種利益，爲全德國 (Allemagne) 之各種利益。

其他事務家，決意不談政治，而抱一完全商務之思想，若干人爲美國 (Eugene Tuis) 之模範所引導。因德國 (Allemagne) 與美國 (Eugene Tuis) 保存經濟之關係甚爲努力，彼等見公眾均準備以作廣告。一外國之觀察者會書稱：「無一德人不登廣告於各日報。」「莫衰而孟氏 (Mosemann) 著廣告在德國，比京勃魯衰而 (Bruxelles) 一九一〇年。」各銀行家，開始對於富於新聞及富於廣告之各日報關切。將近一八九〇年，誕生普通忠告人報。此報幸賴登載廣告之數甚多，而減低廣告之價。彼告知大眾平民及婦女，彼將努力以使人流淚之小說，取悅於彼等，並以烹調之方法，醫療之方法，及司法上諮詢，使彼等閱之有益。此報於政治爲中立，此新樣之報紙，進入於大多數之家庭。此商務報紙大主人翁之一，爲萊因河人哇谷司脫史顯而氏 (August Scherl)。此萊因河人，以其

當地之忠告人報，獲得柏林(Berlin)之閱者。此報自一八八三年起爲週刊，自一八八五年起爲每日刊。一雜誌及他種刊行品，擴大「史顯而氏(Starr)之集團」。此人物幾不爲人見，彼發電報以代書寫，而作甚多之大計畫，即彼夢想一極大之閱報室，一新制度之儲蓄所，一平民之戲院。爲實行上項計畫，彼於一九一四年，在歐戰之前，清理彼報紙之各種企業，而知以最有利之方法，出售上項企業。

此大發行各日報之人，爲烏而司堆杏氏(Ullstein)勝過。來哇巴而烏而司堆杏氏(Leopold Ullstein)開始爲一紙商，彼欲如魯陶而夫馬衰氏(Rudolf Mosse)給必需之各每日刊報於首都。因新首都之人口每年增加，於是設立二日報，柏林之報紙爲清晨，柏林之晚上郵傳報爲晚上。此二報均爲自由黨之機關報。彼等利用社會黨各日報之消滅，但獲得大成績。在來哇巴而烏而司堆杏氏(Leopold Ullstein)之五子繼彼之時，彼等欲反對當地之忠告人報。此報係一活潑及有趣味之報紙，爲柏林之各工人及各雇員在赴彼等工作之時所閱讀。柏林之清晨郵傳報(一八九八年)利用巧妙之新法，如每週之訂閱等，彼以其對於星學、專門學、博物學之通俗條文使公眾感興趣。彼常以彼之「公眾演說台報」感動公眾。在此報中，發刊各閱者之信札，由此感動之問題，即「一接吻是否已爲結婚之許可？」於一九〇〇年會引起長久之爭論。清晨郵傳報，在十日之末，已售出二萬份，而於一九一三年達至四十萬份。烏而司堆杏氏(Ullstein)昆仲，亦設立一日报，發刊於正午，以便使用在晚上已印刷清晨郵傳報之機器，仿照維也納日報業之表樣。柏林之正午報紙爲一有興趣之報紙，滿載警察之事件及郊外遊戲之事件，甚善於午餐之時閱覽。各刊行品之大店，亦有彼之政治日報。昔日可敬之服司報紙，在一經濟學家喬巨培恩

哈特氏 (Georges Bernhard) 管理之下，得一新生命。培恩哈特氏 (Bernhard) 不久發展如一大政治日報記者。德國之報紙與美國之報紙競爭報紙之長短，頁數不絕增加。彼置其榮譽之點於各種筆法，以滿足渴想知識之公衆。一法國之觀察者，於一九一四年之開始，曾書稱：「法國之晨報，吸收時報之政治材料，消息報之經濟及財政材料，討論之日報之文學及哲學材料，而如此汝等可想像德國一大日報之材料。當管理處設法充滿廣告之附刊半張，編輯處應以本文供給其他之附刊半張。」(埃浦吳氏 (Arthur) 著：各國按照彼等之日報，一九一七年三四頁。) 由是，一實際之結果充分奇異，因當法國之小商人能搬運四頁、六頁或八頁之報紙五十冊或六十冊。德國之叫售新聞人能負擔此項極大之日報十冊。

此項極大之報紙，日漸與意見之報紙，甚篤教或社會黨之報紙相異。在此時，商務關係在政治關係之後，廣告在宣傳之後，此項報紙當然思為時代化，而較之往昔成為更活潑更引人注目之報紙，但彼不能與中等階級報紙之極大資本競爭。中等階級報紙，服從於事務家之指揮，甚篤教之報紙，服從於教士之指揮，社會黨之報紙，服從於彼黨之指揮。社會黨之報紙，特別保守其平凡之印刷，此無疑因實業之發展，使工人之數亦發展，是以成立社會民主黨，但社會黨選舉人之數，往往超過閱彼黨報紙者之數。並且各項廣告，未給社會黨報紙甚多之金錢，如給中等階級之報紙。於一九〇八年，對於德國社會黨官報向前報之財政生活，及法國社會黨官報八道報之財政生活，作一調查，表示彼等之預算表何等平常。德國社會黨官報向前報，為德幣一百五十一萬八千馬克。(德幣一馬克合法幣一佛郎二十五生丁。) 法國社會黨官報八道報，為法幣八十六萬九千佛郎，但彼此均有代表一統一大政黨。

之利益。〔茄而氏 (Garr) 著：時式日報業之基礎，維也納城 (Vienna) 及萊潑徐城 (Leipzig) 一九一二年，第四章。〕

### 第五節 歐洲之其他各國

如人週遊歐洲 (Europe) 之其他自由國家，於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人覺各處有同樣普通之性質，如日報及閱者之數加增，費用加增，廣告之職任日大，因廣告之收入可付是項費用，競爭更形熱烈。然此不能阻止每國之報紙保守彼之特別性質。奧京維也納 (Vienna) 之各日報與柏林 (Berlin) 之各日報競爭消息之豐富，及新聞來處名稱之不同，但彼等均以卓絕之才智及輕淡之譏笑而成名，為彼等普魯士國之同業所羨慕。在奧國 (Austria) 之德文報紙，見在其側擴大刊發捷克文、匈牙利文、及波蘭文之各日報，不無憂慮。但所有此項外國文字之日報，自此以後均達到一正式之生涯。奧匈之脫利亥司脫城 (Trieste) 之意大利日報，比谷洛報，使在奧國意司脫利城 (Tarvis) 之先後各省长失望。〔請閱西而維哇朋谷氏 (Silvio Bertoni) 著：脫利亥司脫城之比谷洛報，米郎城 (Milan) 及羅馬 (Rome) 一九三一年。〕

在瑞士國 (Switzerland) 各日報於一八七九年出售四千九百萬冊，而於一八九九年出售一萬萬冊。此項競爭，引起對於各廣告過分之減價，而減給日報記者以不足一飽之薪工。雖於一八九九年組織之日報經理會社，曾採用有利於大眾之各種保護方法。日報經理會社，因郵政之定價及電信之定價，亦曾與聯邦之政府爭論。多種舊日報，

永遠存在，如楚呂克城（Zurich）之老星期五報紙，曩昔曾由蒲而克里氏（Bühli）用插畫，存在迄至一九一四年。但此報在新楚呂克城報紙之前，成爲有財產孀婦之形狀。此新楚呂克城報紙，甚知改樣，使用各種新發明之技術，每日發刊二次，繼又每日發刊三次。在瑞士國（Suisse）用法語部分之報紙中，如日內瓦城（Geneve）之日報，彼自一八二六年起，繼續其職業，但甚多新報紙與此數種老報紙競爭公衆之歡迎。一著作家於第十九世紀之末，誇贊各新日報及各老日報，於下列之詩詞內云：『何爲此有德之瑞士婦人，無化粧品，無惡意，亦無憂愁。友人們請感激英雄奇哇姆堆而氏（Guillaume Tell）之國之報紙。』〔瑞士日報發行人之書，楚呂克城（Zurich）一九二五年。詩詞係斐利潑谷特氏（Philippe Godet）之作品。〕〔譯者按奇哇姆堆而氏（Guillaume Tell）在第十四紀之開始，曾助瑞士國（Suisse）脫離奧國（Autriche）之桎梏。〕

在其他中立國中，在比國（Belgique）人亦表示定期刊行品之數不絕增加。在一八三〇年，當比國（Belgique）脫離荷蘭國（Hollande）時，曾有三十四種日報，其中二種爲每日刊報。在一九〇七年，計有一千一百種日報，其中一百十種爲每日刊報，（對於此一百十種之每日刊報，有八十六種爲政治日報）而結果因報紙太多，生存困難。〔勃里廬脫氏（Brillat）著法國呂翁城宗教管轄區萬國公會之報告，呂翁城（Lyon）一九一〇年。〕此係弗拉忙城（Flamande）之報紙，曾在法文報紙之側不絕擴大。於一八五七年，止有八十五種報紙，而於一九〇〇年，計有三十九種每日刊報，三百三十四種週刊。〔克魯克氏（Clough）著在比國弗拉忙人活動之歷史，紐約（New-York）一九三〇年，一一七頁。〕

統一之意大利國 (Italy) 於一八七〇年曾允許報紙一甚大之自由權。此項報紙因缺乏經濟來源，止能從緩追隨德國 (Allemagne)、英國 (Angleterre) 及法國 (France) 完成之經濟變化。報紙自行辯護反對中央集權制度，甚有效果。將近一九一四年，米郎城 (Milan) 之二大日報，袁拉郵傳報及袁谷洛報，都林城 (Turin) 之日報史當柏報，彼等勢力及印刷之數，與羅馬 (Rome) 最有名之二報紙演說台報及意國之日報相若。各種報紙均保留榮譽之位置於政治，往往亦從事於對於意國 (Italia) 嚴重之問題，如意國南部之問題，及對於目不識丁主義之問題。經濟部分，充分忽略，但文學之批評，尤以戲院之批評，委託於甚有才能之編輯人。埃蒲英氏 (Arnoux) 著各國按照彼等之日報，一九一七年，對於意大利報紙之一章。

## 第四章 在美國報紙之發展

### 第一節 意見之大報紙

前章曾數次表示歐洲之各日報，均仿照美國報紙所給之模範。現係其時回至美國之報紙，予等已追隨其開始迄至一八四八年。在此時代，美國之報紙尙躊躇於舊方法及新方法之間。舊方法，即意見之報紙之方法；新方法，即消息之報紙之方法。消息之報紙之大代表，高同培奈脫氏（Gordon Bennett），曾保證一極大之成績與紐約海拉而報，但反對派在紐約（New-York）覺得一卓絕之決鬥者化拉司克里來依氏（Horace Greeley）。

克里來依氏（Greeley），在合作於各種報紙之後，在自由黨中甚得人望。因指揮一八四〇年總統之爭選，得有效果，於是人供給彼必需之資本以設立一每日刊報於一八四一年，此報名紐約演說台報。彼信能將此報售美銅幣一先脫（即法銅幣一蘇），因當時海拉而報售美銅幣二先脫。但在一年之末，演說台報不得不加倍其價值。克里來依氏（Greeley）自開始時，曾宣告有意避免談及警察之事，「不道德之事及免職之事。」彼從事於聚集各種現在事實之確切消息，於歐洲（Europe）之郵船到達時，彼在報上加特刊。如彼在一英國委員會之前曾言，美國人關切新聞，較關切日報條文爲甚。日報留一尊敬之部分於文學，乃發刊蘇格蘭國（Edinburgh）歷史家賈里

而氏 (Carlyle) 及美國哲學家亥梅而松氏 (Timson) 之概論，及載白那皮魯特虛氏 (Barnaby Rudge) 小說作爲附刊。但克里來依氏 (Grealey) 知保留第一位置於基礎之條文，在此條文中彼本人表示彼之思想，據彼之意見，一發行人能克當此頭銜者，應對於當日之各種大問題，給彼個人之意見，以代逃避於一虛僞之中立，或盲從彼黨之規則。克里來依氏 (Grealey) 對於社會之理論，甚感興趣，乃准法國哲學家及社會學家夫里亥氏 (Fourier) 之主要美國黨員埃而培勃里司排納氏 (Albert Brisbane) 及彼之友人，在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四年之間，於演說台報中，發刊一集對於會員同居制度之信札，日報得一實在經濟之成績。因克里來依氏 (Grealey) 自開始起，將一每週之刊行品，附入於每日刊之報紙，售價每年英幣二元。此每週之刊行品，開始印刷爲一萬八千冊，於一八五三年已超過五萬冊。每週之演說台報，給人之欲對於當日之計畫思索者，人之欲閱讀熟加考慮者，此係智慧之精英。嗣後所有新教徒之家庭，均願追隨此每週之演說台報，因之將近一八六〇年，此報印刷有時達至二十萬冊，並且此報於一八四一年以美金二千元之資本設立，而自一八四九年，已值美金十萬元。

大日報記者雖正式爲自由黨之辯護人，然彼不願永遠彼黨之命。彼係前線之思想家，曾一再支持使彼公眾不快之各種新法，在奉行法國哲學家及社會學家夫里亥氏 (Fourier) 之主義後。（對此主義，彼復行聯合。）此係婦女權利主義，嗣後尚有他種「主義」，如各嘲笑人會以之向彼責備。彼並不躊躇於一八四五年抗擊攻擊墨西哥 (Mexico) 之戰，於是甚得人望。彼使彼之閱者驚異，因請求自由設立保護工人之經濟利益會。工人之保護，產生於反對給移民不足一飽之工資之國家。請求贊成科學農業之宣傳，請求聯邦政府之財政協助，以便鐵道

及電線直達太平洋 (Pacific) 以上各項，今日均已實行，但在彼時，似純係妄想。關於奴隸問題，彼之勇敢亦不小。在此時代，各政治家尙躊躇對於此可懼之問題，彼宣告贊成廢止奴隸制度，而自一八五四年起，自行加入共和黨之新政黨。在美國之南部，對於宣傳廢止奴隸之各種困難，請閱亥康氏 (Caton) 著：報紙之自由在南部，米西西比伐來依氏 (Mississippi Valley) 歷史之雜誌，一九三二年。』如若是之勇敢引起舊習之抗議，但彼之勢力在所有立新法之開拓人處日益擴大，而一日報記者曾致書於其母，內云：『在美國之全西部，演說台報在聖經之側。』勃來依亥氏 (Blayer) 著：在美國日報業歷史中主要之進行，剛勃里虛城 (Cambridge)，一九二七年，第八章，大歷史家陸台司氏 (Rhodes) 曾於一九〇九年書稱：『予能確認，如汝欲察知於一八六〇年票舉林肯氏 (Lincoln) 爲總統之一百八十六萬六千人之思想、感情、舉動之原因，汝應讀紐約 (New-York) 之演說台報週刊。』大西洋 Pacific 月刊，一九〇九年五月，柏東氏 (Panton) 著：克里來依氏 (Grealey) 紐約 (New-York) 一八九三年。』

克里來依氏 (Grealey) 當然使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不悅，因其爲彼之熱烈反對者。當演說台報開始之時，海拉而報及太陽報聯合攻擊一性質不同而由彼等得榮譽之日報，人努力賄囑或恐嚇叫賣人之售演說台報者，克里來依氏 (Grealey) 自行辯護而攻擊彼等。彼稱各日報記者之尋成績於無恥中者，較之各刺客之詳述其武功者更爲犯罪。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反駁，而請維持紀律之人反對社會黨之日報。彼高聲呼云：此係一反對基督教之報紙，較之『所有刊行品之會發刊自法國詩人服而堆氏 (Voltaire) 之時起者，迄

至第一號之演說台報』更爲危險。克里來依氏 (Greeloy) 宣傳『所有赤色共和主義中之最赤色者』

培奈脫氏 (Benmet) 亦表示克里來依氏 (Greeloy) 庇護自由之愛情，因彼稱贊美術家及文人之同居寓所，設立於有小道之鄉村。來至彼處合作之人，爲大那氏 (Dana) 及瑪茹來脫甫來氏 (Margaret Fuller)。甫來氏 (Fuller) 曾給條文於演說台報垂二年。來依蒙氏 (Raymond) 亦會開其職業於此報館。此報館，如在法國 (France) 亥米而台希拉廷氏 (Emile de Girardin) 之學業報，能被稱爲日報業之師範學校。當然多數有大才能之編輯人，均有一甚強之個性，以永久服從於一要求及嚴肅之領袖。來依蒙氏 (Raymond) 第一疲於遵彼之命令。此溫和之人，不悅克里來依氏 (Greeloy) 之社會理論，乃夢想發刊一與演說台報同樣水平線之日報，但較謹慎，較保守。一資本家之會社，委託彼擔任紐約泰晤士報之編輯。此報設立於一八五一年，來依蒙氏 (Raymond) 知使此報發達，更因見在美國社會中婦女責任之重要，彼乃增加使婦女感興趣之條文。彼言倫敦 (London) 之泰晤士報，係一好日報，但止爲男人所閱。共和政黨能倚賴來依蒙氏 (Raymond) 之協助，一如倚賴克里來依氏 (Greeloy) 之協助。

在紐約 (New-York) 之外，各處報紙擴大。在美國畫家及物理學家毛贊氏 (Morse) 發明電報機器之前，美京華盛頓 (Washington) 之各日報，在事實上有官家新聞之專刊。而紐約 (New-York) 之各日報，有外國新聞之專利。幸賴歐洲之郵船，當電線擴充之時，所有各地之日報，開始免除此不便。但美國 (Paper) 報紙之實在發達，開始於內戰之時，如一美國著作家會言之。松脫 (Sumner) 破臺之連續破聲，表明大日報業之開始

一八六〇年之總統競選，業已引起注意，使各老年人迴憶一八二八年之總統競選。嗣後自戰事第一日起，發展美國 (Brazil) 所有居民對於新聞之熱望。初次嘗試之軍事訪事，由來已久。當墨西哥國 (Mexique) 之戰爭時，美國 南部新陸來森城 (Novelle-Orleans) 之二日報，會雇用來自墨西哥 (Mexique) 佛拉克魯司 (Vera-Cruz) 口岸之船隻。在此口岸，由勇敢之騎士攜來新聞，但此係內戰引起各大日報間熱烈競爭。彼等尋覓最有才及最勇敢之通信員。彼等組織驛馬場，因鐵道尚甚少。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有經驗之才智，保證海拉而報之利益。海拉而報有一通信員，以彼之專車，追隨每一軍團。嗣後彼自誇會動員三十至四十通信員，而因此費用美金五十萬元。人在瑪里郎城 (Maryland) 之南山上建立一牌坊，在此牌坊上，刻一百五十七日報記者之名字，因彼等勇敢參與於戰事。

此種對於新聞之熱情，不能阻止各大日報繼續筆戰；對於各種筆戰，無一檢查加以阻難。克里來依氏 (Crœy) 曾竭力贊助林肯氏 (Lincoln) 之選舉為總統。在投票舉票之後，彼在內戰遠景之前退步，而言讓美國 之南部平和施行廢止奴隸制度。後須松脫 (Sumter) 炮臺之新聞，使彼不再猶豫。自此以後，彼以彼習慣之勤奮，勸告奮勇進攻決戰，不絕再言彼之方法，「向前往里虛蒙城 (Richmond) 」。〔譯者按：里虛蒙城 (Richmond) 係北美合衆國 (Etats-Unis) 維而徐尼國 (Virgine) 之首都。〕彼在美國 之北部甚得人望，自一八六一年起，彼刊布一莊嚴之請求與總統，請總統即行宣告廢止奴隸制度。二年之後，當敗北者在紐約 (New-York) 宣威之時，彼幾為人屠殺。反之，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甚久曾攻擊廢止奴隸黨，而因此得美國 南部之同情。在戰

事之開始，彼尙對克里來依氏 (Grealey) 大肆侮辱及恫嚇。彼根據倫敦 (London) 之泰晤士報極願再版其報之條文，辯護美國南部之黨人。總統林肯氏 (Lincoln) 憂慮此項爭論，而不願倚賴激烈之方法，乃利用前曾竭力贊助總統選舉之日報記者都而洛扶維特氏 (Thurlow Weed) 維特氏 (Weed) 至海拉而報館，以有助之證據表示環境嚴重之詳情。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爲之折服。於是彼之日報政策，自此變更。總統林肯氏 (Lincoln) 甚至思及派彼至巴黎 (Paris) 爲美國之公使。

當戰事終了之時，閱覽日報成爲美國人之一種需要。報紙於是保守其努力，因和平及復行建築而設之計畫甚多，足供給日報一豐富之材料。至於外國之新聞，是時人收是項新聞，由一八六六年創設之海底電線。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於是時將海拉而報經理處之最大部分事件，委託於其子。彼通告一新時代之開始於日報業。『電報機器告知予等十行之條文及三冊之著作品之日，已成過去。』海底電線尙不能用於中等之報紙。彼被若干富裕之報紙專利，因每字須付美金五元，但此並不長久。日益增加之代理處，彼等用海底電報以通知所有日報。

意見之各日報，繼續彼等之工作。克里來依氏 (Grealey) 在戰事之後，係爲首人之一，請求大赦，保護聯邦總統顏弗而松大維司氏 (Jefferson Davis) 攻擊反對總統郁恩松氏 (Johnson) 之熱烈急進黨。最後因總統克郎脫氏 (Grant) 之至友賄賂公開而傷心。彼接受候補總統之職。在選舉競爭中，彼盡其最後之努力，終之完全失敗。來依蒙氏 (Raymond) 尙年青，在彼之先亡故，遺留大有成績之紐約泰晤士報。大那氏 (Dana) 曾爲克里來依

氏 (Gresley) 之合作人迄至內戰之時，彼購得大依氏 (Dana) 之舊日報太陽報。因鑒美國之報紙太仿照英國之報紙，彼視海底電線為能使彼免除短之條文，而增加短之新聞之機械。彼不用八頁報紙如彼之競爭者，而維持太陽報於四頁，希望得財政之效果於增加印刷，較大於廣告。而果然太陽報於三年中，印刷自五萬份達至十萬份。大那氏 (Dana) 深知「人類利益」之記事，較之最重要之政治新聞更爲人所愛。大那氏 (Dana) 一如克里來依氏 (Gresley) 期望清廉之政治，彼控訴總統克郎脫氏 (Grant) 之至友 (將各竊盜者逐出) 彼破壞保證哈依司氏 (Hayes) 爲總統之詐謀於一八七六年，不絕攻擊他姆瑪尼哈而氏 (Tammany Hall) 及其佞僕，有名之脫維特氏 (Tweed) (維而森氏 (Wilson) 著：大那氏 (Dana) 紐約 (New-York) 一九〇七年)。

報紙之教育責任，已由多數報紙大經理確認。彼等同時人之一薄扶來司氏 (Bowen) 於一八五一年會書稱：「日報應爲歷史之大教士，社會之活動者，世界之大報告消息人，地球上之檢查人，輿論之仲裁人，彼爲專制君主之大敵人，自由權之右臂，而彼用於聯合世界之各國於一大之親睦，此種大親睦，垂數世紀之久，爲基督教人及哲學家之意象。」(述於勃來依亥氏 (Elyer) 著：在美國日報業歷史中主要之進行，剛勃里虛城 (Cambridge) 一九二七年，第十章。) 無一新聞雜誌發行人優於谷特金氏 (Godkin) 以副此意象。此著作家係依而耶特人，甚久爲來依蒙氏 (Raymond) 之合作人，願在美國 (Elys-Tris) 設立一週刊，用政治、文學及道德之雜誌，照倫敦 (London) 星期六雜誌之模型。彼之各友人在內戰之翌日，聚集必需之英金十萬元，以設立國家報。此係在是報彼繼續其獨立及嚴厲之批評工作垂三十年。此英國哲學家彭脫哈氏 (Benham) 及英國經濟學家史都埃脫

米而氏 (Schurt M.H.) 之門弟子，一再敘述英國急進黨之格言：「和平、維新、經濟。」彼係自由貿易之黨人，彼攻擊保護貿易主義之潮流高漲，在國內之政治中，彼勸告與美國之南部復敦和好，抵抗政治家之社交會，及終止各種剝削之制度，因彼痛惡對俄開戰主義。國家報在其文學之批評中，作一大部分與外國之書籍，及美國之書籍。在各大報紙中，人閱讀谷特金氏 (Goldin) 之條文，而彼之勢力在各大學院中甚大。人物如健姆福特洛台司氏 (James Ford Rhodes)、維里埃姆健姆氏 (William James) 及總統亥里哇脫氏 (Elliot)，均表示彼等對彼之贊賞。但此嚴格及好戰之人物，向不得人望，在年老時，彼成爲甚悲觀者。彼爲美國日報之衰落感動，於一八九六年彼書稱：「此項日報祇好給於養育所。」

## 第二節 感動之日報業

此係在此三十年中，報紙曾在代表彼等主要發行人之二項意向中選擇其一，消息與討論。彼選擇消息，感動之新開與熟慮之日報條文，彼選擇感動之新開，目前戰事之詳情。美國之公衆甚喜聞之。各日報經理設法使彼等滿意，在一八七〇年，在各日報經理所派往歐洲 (Europe) 之甚多通信員中，不久人賞識瑪克加亨氏 (Max Galan) 彼隨法國將軍蒲而白基氏 (Bouhault) 之軍隊在法國之東部。彼至暴獨城 (Bordaux) 會晤甚多議員，嗣後彼至巴黎 (Paris) 與市政府之人員會議。當巴黎 (Paris) 被佔據時，美國之大使應交涉保護之。嗣後紐約海拉而報派彼至亞洲 (Asia) 之中部，嘗新闢 (Trinkostan) 基泛城 (Kivia) 之出征時，彼之勇敢，獲得俄國將

軍史谷培來夫氏(Skobelef)之友誼，而在俄國軍隊中獲得一實在之人望。在此軍隊中，人甚喜悅見此二偉人騎馬同行。一八七七年歐洲(Europe)南方排而剛(Balkans)半島之戰事，一大羣日報記者向大尼勃江(Danube)前進。俄國參謀對此大羣日報記者甚加優待，此係在一英國日報及一美國日報間，訂立一契約之機會。嗣後常被仿效。英國之每日新聞報與美國之紐約海拉而報，彼等公共彼等之費用，及彼等之消息。每日新聞報有福培同氏(Forbes)助之以瑪克茄亨氏(MacGahan)與彼之美國東人，不和，福培同氏(Forbes)表示克當彼之令名。因此係福培同氏(Forbes)彼能第一報告俄皇，俄國將軍史谷培來夫氏(Skobelef)之得勝於土耳其(Turquie)羅梅里省(Roumelie)之希波加村(Chipka)，此係非常之驚愕於俄國軍隊中，當瑪克茄亨氏(MacGahan)之死於瘟疫，在土耳其之首都貢司當低諾勃而城(Constantinople)之前，「請閱蒲拉脫氏(Bullard)著有名之戰事通信員，一九一四年。」

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政治家篤克維而氏(Touqueville)於一八三六年曾書稱：「競爭使一日報不能希望甚大之利益，此乃阻止實業之高大能力以從事於此數項企業。」此並不實在，於半世紀之後，日報之實業成爲有益之事。波里脫才氏(Pulitzer)及海埃司脫才氏(Hearst)二人，給彼等之全力於感動之日報業，得以證明之。「請閱蒙依脫士氏(Saiz)著耶衰夫波里脫才氏(Joseph Pulitzer)紐約(New-York)一九二四年。」波里脫才氏(Pulitzer)係年青之匈牙利人，彼之家族曾喪失其財產。當美國之內戰時，彼來美服役如兵士，嗣後曾工作於數日報。在其於一八八三年購買紐約世界報之前，此係在紐約世界報，彼能示其足當大事之才，往往發見新

之方法，以達到主要之目的。報紙之印刷繼續增加，「人類利益」之紀事，得一發展，為彼之前任者向未有所夢及。是項紀事，以精選之標題表示於閱者。是項標題常以大字印刷，若干標題如下：「一切為一女人之愛憐，湖之祕密，伐而路（Wall Street）之恐怖。」對於各種消息加以插畫，每號報紙載有各種畫像，生活之大事件，星期日之附刊，完全充滿畫像，均係精品。因各廣告較前更多，乃不絕增加頁數。

但人如視波里脫才（Pulitzer）氏為唯一之事務家，無恥利用羣衆之好奇心或羣衆之愚蠢，實屬大誤。此日報記者，因其確信報紙之勢力，甚似彼同時代人諾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不思減少或取消報紙條文之一頁。彼視報紙條文之一頁，為日報必要之成分，其餘一切，如有趣味之敘述，風俗之表演，警察之惡作劇，應用於鞏固發行人對於日漸增多之公衆之勢力。彼所用之各項攻擊（祇述其二項），即攻擊紐約（New-York）市政府參議之受賄賂，繼又攻擊販賣白種婦人，均使彼之閱者極感興趣。但彼給報紙一真實之熱誠，願工作為公衆之利益，及為世界報之發達。波里脫才氏（Pulitzer）雙目失明，應放棄監視每號日報之準備，但保守最高之經理。在一八九五年，當總統克來佛郎氏（Cleveland）之威脅書信，反對英國干涉南美委內瑞拉國（Venezuela），有交戰之可能時，波里脫才氏（Pulitzer）即發海底電報與英國王儲加來司（Gales）於英國之沙里司蒲里城（Salisbury），於克拉特司東納城（Gladstone）而各處傳播彼等平和之書信。同年，彼攻擊國庫之財政錯誤，世界報費去一萬電報，但終得一完全之勝利。

波里脫才氏（Pulitzer）需要此數項偉績，以抵抗與彼競爭都會之年青敵人，「請閱文克來氏（Winkler）

著維里埃姆郎道而夫海埃史脫氏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巴黎 (Paris) 一九三一年。此年青敵人爲維里埃姆郎道而夫海埃史脫氏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彼在大學院數年後，曾居住於紐約 (New York) 以悉心研究世界報所用之各種方法。研究之後，彼回至其本國，加里福尼亞國 (California) 在彼處，彼之父係上議院議員，有數百萬財產，將聖弗郎西谷城 (San Francisco) 之日報考察，讓給與彼。二十三歲之青年，於是操此職業，而決意較波里才氏 (Pulitzer) 爲優。考察報會經衰落，二年後成爲在太平洋 (Pacific) 區域內最被閱讀之日報。此報攻擊各鐵道公司，因彼等在此國內專制，攻擊敵對黨之佞僕。此二被攻擊者，因在彼等之過去，有若干不決之歷史，是以不願於法庭控訴日報，以使迴憶從前之事，攻擊中國工人之競爭。因彼等接受不足一飽之工資。諸如此類之事，以使無數閱者感興趣，不節省若何費用，亦不節省羅致新聞之費用。在考察報能自給之前，海埃史脫氏 (Hearst) 曾犧牲美金四十五萬元，但嗣後日報得有相當之利益。

此於一八九五年，此三十一歲之經理，購一不甚發達之紐約 (New York) 報紙，名清晨日報，爲與波里才氏 (Pulitzer) 競爭此大都會。彼之母以預支之形式，置美金一百五十萬元，與彼措置。一若是之儲蓄，彼得取攻擊態度，而將彼之日報止售美銅幣一先脫，開始在每日郵傳報一年之前。世界報，曾爲美銅幣二先脫，在一年之末，不得不仿照之。尤以海埃史脫氏 (Hearst) 以更高之俸薪，奪去世界報之最優合作人，自編輯領袖勃里白納氏 (Bridgman) 起，迄至烏脫谷而脫氏 (Outland) 止。此人爲發明此數種黃色滑稽圖畫之人，因之給其名爲『黃報紙』。此二競爭者，波里才氏 (Pulitzer) 爲興奮者，及多情感者，海埃史脫氏 (Hearst) 爲冷

淡者，及無情感者，彼等不絕增加精巧之創意，使公眾喜悅此項新樣之爭論。

海埃史脫氏 (Hearst) 之大膽，有時使彼之各合作人爲難。在一八九六年，雖彼等之意見對於大衆，而彼決定支持勃里盎氏 (Bryan) 於總統之競選，反對瑪克金來依氏 (MacKinley)，此係銀錢之候補者攻擊金錢之候補者。此項政策，使彼損失甚多廣告如人之預料，因大多數「健康貨幣」之黨人與彼絕交，但彼之政策，保證在美國之西部及南部大得人望。因彼之日報，在伐而街 (Wall Street) 之前面，敢辯護「實在之民主政體」。不久之後，古巴國 (Cuba) 之事件，給海埃史脫氏 (Hearst) 一勝利之機會。曩昔美國之各日報有時已嘗試，不獨敘述感動之紀事，並使誕生感動之紀事。高同培奈脫氏 (Gordon Bennett) 最後之創意之一，乃派非洲 (Afrigue) 中部之探險人史當來依氏 (Stanley)，尋覓英國之傳教師及非洲 中部之探險人李唯恩史東納氏 (Livingstone)。海埃史脫氏 (Hearst) 所作更佳，一年青之古巴 女子，被西班牙 之官吏囚禁，而彼之不幸感動美國 (Texas, Texas) 之婦女。此係一編輯人由清晨日報 派往，而使古巴 女子逃遁，人甚易想像何等燦爛之標題，以極大之字，廣告此事於一八九七年十月十日之報中。

波里脫才氏 (Pulitzer) 不願被人遺忘，迨至是時彼曾攻擊立即攻俄黨主義，彼乃決定使世界報 與清晨日報 同一水平線，此二匹敵迄至簽一休戰之契約。當谷特金氏 (Godkin) 悲告可慘之舉動，謂黃報紙能施行對外政策之時，而果然美國兵艦梅依納號 (Maine) 之爆烈。由二日報控訴爲敵人預謀及犯罪之工作，戰事成爲不可避免，而所有西班牙 之各殖民地均被佔領。(請閱瑪居司亥姆維 而啟而松氏 (Marcus M. Wilkerson) 著與

論及西班牙美國之戰爭（紅棒 Baton Rouge，一九三二年）對於報紙之此項爭鬪，深切科學之研究。」一若  
是之勝利，鼓勵二最強日報經理於新之爭鬪。波里脫才氏（Pulitzer）在戰爭終了後，彼放棄攻擊立即攻俄黨主  
義，而攻擊斐利濱（Philippines）之附屬於美國（Eagle-Unite）但在 一九〇五年，彼開始一十字軍攻擊各保壽  
險公司，由許克司氏（Hughes）公正之調查，確認日報之控告，嗣後被洩露在巴拿馬國（Panama）所用之各種  
方法，激怒總統推哇獨羅司佛而脫氏（Theodore Roosevelt），彼給國會一公函攻擊波里脫才氏（Pulitzer），而  
使國會追究。訟案迄至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於一九一一年，即波里脫才氏（Pulitzer）亡故之一一年，給世界報勝  
訴，而世界報證明此係自聯邦黨於一八〇〇年失敗以來，由報紙之自由權所得之最大勝仗。

至於海埃史脫氏（Hearst），因總統瑪克金來依氏（McKinley）之被暗殺，彼甚久曾受凌辱，一時引起普  
通之譴責，對彼攻擊，彼不甚憂慮，而繼續彼之職業。彼為攻擊之政策引誘，彼夢想成爲紐約（New-York）市之  
市長，繼爲國家之總督，但選擇之結果，均與彼之希望相反。彼報紙之成績，使其安慰。因不久即有一「海埃史脫氏  
（Hearst）之印刷品」包含各種每日刊之日報，各種週刊之雜誌，各種月刊之雜誌，均聽命於唯一之經理。一九一  
四年之歐戰，給彼一新之機會，以自任爲「美國主義」之辯護人，而攻擊歐洲人，尤以攻擊英人爲最。彼甚久要求  
中立，甚至彼於歐戰終了之後，攻擊法京凡而賽依而（Versailles）宮之條約，及國際聯合會。即彼失敗於一九一  
七年，因攻擊爲德國潛水艇水雷引起好戰之熱心，但彼於一九一九年贊助提醒美國人對於歐洲之疑懼。

在高同培奈脫氏（Gordon Bennett）之後，波里脫才氏（Pulitzer）及海埃史脫氏（Hearst）均爲報紙之主

要指導人。報紙會得完全效果，因其適合於美國生活之式樣。一加拿大之譏笑著作家，曾於一九二二年反對英國報紙及美國報紙。『述於台諾依亥氏 (Donoyer) 著：英國報紙如何故樣，世界之雜誌，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彼謂英國之日報，係『用於一人之在其總會安靜之一角，用其午餐時間之，而將日報倚在穩碗之上；或一退業之銀行家，斜靠在彼之皮椅中閱之，幾已入睡。』美國之日報，係用於『一人之懸於快車之握手上閱之，或一人吞食其午餐在一店櫃上閱之，或一人止立一足而閱之，或一人使人修鬚二分鐘時間之。』對於英國報紙，並不實在，但對於美國報紙，充分確切。在美國希加谷城 (Chicago) 所作之調查，曾表示受考驗者之百分之五十，能每日用十五分鐘於日報，清晨人閱日報之節略，條文之標題，氣候表，晚間人較有餘暇，但因勞苦工作疲乏之人，再不願強追一太大之心力。日報一如電影或無線電，應以感動之新聞，或有趣味之『良善紀事』，以使彼等消遣。

### 第三節 技術及商務之進步

如以心理學之原由及社會之原由解釋美國報紙之進化，此乃技術及商務之完備，曾使進化為可能。予等業已談及在英國 (Angleterre) 繼續耐心之研究，尤於泰晤士報，以改良德國算學家谷亥尼氏 (Koenig) 之印刷機器。及於法國 (France) 瑪里諾尼氏 (Marinoni) 曾實行彼之各種大發明品，於美國 (Eliass-Whis) 各種推究尙更勉力。一卓絕之發明家化亥氏 (Hoo) 開始將英國之機器使之更易伸縮，繼又製造一印刷機器，由美國非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 之一日報，開始使用於一八四六年。因內戰之故，而報紙印刷大增，乃鼓勵報紙，更加政

良。此係化亥氏 (Hise) 之工廠，於一八七一年，出一新之印刷機器，日漸改良，訂購印刷機器不絕增加，引起其他發明人之熱烈競爭。美國排而低毛城 (Baltimore) 之一日耳曼種美國人梅而琴他雷氏 (Margenthaler)，發明旋轉印刷機器，由一日報業主公司自一八八五年起散佈各處。紐約演說台報。於一八八六年安置此項新機器十二部於彼之工廠中，以給模範。旋轉印刷機器，甚速獲得世界之歡迎，此良好機器之輪盤，自是時起，無一輪盤不受各種之改良。

予等根據一當事之日報記者所言，略述旋轉印刷機器之運用。「請閱陸尙納氏 (Lauzanne) 著報紙陛下，一九二五年。」機器敷有金類之流質，自行旋轉一行一行之鉛字，即為一號報紙所需之鉛字。一份六頁之日報，須三十萬鉛字，若是組成之各行，均裝入於一規定緊束之鐵矩形中，即「鐵之印刷壓迫機。」有一頁之面積，往昔人塗墨水於此印刷壓迫機上，現在於此印刷壓迫機上，人用一疊連續之報紙，以一種專門及潮濕之紙，由木屑粉隔開，人將印刷壓迫機及報紙，放在燒熱之壓榨機下，在此機下經過時，報紙自行乾燥、堅硬，而成為一種紙板，即印刷紙板。此印刷紙板再刊凹下鉛字之印象。印刷紙板，搽以雲母粉，以使鎔化之金質流至印刷紙板上，不致粘着裝成之紙板。印刷機器包含壓榨機，在壓榨機上，人用已預備凸出鉛字之金屬鉛字板。印刷機器之圓柱，繞以二重疊之半壓榨機，在各圓柱之下，印刷之紙帶自行滑下。印刷機器黏貼及折疊各冊，每時印刷機器能印刷九萬六千冊，於是遠過於泰晤士報以勝利之形式。於一八一四年佈告，以谷亥尼氏 (Koenig) 之印刷機器，印刷彼第一號報之一千一百冊。

一若是之進化，會發明日報之圖畫部分。日報因欲獲得太匆忙之閱者以得省察之時間，乃注意將各種圖畫置於彼等二目之下，以代條文，或甚至電文。在美國（America），人早知此道於瑞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發刊每日鏡子報之前，此尚係機械之技術家，使日報之技術家所視之進步為可能。歐洲（Europe）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五〇年之間，會創設插畫之定期刊行品，此係美國（East-India），彼曾用插畫在政治日刊。在創設每日刊報採用插畫之前，紐約每日電聞報（價美幣五生脫）會開始用插畫於一八七三年。當紐約之二匹敵，世界報及清晨日報發見精巧之方法，以再版着色滑稽畫之時，曾有甚多仿效者。至於照相，報紙甚久不能利用之，但於一八八一年在歐洲（Europe）發明之照相，不久益臻完備於美國（America），使各日報得利用之。

無庸堅持電線網及海底電線網之漸漸擴張對於報紙之重要。美國之各日報，亦首先使用電話，不久彼等之訪事員習於用電話報告緊急之消息，無往昔書寫消息之勞。如有語言及句法之錯誤，無關重要，主旨在節省時間。以新報紙之擴大印刷，人不再滿足昔日襪襪之紙，數量太少而尤太貴。迨發明以木之軟精液質作紙，以供給報紙必需之材料，但不免破壞甚多樹林於各國，此因各廣告之發展，使紙張之消耗日益增加。在美洲（America）一如在歐洲（Europe），一時式之大日報，需要各種之費用，一號報紙之成本，高於售出之價，不足之數，祇能以各廣告費補償。各廣告之知識，刊行品之知識，大發展於美國（East-India），此項知識，有彼之心理學，及彼之社會學，人作各種調查，以確定一美國人能決意購買一出產品之方法，是否廣告，或小商人之欺騙口吻，或一友人之勸告。

〔請閱 埃大姆司氏（Adams）著：廣告之業務及其知識之法律，紐約（New-York），一九一六年，按照蒂加浴城。

演說台報之調查，百分之五十五購買者，均受小商人之影響，百分之六購買者，由其各友人，百分之三十六購買者，由各廣告。亦有一種廣告之藝術，此項藝術，乃以極高之俸薪相誘，而徵募畫師及大才能之美術家。有一種文學之廣告，彼借用彼之敘述於石之時代，一如於羅馬上古之時代，彼之敘述於進香神父之歷史，一如於大將軍之生活，因購買者大都以婦女爲多，人乃悉心研究取悅於彼等之方法，感動彼等好奇心之方法，所有各大商店均從事於廣告。爲各大商店與各日報間居間人之刊行品代理處，悉心考察此數項日報，以知何項日報最有幸運以達到公衆。各日報均增加其頁數，而此項頁數能使各日報得此項必需之收入，是以甚少日報少以十六頁，而大日報達至四十頁。各登廣告人，均特重視星期日之插畫附刊，因此項附刊能入所有家庭。此項附刊，昔日曾爲八頁，現常有四十八頁，而人會見一百頁之附刊。若干日報爲甚富之主願所閱者，能使付更貴之廣告費，但普通均爲報紙印刷之數目，以決定登廣告人及各代理處之選擇。事件甚爲重要，致執行政權之官吏會加以干涉，以便阻止詐僞。一、九一二年之法律（新聞紙刊行品之法律）曾追令所有定期刊行品，用聯邦之郵局，在宣誓取信之下，每六個月通知在前六個月彼等印刷平均之數。法律之一條，命所有付款登載之件，均歸入於廣告。各登廣告人，得各日報管理人之贊成，會於一九一三年創設一專門之事務所，以保證法律之執行，檢查呈報報紙印刷之數目。

因報紙成爲一種實業，人應對之用各種方法之會對他種實業奏效者。請閱勃來依亥氏（Blayen）著在美國日報業歷史中主要之進行，剛勃里虛城（Cambridge）一九二七年第十六章，維拉特氏（Villard）著若干新聞紙及新聞紙記者（New-York），一九二三年。二敵對黨之臨時契約，及投機人之委員會，均屬於此項

範圍，如『各日報之群』之生存，得以證明之。是項開始於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之間，在美國之中部西部，史克里發司氏 (Scripps) 昆仲，因遇見瑪克拉亥氏 (MacRae) 之競爭，乃與之聯合。史克里發司氏 (Scripps) 瑪克拉亥氏 (MacRae) 之同盟，成立於一八九五年，不絕擴大而獲得太平洋 (Pacific) 沿岸之營業。此同盟有二十三種日報於一九二五年，此數投機人委員會之若干指揮者，不增加新之定期刊行品，而從事於合併及取消，以便存在之定期刊行品發達，此係分配糧食之制度。此數大事務家之一，弗郎克埃蒙依氏 (Frank A. Munsey) 開始彼之購買每日刊報於一九〇一年。數年之後，彼宣言各日報之數應減少百分之六十，而一公司將達到甚好之成績如公司同時檢查五百種報紙。蒙依氏 (Munsey) 繼續彼之營業，購買，繼又出售，迄至彼之亡故於一九二五年。然須一確切之運用手指，一確切心理學之精細，以奏效於此數項企業。海埃史脫氏 (Hearst) 報紙成績之理由之一，據多數觀察者之悉心考察，乃在官吏之獨裁權與每一報紙之自治間，有一精巧之調停契約。報紙之自治，為當地之成績所必需。

在報紙一如在實業，集中應有統一為伴。新聞之統一，曾為各代理處之工作。此項代理處，甚久甚為簡單，下於路透 (Renter) 代理處或哈伐司 (Havas) 代理處，於一八六六年海底電線之開始，使彼等感覺一新之推進，而於一八九二年誕生大合作代理處，用於對待同盟之各日報。聯合之報紙即與路透 (Renter) 代理處訂立契約，而由路透 (Renter) 代理處之居間，復與哈伐司 (Havas) 代理處及華而夫 (Walt) 代理處訂立契約。自是時起，一種勢力不絕擴大。在一九一七年，此報以彼之五萬二千專門通信員自負，但此項專利，引起各種抵抗。史克里發

司氏 (Scripps) 瑪克拉亥氏 (Maucke) 投機人委員會，知覺得同盟者以創設合衆報紙，此報紙發達自一九〇七年。而前一年，海埃史脫氏 (Hearst) 曾創設國際新聞職務報爲彼之報紙，此報不久被約攻擊聯合之報紙。此項衝突，迄至最高法院之判決於一九一八年。

對於新聞之統一，應加報紙條文之統一，此係「委員會」之工作，供給草稿於各日報。自日報條文起迄至附刊，此類之第一委員會，似已由低洛脫松氏 (Tilison) 設立於英國 (Anglaterra)。此委員會之一代表，於一八八四年來至美國 (States-Uris)，贈給美國之各日報各種大小之小說。在美國方面，一美國人瑪克路而氏 (MacClure) 對於各定期刊行品，提議簡短之小說，每星期五千字，招待甚優，爲之鼓勵。彼乃在一年之末宣言，每星期能供給三萬字，而此爲各種之條文，在條文中並有彼保留自行著作之廚房各種烹調方法。其他二委員會，與彼作競爭於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六年。彼中之一，甚爲可畏，因彼有一女合作人，善於著作有趣味之條文，與婦女公衆。在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之間，此項委員會日益增加，因人接受彼等之供給，不獨爲星期日之各日報，且爲每日刊報。此項每日刊報，有一習慣爲予等會表示於德國報紙中，此項習慣，爲一頁廣告，須有一頁本文，是以甚爲貴重得完全準備之副本，以賤價給與閱者。因閱者不問其來源，亦不問其書法，祇願消遣。在一九二六年，人計算有一百餘委員會，招致七百五十著作家或美術家爲此工作。

人尙更有進步，人不再供給手書之本文或打字之本文與報紙，但以已裝成印刷所之紙，以備印刷。此係前文所談印刷紙板之問題，即在條文之粉紙板上之印象。在刊行品鉛字粉紙板上之印象，在圖畫粉紙板上之印象，均

可每日運送，如有需要，由專車運送。人由電報或電話增加若干通信，有時對於臨時發生之重要事件，一簡略之日報條文，而日報成矣。此數方法，在每一「各日報之練」內部中，成爲一普通之習慣。此數方法，尙有助於減少費用，因取消「個人日報業」最後之痕跡。（此類之各種方法，在內戰時曾被嘗試，嘗缺少人工之時。）

#### 第四節 移民及黑人之報紙

日報成爲甚重要於所有美國人，會得一特別之位置於各移民之生活。（請閱帕克氏（Park）著移民報紙及移民報紙之檢查（New-York）及倫敦（London），一九二二年。）並不閱於彼等之來自英國（Anglo-Irre）者或來自依而郎特島（Irelande）者，因英語爲彼等本國之語，大衆均閱本國之日報。彼等時常供給合作人及領袖於是項日報，但他國人往往用數年以學談講國語或了解國語。在一九一九年，人會表示在北美合衆國（Union）之版圖內，約用四十四國語言。移民之大半均係貧民，甚多在彼等之村莊中，向未見一日報，亦向未見書寫之彼等國文。例如俄國之烏克來納（Ukraine）地人，或匈牙利國之史洛伐克（Slovakos）人，在一時代，俄國（Russia）及匈牙利國（Hongrie）均主張維持彼等之國語於土語之列。此項人之大部分，在本國受壓制，在美國（Amerique）得一解放之感覺，均欲自立，而受教於日報。有時此項離開本國之人，會將新生活復回至彼等會離開之「老國」，如事甚爲人知，因依而郎特島（Irelande）人，復用依而郎特（Irelande）之土語。

另一方面，往往由工場主人或商人因圖利而運來之移民，彼等感覺需要閱讀本國文字之日報，以便在報中

得實際之報告。在每一移民集團中，有若干文人，大都因政治原因而離開歐洲 (Europe)。彼等編輯日報，爲彼等同種之昆仲，並願爲彼等之引導者及教育者，但不免感覺若干輕蔑。因較近隣美國之日報平凡，不久彼等不得不仿照美國之日報，以將來此供給彼等工作於製造家及佃戶之無知鄉人置之於水平線。

此係猶太之報紙，用猶太文發刊，此報得一甚大之成績，因彼給於一甚衆之人口，而其小孩均已學閱報。猶太之報紙，曾創設多種大日報於紐約 (New York)。在一九二〇年，向前報會印刷十四萬三千份，其他二種日報，印刷七萬八千份及七萬五千份。彼等曾仿照海埃史脫氏 (Hearst) 報紙之商務方法及技術方法。各日報以他國文字著作者，均無一類是之開始。昔日之各日報，即在一八七〇年前各集團之日報，均有些微過時之性質，往往更有懺悔之性質。挪威之各報紙，均係宗教之報紙。加拿大國 (Canada) 之各日報，平常均聽命於基督教之教士。德國之各日報，文學之水平線甚高，是項日報，爲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〇年之革命逐出歐洲 (Europe) 之各民主政黨所編輯。

在一八七〇年後所來之移民，因見自由之耕種地不多，乃聚集於工廠之四周，均表示社會黨或委員會黨之傾向。此項傾向曾發表於爲彼等而創設之報紙中，但此項種族集團之每一團體，受一移民銀行之勢力，此銀行大都聯合於載運彼等來此之航海代理處。此項代理處，甚多曾購買日報或創設日報，以便在報中登載各種廣告，而反抗他種報紙之有急進黨或社會黨之傾向者。另一方面，各移民之小孩，均曾於學校學習英文。此項學校，專爲使彼等爲美國人而設，因之諸小孩均成爲英文報紙之新主顧，而英文日報有使大衆了解之藝術。

有一他種報紙，係用英文，但與美國報紙不同，此係黑人之報紙，請閱台脫佛依來氏 (Dowlatlar) 著，黑人報紙在美國，希加谷城，一九二二年，潘恩氏著，非洲美洲之報紙及報紙之發行人，史潑林非亥而城 (Sprinfield) 一八九二年。若干被釋放之人，自一八二七年起，開始各種嘗試，彼中之一，有價值之日報記者弗來台利克度克拉斯司氏 (Frederick Douglass) 設立一週刊一八四七年，雖有繼續之困難，能使此報生存垂十六年。首次共同之努力，祇發生於內戰之後。黑人之最有才智者，得美國北部白人財政之助，設立各日報在美國南部之各國，用以教育脫離束縛之大衆。因報紙之數太多，且其語調太腐儒氣，是以此數日報之大半消滅甚速，將近一八八〇年，若干新聞雜誌發行人因認識彼等之職業，認識彼等之閱者，得以設立各報，生存較久，此項日報對於技術及編輯，曾仿照白人之日報，所給報紙一種不同之性質者，此係種族之良心，彼等以深切之痛苦，詳細說明美國南部各國之各種法律，曾取消有顏色人之政治權利，而尤以取消羣衆立即執行裁判之決議書爲最。〔譯者按：美國有羣衆立即執行裁判之法律，名林虛 (lynch) 法律。按此法律，羣衆獲一犯人，立即對之審理，立即執行刑罰。〕此項事件，在第二十世紀，較少於第十九世紀，但未完全消滅。在各種事實之雜錄中，白人之各日報，喜敘述黑人犯罪之恥辱，黑人反對由彼等同種實行之經濟及才智之進步。二定期刊行品曾占第一位，一爲危機報，係一雜誌，自一九一〇年起，由教師蒲而克哈脫蒂薄埃氏 (Burghardt Du Bois) 管理，一爲希加谷 (Chicago) 城辯護人報，設立於一九〇五年，爲多數殖民地之機關報。是項殖民地，各實業家會名之爲美國南部相近米希降 (Michigan) 大城之殖民地。黑人世界報係賈佛依氏 (Garvey) 之日報，彼要求『非洲 (Afrigue) 給非洲人』，曾得贊成者及反對者同樣

之熱情。在一九二一年，有四百九十二種黑人報紙存在，幾均為週刊。其中有八十三種宗教報紙，三十一種雜誌，及二百五十三種日報，上項報紙均用以辯護黑種。

如不言數語於雜誌，人不能談及美國之日報，因雜誌之生命密切連合於日報之生命，「請閱馬脫氏 (Mott) 著：一七四一年至一八五〇年美國雜誌之歷史，紐約 (New-York) 及倫敦 (London)，一九三〇年。」馬脫氏 (Mott) 著：一八六五年至一八八〇年美國之雜誌，依哇伐市 (Iowa)，一九二八年。」為英國雜誌所感動，或抄寫英國之雜誌。是項雜誌誕生甚易，而死亡亦甚速。各雜誌之編輯人，均係無薪而好美術者，彼等甚至以受一俸薪為受辱。將近一八二五年，富裕之地方能對彼等供給更多銀錢，而公眾欲避免英國 (Anti-Slavery) 之統制，人曾計算約有四千種暫時之雜誌，均曾嘗試於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五〇年之間。對於婦女之文集，日益增加，往往兒童而空泛。另一方面，人繼續竊取英國之雜誌，不付著作者之版權。將近一八五〇年，雜誌確成為一美國之制度，各處被人追求，必需以日報補足，終之在「改造」之後，雜誌甚為發達。

在雜誌中，人曾發見若干雜誌有美國日報之性質，予等取會得大成績之二雜誌為比例。「請閱瑪谷松氏 (Marsson) 著：意外之津在會談中，倫敦 (London)，一九二〇年。」一為柏虛氏 (Pare)，「嗣後在世界大戰時，為駐倫敦 (London) 之美國大使，」彼曾語其合作人，謂雜誌首須供給消息，蔑視「文學之」空氣，彼一再陳述必須團結，加之由彼介紹之文體模範，甚有價值，即係望經及美國總統林肯氏 (Lincoln)。一為陸里梅氏 (Lorrimer)，彼經理星期六晚郵傳雜誌，此雜誌於若干時為最廣佈於美國 (Eats-Unis) 者，此係彼要求大眾，語言簡

單而朋瞭。據彼之意見，在每日刊日報業中之一種實習，亦為雜誌之編輯人所必需。如在醫院中之一種實習，亦為醫學之學生所必需。此係實習，使人學習對於無論何項事件，書寫迅速，不准懶惰，使編輯人偷閑。彼加稱，英國之各種雜誌，為閑暇之閱者而作；美國之各種雜誌，為人民之願永遠工作以賺銀錢者而作。

## 第四部分 日報在第二十世紀

### 第一章 報紙在歐戰時

請閱拉而夫哈司回而路脫士氏 (Ralph Haswell Lutz) 之重要典籍記錄條文，宣傳世界戰事之研究。時代歷史之日報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一九一四年之戰事，表示政治報紙之勢力及弱點。彼之勢力，因在全世界無一人不感覺願意以閱讀日報；彼之弱點，因各國政府減少或取消彼之自由權，對彼加以密切之監視，以阻止彼供給消息之能有利於敵人者。但彼等深知利用各日報之勢力之必要，以散播思想及感情之能助最後之效果者。拘束報紙如新聞之機關報，發展報紙如宣傳之機關報，此二目的或係矛盾，然至少難相融洽。

各日報之經濟生活已在同時變更，因日報之經濟生活，大都倚賴於廣告，但各廣告在各交戰之國內，均已消滅。各商人及各實業家已停止彼等平常之職業，再不願亦不能再消費銀錢於廣告。當工廠再開之時，彼等均爲軍隊工作，爲國家工作，各廣告成爲無用。報紙失其大之收入來源，不得不減少其費用。〔請閱拉脫柴隆司氏 (Lutz) 著：日報在戰事之時，巴黎之雜誌，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五日。〕事件比較尙易，尤在開始之時，因各閱者再不

若往昔之要求，人能取消甚多新聞來自何處之標題（因各編輯人均已入伍服軍役），無人抗議，因何人尙思開戲院或郊外運動之條文，大多數日報回至往昔之四頁。

並且因缺乏紙張，日報不得不減少頁數。昔日人習用之大宗木製之紙，幾將無着，因無預備之船隻，各種運輸方法之壟斷，由協約國封鎖海岸，或由德國潛水艇封鎖海道，與成爲敵人之供給人斷絕來往。如許理由，缺少各日報必需之第一材料，在一被圍困之城中，有饑荒之威嚇，人乃施行分配糧食，因之應作報紙之分配。各政府得報紙會社之同意，設立詳細之規則，若干政府讓每一自由之日報隨便使用人已給彼所存之紙，若干政府限制報紙之頁數，報形之大小，而禁止各號附刊。因之各政府被人稱爲干涉各日報「廚房」之瑣屑，此非止係交戰國受紙荒之苦。如瑞士國（Swiss）係中立國，地方爲戰事包圍，應強迫報紙分配紙張，日益加厲。（請閱李亥脫孟氏（Rieman）及哇該（Aner）氏之條文於瑞士各日報發行人之書，楚呂克城（Zurich），一九二五年；對於法國（France）方面，請閱埃台里納氏（Ardine）著：紙張之危機，一九一九年。）紙張之價繼續高漲，迫令各處定期刊行品提高彼等出售之價，此係法銅幣一蘇日報之末日。彼自五十年以來曾獲得世界之歡迎。

至於各政府與報紙之政治關係，成爲一複雜之難題，在開始之數日，似易於解決，國民共負責任之意旨，消滅一切障礙。各政府在組織檢查之時，允許各日報確切及豐富之新聞，各日報之經理允許協助各國務員於彼等之職務；但此融洽爲時不久，何爲危險之新聞，何爲無害之新聞，於若何方法禁止日報各條文不談軍事問題，而能傷害各閱者之道德者，予等見此於英國（Angleterre），於法國（France）及於德國（Allemagne）。

## 第一節 報紙之制度在英國

英國 (Anglaterra) 自羅素而氏 (Russell) 之戰功於俄國南部克利梅 (Crimee) 半島以來，習於見彼之各日報敘述彼之軍隊交戰之詳情。新近當南非洲 (Afrique du Sud) 脫郎司伐而 (Transvaal) 共和國之戰事時，一時對於帝國之尊嚴甚為危險。政府對於報紙並未施行不便之方法，各日報記者會思此次人向對彼等信任，另一方面，彼等一無爭論接受在同時設立之電報檢查。〔請閱郭啟氏 (Cole) 著：報紙在戰事時，一九二〇年顯才氏 (Cox) 著：當戰事時報紙之司法上制度於英國。公法之雜誌，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六年。〕政府引證國際電報條約，宣告有線電及無線電之使用，一律停止在帝國所有地面之上。但彼加恩准許私人使用之，惟須彼等之電報書寫簡明，用英文或用法文，而經過預防之檢查。

此並不足，一九一四年八月六日，已有一議員於下議院表示各不謹慎之報紙發行特刊，由叫賣者在晚上散佈，以通告一意想之海軍勝仗。八月七日，國會票決通過對於保護王國之法律，給國王全權作各種規則，以規定各著作人之所不應發刊者。在同時，並無正式之命令，政府通告各日報，設立報紙事務所，即檢查事務所，但並非對於所有日報之各條文為一強迫之預防檢查。八月十二日之規則，限制禁令於防禦之口岸，及鄰近防禦口岸之各區域。其他各處，檢查局止給意見於各日報，當各日報向彼諮詢某新聞或某新聞是否適當之時。報紙事務所之總理，議員史米脫氏 (Smith)，曾向下議院表示彼無合法之權利以阻止驚人之新聞。

此些微懦弱之法律，由八月二十八日之法律加強，而隨以九月一日之規則，此規則稱：「無一人應以語言或文字傳播易感動之報告，傳播無感情或警報於陛下之軍隊中，或於居民中。」此對於壓制之嚴厲軍器，但無預防之性質。在實際上，預防之檢查仍已實行，因人對各日報表示預防之檢查，如對於彼等之一種保證，如最優之方法以保證彼等之條文不致受新規則之打擊，但如各日報不諮詢何人，自願冒被緝捕之危險而發刊主要之新聞，無一合法之明文阻止彼等為之。

各項新之政權，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已給與政府，政府得有搜查及為預防而沒收之權利。每次政府均以為有理以信一刊行品為危險，但此並不關於「無害之」刊行品。檢查局之負責新局長史當來蒲克麥司維氏（Stanley Buckmaster），對此問題於下議院辯稱，檢查局應阻止批評，「如此項批評以某種性質能破壞政府之信用。」此數語引起一爆發之忿怒，反對黨之領袖博那勞扶氏（Bonar Law），熱烈抗議，國務總理乃用心減輕其同事之宣言。檢查局長於數月之後，即一九一五年二月八日，言稱：「予實一無權力以強迫各日報將彼等之刊行品服從於予。」

沒收之權利，會使用於依而郎特島（Ireland），在彼處，一部分報紙完全敵視。即在英國（Angleterre），若干意外之事證明沒收之權利，未始無益。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地球報報告海軍部長貴族吉青納氏（Kitchener）之辭職，一正式之更正，未能阻止此報維持彼之權認。此新聞係假造，能發生一甚嚴重之感動，因此海軍大領袖甚得人望。檢查局將此事交與內政部長都恩西蒙氏（John Simon），彼在下議院解釋沒收及停止該報之理由，而

加稱地球報有倚賴於法庭之權利。於是日報道歉，而被准許發刊於十五日之後。

兩月之後，克拉司谷城 (Clarendon) 之一日報，名向前報，給各工人作各種破壞之條文，騙各工人合作製造軍用品。此次英首相勞依喬巨氏 (Lord George) 親加干涉，不獨沒收日報，即印刷機器及材料一併沒收。彼得書面之道歉，約定永不印刷違背國法之品，因是日報得以復行發刊。政府利用此項意外之事，由一九一六年二月及四月之「內閣各命令」擴充政府各項預防之權力，輿論對於此事給政府以有理。

至於壓制，無人欲取息報紙犯罪歸陪審官審理之普通規則，此項原則會維持於戰事之時。但保護王國之法律，將所有有意侵犯「新規則」之起訴，均交與軍法裁判所。此項不通用之裁判權，不久成爲批評的，因一九一五年三月之法律，保存軍法裁判所爲外國人，而決定所有英人能請求出廷於陪審官之前。然政府保存交與軍事法庭之權利，遇有侵犯之事，或有特別嚴重之情形。

總之，法律缺乏確切，如一人之受任實行此法律者曾言及之。按照英國之習慣，此係一種「不合理論之仲裁」。但其施行無阻，因大衆之好意。「郭敦氏 (Oake) 著：報紙在戰事時，一九二〇年，一四頁。」報紙事務所，首數日倉卒成立，繼得一完備之組織。此事務所內有四科，一爲供給新聞科，一爲檢查電報科，一爲專闢各種海軍問題科，第四科有普通檢查之職務，考察人交給彼之一切職務極大，因須閱十萬日報條文，及一千書籍之稿本。事務所從事於體恤各日報，預先告知彼等送報檢查，以免彼等表示檢查之嚴厲。且事務所經理之一，亥特唯恩郭敦氏 (Edwin Oake)，係昔日倫敦 (London) 大日報之發行人。

事務所因陸軍部之請求，或水師提督府之請求，或他部之請求，應修改或補足彼之各種方法多次。起始人信無益檢查由德國飛行家在空中所作之新聞，嗣後因各日報答副公衆之好奇心，而每次登載精細之詳情，乃被禁止登載此項新聞，以阻止敵人知彼進攻之結果。在若干時，各日報會能自由登刊逃避之紀事。嗣後人對各日報檢查，因供給若此確切之消息，能貽害於被俘虜之英國兵士，事務所在戰事之期間，對於特別之各點，曾給七百訓令於各日報。

各日報記者愛國之好意，不能阻止彼等時常批評報紙事務所，而在上下兩議院中人甚願表示彼等之請願。一剛勃里盧城(Cambridge)之教師，在一政治會議中，宣告「不幸之報紙檢查局，」人譏笑禁止報告預測之氣候，人嘲笑不學之檢查人。一日曾剪去英國製作家及詩人紀潑林氏(Kipling)之法庭傳達票。另一日剪去英國女詩人物洛扶雷(Browning)女士之法庭傳達票，在檢查與報紙之間，永不能生存一完全之和睦。

另一方面，報紙對於各國務員保存其自由之談論，貴族培埃弗勃洛克氏(Beaverbrook)曾述彼如何使報紙攻擊(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以使推倒埃司基脫氏(Asquith)內閣，而使勞依喬臣氏(Lloyd George)組一內閣之可能。請閱貴族培埃弗勃洛克氏(Beaverbrook)著政治家及戰事，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二冊。但英國日報業各領袖之最不溫和者為貴族瑞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為德國(Allomagne)之猛烈敵人，欲人戰爭到底。自一九一四年起，嘗人向其談及某人時，彼第一問題，即為「彼了解戰事否？」此即言彼是否決意以最大之勇氣及最大之努力戰爭到底。彼在泰晤士報遇一可貴之合作人維克亨姆史低特氏(Wick-

ham Stead) 彼亦深知德國 (Allemagne) 危險之嚴重，而能得歐洲 (Europe) 中部情形之消息。泰晤士報自戰事開始之數日起，即引以為職務告知彼之閱者英帝國生命之危險。彼責備政府不知此項事實，給國家以遲緩及柔弱之可憾表樣。外交部不喜此項批評，乃與泰晤士報斷絕各種關係於一九一四年冬至一九一五年。但泰晤士報終之對外交部道歉，而復敦往日之友好。〔維克亨姆史低特氏 (Wickham Stead) 著予之記念，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二冊，四八頁及六三頁，嗣後政府利用法國陸軍隨員對於泰晤士報消息之不滿意，乃起訴攻擊泰晤士報，法國大使巴而剛遜氏 (Paul Cambon) 准泰晤士報之各辯護人宣告彼未知亦未贊成此項起訴。泰晤士報乃被判無罪。〕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尋有能方之人以感覺政府必要之努力，彼起始信基青納氏 (Kitchener) 為彼物色之人，而彼之各種日報均尊崇陸軍部長。但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失望於一九一五年。基青納氏 (Kitchener) 對於國家勸誘一欺詐之安全，依賴自願兵之入伍，以避免強迫服役之必要。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攻擊「無能為之人」甚多國務員缺乏此交戰之意旨，彼登國務員勞依喬巨氏 (Lloyd George) 之交戰意旨甚強。於是彼之各日報贊揚勞依喬巨氏 (Lloyd George) 羅致必要之軍用品及軍隊，而各日報盡其所以預備彼之即位如內閣總理。當此事告成之時，泰晤士報及每日郵傳報對於政府成為獨立之同盟者，有數次稍感不便，但有益處，因彼等協助使人接受因戰事延長而迫施之各種嚴厲方法。

## 第二節 在法國

在法國(France)危險似較大於由彼艦隊保護之海島，「譯者按：此即指英國(Anglaterra)」以抵抗侵入。〔請閱郁衰夫白堆來米氏(Joseph-Bartholomy)著公法及政治科學之雜誌，一九一五年，三一〇頁；海奈金氏(Hennequin)著懲治及刑法之雜誌，一九一六年三月至四月。〕八月二日之命令，將所有法國各地戒嚴。此命令援照一八四九年對於戒嚴之法律，准軍官禁止危險之各日報。此命令得批准在十八種法律之中，是項法律，均由下議院於八月四日一致票決通過，而於八月五日布告。此數法律之另一法律，係用於「壓制報紙在戰事時之不謹慎。」主要之一條，禁止發刊「所有消息之關於軍事舉動，或外交舉動，其性質以便利敵人，及對於本國軍隊之意旨及居民之意旨施行一種可憾之勢力者。」刑裁，為監禁（一至五年）及罰款（一千至五千佛郎。）

此二種法律，無一設立強迫之預防檢查。海軍部長對於各日報之通告（八月四日），內稱：「各日報及各項定期刊行品，在送一樣紙與報紙事務所後，無須准許，得印刷及出售於公路中。但如考察樣紙，證明所載之軍事新聞未經報紙事務所通知者，得即行沒收報紙。」各日報記者，憂慮新法律之普通規則使彼等所負之責任，乃與政府磋商。政府同意使人將各日報之樣紙，先交報紙事務所考察。在外省亦設立雙重之檢查，即軍事之檢查及民事之檢查，由軍事區域之統領及府尹施行。內閣方面，表示信用於報紙，乃於八月十二日任命一委員會，以屬於各政黨之四十五日報記者為委員，而代表各主要之集團。於是檢查成立，一無抵抗，神聖之統一，使表示均如意。

但蜜月不垂久，而抗議早開始。有各法律著作家之抗議，表示預防之檢查，無一合法之條文能加以引證，然人不在乎是項抗議。另一方面，參議會之議決（一九一五年八月六日），宣告一七四九年之法律永遠實行。而由此

法律所賦予之各種政權，包括施行預防之各種方法。

大衆均同意對於軍事檢查之需要，自第一日起，人會迴憶法國上將瑪克瑪翁氏 (MacMahon) 向塞唐城 (Sedan) 前進之表樣，曾由法國各日報洩露於德國，各將軍，無人責備各檢查員，隱藏服役軍隊之領袖之姓名，及軍團之號碼。但自九月起，人加抗議，因檢查干涉一切，甚至不關於交戰之事。法國新聞雜誌發行人及悲劇著作家埃而弗來特加比司氏 (Alfred Capus) 仿照非加洛報之自言自語，而於九月二十七日書稱：「祇須人在其著作品中不談政治，不談政府，不談軍隊之信用，不談社會之信用，不談受傷之人，不談德國之殘酷，不談郵局之職務，人能在二三檢查員監督之下自由發刊一切。」

人更不滿意擴大「政治」之檢查，用意在於保護政府人員，甚至攻擊最正當之批評。「按照由法國將軍加里亥尼氏 (Gallieni) 任爲管理巴黎 (Paris) 檢查之下議院議員所言。此係暴獨城 (Bordeaux)，政府會寄第一命令強迫政治之檢查。克洛脫士氏 (Klotz) 著由戰事至和平，一九二四年，三二頁。」對一無能之國務員，是否不可抵抗，因爲普通之利益，而藏匿其過失。各日報之請求，日益加增，巴黎報紙之委員會，作各項請求於十一月，繼於一九一四年之十二月。類是之表示，曾有多次於一九一五年，在十月間，巴黎報紙委員會之抗議，因外省報紙委員會之抗議而更強。乘此機會，時報會書稱：「檢查局處於各法律之上。」（一九一五年十月八日。）

此數項抗議，當然遇一反響於下議院之演說臺，但每次從事於一嚴重之討論，政府均得勝利。內閣總理維維埃尼氏 (Viviani) 於一九一五年三月四日對於此事作答如下：「並無政治之檢查，有一民事之檢查，彼能施行

對於若干事件之刊布有擾亂秩序之性質者，但切實言之，無政治之檢查，有數次人甚驚異在閱讀各日報之若干條文時，見有甚嚴重甚奮激甚凶暴之批評。此係著作者之權利，在因贊成自由權而抗議之側，人完全使用此自由權於同時人哀告缺乏自由權之時。」

下議院之一委員會，終之於編輯一條陳，此條陳確認預防之檢查，但限制預防檢查能施行之範圍。但新內閣總理勃里蓋氏 (Bridges) 在一演說中攻擊此項條陳，甚至彼之敵人贊美彼演說之才能。彼表示維持國家「道德態度」之必要，彼確認「當戰事應垂久之時，主要軍用品之能得勝仗者，此為地方之鎮靜，地方之沉着。」一言以蔽之，人宣告將上項條陳送回委員會，此係無限之延期。國會雖承認若干哀訴為正當，但審度在戰爭之時，必須不削弱一不可少之機關。(反之，法國陸軍上將郁弗而氏 (Joffre) 不滿意檢查之軟弱。筆記，第二冊，三八四頁。) 但各鄭重之人均覺檢查太普及，法國教師及歷史家拉維司氏 曾書稱：「願意維持國家於一樂觀意旨之形狀，自係確實，但此係一危險之願意。」(巴黎之雜誌，一九一六年七月一日。)

法國各著作家，時常確認檢查在法國 (France) 較之在英國 (Angleterre) 更嚴厲，更無微不至。人等彼等謂法國報紙更不柔順，而預審制一羣作破壞之報紙之各種嘗試。因之人民之日報於六個月被停止十一次，紅帽字報亦被停止多次，迄至一日彼之各編輯人均被拘獲而止。彼中之一，蒂伐而氏 (Duvau) 因與報紙普通犯罪罪不同之理由，而被判死罪。「請閱瑪衰而培而才氏 (Marcel Berger) 及巴而埃拉氏 (Paul Allard) 著：在戰事時檢查之秘密，一九三二年。」

檢查之最可懼敵人爲克來忙沙氏 (Clemenceau)，當戰事之第一大部分時，彼在法國報紙中之舉動，一如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在英國報紙中之舉動。彼等工人均願激刺一太軟弱之政府，而彼等二人終於見彼等之反對得有成績。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彼曾拒絕組織內閣，而成爲宣傳之正式經理。克來忙沙氏 (Clemenceau) 獲得內閣總理，自開始之時起，自由人報之編輯人，表示不預備允許檢查所要求之各項犧牲。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彼之日報被判停刊八日，因其不遵第十七區統領將軍之嚴令。克來忙沙氏 (Clemenceau) 已作預備，乃於同時將自由人報代以『被鎖鍊人報』。有數次彼登載取消日報之經過，以便給『一愚笨檢查之斧打擊』之表樣。其他數次，在一給國會議員之信中，彼告知將因視爲危險而被禁止或消毀之條文，發刊一專門刊行品。在彼等檢查員方面，亦不寬待此永遠預備向彼等攻擊之報紙。但檢查之敵人執政之日已臨，在二十四小時之躊躇後，報紙事務所之各領袖前往問彼是否實已取消檢查，彼以一剛毅之否認作答。『根據培而才氏 (Poincaré) 及埃拉氏 (Allard) 彼曾言『取消檢查乎？』『永不，予非完全愚笨，汝等係予之最優憲兵。』前法國內閣總理來依蒙巴杏加來氏 (Raymond Poincaré) 著擾亂之年，三七五頁，內稱『克來忙沙氏 (Clemenceau) 向予解釋彼有意將廢除檢查，不取何項預防方法攻擊各日報等語，予使其注意對於一完全自由權之危險。』『祇有制度之使用，若干時會較自由，尤於當關於個人之攻擊，及滑稽畫攻擊新內閣總理之時。』於一九一八年，人曾多次不滿意克來忙沙氏 (Clemenceau) 對於各日報之軟弱。請閱巴杏加來氏 (Poincaré) 著勝仗及停戰，三四頁、五六頁、一三九頁、一七六頁。』對於其他，彼之合作人孟台而氏 (Mandel)，報紙事務所之所長，彼表示同樣之嚴厲如彼之

各前任者。

### 第三節 在德國

在德國(Allemagne)報紙雖有其實質上卓絕之發展，然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其舉動遠不若在英國(Anglo-Iberia)或在法國(France)之大。但在戰事之開始數日，在柏林(Berlin)一如在倫敦(Londres)或在巴黎(Paris)甚易發現普通之熱誠。「請閱克奈司培克氏(Knesbeck)著對於宣傳及德國瓦解之事實，磨尼克城(Munich)，一九二七年，及倪谷拉依氏(Niola)著日報記者報紙及輿論於世界戰時，柏林(Berlin)，一九二〇年。」八月三日，與報紙之委員在國會中開一會議，政府代表宣告之詞，幾如法國陸軍部長於翌日向法國日報記者所宣告之詞，即「予等永不能言一切，但一切予等所言者均須實在。」人組織合規則之集會，在此集會中，各日報由陸軍之代表，海軍之代表，及行軍統帶將軍之代表告知消息。嗣後在集會中，加入他部之要員，繼又有因戰事而設立各新機關之委員。在日報記者方面，彼等設立一報紙委員會，在此委員會中，各政黨均有代表，以與各執政者合作。軍官之受任與此委員會談判者，名倪谷拉依氏(Niola)，彼述如何彼盡此職務，此德國將軍羅滕道夫氏(Rudondorf)之贊賞者，承認報紙委員會甚久服從，而充分好意。社會民主黨之委員薄克氏(Balko)及委員會之總理喬巨培恩哈特氏(George, Bernhard)均給各軍事領袖一誠實之協助。

參謀部止有一軍官對待關於日報之各問題，此係少校台堆而莫衰氏(Dentelmoser)，為報紙科之科長。嗣

後報紙科應受各種改組，終之戰事報紙科直接附屬於最高司令官之下。職務分三部分，爲國內部分，最高之檢查部分，國外部分。台堆而莫衰氏 (Deutelmoser) 成爲總經理。

報紙雖甚預備服從命令，然不滿意人給彼等各種指導。英國 (Angleterre) 之執政者及法國 (France) 之執政者，均曾與日報合作，若干執政者尙指揮日報，彼等認識報紙之空氣，而與報紙過同情之生活。在德國 (Allemagne) 並不若是，首相培脫孟化而韋克氏 (Bethmann-Hollweg) 與各日報鮮有關係。首相署報紙事務所之領袖哈姆孟氏 (Hamman) 不甚加信用於各新聞雜誌發行人。各軍人除台堆而莫衰氏 (Deutelmoser) 外，均對待各新聞雜誌發行人如部屬，對於彼等給命令。倪谷拉依氏 (Nicolai) 侮辱彼等不止一次，以其司令官之語調，德國將軍羅騰道夫氏 (Tudendorff) 與各日報經理會社總理法培氏 (Fabor) 之會晤，表示彼等不談同樣之言語。(請閱克奈司培克氏 (Kneesebeck) 著：對於宣傳及德國瓦解之事實，磨尼克城 (Munich) 一九二七年，一九頁)。

在報紙與政府間關係之複雜，此係政府中意見不和，在首相署與參謀部間，衝突向不停止，於是各日報時爲彼等犧牲。若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參謀部使伯雷文脫勞氏 (Reventlow) 在德國 每日報紙中，發刊一凶暴之條文，攻擊義大利國 (Italie) 之守中立，而彼欲使多數日報再版上項條文。外交科權義大利人之忿怒，阻止此項再版。在一九一六年之末，首相培脫孟化而韋克氏 (Bethmann-Hollweg) 聚集柏林各大日報之經理，對彼等表示如何彼思解決波蘭 之問題。彼等開始刊佈各條文贊成此項計劃。最高司令官未曾接得通知，乃給各日報一甚

嚴厲之譴責。

首相與海軍部亦不融洽，海軍大將低而比脫士氏 (Hindenburg)，彼往往尋各日報之協助，為其海軍之工作。於一九一四年，彼有「報紙科」為在德國 (Allernach) 最佳之組織者，此報紙科不久似使首相感覺不便，因彼對於各日報記者之舉動，首相乃於一九一六年三月決定將在海軍部之報紙檢查局歸至水師提督處，因此引起低而比脫士氏 (Hindenburg) 辭職之犧牲。

有數次各日報受各軍人間自相不和之影響，當法而耿哈依恩氏 (Falkenhayn) 為參謀部長時，彼之各軍官曾作數次嘗試使報紙誇贊部長之工作，以彼為卓絕之人物。彼等曾言為何人不給同樣之優待如給與登堡氏 (Hindenburg) 與登堡氏 (Hindenburg) 尚係彼之部屬，但此次彼等之努力失敗，攻擊唐納培城 (Tannenberg) 得勝者之入望。

報紙亦不滿於在上者對於報紙技術工作之各種困難，表示冷淡。報紙不喜華而夫 (Wolf) 代理處，因華而夫 (Wolf) 代理處甚下於彼之競敵哈伐司 (Havas) 及路透社 (Reuters) 代理處。日報經理會社之經理法培氏 (Faber) 創設「新聞之事務所」由各日報自行管理。但事務所往往遇到妬忌彼專利之半官式代理處之阻難，及文武官吏所加於彼之各種阻難。

然報紙垂時甚久祇知用各種方法為國家利益服務，而有若干人尚加以責備。加而蒲顯氏 (Karl Bücher) 為萊薩徐城 (Leipzig) 大學之教師及公共學校之設立人。彼責備其本國之各著作家，一切其責備敵國之各著

作家爲太犧牲真實於宣傳。〔請閱加而蒲顯氏 (Karl Bräuer) 著德國每日刊報紙及批評，都平程城 (Tribun-Gen) 一九二七年。〕彼之批評引起憤怒之抗議，然不能阻止彼再作批評。

但因戰事之前進，若干日報之服從及好意均遞減。德國報紙不以瑙脫克里夫氏 (Nothelfer) 及克來忙沙氏 (Kleemann) 等批評之態度反對執政者。哈滕氏 (Harden) 本人亦表示謹慎。但報紙有時採用悲觀及憂慮之語調，使參謀部不悅。『猶太之各報紙，』柏林每日報紙 及弗郎克福報 均太自由；社會黨之各報紙，均傾向於破壞主義。當向前報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發刊一激烈之條文，對於爲戰事犧牲者之窮苦時，首相署雖各軍人之請願，不欲禁止日報。與登堡氏 (Hindenburg) 審度需要書一函與首相，表示此項情形之嚴重。德國各日報，向未遇見一堅定及統一之管理處，以檢查彼等之條文及彼等之新聞。

#### 第四節 宣傳

予等已言宣傳爲衆人給於各日報主要目的之一。〔請閱拉司韋而氏 (Lagwell) 介紹之集合敘述，技術之宣傳，在世界戰中，一九二七年。〕開始關於在國內之宣傳，以鞏固國家之道德，此並非新事，自有各日報起，在所有往日之戰事中，人作同樣之宣傳。此係特別重要在戰事之時作宣傳，因在戰事之時，強迫入伍服役，再不寬待軍特權之人，所有家庭均有彼之家人在前線，所有不交戰人之痛苦日益增加，各日報均願爲此宣傳工作爲他人所不能完成者。政治之新聞，成爲稀少，軍事之新聞爲檢查所限制，時代生活之新聞或文學之新聞，已無人注意。各每

日刊報均以各條文代替各新聞，在第一頁中，日報條文，復得一大發展。官式通告之註解亦甚有重要，如在英國報紙中，匿名係一規則，在法國（France）匿名係一例外。法國閱者熱望閱讀法國政治家及演說家埃而培台蒙氏（Albert de Mun）之條文。繼為法國文學家莫里司白來氏（Maurice Barres）之條文於巴黎（Paris）之迴聲報中，古司戴夫海而佛氏（Guillaume Hervé）之條文於社會之戰報中，此報繼成為戰勝報，及克來忙沙氏（Ole-moucau）之條文於自由人報中，或於被鎖鍊人報中。每日公報之註解，或每日二次公報之註解，須有才能之編輯人著作。退職之各將軍，現役軍隊之各軍官，彼等著作均託一假名，人民之洞悉軍事者，均被邀請解釋官式之新聞。而在官式新聞中尋覓信用之理由，或當官式之新聞不甚鼓勵時，則勸告鎮靜及堅忍。在英國（Angleterre）一如在德國（Allemagne）或在法國（France），參謀部供給特別之指示與此數編輯人之最有名者。

尙有一更可靠之方法，以使閱者關切戰士之生活，此乃派戰事通信員於各軍隊。英國之各日報，向未忽略此舉，但英國參謀部自若干時起，覺是項通信員有所不便且危險。英國陸軍上將服而塞來依氏（Wolsley）稱通信員為時代軍隊之禍患。羅培而脫氏（Robertas）及基青納氏（Kitchener）暨視派往南非洲（Afrique du Sud）之各日報記者。但倫敦（Londres）之報紙，於一九一四年八月，當英國軍隊渡過衣袖海（Manche）之時，欲同時使其各通信員起程。政府在若干躊躇之後，反對此舉，因人在下議院堅執派通信員，政府宣言取此決定，因彼之法國聯盟國之正式請求。政府努力在給各日報記者之信中，附加為此工作之軍官所編輯之詳細說明書。此係「目見證人」之報告，但此不足與一國家之公眾甚久會習於閱讀各種戰事之詳細敘述。無論英國（Angle-

terro) 曾參加戰事與否。瓊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尤爲堅持，因信不久將命令強迫服役，及分配糧食。彼乃宣告此乃不可能使英國人民接受此數項重任，除軍事專家之通告外，不給彼等「人道之」新聞，以感動公衆之心。甚多人亦曾言各兵士將更努力打仗，當彼等知在後方之大衆，得知彼等痛苦及彼等得勝之消息。

請求日益增多，迄至將近一九一四年之末，英國政府變更其決定，各日報業主之會社，被准委派各通信員駐紮於英國軍隊之大本營。此大本營見彼等到是處並不喜悅，而甚久有所疑懼。嗣後日報業主會社之總理會言在起始時，各通信員均被監視如罪人，但此逐漸變更，而軍事領袖意旨之態度，當一九一六年在法國沙姆城 (Somme) 之大戰時，完全改正。各通信員知應如何描寫英國新軍隊之初次大努力。英國將軍潑路梅氏 (Prumer) 任其參謀長，在每次進攻之前，作一詳細之報告與各通信員，使彼等了解交戰之各種附屬事件，其他軍隊亦隨此項表樣。一軍官奈維而呂東氏 (Neville Lytton) 彼曾爲日報記者及文學家，彼有必要之機敏及活潑，以避免衝突。彼悉心保持報紙與參謀本部間之良善友誼，但有時不免使政府不快，政府責彼過分不謹慎。「請閱奈維而呂東氏 (Neville Lytton) 著：報紙與參謀本部，一九二〇年。」

在法國 (France) 戰事通信員亦甚久被隔離。在開始時，人祇組織若干迅速之旅行至前線之後方，嗣後人等彼等接待較優，但人吝惜確切之報告。一九一七年內閣總理朋來偉氏 (Painlevé) 召集各日報之主要編輯人，使彼等多談英國之軍隊較之法國之軍隊。彼等答以英國參謀部協助彼等之特派員追隨軍事行動，而法國方面，人作同樣之舉動。「請閱奈維而呂東氏 (Neville Lytton) 著：報紙與參謀本部，一九二〇年，一〇三頁。」於是法

國之戰事通信員得准更向前進，進入第一線之各戰壕。此係若是小巴黎人報之代表塞而虛白塞氏 (Serge Pau-  
bot) 之故。

德國方面，禁令相同，但准許戰事通信員往觀軍隊之作戰，以描寫彼等生活之形狀，較早於法國 (France) 人密切監視此數項描寫。一九一七年四月之一通告，告知各通信員，謂各兵士不喜若干書信中描寫在營中度假快樂之生活。通告繼稱：如不應完全描寫黑暗，亦不應過分描寫愉快，如表示在軍營中所缺乏者較為有益。至於外國日報記者之旅行，或文學家之旅行，為各政府所邀請者，人見彼等在各軍隊中，各兵士不喜彼不分彼等危險之人批評。德國軍官倪谷拉依氏 (Nicolai)，曾在德國兵士中證明此事，而路特耶基潑林氏 (Rudyard Kipling)，參觀法國前線，描寫兵士之輕蔑得當，因一人以彼等之血作草稿。

在國內之宣傳，永不為人遺忘，但倪谷拉依氏 (Nicolai) 確認在德國 (Allemagne) 往往被在外國人處之宣傳而犧牲。此係因各交戰者先思獲得中立者，尤於獲得尚躊躇之人民，因彼等能成爲明日之同盟者。對於此節，發生一甚奇心理學之現象，因每一國之在交戰者，自信彼之政府不注重宣傳，而敵人則反之，知組織宣傳以一有效之方法。在倫敦 (London) 自一九一四年七月之末起，泰晤士報曾言空氣爲德國之宣傳種毒，嗣後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內閣總理勞依喬巨氏 (Lloyd George) 曾給彼爲航空部長。彼拒受此職，而言彼更爲緊要以攻擊敵人之宣傳。彼加稱，因無反對者，敵人之宣傳會得勝於俄國 (Russie) 一如在東方 (Orient) 而嘗試削弱美國之戰團在法國 (France) 人以秘密之恐懼談及奸惡之才能使德國 (Allemagne) 得轉移與論於

全世界在此時，甚多德人一再陳述協約國（Entente）自第一日起，已知利用久已預備之各種組織，因之協約國（Entente）得以引起各中立人民之忿怒。攻擊侵入比國（Belgium）者曾作「揣測之」凶惡。

事之確實者，此係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所有交戰者均努力與中立者談判。在德國（Allemagne）中央黨之領袖亥而士培而才氏（Erdberger）被首相邀請管理此項宣傳。自一九一四年十月起，彼立一清單，有二十七種不同之事務所，從事於宣傳。缺乏知識並非稀有，例如人寄甚多保守黨之日報與丹麥人（Danais），此項日報人人皆知為彼等在史來司維城（Slavisk）反對丹麥政策之報紙。亥而士培而才氏（Erdberger）得以聚集所有此項努力於一中央之組織中，由一昔日之大使蒙姆（Mumm）男爵管理。〔亥而士培而才氏（Erdberger）著：戰事之紀念，譯本，一九二一年，一五頁。〕此人與各軍人之衝突不止一次，在彼之筆記中，一甚篤教黨之議員，亦不滿於參謀部。因參謀部不優待來自外國之友好日報記者，不准憐憫各中立人，因封鎖而受飢餓之人民之痛苦。因欲使人相信一切均甚佳，彼鼓勵各博學者及各醫士在各日報中言：各總人在戰事之前，曾飲食太多，而一節食之衛生法，甚有益於彼等之健康。亥而士培而才氏（Erdberger）為各軍人所不喜，嗣後彼見彼之工作，均為各軍人毀滅。德國將軍羅滕道夫氏（Ludendorff）乃以彼之組織，代中央之組織，因彼視宣傳甚為重要，但彼之嚴厲方法，使各日報記者均不能接近。然英國（Angleterre）及法國（France）均接收甚多通告，證明德國之宣傳，以不倦之努力繼續從事於東方（Orient）之各國，一如在美國（Etats-Unis）在美國，甚多日耳曼美國人贊助宣傳。

在法國（France）亦同，宣傳起始由自動成立之各種集團開始營業，嗣後彼等得政府之財政協助，而不在

政府直接政權管理之下。因之商會自一九一四年十二月起，發刊一報告，名對於戰事之文牘，用六國之文字。馬賽依而城 (Marseille) 之宣傳，在對於戰事之文牘中，加一特別之報告，用於給彼地中海 (Méditerranée) 之各通信員。法國之聯合會，米虛來氏 (Michalet) 委員會，及他種會社，亦從事於宣傳之工作，亦有各種懺悔之組織。基督教之委員會為保護權利，由主教薄特里埃氏 (Baudillan) 管理，曾發刊一書，名德國之戰事及基督教，此書曾得一甚大之反響。亥而士培而才氏 (Erzbischof)，自第一日起，彼曾鼓勵德國之耶穌教徒及基督教徒與彼等之同宗教人談話，繼又竭力保證對此危險書之反駁。

法國內閣總理維維埃尼氏 (Viviani) 曾報告國會，創設一中央組織之計劃，即一報紙所，而為此會使票決通過一甚大之經費，但各種不同之原因，稽遲此創設。祇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在內閣總理勃里盎氏 (Briand) 保護下，始得實行。此項創設，報紙所有各專門科，如外交科、軍事科、繙譯及推究外國報紙科、宣傳科。報紙所吸收大多數昔日獨立之各機關，而供給各日報一寶貴之文牘。人保守此報紙所迄至戰事終止。

在英國 (Anglo-Saxons)，人亦由各種不同而成爲一致，甚久領土及殖民地之增加。英國語言之普及於世界，便利誕生當地之集團，以從事於獲得某鄰國之輿論，因之政府從事於一集合之組織。當貴族培埃佛勃洛克氏 (Bonarbrook) 成爲情報部長時，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於一九一八年接受內閣總理之請，而成爲宣傳之官式經理。人物之聚集於彼之四周者，有甚多著名日報記者。彼中之一，陸培獨那而特氏 (Robert Donald) 爲海日雜報之發行人，因之工作以甚多之才能實行。因人等所適合於每國者，爲止引證一種表樣。人使倫敦之

書信，外表係親德者，送至瑞士（Switze）之各日報，及丹麥（Danemark）、挪威（Norwege）、瑞典（Suede）之各日報。因以上各日報，均對於德國（Allemagne）有好感，而上項書信，為德國各日報重刊。但此數書信表示英國（Angleterre）之實在情形，每日發展彼之軍用品工廠，接受強迫之兵役。於是此數信暴露德國報紙之錯誤，彼言敵人業已力盡。〔請閱剛登培而史都埃脫氏（Gampbell Stuart）著軍營之祕密，一九二〇年。〕

如宣傳在各中立國中為必要，宣傳在敵人國中能更有效驗。予等不甚知人曾作祕密之努力，以購買或感化某外國之日報。〔對於各德人之努力以佔有法國之日報，請閱巴杏加來氏（Poincare）著擾亂之年。〕但此時日報已為一新之機械所優勝，飛機之發展，得在敵人國中擲下多數打折印刷之紙，用目的地軍隊或人民之文字編輯。所有交戰者均用此方法，但福脫克里夫氏（Nordcliffe）用此方法更為廣大。將近一九一八年之八月，英國各飛行家每日在德軍前線，至少擲下十萬打折印刷之紙。二法國軍官，一為圖畫家亨西氏（Hansi），一為教師董南拉脫氏（Tonnellat），彼等用同樣之工作於彼等方面。〔請閱亨西氏（Hansi）及董南拉脫氏（Tonnellat）著讀過敵人之前線，一九二二年。〕此使敵人之官吏耽憂，如德國陸軍部長之通告，及德國大將興登堡（Hindenburg）氏給彼軍隊之一公告，得以證明之。

德國人亦將各日報用於一種特別之宣傳，彼等欲將宣傳追隨於被佔據之各地。〔倪谷拉依氏（Nicola）著日報記者報紙及輿論在世界之戰中，柏林（Berlin），一九二〇年，六五頁。在一八七〇年，德人已創設此類之報紙於法國范而賽依而城（Versailles）、南細城（Nancy）及冷姆司城（Reims）。〕此乃為使此數地方之居民知德

國軍官之命令，亦爲消滅居民抵抗之意旨，而使彼等確信彼等之唯一希望，乃在戰勝者之寬容大度。軍事領袖於是創設四種日報於西方（Ouest）被佔據之各地，九種日報於東方（Est）被佔據之各地，而二種日報在羅馬尼亞（Roumanie）。此數機關報中之最有名者，爲一日報用於與佔領地之各法人，名埃特來納府（Ardennes）之報紙。此報紙在埃特來納府（Ardennes）之沙而維爾城（Charleville）發刊。在此城中，人將一法國日報之印刷機器及房屋，給此報紙使用。此報紙起始爲週刊，終之成爲每日刊，通常之印刷爲十萬冊。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報紙廣告印刷十七萬五千冊，售出之數如此之大。由人在報中遇見之消息得以自解。主要之編輯人潑來服司脫氏（Dreyfus）爲法國之日報記者，嗣後彼得德國籍。彼由各軍官協助，各軍官供給彼法國被囚人之清單，而指示在何野營中被拘住。彼等又使彼抄錄由逃避人之日報所給在法國（France）之新聞，而答復甚多家庭之詢問。總之此日報使人欲閱讀，因報中載有私人階級之可貴消息。此係傳達軍人階級偏向消息之方法，或傳達各條文證明德國之舉動之方法。〔巴而比郎氏（Paul Planté）著埃特來納府（Ardennes）之報紙，一九二二年。〕比國（Belgique）亦有彼親德之報紙，名比京人報及其他各報。

有一祕密之報紙對付得勝敵人之此數種日報。在比國（Belgique）開始人閱讀由一不正當商業轉來之日報，或由同盟國飛行家擲下之日報。嗣後爲印刷或打字之小冊子，再版他處發刊之條文。終之比京（Bruxelles）誕生自由比國報，得比國耶穌教徒之協助，由基督教之日報記者編輯。自由黨及社會黨協助出售此報，及散佈此報。此勇敢之日報，用比京統領爲電報地址，而使彼之各冊報紙進入比國省長之辦公室，輕視德國軍官決意發見

彼之報紙地址及其印刷機器之一切搜索及一切詭計。請閱瑪沙脫氏 (Massart) 著：秘密報紙在被佔據之比利時，一九一七年，房台姆而克化姆氏 (Van de Kerckhove) 在「世界之雜誌」一九一九年五月，台衰姆氏 (Deson) 在「聖路易雜誌」(Saint-Louis) 此京 (Bruxelles) 一九二三年五月。在比利時之里而城 (Lille) 若干勇敢之法人，從事於同樣之工作，在「一日報名」忍耐報中，繼在法國之烏報中。陸古司脫來孟氏 (Auguste Leman) 著：里而城在德國之佔據下，一九一九年，台福才氏 (de Forge) 及馬克來氏 (Mauleve) 著：法國報紙在騷亂中，一九三二年。」

### 第五節 在美國

美國 (Empire) 參加戰事，如中立之傍觀者垂三年，此於報紙為一有幸之時代。因報紙利用各閱者對於此項大事之好奇心，利用歐洲 (Europe) 甚大之定貨，保證其實業之發達。各日報費用甚巨之款於海底電報，彼等增加為首之數行及極大之標題，對於每次重要之交戰。感動之日報業因是得利，沈重之日報業亦因是得利。紐約泰晤士報，由陸克司氏 (Ochs) 自長久之衰落中振起。由其消息之可靠，及其報紙條文之獨立，得有令名。在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一四年之間，報紙印刷會自九千份達至二十五萬份。戰事增加彼之信用於人之願知真實消息者，由培克氏 (Beck) 之筆墨，及堆陸獨羅斯福氏 (Theodore Roosevelt) 之筆墨，確認德國 (Allemagne) 之責任。但彼仍刊布歐洲中央各帝國編輯之官式公牘全文，一如協約國 (Entente) 編輯之官式公牘全文。此報之印刷，於一

九一八年加至三十七萬份。

如戰事能使『百分之百』美國人注意，戰事尙感動甚多來自二十五年前之移民。彼等均分擔彼等家族於老世界 (Vieux Monde) 之憂悶、快樂及痛苦。以彼等之國語爲彼等著作之各日報，完全從事於此大戰爭。歐洲之宣傳會鼓勵此項日報。英國 (Anglophone) 與美國 (Gallo-Phis) 有甚多關係，是以英國 (Anglophone) 甚易感化美國之報紙。但對於航海自由之討論，對於封鎖海口之討論，有時會有礙於此項宣傳之舉動。德國 (Allemande) 之宣傳，組織較優。德美會社，曾於一九一四年聚集六千五百協會，爲德國宣傳之機械。更有效力者，係一等一等事務家哈梅林氏 (Hammerling) 所設立之代理處，名外國語新聞紙之美國會社。此會社誕生於一九〇八年，甚爲美國共和黨所善視，因其給協助於共和黨之候選人。當一九一二年競爭總統選舉之時，此代理處爲德國 (Allemande) 服務。此係此代理處，使各大日報於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發刊一由四百五十日報經理簽字對於美國人民之呼籲，以懇請美國 (States-Dis) 禁止製造軍用品，及運出軍用品。〔柏克氏 (Bark) 著：移民之報紙及其報紙之檢查，紐約 (New-York) 及倫敦 (London)，一九二二年，最後部分。〕

雖有好和平者勸告，及海埃史脫氏 (Hearst) 報紙之誹謗攻擊協約國 (Entente) 美國 (Etats-Unis) 加入戰爭。因廣告在此國爲王后，政府乃倚賴廣告以證明彼之理由，誘導躊躇者，而散播交戰之意旨。政府組織「公開新聞之委員會」以勸諭之領袖管理，以喬巨克來而氏 (George Creel) 及郁塞非納洛虛女士 (Josephine Roche) 爲最。於是日報、電影、無線電，預備一極大之宣傳。宣傳之工作，尤着重於獲得贊成於紅十字會之人，及

簽署合衆國 (Union) 之借款人。委員會使各種移民之集團，每一集團成立一「誠實之同盟」。委員會與是數項集團之十四集團有直接之關係，而保證彼等電報及條文之職務。此項條文，會分給於用各種文字著作之七百四十五種日報。(喬巨克來而氏 (George Creel) 曾報告彼之著作品。如何予等告知美國，紐約 (New York) 一九一〇年。)

美國政府曾預備作一廣告之戰，但不甚明言，而將攻擊報紙之壓制法律置諸實行。人祇成立預防之檢查，至少對於各電報，人倚賴郵局以拒敵人之宣傳。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五日對於間諜之法律，賦予郵局利用各種職權，攻擊親德各日報之權利。此項職權，已由以前明文給與郵局，即壓制詐偽之廣告、彩票之廣告，郵局有方法以阻難及拘留由彼之運送會社運送彼等之包裹。總之，戰事之制度，壓制美國報紙不甚嚴厲，雖若干日報記者言過其實，謂曾受其害。(所有軍隊，均有彼等「前線之各日報」予等置之不談。)

## 第二章 報紙在歐戰後

同盟國之得勝，應爲自由權之得勝。西方之各大國，如英國 (Angleterre)、美國 (Etats-Unis)、法國 (France)、義大利 (Italia)，均取消檢查；而昔日對於報紙之各項法律，仍置諸實行。由一九一九年之各條約創立之國家，或擴大之國家，在彼等之憲法中，准許各日報一獨立之生命。捷克國憲法之一一三條，曾載：「報紙之自由權，平和聚集及設立會社之權利，均被擔保。因此於原則上，已禁止將報紙服從於一預防之檢查。」波蘭之憲法，票決通過於一九二一年，其一〇五條曾載：「報紙之自由權已被擔保，報紙不能再服從於檢查，亦不服從於保證金之制度。對於由郵局運送之各日報及國民印刷品，不得加以任何限制，亦不限制各日報在共和國地土上之擴張。」其他憲法，亦均用同樣之形式。

被戰敗之各國，表示同樣之傾向。予等止述德國魏依瑪城 (Weimar) 憲法之一一八條，內載：「所有德人在普通法律之範圍內，有權自由表示彼之意見由口述，由著作，由印刷，由畫像，或其他各種方法。」但實際會更正國會之諾言，及自由黨之希望，不止一國。

### 第一節 報紙在美國及在英國

在戰勝之各大國中，報紙之經濟進化及社會進化，會繼續往昔之同樣性質，各廣告之發展，資本主義之發展。在美國（Empire）經濟之生活甚強，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九年，使各廣告較之往昔更多。廣告被視為如第一等之科學，有彼之學校，彼之化學室，彼之事務所。各定期刊行品，努力對登廣告人表示彼等能供給彼等特別之利益。予等述一用法文之廣告以為比例。此用法文之廣告，由一甚重要之美國每日刊報，名基督教之科學（Science）忠告人報，散佈於一九三一年巴黎（Paris）之殖民地博覽會中。廣告內載：『一製地毯之商人，在此日報中作一廣告之爭鬪，而彼之二十八生的適當長之廣告，對於一十生的適當半長之廣告，發刊四十次。忠告人報於十八個月中，為彼招徠七十四零售商人之八百七十種連絡。』一種『連絡』即係使各地之代理人或零售商人，以類似初次廣告之式樣，同時作廣告。忠告人報在全世界之五百八十六代表，均若是工作，以覓各代理人作當地之廣告，為由忠告人報廣告之利益。

此往往由一日報印刷之數以招徠廣告。為增加此項印刷，人繼續尋覓感動之新聞，一德國觀察者曾言『感動之嗜好，為業務家之小說主義。』感動能由一犯罪之詳情而招致，一煽動之記事之觸動無經驗羣衆感情者亦可得感動。在一九二六年，一新式及美備之德國郵船來至紐約（New York），諸工程師及諸遊歷者均甚有興趣。此郵船亦載來甚多精選之賓客。但此郵船亦載來一年青之女船客，此女船客恰於到埠之時亡故，而彼之姐及彼之訂婚者均候彼於船埠。各日報記者，均知此事有『人性之關切』以感動閱者。同年英國（Angleterre）因礦工全體罷工，而受騷動。一美國之訪事員，止見一事堪以敘述詳情，此係一貴族之舉動。彼自行管理一機器如自願之

火夫，此係各種『良善紀事』之式樣，能使增加報紙印刷。〔獨維法脫氏 (Dovifat) 著：美國之日報業，柏林 (Berlin) 一九二七年，九二頁。〕

感動之日報業，得一新式樣於折疊報。此折疊報形式較小於平常之日報，適合於人之閱讀於一酒店或於一電車中者。各種相片充滿各頁，報之本文尤從事於當日無恥之事，於一切之關於性之衝動者。此創意來自英國 (Angleterre)，但此係希加谷城演說台報之各管理人，於一九一九年曾發刊第一折疊報於紐約 (New-York) 名每日新聞報，甚得成績。此每日刊報，於一九三〇年，達至一百五十萬份。英國首都以每日鏡子報 (五十萬份) 及晚上畫報追隨。〔哈奈埃香薄而脫氏 (Hanel-Archambault) 在法國之梅而居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台諾依亥氏著：報紙及政治生活於美國，二世界之雜誌，一九二九年十月一日。〕

嗜好當日大事件之詳細新聞亦甚推廣，大衆均助報紙，而報紙努力接受彼等之新聞。美國總統高里特盧氏 (Coolidge) 允許各日報記者照規則之觀見，及集合之觀見。在觀見時，談論各項事件，但白宮 (Maison Blanche) 之主人對於彼等之將書寫者不負責任。管理財務之諸領袖，均已習慣接見報紙之各代表。關於私人之事件，人之探聽消息者，在任何方法之前不退步。一日報欲知一重要礦業會社給與各股東之報告，日報之編輯人始嘗試向一工程師購買此報告，工程師拒之於門外。嗣後彼當工程師他出時，破門而入工程師之室內，但彼被樓上看守人發見，而日報應給銀錢以消滅此事。人曾嘗試他項方法，因礦業會社之二工程師起程赴歐洲 (Europe)，一年青女子，即日報之女編輯人，亦乘此船，而在用餐時坐於彼等之一之側。於敘談之時，得所願之詳情，而彼即將詳情

由無線電發與編輯室之祕書。〔上項敘述，作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巴黎（Paris）日報業學校之會議中。〕

在離開敘述美國報紙之前，予等加述自一九二九年末在美國（Great Britain）發展之經濟大變動，報紙亦受影響。一事足以證明，即美國最有名之定期週刊星期六晚郵傳報，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六日曾發刊一號以二百七十二頁，其一百六十八頁為各種廣告。但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之一號報，止有七十六頁，僅有二十五頁充滿各種廣告。〔泰晤士報文學附刊，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按照化脫克基司氏（Hobkiss）著廣告之周圍（New York）一九三三年。〕

在英國（Angleterre）各日報之集中，各種聯合之發展，較之美國（Etats-Unis）在歐戰之前，甚少進步；但嗣後祇須數年，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之間，組織三甚大之投機人委員會。彼等統治一大部分之英國報紙，於一投機人委員會，服從於瑞脫克里夫氏（Torchlight）之繼承人貴族陸脫梅而氏（Rothenere）之命令。此人甚有才能管理一羣之每日刊、週刊、晝報，自每日郵傳報起至每日鏡子報止，自星期日晝報及星期日通信報起迄至晚間新聞報止。貴族培埃佛勒洛克氏（Boaverbrook）以同樣之權力，管理每日快車報、星期日快車報、每日晝報、星期日圖書報、晚間旗報及其他各報。並且此二大領袖係聯合者，而非敵對者。此二人每人有甚多股票、股份，於彼此之企業中。彼等之利益亦集合於購買造紙廠、樹林，因此二項，對於紙張消耗之增加甚為需要。政治亦常使彼等二人接近。於一九三〇年，在考慮一時之後，成立一新政黨，即「帝國統一」黨，以請求在英國（Angleterre）及各統治國（Dominions）間關稅之統一。彼等以勇敢之爭論協助取消傳統之制度，取消自由貿易之制度，而關稅統

一、於一九三一年實行。其他數次，彼等曾有意見不合。貴族陸脫梅而氏 (Rothemann) 曾使彼之同業驚異，因彼支持匈牙利國 (Hungrie) 之抗議反對脫里埃儂 (Trianon) 宮之條約，繼又要求與法國 (France) 聯盟，貴族培埃佛勃洛克氏 (Barbrook) 成爲『光輝孤立』之黨員。

反之，第三投機人委員會之各領袖，培里氏 (Berry) 昆仲，曾避免投入於政治，彼等止爲事務家。在戰事之前，彼等曾開始從事於各廣告之報紙及商務之日報。自彼時起，彼等曾得有各種意見之機關報，尤於外省爲最，注意使各機關報發達，而不抵觸彼等之獨立政策。彼等之英斷，係於一九二七年購買一百二十種定期刊行品之集團。此項集團，昔日曾附屬於貴族陸脫梅而氏 (Rothemann) 之投機人委員會。在此項大投機人委員會中，如在美國之『各日報之練中』，人從事於取消及合併，較之創設爲甚。英國每日刊報之數目於是減少。(請閱台諾依亥氏 (Denoyer) 著：英國報紙如何故樣；(二) 世界之雜誌，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 脫拉塞依氏 (Tracey) 著：普通之監視，一九二九年。尤於史都脫海依姆氏 (Sturtholme) 著：英國之報紙，柏林 (Berlin)，一九三三年。

倫敦 (London) 之大政治報紙，努力於避免此數項投機人委員會。如每日電文報，係昔日蒲而恩哈姆 (Burnham) 族人之報紙，爲培里氏 (Berry) 昆仲所購去，但泰晤士報仍得彼之獨立。在羅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亡故後，泰晤士報爲一社會購去。在此社會中，在埃司叻氏 (Asor) 之側，有郁恩范而雅氏 (John Waller) 之後裔。泰晤士報復回至彼昔日之習慣，阻止若干理財家奪取此報。人對購買股票之事，隸屬監察委員會之要決。在此監察委員會中，有司法部長，英國銀行之總裁，王家會社之總理，哇克司福 (Oxford) 大學之校長，

泰晤士報由瑞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於財政破產中救出，復成爲慎重之大日報。彼自由表示各高等社會之意見，有二十萬份報之印刷，足以使此報生存。因其他各大報紙在戰事之後，均採用售價英銅幣一本尼，而泰晤士報仍爲英銅幣二本司。在所用之各習慣中，彼會保守各條文之匿名，但漸漸由英國報紙放棄此匿名之習慣。

當自由黨保守新聞雜誌報爲其主要機關報時，工業黨以每日海拉而報證明彼之努力。此日報由印刷技師之委員會於一九一一年之罷工時創設，由耕作黨及商務同盟會之萬國公會，於一九二二年採用此報爲正式機關報。然有甚多困難，因各工人，如在其他各國之工人，寧願各日報少談政治，多加興趣。但於一九三〇年一刊行品之投機人委員會，購買老哈姆報紙，而仿照平民報紙之方法，使此報紙成爲時式之大日報。同時此報與耕作黨訂一契約，以維持此報紙政治之性質，成績甚佳。每日海拉而報在一九三〇年印刷二十五萬冊，而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印刷一百五十萬冊。

至於實在之平民報紙，由每日郵傳報（於一九三一年印刷一百八十四萬冊）及每日快車報統治（印刷一百六十八萬冊）（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法國時報會給數目如下：每日快車報及每日海拉而報，各印刷二百萬冊，每日郵傳報印刷一百七十五萬冊。）此二日報，及各日報之仿照此二日報者，均盡其力之所能以保守彼等之閱者。人尋覓精巧之方法與美國 (Hearst) 作競爭。人特別努力於獲得女子爲閱者，因女子較多於男子，而彼等亦如男子有選舉之權利。人欲以日光之新聞，使倫敦 (London) 之閱者感興趣，一如在紐約 (New York)，以良善之紀事使閱者感興趣。畫報日益得一更大之位置，此必須巨大之印刷，以招致各廣告。一深切之調

齊，會發刊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之經濟報。表示此數項大報紙之一，開支英幣三百四十萬金鎊，而收入英幣四百五十五萬金鎊，餘存一甚大之利益。對於支出方面，計紙張支出英幣一百七十萬鎊，而爲編輯之費用，祇支出英幣二十萬金鎊。對於收入方面，英幣三百萬金鎊由各廣告供給，而由日報之售出，祇收入英幣一百五十五萬金鎊。是以平民之報紙，增加對於各種意外災患之免費保險，能得甚大獎金之各式猜獎。就文字上觀，此實購買閱者，以得各種廣告。〔請閱法國時報（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由每日海拉而報開始贈送書籍之情形，嗣後由彼之各競爭者仿效。〕當然經濟之變動，減少是項報紙，而自一九三一年起，曾減少甚多報紙之盈餘。

自相競爭之倫敦（London）各日報，亦取攻勢反對外省之報紙。彼等之代理人，從事於向各登廣告人表示，如何「國家之廣告」更得效驗，較之當地之廣告。各最大之日報，如每日郵傳報，均有一印刷所於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爲給新聞同樣之迅速如區域之報紙。每日快車報亦印刷於克拉司高城（Glasgow）。陸脫梅而氏（Rothermere）之投機人委員會，甚至嘗試創設一晚間各日報之彙集，但經濟之變動，使彼之嘗試失敗於一九三二年。另一方面，外省之報紙，由他項投機人委員會保護，因彼等有利以觀外省報紙之發達。若干日報，如在英國（Angleterre）之孟顯司脫城（Manchester）守衛人報或堯克伯爵（Yorkshire）采地郵傳報，在蘇格蘭國（Ecosse）之蘇格蘭人報及克拉司高城（Glasgow）海拉而報，均保守一正當之名譽。

## 第二節 報紙在法國及在德國

在法國 (France) 投機人委員會之制度，甚少擴張，此係在報紙附屬職務中，會使集中得勝利。哈伐司 (Havas) 代理處，會得一勢力較之往昔更大。因在消息之側，發展一廣告處，亦甚重要。在法國 (France) 代理處，由甚多通信員、教員、醫士、市府之公務員，通知消息。政府利用代理處，一如代理處利用政府。在外國，與路遜 (Rothsch) 代理處、華而夫 (Wolf) 代理處之聯盟，在戰事後復行成立。而其他代理處保證彼等平分天下。彼之二千合作人均從事於公共之工作。此事實上之專利，可與哈顯脫 (Hachette) 運輸會社載運日報之專利相比。此運輸會社，擔任巴黎 (Paris) 每日出發之五百萬報紙及各種刊行品，而彼將是項報紙及刊行品，轉交於一萬五千圖書館及不同之貯藏所；而圖書館及貯藏所將是項報紙及刊行品送達於購買者或訂閱者。此會社在法國 (France) 與史米脫 (Smith) 公司在英國 (Angleterre) 有同樣之勢力。

在巴黎 (Paris) 人鮮見「各日報之練」一嘗一大資本家購一每日刊報時，此係為政治之目的，較大於商務之目的。一有勢力之實業家，路易魯虛安氏 (Louis Loucheur) 彼曾列席於六十餘經理會議。在戰事時，彼進入政治生活，而在政治生活迄至其亡故。彼曾購得多種日報，以增加彼之勢力於公眾及於國會。時報在埃特里、杏海勃拉特氏 (Adrien Hébrard) 家族之手中多年後，於一九三二年為一著名之大實業集團購去。此集團於日報尋一操縱政治生活之方法。

巴黎 (Paris) 之各大日報，一如倫敦 (London) 之各大日報，或紐約 (New-York) 之各大日報，均倚廣告為生。彼等增加彼等廣告頁之數，但未遂至外國報紙之面積。彼等以相似之方法競爭閱者，並非保險契約，但係連

帶獎金之猜獎，鼓勵郊外運動，鼓勵遊船，或鼓勵遊歷者之出遊。巴黎（Paris）各項消息之報紙，保守印刷多之五種日報爲首，即小巴黎人報、小日報、日報、晨報、巴黎迴聲報。各處取消日報條文，而發展新聞之職務，給一榮譽位置於感動事件之詳情，如犯罪災難愛情之悲劇，或於政治方面，如甚多之政變。

「社會」之各日報，彼等自相作競爭，然後等甚願集合攻擊新來之各日報。此項新來之日報，對彼等此項舉動之責備不止一次，曾控告彼等組織一實在之壟斷於廣告之代理處方面，尤於受託各日報之零售商人方面，而於此項爭鬧中得哈顯脫（Haachette）運輸會社之有力協助。古司戴扶堆里氏（Gustave Téry）於工作報中（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曾極力表示此數項損害。此項會社之各日報更受一大資本家熱烈之譴責。此大資本家爲法國唯一嘗試仿照海埃史脫氏（Hearst）及陸脫梅而氏（Rothemann）者，名弗郎東埃谷低氏（François Coby），彼曾購得谷而城人報（Gaulois）爲其消滅。後又購得非茄洛報，此報保守時代之主願，彼欲添加一賤價之日報，在法幣佛郎之價值降落後，昔日法銅幣一蘇之各日報，由一公共之決定，採用法銅幣五蘇之價。彼乃決定人民之友報售二蘇於巴黎（Paris），售三蘇於外省，此與日報之會社衝突甚久，會社控彼爲不公平之競爭，決定使哈顯脫（Haachette）運輸會社對彼拒絕載運。在多次訴訟之後，最後之判決，給立新法人勝訴。嗣後彼應增高人民之友報之價爲法銅幣三蘇，而作爲熱烈國民主義之機關報。彼有若干特別定期刊行品附於此報。但自一九三三年起，各種意外之事，會使彼失去彼主要之報紙二種，足見在法國（France）甚難使一日報投機人委員會生存。（在一九三四年，人將人民之友報定價法銅幣五蘇。）

在消息報紙之對方，意見之報紙曾生存於法國 (France)，因彼之印刷不多，招徠廣告不多。意見之報紙乃尋一政黨之協助，或『表同情者』之訂閱，以代廣告。共產黨之日報，人道報，有彼黨之協助，及第三國際工人會之資助，即俄京莫斯科 (Moscou) 之第三國際工人會，社會黨之官報，曾得一努力之經理，賈貝而莫來而氏 (Comptère-Moret)。彼不絕使彼之社會黨閱者憶及宣傳之責任，彼曾數次稱頌奮鬥者曾給良善之模範，而於一九三二年之開始，以勝利之呼聲慶祝達至四萬訂閱者之數。但彼於一九三一年之國民公會中，曾熱烈抗議攻擊嚴格之人欲禁止彼接收廣告，而公會給彼有理。在『新社會黨』決定絕交時，賈貝而莫來而氏 (Comptère-Moret) 曾贊成彼等，乃離開羣衆報，而設立呼援報，一九三三年十月。共和國報由急進黨之一部分設立，不絕請求彼閱者之熱心，以覺得訂閱者。於意見之報紙之另一極端，爲法國之舉動報，係保王黨之機關報。此報時向彼之志誠者請求銀錢，而刊佈慈善助捐人之清單。

區域之大日報，曾完全保守其勢力。請閱台梅松氏 (Donatien) 著：法國之聲，外省之報紙於第二十世紀，一九三二年。甚多第二等之日報，曾在戰時消滅。各大日報均生存，且甚發達，幸賴大眾之熱望對於軍事之新聞。例如西方電閃報知組織一汽車之職務，置彼之各冊日報於若干城中，在運巴黎 (Paris) 日報火車到二三小時之前。在戰後，區域之報紙，曾完備其往昔奏效之各方法，各省之刊行品，集合巴黎事務所及外省事務所供給之條文，使區域之報紙得以擴大。雖人在全法國 (France) 亦閱巴黎 (Paris) 之各日報。巴黎之各日報嘗試若干攻勢照倫敦 (London) 之方法。在一九二〇年，小巴黎人報佈告有意在若干大城中設立印刷所，與當地之刊品重

刊巴黎 (Paris) 之日報。此計畫引起若干抵抗，使小巴黎人報放棄此項計畫，取消在都而司城 (Tours) 開始之組織。在一九二二年，巴黎之日報會社，欲強迫呂翁城 (Lyon) 之各大日報，將彼等之價由法銅幣二蘇加至三蘇，乃以壟斷恐嚇各受託寄存者。呂翁城 (Lyon) 之新聞記者報由一訴訟反駁，使巴黎之日報會社在培桑松城 (Bourges) 之法庭敗訴。〔同年在倫敦 (London) 在日報會社及零售商人委員會間之衝突而涉訟。此項訟案，曾經過所有之法庭裁判。請閱馬埃梅埃勃杜拉艾而埃拉比氏 (Mohamed Abdullah El-Araby) 著：經濟之束縛及凶暴之民事犯。一九二四年。〕

所有區域之大報紙，今日一如在戰事之前，均係意見之報紙，而同時為消息之報紙。因此急進黨得彼最優之協助。但法國之政治，亦應注意一甚謹慎之報紙，因人時覺各日報之勢力，能與彼等印刷之數相反。當地之各平和週刊，由一編輯人之認識當地各人者所作。是項週刊，對於各議員之選擇，多次均有一決斷之舉動。〔予等表示另一新事在戰後之法國 (France)，此係誕生甚多文字不同之報紙，用於給甚多移民來此供給手工者。在一九二六年，內政部計算有一百六十七種定期刊行品，共三十種為義大利文，二十一種為俄文，十五種為西班牙文，十四種為波蘭文，八種為亞洲 (Asia) 西部之陸梅尼國 (Armenia) 文。馬谷氏 (Manoo) 著：外人在法國，一九三二年，五二三頁。〕

因英國 (Angleterre) 及法國 (France) 均有二大帝國之殖民地於世界，適合於記錄一甚勇敢之殖民地報紙之生活。予等於此紙言由籍隸歐洲之人所編輯之各日報，有同樣之形式及同樣之意念，如倫敦 (London) 或

巴黎 (Paris) 之各日報記者所作。在將來之各統治國 (Dominions) 中，雖環境困難，然各定期刊行品開始甚早。如予等以哇司脫拉里國 (Australia) 為比例。予等見西特奈城 (Sydney) 報紙誕生於一八〇三年，此係一外表可憐之報紙，印刷不佳，時為缺乏紙張所困。政府助其生活，給彼官式之廣告，但保留檢查之權利。當此報於一八二四年消滅時，人見發現一意旨完全不同之日報，名哇司脫拉里人報，由文脫華司氏 (Wentworth) 設立。彼欲攻擊官權黨之制度，而將此國改樣。迄至是時，監獄為受徒刑之人，殖民地為自由之人，他項創設隨之而起。但此因發見金礦，而移民忽然加多，保證此大陸之將來，亦保證哇司脫拉里人報之生命。明眼人報於包脫斐利潑城 (Port Phillip) 在一八四八年於六百二十五冊，而於一八五二年為五千冊。此報首給一時代日報之形式，備有一良好之機械工具而接收充分之廣告，以減少報之價值。〔請閱達維克氏 (Donwick) 著哇司脫拉里人報之最早努力，倫敦 (London) 一八九〇年。〕人能證明他處有一同樣之進化，尤於加拿大國 (Canada)，報紙受英文日報與法文日報競爭之刺戟，而達到自給一卓絕之組織。

帝政黨之感情，當南非洲 (Afrique du Sud) 脫郎司伐而 (Transvaal) 共和國之戰時及世界戰時，曾為此殖民地之報紙向彼之閱者竭力闢揚，亦鼓勵誕生『帝國報紙會社評議會』組織之萬國公會。一九〇九年在英國 (Angleterre) 開會議後，一九二〇年在加拿大國 (Canada) 開會議，一九二五年在哇司脫拉里國 (Australia) 開會議，一九三〇年復在倫敦 (London) 開會議，此次會議所有光輝，因內閣總理，各國務員，各大政黨之領袖均來議會演說。在此數項會議外，公會尤研究各實際之問題。所有代表均同意請求減少電報之價，請郵局研究

及完備新之發明品，如無線電、無線電話，甚至無線相見，其他問題，表示利益相反。各倫敦人不滿各統治國之報紙，時常借用彼等之條文，而不付著作者之版稅。彼中之一，曾證明煽動及儉褊。加拿大國 (Canada) 人及新善郎特國 (Nouvelle-Zélande) 人作答，表示宣傳來自倫敦 (London) 之意見之利益。彼等得貴族蒲而恩哈姆氏 (Bramham) 之同意，提議對於此事，規定確切之規則。人甚從事於各廣告，一專門學家表示自六七年以來，各日報對於廣告之費用，自英幣五十萬鎊至一萬五十萬鎊。將來人應為之較優，知廣告之藝術，尚在幼稚時代。人考察互相減少廣告之稅則，當為帝國各部分同意。總之此次會議，證明在各統治國 (Dominions) 中，尤於加拿大國 (Canada) 有一完全最大之報紙，足與英國 (Angleterre) 之報紙聯合，但立於平等之地位。〔予不欲給英國報紙在各統治國及在英國各殖民地之典籍記錄，予祇表示帝國報紙會議之報告書，如第四次帝國報紙會議，倫敦 (London) 一九三〇年。國會接受南非洲 (Afrique du Sud) 之請，第五次會議於一九三五年。對於帝國之報紙，請閱一九三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泰晤士報。〕

在法國之殖民地中，各日報甚久已知自由制度及壓迫制度之交相更迭，加之甚多此項殖民地，祇於第十九世紀之末或更後，始行組織及平定。此係非洲之埃及 (Egypte) 殖民地有最進化之報紙，筆戰之凶暴，甚頻數於巴黎 (Paris)，或因在非洲之日光下，更形嚴厲。但有甚多日報，對於關係非洲北部 (Afrique du Nord) 將來之問題，已甚明悉。彼等亦知新歐洲人民在彼處之不同性質，因之一有大才能之日報記者陸皮奈氏 (Robinet) 曾創設埃及才城報 (Alger)。此報於其文字中，加入法國之土語，西班牙之語氣，埃及拉伯字，及地中海 (Mediterranée)。

ranke) 瑪而雅島 (Malke) 之冒險言誌。

予等現回述歐洲 (Europe) 以便參考在戰事後德國之報紙。(請閱獨維法脫氏 (Doviat) 著報紙, 谷戴城 (Gotha) 一九二五年, 克洛脫氏 (Gros) 著報紙, 孟海姆城 (Mannheim) 一九二八年。) 報紙有一困難之境遇垂數年之久。在戰敗之各地, 中等階級及人民, 均言人會對彼等欺騙, 各日報給彼等各種幻想及各種謊言, 此項不得人望, 貽害甚多, 迨至彼時有名之報紙, 新政治制度, 因受國內危機及與西歐列強衝突之脅迫, 對於日報業, 止能保證一中等之安全, 但日報業因經濟之變動, 而尤感困難。人已見照美國式之報紙集中, 已在一九一四年之前發現。廣告在此數種最大之定期刊行品中, 已佔甚大之位置。然彼等應特別感覺貨幣之大跌價已達至最高點於一九二三年。貨幣之大跌價, 亦有害於所有小日報之生命。此項小日報, 在中等之城中及鏡市中, 一無積蓄以度此不良之日, 此為波蘭及匈牙利貴人資本主義之好機會。彼等甚為活動, 以不多之費用, 購買各機關報之能對於一完全雜亂之國家保證彼等之政治勢力者。此係各大實業之領袖, 尤作此項營業, 在此項佔買日報人中之最有名者為史丁奈司氏 (Stinnes)。按照一法官之意見, 此係最正直之人, 不善於藏匿彼之侵奪。(獨維法脫氏 (Doviat) 著報紙, 谷戴城 (Gotha) 一九二五年, 第九章。) 在戰事時, 彼已開始彼之意見, 組織投機人委員會, 用於印刷所造紙廠, 一如於各日報。貨幣大跌價之年, 使彼更得大步前進。在德國蒙司脫城 (Munster) 德國報紙之公會中 (一九二三年), 人確認彼會購買彼之第一百四十每日刊報。彼之亡故於一九二五年, 曾使一人獨占之勢力破產。實業之其他領袖, 如在谷洛納城 (Cologne) 『華而夫史脫洛司 (Wolff-Strauss) 會社』之各設立人, 曾作同樣之

集中，不若彼之聞名。

許仁培氏 (Hugenberg) 優勝於華而夫史脫洛司 (Wolff-Strauss) 會社之各設立人。「請閱培而恩哈特氏 (Bernhard) 著許仁培氏 (Hugenberg) 會社，柏林 (Berlin)，一九二八年。」在其年青時，參加東部普魯士人之爭論攻擊波蘭人後，此大組織家成爲萊因河五金工作人員集團之總理。甚多五金工作人員，在戰事之前，從德皇奇哇姆二世 (Guillaume II) 之意願，會購買史顯而氏 (Scherl) 設立之日報投機人委員會之股票，不然史顯而氏 (Scherl) 將售此項股票與烏而司堆杏氏 (Ullstein) 或莫裏氏 (Mosse)。會社之若是成立者，不能克服由戰事引起之變動，乃招許仁培氏 (Hugenberg) 協助，於是使其將事務家之能力用之於日報業。彼深知史丁奈司氏 (Shines) 在其所購之各日報中，增加經濟之條文，增加利於大實業之辯護，適足以使閱者煩悶，使訂閱者及登廣告者逃避。彼爲腦脫克里夫氏 (Northcliffe) 之表樣感動，彼欲有興趣、活潑、關切現事之各日報；而此項日報應給政治熱望與戰敗之德國 (Allemagne) 而宣傳國民主義。一有才能之財政經理，使此數項計畫得手，於投機人委員會之各日報，加入「通信」。電報代理處之「電報會社」廣告協會埃拉 (Ala)，電影業烏法 (Ufa)，如應信和平日報之一條文於一九三〇年。此大日報投機人委員會領袖之勢力，擴大至一千六百種日報。

服務於經濟強大之勢力，德國之報紙至少享有魏依瑪城 (Weimar) 憲法宣告之政治自由權，但行政之設施，尤以司法之設施，對於此項自由權，時加以嚴厲之限制。是以萊濱徐城 (Leipzig) 之最高法院責罰一日報，在其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之判決中，會稱：「當軍事政權發出通告國防有危險時，如發表德國 (Allemagne) 違

背范而賽依而 (Versailles) 和約，可責罰如大逆之罪。但對於國內之政治，報紙能辯護所有理論及所有政黨。一德國教師在九月選舉之前，將生存於一九三〇年之各日報，作一簡略之統計，表示國民社會黨活動之勢力。〔請閱亥克哈特脫氏 (Eckhardt) 著：現在之德國報紙。巴黎之雜誌，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彼計算一千四百九十五種中立日報，四百四十四種國民黨日報，三百十二種屬於中央黨報，一百六十九種社會黨日報，繼爲二百零九種中等階級日報，八十九種民主黨日報，一百零一種白維亥國平民日報，五十六種德國平民日報，六十三種自由黨日報，八種國民社會黨日報，十八種鄉人日報。柏林 (Berlin) 之各日報集有五百萬閱者，除清晨郵傳報印刷六十萬份外，無一每日刊報之印刷超過二十五萬份。外省之報紙，亦甚廣播，集有四百五十萬購報者，但彼受首都之影響。各大日報之投機人委員會，復使用彼等之努力，如烏而史堆香氏 (Ullstein) 之日報投機人委員會，有一萬人操作。政黨之報紙，組織甚佳，尤以中央黨之報紙及社會民主黨之報紙爲最，但自由黨中等階級之各日報，日漸成爲保守黨。對於全德國 (Allemagne)，在一九二八年之末，人計算有一萬零六百八十六種日報及定期刊行品。

此將太久作一歐洲 (Europe) 所有自由國之週遊，各處報紙已克服戰後之各種困難。波蘭國 (Pologne) 被分去之三區域，於一九一三年，計有總數一千零五十種定期刊行品。再生之波蘭國 (Pologne)，按照官式之統計，於一九二八年有二千三百五十三種定期刊行品，此中有二百十三種每日刊報。〔請閱司馬高才扶司基氏 (Smogorzewski) 著：報紙在波蘭國，巴黎 (Paris)，一九三〇年。〕

## 第三節 反動攻擊自由權——義國德國

在其他歐洲諸國中，獨裁已勝利。一人之獨裁或一黨之獨裁，在各得勝者已取消報紙自由權之時，尚不滿足。倚賴一嚴酷之束縛或暫時之束縛，乃表示在一切隸屬於國家政權之國中，日報業應為之職務。此係義國 (France) 彼曾介紹此項計畫於歐洲 (Europe) 之西部。在此計畫中，人復見法王拿破來翁 (Napoleon) 及奧國國務員梅堆而尼克 (Meternich) 親王之理想。開始在戰勝之時期，法西司脫黨 (Francois) 集團，在甚多城中，劫掠各敵對日報之事務所，而虐待各編輯人。繼在戰勝後，成立一合規則之組織，其原則已在義國首相墨索里尼氏 (Mussolini) 於一九二八年向義國 日報記者之演說中聲明，彼稱：『在一致之制度中，報紙不能獨異於一致，是以義國 之報紙，完全係法西司脫黨 (Francois)，而應自覺曾大在法西司脫黨 (Francois) 旗下爭鬪。他處，各日報均受富豪集團之命令，各政黨之命令或個人之命令。他處，各日報均從事於購買或出售煽動新聞之無益事業，常閱此項日報，終之於確定一種愚笨於公眾之中。他處，各日報均集於一少數人物之手，此項人物視日報如一實在之實業，一如鐵之實業，獸皮之實業。義國日報業係自由，因其止用一種理由，一種制度。日報業係自由，因其在制度之法律範圍內能施行及施行彼檢查之職務，批評之職務，及向前推進之職務。』

義國 立法權，含有此數項原則。一九二三年及一九二四年之勅令，給各府知事一幾於專斷之政權對於各日報。嗣後人曾創設報紙職務之總管理處，受任監察政治，及報紙及宣傳事務所，受任各項行政問題。政府鼓勵各日

報利用新近之各發明品，爲最時式之工具。政府會欲對於日報業之受律給者，保證工作之契約。每週之休息，放假仍付工資，免職時之賠償。此即義國之各日報，不應單爲新聞之彙集，彼等之各編輯人應有必要之能力以了解在上者之指揮，證明羅馬（Rome）之政策，辨駁反對之理論。

義國之表樣，不應被埋沒於德國（Allermanne）。在一九三〇年之立法選舉後，人能證明甚多日報，迄至中立之日報，漸漸復聯合於國民社會主義。而希特勒氏（Hitler），在慕尼黑城（Munich）之機關報，人民之考察人，勢力日益擴大。嗣後由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之各種法令，各保守黨之政府，從事於拘束報紙，而特別對於共產黨之報紙，是項祇係暫時防護之方法。但於一九三三年由希特勒氏（Hitler）告成之『國民革命』，曾宣告實行一新之制度，死刑之宣告攻擊猶太人及無政府黨，曾對於日報業特別嚴厲執行。因在日報業中，猶太人及無政府黨甚多，爲止給一種表樣於甚多他種報紙。烏而同堆杏氏（Ullstein）及莫賽氏（Mossé）之報館，應遵國民社會黨委員之命令，而辭退彼等之主要領袖。以致莫賽氏（Mossé）之報館，自一九三三年七月份起被迫於停止付款，而由司法清理。在同此七月，普魯士國（Prussia）之內政部長，刊布外國定期刊行品被禁止於該國之清單，此項定期刊行品，爲數二百九十一種。

嗣後曾有各種建設之方法，在取消社會黨之共產黨之日報後，人曾組織一德國報紙之聯合會。人曾創設一宣傳部委託於希特勒氏（Hitler）主要中尉之一，甘培而司氏（Göbbels）。一對於報紙之新法律，於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佈告，曾決定編輯領袖之規則。人之欲得此職者，均登記於專門之清單中，而應由宣傳部長接見。宣傳部

長詢問彼等能力之憑證，正直之憑證，彼等祖籍須印度歐洲種，及彼等之妻。一編輯領袖在彼之日報上，應免除「一切之能危害德國 (Allemagne) 在內在外之勢力者，能危害防禦之能力者，能危害德國之教育或經濟者，能傷他人之宗教感情者，一切反對一德人之榮譽或尊嚴者。」他項條文，保證日報記者若干實質上之擔保，及職業上之擔保。

嘗講解此項法律時，宣傳部長加稱：「報紙自由權之原則，係一曾受過分尊敬之原則，而開始失去彼之勢力於全世界。自由權應得其限制，不然自由權將開始抵觸人民及國家之權利及義務。」彼證明各日報辯護國民社會黨政策之必要，彼稱：「政府或能自誤於彼之若干決定，但不能認為在此政府之後，能有若干較優之事。」祇有若干有才能之編輯人，因設詞之微妙，能維持其雜錄欄於德國之報紙。（請閱全文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新歐洲報 (Europe Nouvelle) 中，一英國之雜誌（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曾言：按照柏林 (Berlin) 日報業博士院所供給之消息，在國民社會黨獨裁之一年中，德國每日刊報之數，自二千七百種每日刊報，降至一千二百種每日刊報，而人之倚日報業為生之數，自一萬九千人降至五千三百人。（法國時報，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在十二月，國民報紙局之總理，曾禁止設立無論何種新定期刊行品迄至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及迄至是時，禁止作無論何項宣傳以獲得訂閱者。（法國時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對於德國報紙之將來，請閱賈爾培梅氏 (Karl Pömer) 著報紙之自由權於國民社會黨之國家，陸而滕堡城 (Oldenburg)，一九三三年，宣傳部長，於一九三四年五月，曾對於德國之各日報，責備彼等之無變化，及彼等之法儒。」

在其他各國之服從獨裁制度或半獨裁制度者，所用各種限制各日報行為之方法，甚為不同。例如對於匈牙利國 (Hungrie)，予等證明史福柴 (Storza) 伯爵所言：「報紙之檢查，並不正式存在，但無一日報能發刊，苟無官吏之准許，而所有各日報均能被取消，由政府一簡單之決定，即使出售各日報於街中，亦屬於戰時之舊法律。」(戰後之獨裁者及獨裁，一九三一年，九七頁。) 壓制之制度，充分減輕於波蘭國 (Polone)，但成為嚴厲於奧國 (Autriche)。

#### 第四節 俄國報紙在俄帝時代及在蘇維埃時代

予等現談一國，彼不獨與各政治制度斷絕關係，且與歐洲西部 (Occident) 之社會制度亦斷絕關係。關於俄國 (Russia)，予等應迴溯至俄帝埃來克桑特 而二世 (Alexandre II) 統御之時。「請閱那克拉道扶氏 (Nagradow) 著時式俄國之檢查及報紙，柏林 (Berlin)，一八九四年。」自一八六三年波蘭 之反亂起，人曾見初時之寬容，讓位與嚴厲。在一八七一年，檢查局長發一新命令，內稱如政府證明一重要問題之說明或討論有暫時之不合宜，彼將通知各定期刊行品。此項方法，成為當時之一種習慣。一日報於一八七八年表示鄉間二警察犯嚴重之過失，一通告宣布彼等之免職，而請各定期刊行品報告同樣之不正當行為。在同時，一秘密之通告，禁止各定期刊行品以後談及鄉間警察。

統御之末之半自由黨獨裁者薩里司梅里高扶氏 (Loris Melikov)，鼓勵誕生甚多立新法之報紙，在暗殺

俄帝之翌日，上項報紙尙敢請求一國民議會之選舉。〔請閱米里烏高扶氏 (Milioukov) 著俄國之歷史，第二冊及第三冊，一九三三年。〕但俄帝埃來克桑特而三世 (Alexandre III) 決定爲獨裁政治。於是彼之各部長，對於各日報大施通告及停止出版。在一八八二年一「暫時之」規則，科罪各日報之會受三次通告者，此係回至預防之檢查，於合法之嚴厲添加專橫之方法，卽消滅一日報。當編輯領袖脫離日報時，拒絕提議繼彼之候補人，若此較少反響於外國較之一粗暴之取消。大多數自由黨之報紙，均消滅於此方法。

但報紙雖若是之被禁發言，然仍作一重要之職務。在一國中，既無國會，又無公共之集會，亦無自由之會議，報紙爲俄人唯一方法以知時代之生活。各日報會學習書寫之藝術，以使閱者能了解其半語。彼等會創作一特別之言語，名「亥沙潑氏 (Tsapo) 之語」。〔譯者按：亥沙潑氏 (Tsapo) 係希臘之小說家。亥沙潑氏 (Tsapo) 之語，甚有令名，因其一語可得二用，同時可作誇贊，可作批評。〕卽如人攻擊宗教，止對於羅馬之基篤教。人憤怒攻擊土耳其政府之各種處置，但極似俄國政府之各種處置。人宣言一有爵位者之勇敢，此卽言彼能作一切惡事，如人誇贊一人之才智，此卽言彼爲愚笨。

此項才能不再使用，當滿洲里 (Mandchourie) 戰事之不幸引起輿論之時。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之「紅星期」之後，所有報紙已忘各種通告，各種秘密訓令，而人護招紙爲所欲爲垂數月，但此並不垂久。政府雖較一九〇五年之前略少嚴厲，然維持其密切之監視迄至俄帝之統御終了，且政府時有由反動報紙之控告協助。梅脫顯而司基 (Meisnersky) 親王在市民報中，專作此項密告攻擊各自由黨。俄帝埃來克桑特而三世 (Alexandre III)

之親信日報記者賈脫高扶氏 (Kaikov) 有高尙之才能，彼之莫斯科 (Moscou) 報紙，享有一實在之令名。人之痛惡「西谷方篤扶氏」(Sykophantov) 者，對彼感激，因其反對德人，自願作與法國聯盟之辯護人。

政府之各日報記者之最卓絕者爲埃來克西蘇服里納氏 (Alexis Souvorine)，彼之日報名新時代報，開始於一八七六年如自由主義之機關報。不久彼即改黨而成爲帝宮最愛之報紙。雖蘇服里納氏 (Souvorine) 脫離自由黨，但由其高雅之態度，文學之才識，及新聞雜誌發行人之機敏，仍爲各種最不同集團所歡迎，彼親密之日記，於其死後發刊。表示此半官式之日報記者，對於各腐敗國務員之卑鄙專制，如何嫌惡，檢查局長是否未向一歷史雜誌之經理言：「俄帝巴而第一世 (Paul Ie) 能成爲瘋人爲彼本人，但不能成爲瘋人爲公衆。」再蘇服里納氏 (Souvorine) 在歐洲之西部 (Occident) 旅行後，悲感書稱：「一短期之旅居於外國，覺悟俄國之卑屈，但此項俄國之魚網，足以將汝捕獲，使汝成爲一無力及屈服之魚。」蘇服里納氏 (Souvorine) 著親密之日記，一九二七年，(一一〇頁)。

在被准許之報紙之側，有非法之報紙。此項非法之報紙，內有由移民在外國自由印刷之文集，但於邊界被拘留。又有在俄國 (Russie) 本國印刷之秘密報紙。此項報紙甚多，蘇維埃 (Soviet) 政府於一九二〇年會刊佈集在來雷克拉斯特城 (Leningrad) 公衆圖書館中此類著作品之目錄。此類著作品，因被充公而得。此目錄並不完善，對於五十份報紙，有二百五十種定期刊行品，此項報紙中之大部分，生命甚短。外國之秘密報紙，發刊於瑞士之日內瓦城 (Geneve)，及於楚呂克城 (Zurich)，於巴黎 (Paris)，而於倫敦 (Londres) 爲最。生活甚苦，全賴各種

詭計進入俄帝國 (Empire des Tsars) 最重要報紙之一，爲瑪克同 (Marxiste) 黨理論家拉佛洛扶氏 (Lavrov) 之報，名向前報，得以生存自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七年，印刷數千冊。光輝報及革命之俄國報辯護二社會黨之意見，國內之秘密報紙，於實質情形上生活更艱。此項報紙，用活動之印刷機，以便搬運、藏匿，以初步之機械，異樣之鉛字，時常降至發刊打字之報紙。

一九〇五年之革命騷動，及隨革命而來之短期自由主義，使移住外國之各日報記者回至俄國 (Russia)。同是在一九〇六年之後，反動之回復，若干極端左翼之新聞雜誌發行人，復往覓一託庇所於歐洲之西部。反對之報紙，較之往昔更自由，而秘密之報紙，得更多購閱者，及秘密代理人較之在第十九世紀。若干社會黨之機關報，能以一確切之方法發刊，尤以真實報爲最。此報設立於一九一二年，嘗彼之先進各報，尤以移民之各報紙，祇敘述「智慧」之時，真實報由受教育之社會黨編輯，而得各工人集團之助。

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之革命後，臨時政府允許報紙自由權。王黨之各日報停止發刊，表示彼等不能無國家之優待及資助。在貝脫洛克拉特城 (Petrograd) 及莫斯科 (Moscow)，社會黨之各日報誕生甚多，如自由黨之報紙在巴黎 (Paris) 及維也納 (Vienna) 於一八四八年。此項報紙，對於形式表示同樣之模實，同樣之嗜好，各事將因暴而虛維司脫黨 (Bolshevists) 之革命而變更，但非立即實現。人民委員會之第一命令，甚至給各日報完全自由權，爲臨終之臨時政府於三日前曾嘗試加以限制。但三星期後，問題會爲管理蘇維埃 (Soviet) 者考察脫洛斯基氏 (Trotski) 聲稱管內戰之時，人應對待報紙如私人之產業。雷寧氏 (Lenine) 宣告必須取消中等

階級之報紙，而將各印刷所及彼等之材料，分給與各社會黨。一抱此意旨之動議，由三十四票反對二十四票而票決通過，各中等階級之日報均匿跡；而由一九一八年一月之命令，各中等階級之日報，完全被消滅。六個月之後，反對社會黨各日報，均受同樣之命運。

於是開始完全共產黨報紙之紀元，（請閱夏呂克氏（Jaryo）著：報紙在蘇維埃俄國（Russia Sovietique）（在「歐洲」之雜誌中，一九三二年）馮司脫氏（Tusa）著：蘇維埃合衆國（Soviet-Union）之報紙，柏林（Berlin）一九三〇年。在上開之書中，載有一深切之研究，由一在俄國（Russia）之德國日報通信員所作。）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兩年中，各蘇維埃黨（Soviet）為生命爭鬪，而報紙受一戰事之組織。人缺乏機器、鉛字、紙張，應滿足於印刷不良之報紙，及可憐之外表，為繼續活動及宣傳。人發明壁上之日報，如一種招貼之報紙，有時置在各製造廠及各學校黑板之上。在白俄軍隊戰敗後，人能操作較優。中央之機關報谷西大報，受任管理各種印刷品，收受必要之款項，而於一九二一年，此報擔任免費分給機器及紙張與該黨承認之各日報。

嗣後忽誕生奈濼報，新政策使私人之商務復活。一九二二年一月之一命令，佈告各日報嗣後成為個人之營業，應照商務之方法處理。此原則與共產黨之制度為必要之和解後，曾被維持。各日報付款與彼等之著作品如彼等之材料。但一中央委員會管理報紙，幫助友好之各日報，分給新聞，供給編輯人，此係若是成立一國家之報紙，此國家之報紙有責任以感化、指揮、克服所有工人及鄉人，有各種中央之大日報。此項大日報之為首者，為真實報。係主要之政治日報；又為依士佛司低埃報，係主要之消息報紙。有各區域之日報，表示同樣之性質。中央之日報及區

城之日報，在彼等本業編輯人之側，每日招致工人及鄉人之通信員，亦為大衆之各日報。在此項日報中，各主要之事件，均表示最簡明、最簡單之方法，而往往注意於宣傳共產黨之意見，有壁上之各日報，其數較之往昔更多。此項日報係印刷，或用打字，或甚至以鮮明之顏色作畫。在此畫中，有平民圖畫家之奇趣，使人喜悅。有為軍隊之各日報，人視之甚為重要，然不若為青年人日報之重要。

此數項報紙，並非全以俄文書寫，因蘇維埃黨（Soviet）曾增加各自治共和國，彼等創設各日報於各種少數國民所講之文字。此項報紙中之數種，祇係土語，是以尚須創造字母，主要點為每一烏克來納（Ukraine）鄉民，或都而克梅納（Turkmen）鄉民，左之盧（Tchouvache）鄉民，或鞏韋（Tatar）鄉民，哈閱或烏爾，編輯以彼本國之文字，共產黨之好言語，無自由權之問題。如史戴林氏（Staline）於一九二七年會言及之，彼云：「予等無報紙之自由權與中等階級，予等無報紙之自由權與孟盧維克黨（Menshevik）及革命之社會黨。彼等在予等國中，乃代表已失敗已服從之中等階級之利益。」（證明於卜低里克基氏（Ponulik）著報紙之制度。一九二九年，一〇〇頁。）

在一九三二年，報紙之年慶，五月五日尤特別光輝，因人慶祝真實報之二十年紀念，及依士佛司低埃報之十五年紀念。此項年慶附以官式之統計，計在一九一三年，俄國會有一百五十九種日報，印刷三百五十萬冊；在一九三二年，有五千六百種日報，共印刷三千五百萬冊。所有日報中之最大者，為真實報，印刷近二百萬冊，除五千六百種係實在之日報外，（四千種於俄文，及一千六百種於八十三他種方言。）尚有工場之日報一千七百種，開鑿地

之日報二千五百種，及壁上之報紙二十萬種。〔請閱比亥氏 (Pierre) 著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 (U. R. S. S.)之報紙於一九三二年。史拉扶 (Slave) 之世界，一九三二年七月。〕對於實業五年之計劃，曾使預備一種對於報紙五年之計劃，廣告甚多新之設立。

當然在甚多大國中自由權之取消，使誕生一種移民之報紙，俄人均有不同之機關報於甚多地方。〔巴司低高扶氏 (Postikov) 曾給一簡略之統計於東歐洲 (Europe Orientale)雜誌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一二頁。〕最重要者，爲由米里烏高扶氏 (Milionkov)自一九二一年起在巴黎 (Paris)編輯之日報，名最後之新聞報。昔日俄國臨時政府之國務員，將此日報作爲一完全之巴黎日報，有各種大定期刊行品新開出發地點之標題，但以俄文書寫，完全用於移民。俄帝制度之各黨員，甚久不善視此共和之報紙，但彼等漸漸對之承認爲必要之機關報，以維持散在世界之俄國各集團間之連絡。此每日刊報之數百份，曾至蘇維埃社會聯邦共和國 (U. R. S. S.)而爲蘇維埃 (Soviet)行政事務所購買，以得知報中所載之消息。

義國之各移民，亦均有一反對法西斯脫 (Fasciste)之報紙，名自由權報。此報曾在一九二八年德國谷洛納城 (Cologne)之博覽會中陳列此報努力之方案。〔請閱沙而佛米尼氏 (Salvemini)著介紹反對義國法西斯脫之報紙於博覽會，谷洛納城 (Cologne)，一九二八年。〕此報表示如移民之一種正式日報，發刊於巴黎 (Paris)自一九二七年起，而印刷一萬五千份。此報命各日報發刊於他處，尤於南美洲 (Amérique du Sud)，終之此報確認有一秘密之報紙，流行於義國 (Italia)，雖政府之偵察。另一方面，移民之各日報，應自行防護對於若干可疑之

合作人。移民各領袖之一，曾表示此項日報之一，在一挑釁代理人之勢力下，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以大字刊佈一呼籲暗殺義相墨索里尼氏(Mussolini)因此法國政府禁止此報。〔沙而佛米尼氏(Galvornin)著墨索里尼氏(Mussolini)外交家，一九三二年，一六二頁。〕

希特勒氏(Hitler)之得勝太速，致逃避之人無暇創設甚多攻擊之機關報，但自由權報已開始鼓吹虐待反對猶太人於德國(Altenagne)。昔日服司報紙之編輯領袖喬巨培而恩哈特氏(George Bernhard)於一九三三年之末，在巴黎(Paris)設立巴黎每日報。

### 第三章 第二十一世紀之新設施

機器之發明，曾更改各日報實質上之外表；社會之變更，曾影響日報記者之生活。傾向於職業之集團，發現於日報記者，較遲於手工工作人。日報記者之職業，曾似為個人稟性之偶然，然開始供給一合規則之教育材料。終之國民之各集團，由一自然之進步，引導於國際關係之試驗。

#### 第一節 委員會之活動

報紙之各會社，名詞之意義甚廣，應包括印刷每日刊報之印刷技師之各會社。此項印刷技師之各會社，屬於工人委員會之世界，但彼等之歷史，並非無益於各日報之歷史。有數次彼等嘗試爭鬪，攻擊此機器創造術之進步，曾傾覆彼等之職業。若是之嘗試，向未產生一垂久之結果，往往一組織甚善之委員會，得以使增加工資。在維也納（Vienna），報紙之各印刷技師，開始彼等之第一次罷工於一八七〇年。各日報之經理，一致同意以一張公共之報紙，暫時代替彼等習常之各機關報。而此四星期之罷工，遂至各工人之失敗，但嗣後各經理不再實行一類是之同意。而當與工人嚴重衝突之時，彼等均習以讓步，因每日之罷工，使彼等受一嚴重之損失，因一每日刊報之普通費用甚大。在巴黎（Paris），在一九一八年休戰之翌日，工人為增加工資之騷動，引起罷工。各大日報之經理，亦達

到設立一公共之機關報，名巴黎之報紙，而各印刷技師應讓步。另一方面，此項委員會之爭鬥甚少，更少者為機會，因此係普通之政策，會決定各工人作反對彼等日報記者東人之戰。在一九二六年，英國每日郵傳報之各印刷技師，曾供給一更有名之表樣，因欲阻止日報繼續攻擊反對全體罷工之計劃，於是彼等使英國政府自行先加攻擊。〔一九三二年在匈牙利京蒲大員司脫（Budapest），各日報印刷技師之罷工，迫令政府停止一社會黨機關報，終至失敗。法國時報，一九三二年四月九日。〕

予等現至報紙之各種真實會社，彼等有最不同之性質。若干會社聚集人之從事於日報者，如日報業主及編輯人，以研究彼等之公共利益。其他會社，如平常之實業，一方面保留與東人，一方面保留與受工資之人。若干會社，集合同一政治意見之黨人，或同一宗教意見之黨人，如基督黨報紙之會社，及社會黨報紙之會社。若干會社，有專門種類之代表，如合作人之代表，編輯領袖之代表，或編輯室秘書之代表，或新聞記者之代表。

此項不同之性質，無一處較法國（France）更大者，活動之信號，已由外省之共和報紙會社於一八七九年給發。自彼時起，各項種類之會社日益增加。在一九三〇年，計有一百五十二種會社，大半太弱及太貧以施行一有益之舉動，特別為達到由彼中大多數主張創設養老金庫之目的。〔請閱蒲而同城（Bourdon）之會議，於今日之日報業。在日報業學校之會議，一九三〇年。〕若干日報記者，嘗試挽救此項散亂，乃創設法國報紙各會社之總委員會，此委員會有小巴黎人報之經理才登提比依氏（Jean Dupuy）為總理。一勢力甚大之集團，名巴黎報紙委員會，於一九二四年與總委員會脫離。嗣後經濟之變動，尤以紙張問題，使誕生法國各日報之國民聯合會，在此三

項會社中，各業主或各日報之經理統治一切，各受工資之人幾不能置喙。在他處亦同，在甚多他國之會優勝法國（France），者各東人均已集團在由彼等付錢之各編輯人集團之前。例如在德國（Allemagne），意見之各日報代表，因消息之新日報忽然進步而恐懼，乃於一八九四年成立一會社。會社之各領袖除屬於昔日瑪克特堡城（Magdeburg）報紙之經理陸培法培氏（Robert Faber）外，均徒勞以阻止廣告報紙之代表進入集團，而在會社中漸漸得第一位置。獨維法脫氏（Doviat）著報紙谷戴城（Göttingen）一九二五年第八章。

至於日報業之受工資人，彼等甚久遠離委員會之會社，因智慧者往往有個人之意旨，但對於彼等之工資問題，如等於手工工作人之工資問題。報紙之進化，由匿名會社之管理評議會代替父子繼承之個人東人，而此項管理評議會，時常對待受工資之人甚惡，不甚注意保持由多年工作所得之位置。另一方面，人對於付編輯人之數，不甚詳悉。在一九一一年，德國之社會學家史篤克洛沙氏（Stollross）刊布一對於在日報業中工作行市之調查。彼因此事，曾用廣告（招請或請求），發刊於二專門之定期刊行品。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八年，人得二千五百三十二招請者，及二千零十六請求者，此不能言招請者過於請求者，實係相反。因各日報東人當然審度倚賴廣告。而志願為日報記者之人，往往尋其工作以「更秘密之方法」。按照史篤克洛沙氏（Stollross）所言，編輯領袖及編輯政治人，均達至舒適生活之水平線。日報之其他合作人，均有不定之境況，因由婦女之競爭（對於婦女，人給一甚低之工資），及因投機之編輯人，「假日報記者」之日益加增，彼等之境況更為嚴重。「請閱史篤克洛沙氏（Stollross）著編輯人之工作行市，史克莫來氏（Schmoller）之年鑑，一九一一年。」

其他證據，亦表示日報工作中狀況之不一。一弗郎克福城 (Frankfort) 報紙之經理，反對各大日報固定之編輯人，因每年得德幣八千至一萬二千馬克之薪金。對於外省小報紙之編輯人，其薪金常在德幣二千馬克之下。在英國 (Angleterre)，一有資格之日報記者之平均年俸，於一八九四年在英幣三百鎊至六百鎊之間，於一九一二年，在英幣五百鎊至一千鎊之間。在彼等之上，有若干有權者，如每日郵傳報之發行人，彼於一九一四年，得年俸英幣五千鎊，恰如英國國務總理之年俸。在彼等之下，有一大羣無特權之人，但彼中無一人受安全之保護。即如當一日報由一新業主購買時，或一日報置於一新發行人命令之下時，所得之一切身分，得被傾覆。〔敢奈提郁乃 (Kennedy Jones) 著：弗里脫街及濁扶寧街 (Fleet Street and Downing Street)，一九一九年，一八五頁。〕

此項不安全，在戰後更嚴重。在日報如在實業，個人之工作者，苟不懼機器之競爭，至少應懼職業之組織。幾如機械之組織。各新聞之發展，損害日報條文，代理處之職業日益擴大，貽害於實業之日報記者。予等對此加述通信之發展，報紙在第十九世紀之第一半部，已知各個人通信員，寄彼等石印之信札與各種日報。此職業曾被電報破壞，而各代理處均用電報，嗣後有各政黨組織之通信。此項通信，將由首都報紙所得之消息供給外省之小日報。德國 (Allemagne) 曾給此項組織之最優模範。此項組織，由二政黨之繼續與德首相皮司瑪克 (Bismarck) 親王等論者所組成，即基督黨及社會黨。第二十二世紀，商務之制度更形擴大。美國 (Etats Unis) 之「各委員會」，因每星期供給一規定之字數，曾遇仿倣者於歐洲 (Europe)，特別於德國 (Allemagne)。嗣後彼等供給已印刷之頁，

即印刷紙板，一切已準備爲再刊。梅尼亥氏及顏生氏 (Mannier of Jessen) 著德國之附刊，一九三一年，一三三頁。此係裝成一集之工作，以現代之式樣復行發現。此項裝成一集之工作，前由克魯勃街 (Grub Street) 之饑餓筆耕者，爲英國之各日報作成在第十八世紀之開始。此項新實業，使一大羣志願爲日報記者者得麵包，但降低職業之普通水平線。

此數項實質上之問題，自一九一八年，萬國工作事務所從事於此數項問題以來，甚爲重要。此係駐在國際聯合會 (Société des Nations) 之萬國日報記者會社，曾請萬國工作事務所前往是處。在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七年繼續之調查，發刊一不甚完備之書，但載有甚多有益之消息。此書名曰報記者工作及生活之狀態，予等能引用此書之若干普通指示。『日報記者工作及生活之狀態，圖書及文牘，十二集，二號，日內瓦城 (Geneve)，一九二八年。』

各處設一預先之問題，即在『操日報業者』及『嗜好美術者』間之討論，此項討論在日報記者會社，較之在郊外運動會社更煩悶。新之傾向，係保留職業與操日報業者，甚至在專門學者中，彼等開始並不委身於日報業。但人見醫士，法律著作家，軍官，成爲醫學雜誌之職業者，法學雜誌之職業者，或軍事雜誌之職業者，然往往有『嗜好美術者』，並不得錢，或得錢甚少。彼等人數甚多，尤於意見之報紙中，在交戰之報紙中，交戰之報紙，並不充分富裕以酬勞仗筆尖爲生之受工資工人隊。在其他日報中，編輯人之委員會宣言接受嗜好美術者，但以彼等接受工資爲條件，以免免費草稿之競爭。法國 (France) 及英國 (Angleterre) 更有大多數人滿意爲名譽而著作，或止

求一日報業一補助之工資。婦女之競爭，不甚發展於歐洲（Europe），在美國（Chas. T. H.）婦女競爭之數甚大。一九二〇年之人口調查報，記載對於三萬四千一百九十七編輯人及新聞記者，內有五千三百七十婦女。外國人之競爭者，並無重要，彼等幾均為政治之逃避人。

操日報業者及日報業之受工資者會否被組織，繼續之運動，僅自二十日起，由日報之實業發展而促其速成。此係英國（Anglo-）及德國（Allman-）會使此項組織大進步。在英國（Anglo-）日報記者協會，得國王之特許狀，於一八九八年設立，歡迎各雇用人者，惟不使彼等參加若干委員會。反之，日報記者之國民聯合會，設立於一九〇七年，表示一完全委員會之性質。於一九一九年，在大衆宣言後，此聯合會決定加入於印刷所之聯合會，及類是實業之聯合會。於一九二六年，因一困難問題，印刷所之聯合會，遵從各工人會社會議所發全體罷工之命令。國民聯合會之經理委員會，欲作同樣之舉動，但甚少追隨。然在罷工之後，一新之大衆宣言，決定維持加入印刷所之聯合會。國民聯合會於一九二七年，對於生活於英國（Anglo-）之一萬日報記者，有五千會員。

在德國（Allman-），若干受工資人之委員會復附屬於各政黨。哇古司丁奴司之委員會，祇有基督教之日報記者。工人報紙之委員會，祇有社會民主黨之日報記者。但最重要者，為德國報紙之國民會社，設立於一九一〇年，保證各種編輯人職業之保護。自彼等實行日報業如主要之職業一年以來，國民會社之二十區域聯合會，計有四千四百會員於一九二六年。彼會決定使各日報東人自一九二二年起與彼成立一合作之國民委員會，由此合作之國民委員會，曾發出甚多合作之契約。

在法國 (France)，日報記者之委員會，設立於一九一八年，止爲各編輯人，聚集一千二百會員於一九二七年，而達至一千八百會員於一九三三年，一混合委員會曾作一規則式樣之計畫於一九三三年，因各日報東人不接受此計畫，復行開始談判於一九三四年。(委員會定期刊行之機關報，係日報記者報，此報於每一號報中，撮要敘述委員會會員之義務如下：「一日報記者之克當此名者，負所有彼著作作品之責任，即使匿名之著作作品亦然。抑制爲職業最嚴重過失之誣告、誹謗、無證據之責備，祇受與其職業資格相當之職務。禁止用一頭銜，或一意想之名義，以得一消息。不應收領銀錢於一公家之職務中，或一私人之企業中。因在此項公家職務及私人企業中，彼日報記者之資格，彼之勞力，彼之交際，均係可能爲人利用。不以其名姓簽署於完全商務廣告或財政之條文，不犯剽竊他人著作，不希望一同業之位置，亦不挑撥彼之免職，而供給工作於下等之條件，保守職業之祕密，永不妄用報紙之自由權於一圖利之意念。」)至於美國 (France, China)，雖報紙之各會社在彼處增加甚多及甚速，人不見一受工資人之強，大集團，能與歐洲 (Europe) 之受工資人集團相比。在其他國家中，如奧國 (Austria)，瑞士國 (Switzerland)，波蘭國 (Poland)，均有一強大之組織。其他國家均有甚多之小會社。在義國 (Italy)，如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Union Sovietique) 政府之制度，祇允許一單獨之委員會生存，但給彼各種優待。(德國之國民社會主義，曾於一九三三年迫用同樣之制度於德國之報紙。) 在此數國中，如在若干自由之國中，法律曾干涉以給一准許於各集合之契約。

萬國事務所之報告，表示工資之大不相同。戰後突生之經濟變動，均有一時之可憐結果，或垂久之可憐結果。

此國日報社會書籍：『在此京之某一村中，掃街者享受之工資，每日自比幣四十五佛郎至五十一佛郎；而多數之日報記者，不享受類是之小數。』介紹此項對於日報業之調查，應斷言『此係一種全新之職業，世界上四種或五種最幼職業中之一。』

### 第一節 日報業之學校

日報業之各學校，亦係甚新，因在第二世紀之前，人僅見其模型。第一學校之克當此名稱者，開設於巴黎（Paris）於一八九九年，即日報業之學校。自一九〇〇年起，加入於高等社會學之學校。自後日報業漸漸成爲主要之起點。自開始起，聚集各日報記者及各歷史家。此學校將科學之學科連合於技術之教課，而甚多用於報紙歷史之論題，均在學校之功課中。外國學生在此學校中，較之法國學生更多。甚多學生嗣後成爲彼等本國各日報之編輯人。（對於此學校之開始，請閱高等社會學之學校，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一九一一年。）法國國家之各大學校，均未作此類似之事。在呂而城（Lille）基篤教之各大學中，曾創設一日報業之學校。

此項學校最多之二國，爲美國（Etats-Unis）及德國（Allemagne）。在美國（Etats-Unis）有此意見甚早。自一八六九年，起，昔日美國南部黨人（Southern）之統領李（Lee）將軍，曾將此意見向華盛頓（Washington）中學校之各管理人提議。彼爲此校之校長，若干大學校有時設立對於日報歷史之教課。此係於一九〇八年，在北美哥倫比亞國（Columbia）開設完全日報業之第一學校，以肄業四年之計畫，准得日報業科學之畢業文憑。此學

校之設立人及校長，係北美米蘇里國 (Missouri) 大學校之教師范而堆維里埃姆氏 (Walther Williams)，彼曾使學校發達甚多年。〔請閱薩拉洛克服特維里埃姆氏 (Sara Lookwood Williams) 著二十年之教育爲日報業，哥倫比亞國 (Columbia) 一九二九年。〕當此學校開始之時，同樣之工作，曾準備於紐約 (New-York) 波里脫才氏 (Pulitzer) 甚愛日報業，乃夢想保證甚多人加入於日報業。在良久研究此計畫後，曾與維克亨姆史低特氏 (Wickham Steed) 相商。彼與紐約 (New-York) 之哥倫比亞 (Columbia) 大學成一協定，而此係此大學組織新學校。〔請閱塞依脫士氏 (Seitz) 著：郁賽夫波里脫才氏 (Joseph Pulitzer) 紐約 (New-York) 一九二四年。龔里夫氏 (Gundlich) 之報告，在世界報紙公會在瑞士國，哥倫比亞 (Columbia) 一九二八年，及維克亨姆史低特氏 (Wickham Steed) 著：予之備忘錄，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冊，六八頁。〕其他學校，亦開始於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七年之間。

在歐戰後，各處發現相似之學校。在此熱心努力之時代，此項學校之迅速發現，似係當然。起初各學校意想之性質及科學之性質，係附屬於實際之性質。各學生應學習聚集各新聞，學習將各新聞於簡短及動人之形式摘要敘述，使各閱者感興趣，學習自行介紹於可望得一有益會談之人物。此項學校往往組織如一日報之事務所，對於使用印刷機器之詳情，對於利用電話及無線電之詳情，佔一大位置於教課中。人指示各學生採用無個人語調之方法，以給一家庭之狀態於美國之各日報。在一九二七年，一考察者證明二百三十餘大學及中學，均有日報業之教課，而彼中之五十五大學及中學，均有一完備之學校，或一特別大學「部」。

予等見一甚不同之教育式樣於德國 (Allemagne)，此國照美國之方法，極力組織實際之生活，但永保存推究理論之嗜好，『日報之科學』在推究理論上已獲得彼之講座及彼之博士院。在博士院中，歷史、集合之心理學、社會學，均佔一大位置。在一九一四年之前，曾有各種孤立之嘗試，如自一八九五年起，德國醫士鄂克氏 (Koch) 之教課於海依台而培城 (Heidelberg) 之大學；而尤以有名之經濟學家賈而蒲顯氏 (Karl Bücher) 之教課於白而城 (Bale)，繼於萊潑徐城 (Leipzig)。戰事會給此運動一果斷之推進。人已見各交戰之國，均歸過於國民宣傳之不足。在德國 (Allemagne) 於敗北後，此係一普通之呼聲，攻擊報紙之無力、虛誕及組織之不善。在戰時，蒲顯氏 (Bücher) 已得必要財政之協助，以設立一專門學校於萊潑徐城 (Leipzig) 之大學中。在一九一九年，柏林 (Berlin) 之大學，任德國普及報紙之主要編輯人郁林才氏 (Johannes) 開始一理論及科學之講授。嗣後人在首都設立一完備之學校，由大學之教師獨維法脫氏 (Ovidian) 管理。此昔日之日報記者，彼曾至英國 (Angleterre) 及美國 (Etats-Unis) 遊歷。在開始接事時，即宣言彼之講授與大洋 (Ocean) 彼方之教育完全不同。甚多大學，甚多城中，均作同樣之創設。日報之科學，已得公民權於德國 (Allemagne)。

在英國 (Angleterre) 報紙自多年起已招致甚多有價值之會員，而甚久視學校為無益。但戰事之翌日，解甲各青年人請求，日報記者會社贊成之意見，工部之許諾，於是倫敦 (London) 大學之議會決定組織日報業之課程。日報業之課程開始於一九一九年十月。各解甲者，由政府之資助，在此項課程中，占聽講者之大多數，垂若干年。〔請閱伐郎低納克那發氏 (Valentine Knapp) 之報告於世界報紙公會於瑞士國，哥倫比亞 (Columbia) 〕

一九二八年。在解甲者起程後，於一九二五年人計總數爲八十九學生，其中四十六男學生及四十三女學生。章程定博士院之各課程爲二年，有數課程必須學習，有數課程可聽選擇。二操日報業之日報記者，擔任實際之課程。人鼓勵各學生當放假時在外省之各日報中作各種練習。外省之各日報，開始對於各學生稍不信任，不久即表示歡迎。在若干其他英國城中，人已見開設技術之學校，或完備之大學課程。此項完備之大學課程，爲各報紙會社善視。

甚多其他國家，亦作同樣之嘗試。由各政府創意者，如在捷克國 (Tchecoslovaquie)。由各大學創意者，如在瑞士之楚呂克城 (Zurich)。由各報紙會社創意者，如在此國 (Belgique) 蘇維埃 (Soviet) 政府，予等已見其關切報紙，會創設各種學校用於造就日報記者。在義國 (Italie)，在貝路司城 (Perouse) 之法西斯脫 (Fasciste) 政治科學之大學部各課程中，指示日報業之歷史，及報紙之法典。在歐洲 (Europe) 之外，人見類似之學校於上海 (Changhai)，亦有類似之學校於英國之殖民地，如在新才郎國 (Nouvelle-Zelande) 或在金司郎國 (Queensland)。對於此項教育實際之成績，意見不一。衆人承認此項學校，有減少若干無知人及無能人之利益，有增加知識及提高欲入報界者之智慧水平線之利益。是否各學校造就最優之日報記者，更能使公眾感興趣，幾所有美國之輿論均答以然。在法國 (France) 及在英國 (Anglaterra) 操日報業之最有能力者，如史堆芬伐洛脫氏 (Stephen Valot) 或歌奈提那司氏 (Kennedy Jones) 均信日報業之良知，更重要於合規則之編輯。

## 第三節 國際之集團

各報紙國民會社之誕生，引導一當然之進步於國際之集團。此項意見，由比國 凡斯城 (Antwerp) 之二日報記者所發。彼等能在此城中召集一第一公會，即一八九四年之公會。在比國有名國務員培而那亥脫氏 (Peers-Rader) 會長之下，在此公會中採納一國際聯合會之計畫，其規則在一八九五年決定。聯合會有每年之公會，嗣後十次公會，由一維也納報紙之最有權力者維而海姆新才氏 (Wilhelm Singer) 占會長席。〔請閱送與第十一次國際公會之報告，各公會普通之工作，暴獨城 (Bordaux)，一九〇七年。〕此數次公會，各日報經理及編輯人亦均列席，討論最不同之各項問題。在此項公會中，對於各政府，人辯護各日報之利益，尤以請求減少郵費及電報費為最。對於各法庭，人亦辯護各日報之利益，即關於確認職業秘密之原則，反對強迫作證於法庭。甚多不幸之事情常發生於德國 (Allemagne)，足以證明此數項請求之得當。在各日報記者間之報告中，人勸告節制筆戰，終止二人之決鬪，或至少須終止刊行品之能招致此項決鬪者。一八九八年葡京里斯本 (Lisbonne) 之公會，請聯合會之中央事務所，自行組織為國際仲裁之法庭。此係保證各外國通信員在各國享有該國日報記者同樣利益之問題，及擴大著者保護其書籍之權利於日報條文之問題，終之人討論工作契約及賠償免職之困難問題。

一九一四年之戰事，消毀此項組織。在戰事平定後，意見復發現於是處及彼處，而由二法國日報記者喬巨蒲而蓬氏 (Georges Bourbon) 及史推芬伐洛脫氏 (Stephen Valot) 實行。此如在法國之委員會中，關於不再團

集日報東人及受工資人，但止圍集各受工資人。此項組織於一九二六年成立，名曰報記者國際聯合會。自是時起正式執行職務。（人能閱此日報記者國際聯合會之歷史於聯合會之報告書中。此項歷史亦會摘錄於智慧之協力報告書中。此報告書自一九三二年起，成爲十七號。一九三二年）執行委員會，每年應開二次會議。二次會議之一次，每二年應由一總會議代之。隨以一教課之公會，參加創設此機關之二十五報紙國民會社，有在外國之七通信員會社加入於一九三二年。自此時起，計有三萬操日報業之日報記者加入於聯合會。聯合會成立之始，即參加由國際工作事務所所開始之調查。事務所方面，歡迎此新集團之誕生，因此集團爲智慧工作人所成立之最堅固者。事務所應接受此規則之基礎條文，即「加入於聯合會，全會社默認委員會組織之各項原則。此各項原則，係成立一工作之契約，決定工資之最少數，承認一和解之方法。對於一編輯人與彼合作之日報間發生之爭論，而約定隨同聯合會之戮力。」

聯合會曾創設甚多研究委員會，彼首先從事預備已有聯合契約之彙集，而嘗試編輯一個人契約之式樣。各管理人之悉心從事，使在彼等職業常感之不安終止。然應確定各種應當之賠償，與一無個人過失可責而被免職之日報記者。甚多國家，並無類似英國編輯人或德國編輯人所得之聯合契約。且在英國（Anderson）或在德國（Allernann），人已甚久討論對於「天良之條款」，即當一日報更易其政黨或其意見，編輯人之不願反證彼先前之條文者，是否彼無要求賠償之權利。此問題在意見之報紙，特別嚴重。再各日報又將何言如各日報經理欲強迫其屬員爲個人之攻擊之能達至敲詐者，日報記者之國際聯合會得此難題，要求「天良之擔保。」

如在雇用者及被雇用者間之衝突，或在不同之日報間之衝突，對於裁判權之應否受理，人躊躇甚久。因各編輯人不喜起民事法庭，亦不喜起職工裁判員之會議。但在甚多國家，人不見一專門及適當之法庭。聯合會不思解決國家之難題，乃組織一國際名譽法庭，以據日報業之日報記者組成。此國際名譽法庭，曾於一九三一年九月開始於和蘭首都海牙（La Haye），即國際仲裁法庭之城。

予等見在日報記者聯合會與日內瓦城國際聯合會（Geneve Societe des Nations）之一主要機關間之合作，曾合作多次。國際工作事務所曾於瑞士日內瓦城（Geneve）召集一智慧工作人之諮詢委員會，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此諮詢委員會之第二次會議中，特別從事於各日報記者。各日報記者曾遣派甚多有經驗人，討論為天良之理由停止職務之情形。諮詢委員會曾請國際工作事務所將此項問題，對於各日報記者工作之契約，作一全體之研究。

報紙之經濟需要，曾給機會於其他國際集會，此係新聞代理處代表之集會於日內瓦城（Geneve）（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哈伐司（Havas）代理處及合衆報紙代理處之代表為會長。在一九二七年。此係報紙有經驗人會議之集會，於國際聯合會（Societe des Nations）之秘書廳。嗣後為運輸日報之歐洲會議於日內瓦城（Geneve）。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由每日電信報之業主貴族蒲恩哈姆氏（Burnham）為會長。此會議除以諮詢名義召集之各種集團代表外，曾集合十九國之代表，對於由鐵道或船隻輸運，對於徵稅或關稅之問題。會議對於甚多請願均同意，而將各項請願寄與分配各日報之大商店。

國際聯合會(Société des Nations)會保護其他會議之性質不甚爲商務而較爲意想者。請閱國際智謀合作學校於一九三三年刊布之書，名報紙之智慧職務。此書載有沙寧賈諾氏(Santin Cano)、亨利合郁佛奈而氏(Henry de Jouvenel)、金司來依瑪丁氏(Kingsley Martin)及而史谷脫馬扶來氏(Paul Scott Moore)及弗里亥特里克西蒲亥氏(Friedrich Sieburg)所作之各種研究。總議會曾於一九三一年採納一決議，請評議會與報紙合作，研究擾亂和平及各人民間友好之虛偽新聞擴張問題。第一會議，由丹麥政府之盛意，組織於丹京哥本哈根(Copenhagen)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二國政府派有代表於此會議。人特別從事於成立官報事務所與日報記者創設之獨立組織間之關係，於同年之十月。一法國議員台堆省氏(de Treasart)代表於日內瓦城(Geneve)，因列席於國際聯合會(Société des Nations)之第六委員會，乃提議爲和平之利益，發展國際聯合會(Société des Nations)與報紙之關係。大會得各日報記者之同意，命智慧合作之各機關，研究「各種方法之能使報紙由完備之消息，發展一最優之互相認識於各國人民之間。」此次要決成績之一，乃西班牙京馬德里(Madrid)之會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此會議中，官報事務所之代表及電報代理處之代表，研究攻擊不確切新聞之方法。此會議之數項決定，由國際聯合會(Société des Nations)之行政院，在其下次會議中認可(一九三四年一月)。

在此時，日報記者之國際聯合會，亦考察無線電話報紙之初次試驗。德國(Allemagne)在歐戰時，曾用無線電話以補足由英國(Angleterre)關閉海底電線給彼之各電報。在歐戰後，此係蘇維埃(Soviet)政府，彼最倚賴。

此宣傳之方法，因可以感動無學之羣衆。但無線電亦能供給各種消息。無政治之目的，是以一九三〇年十月在柏林(Berlin)所開日報記者聯合會之公會，決定在比京勃魯塞爾(Bruxelles)組織一新式報紙之永久事務所。『日報記者聯合會，曾預備一新式報紙之國際會議，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於比京勃魯塞爾(Bruxelles)』。在智慧合作之國際文學會社方面，於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繼續調查對於學校無線電話之試驗。後乃按照交與解除軍備會議之計畫，研究如何擴張無線電以助『道德之解除軍備。』

但有時有意外之事件，使報紙之各代表，迴憶復取往昔為自由權爭鬪之必要。在一九三三年五月，日報記者國際聯合會之執行委員會，集合於何牙利京蒲大貝司脫(Budapest)，票決通過一議案，用於摧毀德國及對此項自由權之暴舉，責備德國報紙對此並不反對，或至少應加以否認。

與國際聯合會(Societe des Nations)無關係之其他公會，目的在圍集各日報記者，並非全世界之日報記者，但由特別連絡而集合之數國日報記者。此如臘丁文報紙之各公會，其主要之活動者為馬利司台伐來甫氏(Maurice de Vallee)。『葡萄牙日報記者所表示之意見，曾於一九三三年在法國呂翁城(Lyon)所開之第一公會中實行。此係一種序文，用於設各種最不同之問題，並不確定解決。一常駐之機關，設立於巴黎(Paris)自是時起，每年會召集公會。在此項公會中，西班牙之日報記者，法國之日報記者，義國之日報記者，希臘之日報記者，羅馬尼亞之日報記者，均與臘丁文美洲(Amerique Latine)之各國日報記者有連絡。

英日耳曼(Anglo-Saxon)之報紙，在昔會開各種特別公會，歡迎其他國家之日報記者。此係因美國聖弗郎

西河谷城 (San-Francisco) 之博覽會 (一九一五年) 人決定一國際公會之集會。世界之戰，曾使公會幾成。一止係美國之議會。議會設立一常駐之事務所，由哥倫比亞國 (Columbia) 日報業學校校長范而堆維里埃姆氏 (Walter Williams) 爲所長。第二次公會，於一九二一年開在美國之火奴魯魯城 (Honolulu)，從事於各項實際之問題，得美國政府之各種必要方法，以擴大使用無線電於沿太平洋 (Pacific) 之各國。火奴魯魯城 (Honolulu) 於是成爲一分配報紙新聞之中心點。第三次公會，本應於一九二四年在西班牙 (Espagne) 開會，但在波里木吉里佛拉 (Primo de Rivera) 將軍制定獨裁權後，西班牙之日報記者提議將第三次公會延期。此項公會終之於一九二六年召集於日內瓦城 (Geneve)。此次公會，係一天下之議會。在此公會中，有中國日報記者及日本日報記者，列席於歐洲 (Europe) 及美洲 (Amérique) 日報記者之側。在此會中，人給甚大興趣之消息，對於世界各國報紙之現狀。此公會會協助一他種重要表示之成績，即一九二八年於德國谷洛納城 (Cologne) 之國際報紙博覽會。德國之各組織人，詳述在彼等國中之日報業，而得大半外國報紙社會之贊成。

應表示其他國際公會，例如專門報紙之國際公會，自一九二五年起，不絕開會。專門報紙之國際會社有一方法，此方法答副各處感覺之需要，以成立有能力之集團，以援助孤立之人不能辯護之各種利益。

## 第四章 日報獲得世界

此係西方之文化，曾創設日報而用其勢力。文化自五十年起，擴大其企業於世界之各國。報紙曾於同時進入文化，於是於表面上似一奇異之事，但不能免於實際。即各處報紙曾使誕生抵抗之意旨，攻擊此數歐洲人之統治。彼等曾來騷擾亞洲羣衆之生活，或非洲羣衆之生活，而破壞彼等往昔之風俗。

### 第一節 日報在遠東及在印度

法國詩人伏堆氏 (Voltaire) 曾言各種日報「之成立於中國 (China) 者，係在上古不可記憶之時代。」此言有一部分實在，如單指一種保留於若干有特權者之官報，自中古時代起，人已作駐外官員之報紙。此項報紙，專用於各省之巡撫。官報亦曾設立於第十七世紀，名北京報紙，但人舊此報與公眾實在之報紙，止開始於第十九世紀，而在外人勢力之下。在澳門 (Macao) 於一八一七年，亦發現初次之各種日報。繼於英國海島香港 (Hong-Kong) 於一八五三年，及於上海 (Shanghai) 於一八五七年。對於此歷史之撮要，請閱胡國偉氏 (Woo Kowai) 著日報業於中國，風推納哇洛司城 (Fontenay-aux-Roses) 一九二八年。「此係一種論題，曾給與巴黎 Paris 日報業學校。」此亦於香港 (Hong-Kong) 於一八五四年誕生第一中國每日刊報，名中國

及外國之新日報。此報生存甚久，數年之後，開始於其他二日報，亦如上開之日報，能生存迄至吾人生存之日。一爲中國之郵傳報（一八六七年）於香港（Hong Kong），初以英國殖民地日報之機器印刷。一爲申報（一八七二年），此報知組織一良善新聞之職務。此上海（Shanghai）之大城，成爲遠東（Extreme-Orient）之商務首都，以其國際居民之渴好新聞，給一有利之中心與各日報。在各郵船到埠後，各日報發刊各種特刊，有時爲通告新起岸之貨物。

在第十九世紀之末數年，革命運動攻擊滿洲各帝。在一八九四年之災害後，更行擴大。嗣後革命運動，因日俄戰後中國之屈服，而更激發。在報紙上所刊革命運動之努力，已預備一九一二年之革命。一通中國文字之法入，於此時週遊中國，能證明各處深入西方之意見，例如「在上海（Shanghai），約有一百萬中國人，予見無一商人不在櫃後閱彼之日報，而日報所載之標題，係一完全之計畫。日報之名，爲自由權報、人民權利報、人民輿論報、人民立正報。」各日報之出售於揚子江（Yangtze-Kiang）流域者亦同，即「各日報對於人民及公民之各種權利，均抱有平等之理論。」法虛奈而氏（Farrer）著中國之革命（進步之各文獻，一九一四年一月。）自此時起，此項運動永不停止。申報在卓絕一時之後，因其服務清室，及其反對維新，而失去一切信用。此報改樣於一九〇九年，爲首作自由之運動，於是復得人望，而達至印刷三十萬份。當時誕生其他報紙，有數種甚貧困，不能持久。有數種備有時代技術之各種人物。一九二六年之統計表，計有五百五十種日報，一百五十四種週刊雜誌，三百零三種月刊雜誌，尙有其他數種，一共計有一千一百三十四種定期刊行品。胡國偉氏（Yoo Kwai）著日報業於中國，風堆奈

哇洛司城 (Fontenay-aux-Roses)，一九二八年。〕此數種日報，詢問新聞於各外國之代理處，尤於路透社 (Reuters) 代理處，美國之合衆報紙代理處及日本之代理處爲最。彼等會思免除此項詢問，但中國代理處所用之各種嘗試，因代理處太多，及管理不善，而未給確定之效果。

此項甚年青之報紙，熱中於國民自由，自第一日起已認識虐待。於一九〇三年，帝國政府請求將上海一大日報之所有人員逮捕引渡，但因一日報記者方死於杖責之下於北京 (Peking)。各領事止允將被控者由會審公堂審理，而會審公堂止科被控者中之二人以輕罪。〔馬司貝洛氏 (Maspero) 著：中國 (China) 一九一八年三四〇頁。〕在革命之後，北京 (Peking) 政府及南京 (Nankin) 政府均嚴酷敵對爲自由權而爭鬪之新聞雜誌發行人之曹潤清氏 (Chao Tuheng Tsia 譯音) 被槍斃。各執政者亦倚賴於賄賂。此係往往在由外人保護之各城給各自立日報托庇所，如醒獅報，設立於上海 (Shanghai) 於一九二四年。在中國 (China)，流行一種甚充足之祕密報紙。在中國 (China)，人亦見有暫時生活之公衆報紙。『蚊蟲』報紙，時常倚仗敲詐，以逼取有勢力人物之銀錢。

日本 (Japan)，甚久與外界隔離，根據在台希瑪島 (Sadai-Isle) 和蘭商人處所得之消息，祇有爲各高級官吏之官式報告。〔維而特氏 (Widas) 著：報紙及社會之進行於日本，斐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一九二七年。〕營美國 (Ethas-Unis) 迫令日本 (Japan) 開放商務時，日本人因失敗而投奔至美國 (Amerique)，學習美國之生活，而回至其故鄉海谷城 (Haseo)。於一八六四年設立一消息及廣告之日報，此報並未超過一百冊，而於

此報十號之末停止出版。當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之變動時，政府保護設立若干報紙，以便宣傳各種意見；而以此項意見之名義，攻擊往昔之各黨員。但政府禁止發刊一定期刊行品，倘無預先之准許，各日報均受政權，或一高等人物，或一有勢力集團之指揮，由一創意之人會給彼等表樣。此創意之人，爲英人郁恩來提白拉克氏（John Radcliffe Black）。同時管理一日本文之日報及二英文之日報，得政府之資助。政府終之與彼絕交，而使日本文報紙消滅。其他日報，發達甚久，有一日報如依篤（Ito）伯爵之機關報，及一日報如哇居瑪（Okuma）侯爵之機關報。一法國考察者於第二十世紀之首數年至日本（Japan），證明約有一千種定期期刊行品生存。其中有五百種每日刊報，賤價出售，倚各廣告爲生。報紙有甚多閱者，因日報已成爲習慣。〔魏來同氏（Wentworth）著：今日之日本，一九〇四年，一四頁。〕

獨立之第一大日報名郁米禹里報，有大價值之編輯人木篤諾氏（Motonu）及馬脫蘇耶瑪氏（Matsuyama）。此報自一八七三年起發展，因宣告局所專權之弊害，及陸軍制度之兇暴。此報印刷十五萬份。當一九二四年東京（Tokyo）之地震時，損壞此報之各事務所，而破壞此報之財政，政府利用此機會以使辭退可嫌之編輯人。主要實業之城大阪（Osaka）有甚多日報用美國日報之模範，能與美國（East Asia）之各大每日刊報作競爭。二匹敵之報紙，共印刷一百萬份，一爲哇沙加瑪依米希報，與有力之資本家有關係，而爲政府善視，會維持國民主義。至於哇沙加瑪沙希報，辯護一自由之政治及和平之政治。社會黨主義及委員會主義，亦會嘗試得有彼等之機關報。但此項機關報，不能久時抵抗用以反對彼等之方法，監視甚嚴。雖無預防之檢查，但政府給各日報各項禁止

之新聞之清單，或給以應遵照之方法之通告，如此尙不足，政府即從事停止日報。有時甚至給以一有禮貌及嚴厲之通告，內載「請停止發刊尊大之報紙，可敬之發行人，可敬之編輯人，可敬之印刷所長，將請進尊大之監獄。」

各項新聞，大都由英國之代理處及美國之代理處供給。但政府亦得使一日本之代理處發達，而由政府檢查政府關切外國之意見，乃細閱在日本（Japan）發刊之英文報紙，爲日本與世界間主要之聯絡。此報紙甚受優待，惟以表示贊成日本之意見爲條件，此乃使二英文報紙得有成績，即日本泰晤士報及日本郵傳報。人亦優待美國之大日報，名日本通知報。此報富於新聞，有感動之各條文，時常因其對於社會生活之消息，甚爲重視，但各日本人極不滿另一英文日報日本雜錄報所載之批評。

在亞洲（Asia）之南部（South），有英國之印度（India），及法國之越南（Indochine）。印度（India）在各大城中，甚早已有兩國文字之各日報，由英人或由通英語之印度人編輯。此項日報，並無因特別之性質而與英國殖民地之報紙有所分別。亦有一種土人之報紙，由印度人爲印度人編輯，或用英文，或用印度（Indo）土語中最重要之十二種亞洲之文字。在第二十世紀之開始，一英人證明此報紙係批評之報紙，但並非「不公平」之報紙。當南非洲之戰時，此報贊成英國（Anglo-Boer）對於飢荒時所取管理之各方法，斷爲有理。但此報不滿英京之經濟政策於其亞洲之帝國中，而密切監視歐洲人對於印度土人之態度。雷司氏（Rees）著印度土人報紙（Tenth Century，一九〇一年五月。）

在大戰之後，開始有力之國民黨運動，要求完全自治於印度（India），或甚至爲獨立國，當然此應在報紙上

工作。在一九二三年，印度(Inde)東部之會社，開一會議以研究印度(Inde)之日報業。一英人之甚久合作於此國之數每日刊報者，亥佛拉郭堆司氏(Everard Oates)敘述定期刊行報紙之各種式樣。如各村之日報，用土語甚卑陋，由受不足一飽工資之人編輯，編輯甚劣，但甚有勢力。用英文之報紙，為土人所有而由土人編輯。報紙之數甚多，有數次發達而有勢力，如賈而谷帶城(Calcutta)之朋茄來報(Dhaka)但屬於土人而由英人編輯之各日報，用意在與歐洲(Europe)接近。終之歐洲之各大機關報，代表英國殖民地之意見，實係報紙之最優者。如瑪特拉城(Madras)郵傳報埃拉埃排城(Allahabad)之僕人報，賈而谷帶城(Calcutta)之英國人報，此報曾於一九二一年慶祝其百年紀念。郭堆司氏(Oates)確認在此項人民不注意遊戲，不注意郊外運動，不甚信奉宗教之國中，國人不閱書籍，日報職業之重要，較之無論何國為大。此職業是否有益，郭堆司氏(Oates)之傍聽人之一，昔日朋茄來城(Bangale)之執政者答以否，而表示此項無資本創設之報紙之不幸舉動，由學校及中學校之各「失敗者」編輯，以猥褻之廣告為生活，而對於土著之親王更加敲詐。但若干參加報紙生活者，辯護此悲觀之報告，而表示在印度(Inde)由日報業所得之進步。(亞洲之雜誌，第十九冊，一九二三年。)

在越南(Indochine)用法文或亞洲文之報紙，有一同樣之進化。人於報紙中表示極不同之姿態，自兩人種間忠誠之合作人起，迄至由莫斯科(Moscou)鼓勵宣傳共產之最熱烈黨人止。反對高等官吏之個人攻擊，尤以攻擊各總督，非鮮有之事。

## 第二節 回教之報紙

予等現至回教之報紙。(請閱一九二九年回教定期刊行品之清單於瑪西濃氏(Massignon)著回教世界之年鑑一九二九年五一頁至七七頁瑪西濃氏(Massignon)著回教報紙之研究(經濟及社會歷史之年代記一九三〇年七月))此項報紙有若干共同之性質,因回教(Islam)為彼之信奉者之宗教大祖國。在信奉者之中,發展各項意見及發展信仰上帝之運動。但各國之不同,政治制度之不同,國民利益之不同,引起甚多不和諧於此協調。自半世紀起,在土耳其之報紙及埃拉伯之報紙間,發生一當然之分離。在此間如在東方(Orient)全部,各歐州人,大多數為基督教徒,均開始工作,嗣後來土著之日報記者,以彼等之式樣成立。

在土耳其國(Turquie)人已見各土耳其王甚久祇准一半官式之報紙,在土耳其王埃勃特烏而哈米特(AbdulHamid)久時統御之下(一八七六年至一九〇八年)制度成爲更嚴厲,然人能閱有興趣之條文,及詳細之新聞於薩排報中,此報由一有才能之埃梅尼人(Armanie)管理,及於衰而佛弗來儂報中,此報之編輯人爲郡長埃梅特哈桑氏(Ahmed Hassan)係土耳其日報業之領袖,曾執筆迄至一九三〇年。(請閱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法國時報)『紅土耳其王』之敵人移民,曾設立革命機關報於外國,梅盧挪來報於巴黎(Paris)由埃梅特李萊氏(Ahmed Riza)管理,一時甚得人望,當應土耳其政府之請求而被追索時,一有名律師拉薄里氏(Labori)之口才,使其妻納(Saine)輕罪法庭得一勝訴。

土耳其王埃勃特烏而哈米特 (Abd-ul-Hamid) 失其專制政權於一九〇八年，人常能證明之。因革命引起之甚多日報、小冊子及雜誌，計有一千種，大半為暫時之刊行品。一九〇九年之法律，對於報紙宣告限制。但若干日報，如自由權報，均信能置諸不理。各年青之土耳其人抑制此項放肆，而彼等之獨裁權取消反對之報紙。此項反對之報紙，降為若干謹慎之機關報，而發刊於外國。忽來戰事，土耳其帝國終止，而慕司帶法啟瑪而氏 (Mustapha Kemal) 得勝，大多數日報亦畢命於騷亂之中。其得殘生之各日報，在戰勝希臘國 (Greece) 後，曾享有一短時之自由權。一新制度之著名人物，部長拂低氏 (Fethi Bey)，鼓勵各日報完備彼等之技術。但各定期刊行品居留於舊京貢司當低諾勃而城 (Constantinople)，乃分擔舊京之仇恨，攻擊新京盎谷拉 (Angora)。政府控訴彼中之二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訟案審理於舊京貢司當低諾勃而城 (Constantinople)，被判無罪，而反對黨倍加放肆。此係一九二四年之叛亂，終止官吏之審慎。七日報被停止，甚多日報記者，被判以大逆之罪。彼等之生命，由慕司帶法啟瑪而氏 (Mustapha Kemal) 之仁慈而保全，而彼又得勝一次。在一九二五年，人述有二百十八種日報及定期刊行品，其九十八種印刷於舊京貢司當低諾勃而城 (Constantinople)，一百二十種印刷於新京盎谷拉 (Angora)。在三十六種報之不用土耳其文而用他國文字者，大都全發刊於舊京貢司當低諾勃而城 (Constantinople)。「台尼氏 (Dery) 著：一九二五年七月土耳其報紙之形狀。(回教世界之雜誌，第六十一冊，一九二五年)。

在一九三〇年，部長拂低氏 (Fethi Bey) 欲組織一新政黨，即自由黨。彼之嘗試，使反對之報紙復活。三日報相約一激烈之筆戰，攻擊政府之辯護人。自由黨不久消滅，但其短期之生存，曾使是項無色彩及屈服之報紙稍得生

命。

在土耳其國 (Turquie) 之鄰國波斯國 (Perse) 內，各日報亦經過虐待及半自由權之交錯。此項日報贊成維新，攻擊宗教之過分勢力，而熱烈維持一國民黨之政策。(回教世界之雜誌，第十四冊，一四五頁，第十五冊，五四七頁。)

埃拉伯語之報紙，自開始起，有其主要之中心點於埃及國 (Egypte)。(請閱哈脫孟氏 (Hartmann) 著埃及之埃拉伯報紙，倫敦 (Londres)，一八九九年；及沙勃里氏 (Salby) 著埃及國民意旨之事實，一九二四年。) 馬埃梅特埃里氏 (Mohamed-Ali) 曾於一八三二年在埃及及京堪羅 (Caire) 設立一官報。在彼之後，在埃及王馬埃梅沙依特 (Mohamed Saïd) 及依司瑪依而 (Ismaïl) 統御之下，發現甚多日報，幾均由土耳其之西里 (Syrie) 區人管理。彼中之若干人，有實在之能力，但被土耳其之專制權束縛，乃往覓一適當之中心點於埃及國 (Egypte)。若干人屬於基督教派，但埃拉伯語為彼等祖國之語，彼等知對於回教人民談埃拉伯語，各項甚大之事件，貫通蘇彝士河 (Suez) 之地峽。一八六九年土耳其埃及之衝突，一八七七年土耳其俄國之戰，曾醒覺埃及人對於政治之關切。一有智慧之回教徒，才瑪而亥提納氏 (Gomal-Eddine) 甚聞名於埃及及京堪羅 (Caire) 之高等社會。彼鼓勵彼之友人創設日報，自由權在埃及及王依司瑪依而 (Ismaïl) 統御下已甚大，而在埃及王維扶非克 (Toufik) 統御下更為完全。

埃及之埃來克桑特里城 (Alexandrie) 曾發刊埃拉姆報，由法國 (France) 之友土耳其之西里 (Syrie)

區人設立。蓋於英國 (Anglophone) 之人，以埃而澹加當報對之反抗。此二報不久均被一完全排外之回教新報紙消滅。埃而澹加當報，設立於一八九〇年，對於回教 (Islam) 各國之新聞探悉甚詳，而獲得六千訂閱者。此係反對英國之佔據，使此埃及國民黨之報紙歸向於政府，而甚久受土耳其總統塞司帶法敢瑪而氏 (Mustapha Kemal) 之指導。在西里區 (Syria) 人之側，猶太人 (Jude) 及埃梅尼人 (Armenie) 供給此報甚多編輯人。在一八九九年，人刊佈一清單，有一百六十八種埃拉伯定期刊行品印刷於埃及國 (Egypte)。對於報紙之一八八一年法律，仿照法王拿破來翁三世 (Napoléon III) 之制度，載有各種通告及停止日報。此法律自一八九四年起，曾置之高閣。而自一九〇九年，人復使此法律實行。「諸閣瑪蘇特夫埃特氏 (Mahmond Fouad) 著報紙之制度於埃及國 (Egypte)」。一九二二年，英國埃及之官吏，甚懼回教報紙之凶暴。此項回教報紙，在一九〇八年由土耳其青年革命引起之奮激後，曾見義大利國 (Italie) 佔據北非洲之脫利巴利 (Tripoli) 區域，法國 (France) 佔據北非洲之摩洛哥國 (Maroc)，各基督教之國家，驅逐土耳其國瑪塞獨埃納 (Macedoine) 區域之土耳其人。

此項完全回教之性質，具排外意旨之色彩，復見於服從歐洲 (Europe) 之其他數國中。此係若是在北非洲之低尼西國 (Tunisie)，發展一反對之報紙，較之在摩洛哥國 (Maroc) 更甚。時與埃及國 (Egypte) 之反對報紙，或歐洲 (Europe) 之反對報紙聯絡。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低尼司城 (Tunis) 之三種主要埃拉伯日報，與法國共產黨訂立一決鬥之檄文。「馬西濃氏 (Malsaignon) 著回教世界之年鑑，一九二九年，一五七頁。」彼等熱烈維持敵對外國干涉本國政治之低尼司政黨台司都黨 (Dentour)。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台司都黨 (Dentour)

four) 被解散，判決禁止低尼司之舉動報，低尼司人意見報及人民意見報之發刊。至於西里區(Syria)人，彼等喜實行日報業於外國，因自委任之制度給彼等自由權起，彼等已行之於彼等本國。一法國考察者，於一九三〇年能證明西里區之里朋(Tiban)共和國，國中止有五十萬人民，而有四十七種定期刊行品，其二十一種為每日刊報。〔條文會載於西里區(Syria)經濟聯合會之報告，一九三〇年九月三十日，二七八頁。〕

此非予等之計畫在此談及西方化之報紙，否則應保留一榮譽之地位與拉丁美洲(Amerique Latine)之日報業。定期刊行品在南美洲各共和國之生活中，佔一甚大之位置，如美國(Etats-Unis)之式樣。此數國需要充分之發展，給廣告，商務廣告或農業廣告，一無限之機會。此有力之經濟基礎，曾使埃根廷(Argentine)、京蒲亥諾(Buenos-Ayres)之各日報，巴西(Bresil)、京里哇台耶乃洛(Rio de Janeiro)之各日報，及其他城中之各日報，得與紐約(New-York)或巴黎(Paris)之最大每日刊報作競爭。彼中若干報紙，已能以傲慢之態度敘述一甚長之歷史。〔例如埃根廷、京蒲亥諾、埃依來(Buenos-Ayres)之大日報，報紙報發刊彼之歷史，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一四年。〕

### 第三節 專門之定期刊行品

於是日報業於第二世紀已獲得亞洲(Asie)、非洲(Afrique)、歐洲(Europe)及美洲(Amerique)，地球上最無才智之區域，亦均認識日報。在美洲北部之克洛英郎島(Greenland)，發刊一報紙，印刷三千冊，其各號報

紙由黎大之無輪木車運送至其訂閱者（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法京時報）

日報之勢力已達至深奧及廣大。日報工作之分派，一如在實業。在政治日報及各類新聞日報之側，會誕生專門之報紙。例如懺悔之報紙，專從事於宗教之問題，或評判宗教之各大事，基篤教之報紙，時感不便，因日報業對於教堂領袖之厭惡，但事實上之需要，使終止此項厭惡。一有名之教士許而司脫氏（H. H. H.），曾表示此項意見之態度。「如予可能，予破壞所有日報，而予祇使一日報生存，但予不能，此甚不幸。於是汝將何為，應如意旨雜亂之人克利浦依而氏（Garibouille）所為，予等應投入每日刊報紙中，因恐為不良報紙所溺斃。」（由拉谷司堆氏（Lacoste）證明於教士弗郎東埃比加特氏（François Beard），一九三二年，三四九頁。）法國基篤教新聞雜誌發行人路意魏依哇脫氏（Louis Veillot）及愛度埃特魯蒙氏（Eduard Drumont）之國，有一重要之基篤教報紙。然十字架報之各編輯人，時常責備彼等同宗教之人，不了解此項報紙之需要。而在全法國（France）讓利益與反對宗教之報紙，或中立之報紙。（請閱培脫來姆氏（Bellem）著報紙，一九二八年。）在德國（Allemagne）則相反，中央黨得教士之協助，曾保證彼各日報一實在之勢力。垂半世紀，在英國（Angleterre），曾基篤教奮發於第十九世紀時，信奉基篤教者之一貴族埃克冬氏（Aclon），鼓勵誕生正教之報紙，但對於主教之職任，保守彼等之自主。

耶穌教，在各國及在彼之所有集團，曾知使用宗教之報紙。耶穌教報紙開始於美國（Etats-Unis）於一八〇八年，以一定期刊行品，發刊於美國新亨潑希而國（New Hampshire）之包脫司磨斯城（Portsmouth），自是時

起，所有各種「名義」各種教派，均頗有彼等之週刊，或彼等之每日刊報，用美國之方法，各種會議，各種廣告，以得新之加入者，而聚集對於宗教必需之銀錢。「沙而蒙氏 (Salmon) 著：新聞紙及其歷史 (New-York) 一九二三年，一九頁及九一頁。」在若干國中，有一猶大報紙，有時為完全宗教之報紙，有時發國民黨之意旨。此項國民黨之意旨，曾保存於歐洲 (Europe) 猶太人居住區域，及於紐約 (New-York) 之猶太街市。

智慧之生活，再不注意於每半月發刊之雜誌，或每月發刊之雜誌，文學之週刊，藝術之週刊，尤以科學之週刊，日益加增。彼之愛郊外運動之樂者，曾作郊外運動之報紙，甚得效果。物質之利益，報紙尤優於表示，如財政報紙，計有甚多機關報，「人記載有三百種財政機關報於法國 (France) 於一九三〇年。」自不甚確切之廣告報紙起，迄至有能力專家所編輯之慎重日報止。上項日報之若干種為每日刊報，如倫敦 (London) 之財政時報，或巴黎 (Paris) 之消息報，亦有給於各種年歲之日報，例如大學之青年編輯及閱讀學生之日報。在一八八〇年，人表示於美國 (Ohio) 有二百二十種「日報業中學校」之機關報。「沙而蒙氏 (Salmon) 著：新聞紙及其歷史 (New-York) 一九二三年，二四頁。」在一八九〇年，「比國統計家，給歐洲 (Europe) 一百零七種學生日報之清單。」培而孟司氏 (Bergmans) 著：典籍記錄學之試驗對於學生之日報，剛特城 (Gand) 一八九〇年。自是時起，是項日報增加甚多。「在一九三三年八月，當學生之國際會社在義國佛尼斯城 (Venise) 開公會時，在此城中，有一學生報紙之會議，隨之以一展覽會。」終之尚應表示甚多其他種類，自給與兒童之日報起，迄至給與盲人之日報止，自給與乞丐之日報起，迄至給與囚犯之日報止。

此項專門定期刊行品之增加，並未有害於往昔各日報之式樣；但迫使各日報擴大彼等之範圍，創設新之節目。各大每日刊報，有彼等之郊外運動頁，彼等之文學頁，彼等之藝術頁。各日報添加文學附刊，科學附刊，幼童教育附刊，以便滿足公眾以日報代書籍之各種好奇心。

## 第五章 報紙之道德價值

### 第一節 文學家之批評

自各日報生存以來，人曾不認彼等之有益，彼等之確切，彼等之道德價值。此項爭論，不絕發生。嘗各日報成爲更有勢力之時，但漸漸人承認不能免去日報。拉高台而氏 (Laouraine) 之友，曾於一八二八年請彼合作，彼答稱：「日報我視爲一不公平之事，各種意見撲滅真實，各日報於有才能者爲不幸。」〔述於弗司虛氏 (Fouché) 著：日報記者拉高台而氏 (Laouraine)，一八九七年，七頁。〕此並未阻止彼於二年後成爲將來報最勤奮編輯人之一，而嗣後復執筆於新紀元報。

第十九世紀之法國著作家，將各日報及各日報記者作爲劇本不止一次。〔由艾米而台司香司氏 (Emile Deschamps) 及亨利台拉都虛氏 (Henri de Latouche) 所著作之滑稽劇本名優待之形狀 (一八一八年) 給有勢力無掛念之日報記者范而特林氏 (Vendelin) 爲主角。〕一報紙王之妻台而非納台希拉廷 (Dolphine de Girardin) 女士，製作一滑稽劇本於平常之詩詞，名日報記者之學校，以表示由一損害名譽之條文所遭之損失。戲劇檢查局禁止此劇。法國著作家白而案克氏 (Balzac) 在其法國社會之演說中，給一位置於日報。另一方面，

彼談及日報，表示由一八三〇年革命所激發之痛苦，各失去幻想之人以呂西杏台羅朋激來氏（Luçon de Pu-bernie）為英雄。此人係一貧窮之青年，來至巴黎（Paris）在日報業中覓幸福。一習慣於首都生活之編輯人亥低恩納羅司篤氏（Etienne Lousteau）向彼表示報紙職業之各種缺點。彼本人祇能以售去戲院經理所贈之戲票為生活，或售去發行人所送之書籍為生活。有數次彼誇贊商人之出品，由商人付彼銀錢，而初操日報業者即聆此教導。一事務家來購一日報，一著名之日報記者非諾脫氏（Finot）向彼提議設立一會社，但須備一資本以得之。非諾脫氏（Finot）乃訪羅司篤氏（Lousteau）。羅司篤氏（Lousteau）係一劇員非洛利納（Florine）女士之愛人。女劇員乃使其保護人一富裕之藥商付給資本，於是非諾脫氏（Finot）成為經理，而羅司篤氏（Lousteau）成為編輯領袖。

白而柴克氏（Balzac）在巴黎報紙之記錄中（一八四二年）更為痛苦。彼在記錄中歷舉各日報記者各種不同之式樣，開始以「經理、編輯領袖、業主、管理人」為「關於業主、雜貨店主及投機人」之人物，白而柴克氏（Balzac）以此格言結論：「如無報紙，不應發明報紙。」

二十年之後，在帝國中發展最大銀市投機之時，法國戲劇著作家亥米而哇徐亥氏（Emile Augier）將白而柴克氏（Balzac）之旨趣，作為劇本，名厚顏之人（一八六一年）。此劇表演一不良之財政家魏而奴依亥氏（Vernouillet）因一破廉恥之訟案，而得同輩之輕視。彼乃購買一日報，而即復得信用友人及諂諛者。

人會時常責備法國人熱烈於自相輕蔑，當然外國之小說家及戲劇著作家不若法國人之嚴厲。由德國小說

家及戲劇著作家古司蒂扶非拉依太氏 (Gustave Fréytag) 於一八五四年所作之滑稽劇本，表示予等價值甚不同之新聞雜誌發行人。彼中之一，史克諾克氏 (Schnock) 願寫作「於無論何項意義」祇須得有酬勞。但戲劇中之英雄，薄而士氏 (Bolz) 係一熱心於彼職業之日報記者，而同時爲一正直而動人之人物。英國小說家太克來依氏 (Thackeray) 一如其同時人提克金氏 (Dickens) 深知各日報之人物，因彼曾合作於泰晤士報、清晨雜誌及其他日報。彼之邦騰尼司氏 (Pendennis) 之歷史，描寫誕生巴而瑪 (Pau Mall) 報紙之中心點。報紙經理爲大尉商同氏 (Shandon) 一好飲之依而郎特島 (Irlande) 人，往往短少銀錢，而彼爲債務，編輯條文於獄中。彼選擇非奴買納氏 (Finucane) 爲副經理，同爲依而郎特島 (Irlande) 人，亦係無賴之徒。在彼可憐之飲酒店中，自樂於描寫貴族之宴會及時令之跳舞。邦騰尼司氏 (Pendennis) 由一敵對之報紙接待，證明二書商指揮文學家，而使才能服從於銀錢。太克來依氏 (Thackeray) 之諷刺，雖充分熱烈，然無白而柴克氏 (Balzac) 諷刺之凶暴。

另一方面，日報業會供給生涯與甚多有價值之著作家，此係實情。若干著作家曾受痛苦被限制於合格之條文，應發刊於規定之日期，而被編輯室秘書迫令減少面積。沙而郎勃氏 (Charles Lamb) 在每日供給清晨郵傳報「彼之敏捷小條文」後，離開該報於一八〇三年，而不久即能書稱：「予已復得予曾衰落之健康及快樂。」白培依獨而維利氏 (Barbey d'Aurevilly) 被迫於作文學批評於每日刊報，彼悲感書稱：「誰委身於日報業，在日報業中失其才能；如彼有才能，食彼榮譽之麥於草，如彼實在生成以得此名貴之收穫。」（白培依獨而維利氏

(Barbey d'Aurevilly)著，日報記者及筆戰者，一八九五年。]

當各日報甚久恐懼各君主虐待之時，法國(France)及德國(Allemagne)甚久不認識英國報紙所得之自由權。此項自由權，會由有智慧之人不絕要求，而終爲是項努力得勝。報紙由陪審官之寬容所保護，更由輿論之保護，成爲各政府之一種獨立勢力，有時能克服政府。此項新勢力，自後有彼之崇拜者，亦有彼之敵對者。

在彼等之中，有慎重之批評，不甚注意政治問題及社會問題，但忠誠於文學及藝術。彼等有豐富戲謔之材料，於各日報之文體中，於彼等之無數罪惡反對文法或歷史中。於是一著作家之會將一運動自由黨人瑪賽而史克華特氏(Marcel Schwob)託名薩依松勃利台氏(Loyson-Bridet)之考證學連合於詩人之幻想者，自樂於描寫「各日報之習俗」於一九〇三年。彼言「最有名者，名高而耶寧氏(Jules Janin)曾表示羅昔法王沙而瑪納氏(Charlemagne)會統帶十字軍。埃培拉特氏(Abelard)會由法王路意十一世(Louis XI)虐待，此亦係彼曾言土耳其史米納城(Smyrne)之「島」或法國洛納省(Rhône)之「島」橫過法國馬賽城(Marseilles)在第十九世紀之末，佛郎西司克沙塞依氏(Francois-Sarcey)曾克當其極大之名譽。因彼向不了解一新之意見，彼之門徒均克當於彼。例如此日報記者，因信抄錄一電報，乃書稱「人將驅逐耶穌教士亥低埃姆氏(Biam)馬尼氏(Mann)及米里帶利氏(Militari)出彼等之教堂。」英文彼亦甚熟悉如臘丁文。卽如「良善之日報記者書寫時間是銀錢(times is money)」日報泰晤士報(Times)已甚爲公衆所認識。」而著作者教彼等各種雅致以取悅於閱者。卽不言「一有才能之人」但言「一才能之人」不言「一打獵者」但言「一槍」不言「一

畫圖者，但言「一枝鉛筆。」〔陸依松勃利台氏 (Loyson, Bridet) 著：各日報之習俗，一九〇三年，緒言之演說，九二頁、一三七頁、一九八頁。〕

此係日報業之機敏及無害之諷刺，由一大地位之文學家所作。此項諷刺，予等復見於哇克帶扶米而薄氏 (Othare Michaux) 所作者，則大不相同，甚為憤怒。彼宣告有各種弊害於日報業，「文學縮小至權臺之商業方法，藝術下降至最下之職業，呼吸為之堵塞，表示各種無信用，商業廣告因用銀錢或握手而得勝利，超過事實而織欺信實。」因人往往願有人所未有者，米而薄氏 (Michaux) 指示方法，彼迴憶在帝國之下，由各法律壓迫之束縛，利用魏依哇脫氏 (Vauille) 及歐來服司脫伯拉獨而氏 (Pretosch, Paradol) 其·其·魏依司氏 (J. J. Weiss) 及陸虛福脫 (Rochefort) 之才能，如憤激之無政府黨人叫喊，「何時人能決定為日報業之榮譽，為日報業之尊敬，為日報業之光榮，為予等剷除此殺日報業之自由權。」一條文再版於盎特來皮里氏 (Andre Billy) 著：爭鬪之著作家，一九三一年。

無知之日報記者或太迫切之日報記者之各種錯誤，各處混雜，各種虛偽，曾使各嘲笑者快樂。在一八八八年，德國谷洛納城報紙「巴黎之」通信員，談及巴黎之一市長出殯時，發生之混亂事件，彼描寫靈柩車之到達，彼以為靈柩車係一個人之名詞。在一九〇一年，倫敦 (London) 之一週刊，刊布英王愛度埃七世 (Edward VII) 加冕之紀事。(加冕禮已延期，因英王之健康關係。) 一九二〇年，法國日報，詳述法國總統巴而台司沙奈而氏 (Paul Deschanel) 之進入磨冷司城 (Mouline) 彼給預備之條文與彼之事務所，而不知「意外之事，曾阻止其

和國之總統於中途。在夏季之數月中，人亦表示數種傳統之迷信：如在依而郎特島（Irlande）一日報之記事，中述在法國復辟下，由立憲報所載動人之「海中大蛇」是否並未再出現於一九三三年。至於各種畫報，增加各種相片，似保證圖畫之確切，但藝術家會表示如何假造藝術之發展，以「假造」各圖像。維利史低亥扶氏（Willy Shive）著相片於日報（Berlin）一九三三年，七〇頁。

報紙擴大印刷之發展，曾供給新之理由，以宣告用於大眾報紙之道德及智慧之平常。人能引證若干日報記者之證言，小日報之設立人米洛特氏（Milard），曾向法國日報記者維而梅桑氏（Villemessant）言：「須有勇敢以成愚笨。」德國日報投機人委員會，曾保守一嚴重及誠實之報紙。在平民之每日刊報之側，不甚招徠買客，慎重報紙之編輯人曾向其各同業言：「如何今日汝已能給一若是愚笨之感動新聞。」同業對彼答稱：「予應作一愚笨之日報，以使報館能補償汝慎重日報之不足。」培恩哈特氏（Bernhard）著許仁培氏（Eugenberg），會社柏林（Berlin）一九二八年，七〇頁。

更嚴重者為凶暴之攻擊，反對各個人，謾誦或誹謗達至彼等之公共生活，或私人生活之瑣屑之事。予等已見蒂克金氏（Dickens）於一八三四年表示此項放蕩曾遍佈於美國之報紙。自一八七五年起，人表示此項放蕩擴大大於巴黎之報紙中。法國律師及政治家剛培戴氏（Garnotta）在其最後之數日，宣告放蕩之惡，而向官吏表示惟一挽救放蕩之法。「請汝等打擊如英國官吏之打擊，如此國實在有此放蕩，不獨於理論之放蕩，但實行報紙自由權之放蕩。如此項自由權，由人之在政者或由反對者，以同樣之熱情辯護。此係私人生活之所有物，此係各個人

之榮譽，不在監禁之刑罰，亦不在有形之刑罰，及身體之刑罰；但由金錢之懲罰，曾遇見莊嚴之保證，及真實之稱許。『英國泰晤士報』在比谷脫氏 (Bigot) 之訟案中，被判之賠償損失，足以證明此項確定。但法國之風俗，阻止法官及起訴人從事於由剛培戴氏 (Gambetta) 所指示之方法，在筆戰中之凶暴，永不會重『私人生活之壁壘』。曾在對於巴拿馬國 (Panama) 之討論時表示。當時來依非司氏 (Dreyfus) 之事件時，筆戰曾達至彼極大之勢力。

其他各種批評，充分無關於政治，曾責備報紙發展放肆之嗜好，不道德之嗜好，無廉恥之嗜好。此並非一新事件，甚久曾有『甚大之利益』風俗之事件，曾使有才識判斷之編輯人，及用此項編輯人之日報致富。首係在美國 (Amérique) 及在法國 (France) 之平民報紙，繼為在英國 (Angleterre) 及德國 (Allemagne) 之平民報紙，均不絕開掘此項金礦。在法王拿破波來翁三世 (Napoléon III) 統御之下，此係高等階級，為法國日報記者繼而梅桑氏 (Milesseand) 及彼之競爭者，以激烈之記事，及放逸之洩露，從事於獲得金錢，入更形放蕩。當一八八一年之法律使人之尙權脅迫者安心時，由奇而白拉司氏 (Gill Blas) 在巴黎 (Paris) 所給之表樣，曾得甚多仿倣者，以引證一可愛之式樣與來翁勃洛埃氏 (Leon Bloy) 『奇而白拉司氏 (Gill Blas) 方行誕生，而各猪之統御開始。』有若干時，法國 (France) 被視為有此類條文之專利，但德國 (Allemagne) 不願落於人後。於第二十世紀，人曾證明若干美國日報，以太勃洛依特報為最，在激發性感中，得一甚大利益之泉源。終之若干英國批評家承認各嘆賞陸倫司氏 (Lawrence) 小說之人，不因猥褻之文學而覺不快。

## 第二節 賄賂之控訴

大控訴不絕成立，不絕復行控訴，控訴之制服日報業各種辯論者。此賄賂之控訴，人言報紙係銀錢之奴隸，各日報有從事商務方法之需要，人皆知之。廣告之重要及廣告之需要，祇有若干生活於實在世界外之嚴格人拒絕承認。但人不滿此項商務性質，終之克服各日報，統治各政治條文及文學之批評。〔誹謗小冊子之特別凶暴者，予等引證拉遠納維拉氏 (Lajenne-Vihar) 著報紙之後臺，一八九五年；磨東氏 (Mouhion) 著自憫憐至敲詐，一九〇八年。〕戴而梅依亥氏 (Talmeyer) 著之各書，〔戴而梅依亥氏 (Talmeyer) 著日報業之紀念，一九〇〇年；戴而梅依亥氏 (Talmeyer) 著人類滑稽劇之紀念，一九二九年。〕予等引證此項事件引起若干筆戰之表樣於法國 (France) 及於美國 (Etats-Unis)。

在一八九二年巴拿瑪國 (Panama) 之事，表示甚多日報託詞商務之廣告，使人付極大之款項以誇贊大企業，或止不攻擊此項企業。主要被告之一，沙而台來塞潑斯氏 (Charles de Lesseps) 被告人並未取賄賂之創意。彼被迫於供給銀錢，以便預防逼迫之敲詐，人並不敢對之抗議。

數年之後，此係外國之事招致同樣之證據。埃而梅尼國 (Arménie) 之殘殺方告成，由土耳其王埃勃特烏而哈米特 (Abd-ul-Hamid) 之命令，使巴黎之報紙不談及此殘殺之事。一年青之著作家維克明培拉特氏 (Victor Berard) 在當地嚴密調查之後，回至巴黎 (Paris)，報告在東方 (Orient) 發展慘殺之詳情。彼確認土耳其王付

甚貴之代價，使若干大日報緘默，此項大日報故意不知此項控告。（維克叻培拉特氏（Victor Bernard）著：土耳其王之政策，一八九七年。）

所有法國日報業之污點，不久由一嚴厲之道德著作家埃而弗來特夫依亥氏（Alfred Rouille）歷舉彼之各條文，供給亨利培林才氏（Henry Beranger）一機會在政治及文學雜誌中（普通名為藍雜誌）作一調查。彼對於此問題，措辭毫無樂觀：「獨立日報之不以破廉恥為生活，亦不以誹謗為生活，亦不以高金為生活者，一日報之發言及緘默均不輪番為代價者，一日報亦無猥褻之文學者，可惜予等再不見此項日報。」（政治及文學雜誌，一八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夫依亥氏（Rouille）之條文。及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一八九八年一月之「調查。」

由此項調查所引起之答詞，均一致承認罪惡。但對於救濟之方法不同，有智慧之人更為憂慮。埃那篤而來洛埃薄里安氏（Anatole Leroy-Beaulieu）亦判斷受賄之報紙，誹謗之報紙及猥褻文學之報紙為大不幸。賈勃里亥而木諾氏（Gabriel Monod）控訴一醜惡之賄賂。社會黨喬巨來那氏（Georges Renard）在銀錢統制各日報中，表示資本主義之必要結果，各政治家不甚嚴厲。都來司氏（Jaures）一如喬巨來那氏（Georges Renard）承認資本家社會之表證，但彼加稱，各日報屬於不同之政黨，彼等之筆戰為暴露真實。法國政治家克來岡沙氏（Olemanoan）彼思如人欲改良日報，應先改良彼等閱者之意旨，因彼等均專心於利益。「此須得知良善自由權之利益，能否補償不良自由權之危言，予有信用於人性之意旨，予置信於自由權。」

在操日報業者中，畫報之經理瑪克氏 (Marc) 見各廣告發展之幸福，止須各廣告表示信實。特魯蒙氏 (Drumont) 確認一報紙完全自由之必要，對於官吏之保護小人而反對日報記者者打擊。一言以蔽之，雖各種鑒評之不同，然幾完全一致以保守自由權。

此項調查，尙隨有若干他項調查。於一九〇〇年自然雜誌之調查，載有同樣之辯駁。〔此項調查再版於台司脫來姆氏 (Desfont) 著：報紙之經濟狀況，一九〇二年。〕亨利瑪來氏 (Henry Maret) 表示彼之痛苦。『予等之報紙完全衰落，一如國家，在會爲自由主義黨之後，及在播種各種意見之後，不作別事，止尋消遣。在各日報均售法國幣一蘇之日，價值下於日報之價值。各日報均落於各事務家及各投機人之手。』但在亨利瑪來氏 (Henry Maret) 之側，有日報經理亥米而瑪沙氏 (Emile Massard) 及依佛司古依哇脫氏 (Yves Guyot) 彼等作一樂觀之證據，而彼等確認報紙之有幸勢力。〔予等亦表示亨利台奴省納氏 (Henry de Noussanne) 之條文，法國每日刊報紙之價值爲何；(週刊雜誌，一九〇二年六月) 及弗來台利克陸里亥氏 (Frédéric Lohé) 在雜誌 (一九〇二年) 中之調查。〕

在同時代，有各種不幸之事，嗣後方知此項不幸之事，表示俄國政府與巴黎報紙之關係。關於此事之文牘，由蘇維埃政府覓得，而由人性報於一九二三年刊佈，會彙集於一九三一年之一書中。(報紙之可惡受賄，一九三一年。) 此項文牘，在一攻擊日報中發刊，以損中等階級報紙之名譽。此項文牘，能不信其爲正當，但此項文牘之主要編輯人，正直及誠實經濟家埃都而拉法洛維克氏 (Arthur Raffalovich) 之姓名，不能視爲疏忽。另一方面，並非

關於實在之賄賂，俄國政府對各報紙登載彼抽籤償還公債之清單者付錢甚多。甚多日報，甚至在最大之日報中，均要求彼等之部分於此項豐富之食品。拉法洛維克氏 (Rafalovich) 並不掩飾彼「深厭惡及傷心」彼「與乞哀及饑餓日報記者」之關係。

文學當然應取一事以使公眾感興趣，於是查拉氏 (Nola) 統御彼之門徒及崇拜者之一「巴而勃路拉脫氏 (Paul Brulat) 呈彼一對於日報業之書，名訪事員 (一八九八年)」。在此書之序文中，致敬禮於查拉氏 (Nola) 彼談及報紙時，謂「在報紙中，亦有正直之人，如在其他職業之中。」此小說以一貧窮之日報事務所為圖案，彼描寫智慧人之貧困，不得不工作於若是之報紙，而彼等必須操隱昧之職業於側。三年之後，巴而勃路拉脫氏 (Paul Brulat) 復開始彼之嘗試於光榮之陰謀婦人書中。小說之英雄比亥瑪常司氏 (Carrie Marzani) 彼以一熱烈共和黨之興奮，及一愛好書寫藝術文學家之興奮，開始彼之職業於報紙中，但到處彼遇見銀錢統治各經理，各編輯人及最小之職員。彼見成績均歸於有才能及可愛之人之知屈服於各種事業者，一大經理對彼呼曰：「一正直之日報，不能生存。」而彼本人為貧窮所困，終之以屈受一可鄙之月薪，而著作各條文，得有一名日報記者署名。此日報記者，為衆所蔑視，亦為衆所恐懼。(巴黎壁上所貼之廣告，告知行道之人，各大日報會組織獄獄之計畫，反對光榮之陰謀婦人書。)

甚易引證同樣之敘述於凶暴之筆戰中，此項凶暴之筆戰，曾充滿於自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六年之各日報中。予等現滿足以記載法國政治家郁來司氏 (Tarrion) 於一九一一年四月六日在下議院所給之報告：「二三年

以來，曾發生一事件，其重要未爲人注意。而此事件，在所有子等政治中，彼有彼應有，彼將有一不幸之反響，會計之報告書，昔日會分散、藏匿。此項會計報告書，在每日報中，幾爲自治之報告書，無一日報言真實；但各日報均以一不同之式樣假造真實，作爲一種真實。現在日報自行組織一會計報告書之投機人委員會，此係惟一之組織，中央之組織，而彼於同一時間，對於發生之所有事件，給一確切同樣之記錄，由此汝等可見一報紙對於輿論所施行可懼之勢力。報紙由各政黨之各機關報，於同一時間給同樣之鐘聲，侮辱或鼓勵各種同樣企業，而驅逐所有意見如一羣羊於同樣之道路。

在歐戰之後，報紙之勢力，較之往昔更大，會引起新之控訴。（請閱週刊意見報於一九二二年六月至七月刊布之調查。）喬巨來那氏（Georges Renard）在一科學之報告書中，對於此「王后奴隸」之職務及生活，以各種證據爲助，表示報紙服從於銀錢之壓制。「喬巨來那氏（Georges Renard）著：書籍及日報之工作人，一九二五年，第二冊。」在一有名之滑稽劇黃寶石中，「可敬之老年人」曾付錢買一敲詐日報之緘默。在一九三二年，關於滿洲（Mandourie）之事件，各社會黨之機關報，會控訴大報紙接受日本東京（Tokyo）之資助，以維持日本（Japan）之利益。若干商務會社之勢力，亦會表示，所有滅除軍備之黨人，告發「大廠商人」之勢力。另一著作家，表示酒精之各商人鼓勵各日報過言各種惡處，及過言美國禁酒之可笑。但小心藏匿在若干園中所取攻擊過度飲燒酒得病之有效方法。「大厄亥而哈來羅氏（Daniel Halévy）著：自由權之衰落，一九三一年。」

## 第三節 美國之諷刺語

如美國 (Ameygon) 爲各日報之天堂，獨立智慧人之批評，並不寬恕各日報。人閱在第二十世紀開始之大西洋日報，刊佈卓絕及誠實之調查，當能明瞭。〔請閱勃來依亥氏 (Blayeh) 著日報業之職業，暴司東城 (Boston)，一九一八年。〕維拉氏 (Villard) 證明經濟之境況，阻止創設新日報。於是報紙投機人委員會，能統治某區或某區，無懼競爭之人。西部新聞紙會社願保證一有才能民主黨政治家之成績，曾使彼同時誇贊於七千種刊行品中。今日甚難使誠實之立新法人施行或宣傳一不得人望之改良，如往昔所作取消奴隸之狀況。

蒙克更氏 (Monckton) 表示一初執業人欲在日報業中成名者，必須「破壞」一有名之人物。即使彼繼續一有益之攻擊爲公衆之利益，主要在對於有名之人打擊須逐漸進行，將聚集攻擊彼之證據一一表示，使快樂垂久。如在一小說附刊中，嘗有名之人已被擊倒，羣衆再不思及用爲託詞之改良，而有時戰敗者能復回至其位置。

陸司氏 (Loos) 確認各日報時常取消重要之新聞，以滿足管理各日報之波蘭匈牙利貴人之利益，或以滿足給業各日報登廣告人之利益。斐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 之一大實業家，曾在紐約 (New-York) 作各種犯罪之行爲，無一斐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 之日報談及此事，但紐約 (New-York) 之一日報，將對於此項事件之專號，寄與斐拉台而非城 (Philadelphia)。在西方 (Ouess) 之一市中，一大店之領袖因會賄賂市政府之一職員而被控訴，訟事垂一星期之久，城中之五種日報，無一談及此問題，祇有數種用德文之報紙，發刊一報告，於是

祇有少數之公衆能閱。在一大市中，一證人證明各東人當罷工時，彼等自行措置使罷工人作凶暴之舉動，各日報均不知此項證據。在一大日報中，各主要編輯人時常參考十六公司之名單，在此十六公司中之業主，均有關係，人不應言一字攻擊此數公司，此均係「神聖之母牛。」

拍拉塞而司氏 (Paraclete) 敘述如何彼曾設立一外有之日報，「無恐懼亦無優待」及如何彼不久應受登廣告人之桎梏，繼受公衆之桎梏，終之投降於煤氣公司，由是彼得保證「安逸之生活。」

其他著作家，確認在文學批評及戲劇批評中，有同樣之情事。彼等言實在之文學家，均尋覓公正批評於巴黎 (Paris) 之著作家中。如勃羅納低亥氏 (Brunetiere) 或埃那篤而弗郎司氏 (Anatole France) 均不閱美國之批評，因美國各日報與大書商所立廣告之契約，使各項批評成爲麻木。一嚴肅之戲劇批評家維里埃姆維恩堆氏 (William Winter)，在紐約演說台報中，攻擊下等之戲劇，若干劇院大股東，同時爲貴重之登廣告人，彼等使日報將彼辭退。

另一合作人，終之引導各閱者至紐約 (New-York) 之克羅勃街 (Grub Street)。在此街中生殖一羣飢餓之文學家，彼等均自行抵押於各委員會之擔任供給星期日各日報材料者，於是每星期人製造至少五百行文字。此項文學之工人，價值甚不同，應有能力書寫各種事件，往往知悉確切之詳情。有經驗之人，當然有利益。於是一日報記者擔任回答此問題「在紐約 (New-York) 應在何處用膳？」彼得以免費用膳一全月，每晚在一不同之飯店中。

此項不甚諛諛之證據，引起反駁。報紙之大決鬥者波里脫才氏 (Pulitzer)，不屑干涉，彼確認各日報爲公衆服務。尋覓各種最卓絕之方法，最嚴厲之方法以攻擊賤惡之人。伐維而松氏 (W. A. Stearns) 責備陸司氏 (Rosa) 欲將日報記者改爲偵探，如彼等不作若干有害之新聞，如彼等減少若干無廉恥之新聞，此係彼等愛建築較破壞爲甚。不屬於個人之日報業，會得勝於美國 (Amérique) 但並非一衰落之證據，即何人敢確認法國 (France) 之屬於個人日報業優於英國 (Angleterre) 之不屬於個人日報業。

大西洋每月刊報之此項條文，曾發刊於一九一四年之前。此係在世界之戰後，社會黨小說家烏潑東新克來氏 (Upton Sinclair) 曾發刊一全書攻擊美國之報紙。予等記載彼責備書中最有意義之各點：

彼言報紙在美國 (Amérique) 如所有政權，服從於此種門閥政府之專制權。此項門閥政府之專制權，人會稱之以若干象徵之名詞，如泛而街 (Wall Street) 高大事業、投機人委員會。此項門閥政府資助二反對之政治黨，以彼等複雜之「欺騙」以取笑美國人，而使美國人信彼等爲自由者。門閥政府統治彼等所有之日報，因此項日報以廣告爲生活，而各廣告全恃各事務家之好意。於是人責罰所有人之欲表示獨立者，然欲表示獨立之人不多。因美國人感有一種自然之恭敬對於數百萬家財之人，一如美國人之對於各公爵，並不缺少各種方法攻擊頑抗之人。最簡單者爲壟斷各廣告，人會用此法以迫令郭里亥氏 (Collier) 之每星期報辭退勇敢之洛培脫郭里亥氏 (Robert Collier) 或人購買各種定期刊行品，表面讓彼等自由，而更換經理。於是鎮服各獨立之雜誌，如瑪克克路而雜誌，每人之成績雜誌，美國人之雜誌等。彼等在第二十二世紀之開始，曾嘗試欲言真實。至於各日報，有數次

彼等從事於有益之十字軍爲公眾之利益，以增加印刷。海埃而司脫氏（Hearst）之報紙，曾給是項甚多表樣。成績一得，人即放棄攻擊，或人確認報紙已奏效，但並不尋思一有益之改良是否已實在生效驗。

攻擊各種不良之人，無論何種誣謗均被准許，人對彼等尤大事自由愛情之控訴。此甚嚴重於富有廉恥心之美國（Amérique），如一急進黨。一社會黨被牽涉於離婚之訟案，良善思想之各日報何等喜悅。是否人欲打擊一不滿意之會社，因此會社被控勸告「婦女之入國籍」。如關於工人之罷工，人對彼等加以各種損害。如關於移民之各日報，人尋思以賄賂彼等，如彼等抵抗，每人均喊俄國共產黨主義。

但資本家報紙所用最強之軍器，此係緘默人守緘默對於一切之能使各「可敬之」人物感覺不快者。在罷工人家中獲得之炸藥，係由一投機人委員會挑釁代理人所安放，人會否以此作爲證據，完全緘默。爲大財政家所不喜之新聞是否發刊，專利之報紙會社不將上項新聞轉達。一頑固之人如烏潑東新克來氏（Upton Sinclair）是否攻擊此有勢力之會社，報紙會社佈告彼將控訴彼爲誹謗，於是會社即將此事消滅。

各正直之日報記者，因由職業壓迫彼等道德之降落，均感痛苦。烏潑東新克來氏（Upton Sinclair）照社會學家雷司堆亥夫伐特氏（Leonard F. Ward）之式樣，將一有名日報記者於一八九五年在紐約報紙會社宴會上所演說之詞，重行發刊。演說詞內稱：「在美國（Amérique）無獨立之報紙，或者除非在各村莊中，汝等當知之而予亦知之，予等無一敢書寫所信爲誠實者。如汝等爲之，汝知將不被印刷。在紐約（New York）日報記者之職業係消毀真實，說謊，誹謗，拜倒於有錢人之足下，出售其人民及其國，以賺其每日之麵包，予等均係智慧之下賤。」

者。】雷司維亥夫伐特氏 (Lester F. Ward) 著純粹社會學 (New York) 一九〇三年四八七頁。

甚易在所有大國中遇見同類之控訴。在德國 (Allemagne) 常有是項控訴，而成立甚多式樣。德相皮司瑪克 (Bismark) 親王利用報紙而蔑視報紙，迄至其失敗，一無慚愧用「下等人之資本」。『請閱史古而士氏 (Dornitz) 著報紙於德相皮司瑪克親王之意見，萊濱徐城 (Leipzig) 一九三一年。』將近第十九世紀之末，資本主義之日漸統治日報，為所有操日報業者所承認。人以不同之式樣再述賈而蒲顯氏 (Karl Buchner) 之語：「在禮拜堂中，人應宣教正真及直實，各商人及售物準備彼等之桌子，如人民信聞清廉教士之真實，此祇係得錢騙人者之言語。」

在歐戰後，人已見大資本家對於報紙之勢力較往昔更強。許仁培 (Friedrich) 投機人委員會之擴充，足以證明之。各種賄賂之控訴，當然未減少，一屬於基篤教社會黨之奧國著作家埃培來氏 (Eberle)，彼以搜查法官之熱誠，從事於制定一不信宗教服從於猶太人報紙所作惡事之案卷。彼甚公平，分配彼之攻擊於各國，但不無錯誤對於法國 (France) 及英國 (Angleterre)。『在巴黎 (Paris) 之猶太人日報記者中，彼證明海勃拉氏 (Hebrant) 於時報賈波司氏 (Opus) 及洛培台弗來司氏 (Robert de Flers) 於非茄洛報 埃拉谷氏 (Ango) 於小巴黎人報 (一二五頁) 瑞脫克里夫氏 (Ortholite) 亦係猶太籍，但對於各國如德國 (Allemagne) 匈牙利國 (Hongrie) 及奧國 (Autriche) 為彼之原籍，是以彼更知詳細，而聚集各種證據為數甚多，均甚確切而難受。』請閱亥培而氏 (Eberle) 著大權之報紙 維也納 (Vienne) 一九二〇年。』在奧國 (Autriche) 借貸銀行

之破產，曾引起熱烈之爭論，對於由此銀行付給報紙之款項。（法國時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

英國之各日報，彼等亦不能免同類之責備。另一方面，由報紙投機人委員會各領袖所作之中央集權，係一大衆均知之事實。在一九一四年戰事之翌日，一卓絕著作家及基篤教之筆戰者希來而勃洛克氏（Hilario Bollo）刊布一簡短之調查，對於「自由之報紙」，彼言由改良而來之資本主義，會完全壓服報紙。無論何日報記者，能證明「百種表樣，由彼等之保護人，而自願取消，或自願說謊。」希來而勃洛克氏（Hilario Bollo）著自由之報紙，起始發刊於一九一八年在新年齡報中，三二頁。此新權力，瑞脫克里夫氏（Northcliffe）會爲此新權力之最完備代表，係聯合於政治家之門閥政治，如此以鞏固銀錢之統御。

#### 第四節 報紙之功績

此數項不利之證據，無疑含有一大部分真實，然不完全真實。在各自由之國中，各日報維持不同之政黨。彼等防禦反對階級之利益，一報爲不便之理由而緘默者，一他報言之。一得錢之報紙所作之爭鬪，於一敵對之報中遇見勇烈之辯駁，即使真實由一印刷五十萬份之日報披露，而由一印刷一萬份之日報洩露。真實漸漸達至於大衆，希來而勃洛克氏（Hilario Bollo）曾證明之。雖彼之悲觀主義，即在英國（Angleterre）爲婦女投票選舉之運動，或攻擊在南非洲（Afrique du Sud）黃色人奴隸制度，即得必要之勢力以擊破緘默之陰謀。在波蘭匈牙利貴人中之管理報紙投機人委員會者，其最聰明者，知讓每重要機關報自由編輯之必要，此係惟一方法以保守

## 一 忠 誠 之 公 衆。

另一方面，人曾證明印刷甚多之大報紙，並不獨立，即最有勢力之大報紙亦不獨立。予等聆一甚知消息之證人，紐約國 (Flat de New-York) 報紙會社社長康拉脫氏 (Conrad) 於瑞士日內瓦城 (Geneva) 之萬國公會，以完全美國之樂觀主義，稱贊其同業所為之工作。『彼言予不信在今日之美國 (Amérique) 一職業有較日報業更高之思想。』彼將日報業主要之功績賦予鄉下之報紙。鄉下之報紙，有一萬二千餘機關報，大半為週刊。有一千居民之村，無一日報與本村者甚鮮。有數次一百居民之集團有一報紙。日報記者度其光明正大之生活，因所有居民均係訂閱者，大半商人均給彼各項廣告。人將犯罪之事，置諸不論。人對於各政黨之爭論，等閒視之。但人詳述村中之各事件，最謙遜之公民，知彼之結婚，或彼生活之其他卓絕事件，均將為公眾得悉。人閱日報從首至尾一無遺漏。因日報所載之事件及人物，均使彼等甚興趣。康拉脫氏 (Conrad) 結論稱，此類之各種小報紙，大半會抵抗各大每日刊報之競爭，此項小報紙甚為寶貴對於發展民主政體之社會。『請閱世界報紙公會於瑞士哥倫比亞 (Columbia) 一九二八年，一二四頁。請閱對於此項鄉下報紙詳細之研究及客觀之研究於維來依氏 (Wiley) 著地方之新聞紙，沙貝而希而城 (Chapel Hill) 一九二六年。』

不表示同樣之性質如美國 (Amérique) 地方之報紙亦已生存於他處。在巴黎 (Paris) 之日報業學校中，講師之深悉外省生活者，均表示各週刊小日報在法國 (France) 施行之實在勢力。編輯人認識大眾，而彼亦被大眾認識，因之日報往往得有一選舉之運動較大於巴黎 (Paris) 之有勢力日報，甚豐富於感動之新聞。大報紙

之勢力，並不與彼之冊數爲比例。當一九〇六年立法之選舉於英國 (Anglaterra) 時，幾所有倫敦 (London) 之每日刊報爲保守黨而爭鬪，但自由黨得一大勝利。在法國 (France)，巴黎之消息大報紙，厚遇溫和黨，未曾阻止一九二四年之選舉，亦未曾阻止一九二三年之選舉。在美國 (Amérique)，黃報紙之大主人維里埃姆郎道而夫海埃司脫氏 (William Randolph Hearst)，欲被舉爲紐約國 (Etat de New-York) 之省長，永未奏效。一日報成爲一實業之企業及有利之企業，不能從事於猛烈之爭鬪，因恐居民之重要集團向彼敵對。於是日報自行限制於止給各種新聞。此係謹慎，因教育及政治生活之發展，使各閱者不甚溫和，亦不甚輕信。在一八九八年，法國政治家雷依蒙博杏加來氏 (Raymond Poincaré) 已記載此事。如「工人鄉人已開始言一日報之條文，不較一咖啡館中之會談重要。」因信任大多數之良智，彼結語稱「最後之語，爲永存於道理及真實。」(政治及文學雜誌，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在同時代，一卓絕之社會學家茹勃里亥而戴台氏 (Gabriel Tarde)，考察報紙所作之善惡，證明「公衆」閱一日報於智慧及於批評之意旨，優勝於「羣衆」聽一演說家。「戴台氏 (Tarde) 著：意見及羣衆，一九〇一年。」

另一方面，社會之進化，有時在報紙中產生同樣之效果。如在實業之世界中，如社會之進化，增加資本主義之能力，彼創設各種委員會，決意抵制此資本主義之能力。報紙之各會社，雖尚年青，均已達至組織一國際之聯合會。報紙之各會社，在日報記者方面，不獨發展彼等實質上利益之關切，並發展彼等自尊之感想。人會見各日報記者，以何等細心，研究載在契約中之「天良條款。」因之在日報記者中，有甚多人迴憶往昔得人望之「報紙之宗教」

尊嚴，而人信爲已不入時。祇須閱美國日報業學校校長范而堆維里埃姆氏 (Walter Williams) 所作信用之緒言已足。彼云：「予信日報業之職業，予信公眾之日報，係一公眾信用之職任。予信所有人之與日報有關係者，在彼等責任之審度中，均係對於公眾之受託人。予信接受一職務較小於公眾之職務，此係背叛此項職任。」(薩拉洛克姆特維里埃姆氏 (Sara Loekwood Williams) 著：對於日報業二十年之研究，哥倫比亞 (Columbia) 一九二九年序文。)

在一國中報紙作最大之放肆者，人亦繼續作最鄭重之嘗試，以攻擊無廉恥商務競爭之效果。紐約泰晤士報自第十九世紀末起，得一正當之令名，因其拒絕唐瑪尼哈而 (Tammany Hall) 各領袖給彼之金錢，以得彼之協助或彼之緘默。紐約泰晤士報，在每一號報中，將政治部分與商務部分隔離，將報紙條文與各廣告隔離。其他各重要日報均隨此式樣。人甚至嘗試改良廣告，排除荒謬之商品廣告，實行「廣告信實」之規則。人特別攻擊售藥人在日報及雜誌之廣告頁中稱揚幾似靈驗之藥品。史克利波司瑪克來依 (Oerida Mac-Rae) 投機人委員會，於一九〇三年任命一檢查員擔任剔清在所有日報「練」中之各廣告，而因此方法，在一年中犧牲美金五十萬元。在廣告大代理處會社方面，於一九一四年採用各種公共之規則，用於攻擊謠言及詐騙。「勃來依亥氏 (Boyer) 著：在美國日報業歷史中主要之進行，剛勃里虛城 (Cambridge) 一九二七年第十六章，沙而蒙氏 (Shannon) 著：新聞紙及歷史家紐約 (New York) 一九二三年，三六六頁。」

人會尋覓類是之改良於委託編輯人之日報部分中，波里脫才氏 (Patterson) 於一九一三年在世界報設立

一特別事務所，擔任接受關於新聞不確所收之怨詞。當是項怨詞之一認爲有根據者，人即發刊一更正。甚多日報對於此事用一特別之行列，即「請汝寬恕」之行列。各日報業之學校，一心於作道德之教育對於人之進入日報業者。各種日報記者之集團，屬於一國或屬於全合衆國（Union）者，均刊佈一「道德之法典」，由彼等之會員接受。此項道德之法典，即美國新聞紙發行人會社於一九二三年布告之法典。（請閱克勞扶羅特氏（Clawford）著：日報業之道德學之附錄，紐約（New-York），一九二四年。）

日報記者之職業，在大多數操此職業者之中，曾發展職業之勇敢。有時迄至英雄，甚多均係戰事之通信員死於戰場之中。當大戰之時，在塞而皮國（Serbia）首都培而克拉特城（Belgrade），人曾各編輯人在砲火之下繼續彼等之工作，更易居處當彼等之事務所被毀壞之時。紐約世界報，在彼之各事務所中，有一紫銅牌載一訪事員之名。此訪事員曾於一九一三年受傷於火車失事，而寄新聞於日報在其請求通知其家屬之前。（貝依納氏（Payne）著：日報業之歷史在美國，紐約（New-York）及倫敦（London），一九二〇年，三八一頁。）在美國西部之加里福尼國（California），在開發金礦之英雄時代時，一日報之告發各陰謀人趨至此產金地犯罪者。書寫該報之諸人，均有手槍在彼等之側，準備抵抗攻擊。在太平時代，各日報記者不冒同樣之危險，但因欲表示彼等之思想，而在監獄中作長時間或短時間寄居者無數。秘密之報紙，往昔一如今日，曾得自願之人準備忍受一切，即當危險不甚大之時，人之欲認識真實者及言真實者，時須有堅忍不拔之志及沈着。一美國人於一九二九年確認彼認識之一百五十餘日報通信員，屬於英日耳曼國（Anglo-Saxon），甚多應受監禁驅逐，或被威嚇於此等刑罰，在重墜於

獨裁制度下之歐洲大陸 (Europe Continentale) (塞而台司氏 (Seldes) 著關於新聞之信用, 倫敦 (London) 一九一九年。)

此項善惡之混合, 利益主義及職業天良之混合, 曾由一巴黎報紙最卓絕代表陸培台都佛奈而氏 (Robert de Jouvenel) 以同樣之旨意撮要敘述, 日報業於二十課, 目的在預防彼之欲進入此職業者之幻想。(請閱陸培台都佛奈而氏 (Robert de Jouvenel) 著: 日報業於二十課, 一九二〇年。) 何人為日報之首領, 此為日報經理, 彼從事於甚多之事業, 與最不同之中央有關係, 亦應管理一數百萬金之預算表。『此紙書彼與彼之會計員事畢時, 彼能開始從事於彼之編輯人。』供給資本人, 『嘗試一投機或同意一奢侈。』管理人係『擔任廣告之契約, 及出售之組織。』此係編輯處之祕書, 彼實在作日報, 在一上午之日報, 彼就寢於清晨六時, 而起身於下午四時, 此係自半夜至清晨五時彼施行一種可懼之勢力。此守舊習之事務所掌權人, 收受甚多草稿, 彼第一除去無益之條文, 及剪去過長之條文。陸培台都佛奈而氏 (Robert de Jouvenel) 繼續此無情之演述甚久, 彼向始操日報業者言: 『汝等應毫不隱蔽, 公衆痛恨新之事實。』

嗣後在接收各種批評及責備之後, 彼加稱: 『予是否能自由書寫日報記者之職業, 此項職業, 或為大眾最輕蔑之職業; 然在予目中, 視之為最美之職業。請計算報紙曾表示各種大發明, 報紙曾發表各種污辱之行為, 報紙曾安慰各種受輕視之人, 報紙曾推倒各種僥倖之人, 而報紙曾限制甚多不正直之人之放肆, 報紙有時自誤, 但永不完全自誤, 而真實終於由彼自由權之騷動中顯出。』

陸培台郁佛奈而氏 (Robert de Jouvenel) 以快樂之態度發展莊嚴之陸依亥郭拉特氏 (Royer-Colland) 所語：『報紙之善與惡不能分離。』日報業之各種最惡兇暴，曾在各國務員間得一寬容之鑑定。在一時代第二帝國壓迫各反對者守緘默時，法國國務員蒂亥司氏 (Thiers) 曾向經濟學家塞尼哇氏 (Senior) 言：『予寧由正直之人執政，爲人待之如竊賊，而不願由竊賊執政，爲人待之如正直之人。』在一九三三年，法國政府之領袖，將美國第三任總統顏弗松氏 (Johnson) 之言語作爲彼之言語，云：『予甚有幸各日報對於予之行政，施行無間斷之檢查，因在由情感所激發之兇暴中，能得一真實，而予將利用之。』



## 結 論

日報今日已傳播於全地球面積之上，大眾人民均需要此每日之培養。到處各執政者，不獨利用日報，且在日報中合作。在自由之各國，政黨之各領袖，均係正式之日報記者，或偶然之日報記者。此足以證明於一九三四年在法國 (France) 國務員盎特來戴蒂安氏 (André Tardieu)、國務員亥度埃海里哇氏 (Edouard Herriot)、國務員雷翁勃隆氏 (Leon Blum)、專權政府之各領袖亦不落後。例如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氏 (Mussolini) 不止給之主張於義國之報紙，時常寫作於外國之各日報。各政府有彼之事務所或報紙之事務所，永久與各每日刊報連絡。對於各外交官，報紙甚久曾為敵人，但今日，在瑞士之日内瓦城 (Geneve)，一如在世界之各首都中，各外交官幾每日給報紙各種消息，或各種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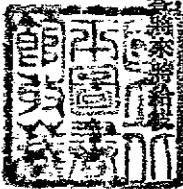
各文學家再不思立一壁壘於文學及日報業之間，培而那沙扶氏 (Bernard Shaw) 曾言：「日報業係文學之最高模型。」各小說家及各戲劇著作家均願受各日報之聘。埃而弗來特賈波司氏 (Alfred Capus) 及陸培台弗來而司氏 (Robert de Flers) 均曾為巴黎一大報紙之編輯領袖。文學家之最有名者，均喜作各種節略，各種雜錄。在此項文件中，供給彼等藝術家之感想。英國歷史家及政治家馬谷拉依氏 (Macaulay) 於一八四二年曾責備埃而白尼風勃郎克氏 (Albany Bonblanque) 聚集各種已閱之報紙條文成冊。今日此類文集，歸於最有興

趣及最搜覓之書籍中。泰晤士報因登載各貴人對於各種重要問題之書信，而成立彼之令名。現在科學之教師，考古學之教師，理財學之教師，均願對於各日報之閱者，擔任表示彼等之意見及彼等之發明。各歷史家均承認報紙之重要如文牘之泉源，而努力聚集及保存各種舊日報之文集。若干人恐懼未製之紙因易擦損，不能保守現時代之日報甚久。（一圖書館之經理蒲低里亥提來蒂依而氏(Bonillier du Reuil)於一九三四年五月對於道德之科學大學院，曾作一通知，對於利用報紙之方法如歷史之泉源。）

於是日報得二普及之入望，在卓絕之人中，一如在羣衆中，將來保存何物與日報，是否日報將保守其在世界一部分所已得之自由權在國家政權之下。如在義國 (Italia) 及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 (Union Sovietique) 中，日報是否將成爲一公衆之服務，日報是否將成爲一新聞之彙集。如設立法國之報紙人堆哇弗拉司脫來諾獨脫氏 (Théophile Reinhold) 之見解，或是否將仍爲一宣傳及筆戰之機關報。商務之性質，是否將完全廢止政治之性質。日報條文及廣告，是否將繼續同時生存。是否應信有時消息之過分豐富，給其信用及其主力與意見之日報，如若干人曾確認。另一方面，日報是否將遇見競爭者。自一百年以來，日報知利用鐵道、電報、電話、無線電，現在開始利用飛機。日報是否將同樣奏效與最新之發明品。無線電之各種進步，不久會使誕生談話之日報。嗣後人會見發刊電影之日報，各種印刷之每日刊報是否將不受此項影響。予等現說如許問題，不思尋覓回答。將來將給以等答詞。

商務呈繳

1934 MAY 8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廿六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初版

◆(00443)◆

☆ 日 報 期 刊 史 一 冊

Le Journal

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G. Weill

譯 述 者 宋 善 良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校對者王永榜)



版權所必究

G 四一九六上

密

30/1/0

